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7n1299

禪林類聚

元 道泰集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禪林類聚目錄
  - 帝王　宰臣　儒士
    - 帝王
    - 宰臣
    - 儒士
  - 佛祖　法身　佛像
    - 佛祖
    - 法身
    - 佛像
  - 伽藍　殿堂　塔廟　丈室　門戶　橋路(并附)
    - 伽藍
    - 殿堂
    - 塔廟
    - 丈室
    - 門戶
    - 橋路(并附)
  - 祖教　問法
    - 祖教
    - 問法
  - 說法　禪定　悟道　大道
    - 說法
    - 禪定
    - 悟道
    - 大道
  - 示眾　勘辨　棒喝
    - 示眾
    - 勘辨
    - 棒喝
  - 圓相　對機　賓主　家風
    - 圓相
    - 對機
    - 賓主

    - 家風
- 經教　看經　講經　論義　祖偈
    - 經教
    - 看經
    - 講經
    - 論義
    - 祖偈
- 姓名　頭首　知事　侍者　法屬　尼女　行童
    - 姓名
    - 頭首
    - 知事(莊務附)
    - 侍者
    - 法屬
    - 尼女
    - 行童
- 人境　心眼　肢體　真像
    - 人境
    - 心眼
    - 肢體
    - 真像
- 住山(開堂附)　庵居　戒律(出家附)　禮拜　參學　省訪
    - 住山(開堂附)
    - 庵居
    - 戒律(出家附)
    - 禮拜
    - 參學
    - 省訪
- 遊山　馳書　緣化　應化　神異　因果　沐浴　偃息
    - 遊山(辭送附)
    - 馳書
    - 緣化
    - 應化
    - 神異
    - 因果
    - 沐浴
    - 偃息
- 問疾　醫卜　藥餌　遷化　追忌
    - 問疾

    - 醫卜
    - 藥餌
    - 遷化
    - 追忌
- 歲時　解結　日月　風雲　雨雪　水火
    - 歲時
    - 解結
    - 日月
    - 風雲
    - 雨雪
    - 水火
- 衣鉢　服飾(把針附)　鞋韈　珍寶　琴碁(書畫樂附)　簾帳　舟楫
    - 衣鉢
    - 服飾(把針附)
    - 鞋韈
    - 珍寶
    - 琴碁(書畫樂附)
    - 簾帳
    - 舟楫
- 法器　槌拂　數珠　鉼鍚　杖笠　鏡扇
    - 法器
    - 槌拂
    - 數珠
    - 鉼鍚
    - 杖笠
    - 鏡扇
- 器用(碓磨車附)　刀劒　弓箭　骨董
    - 器用(碓磨車附)
    - 刀劒
    - 弓箭
    - 骨董
- 糧食　齋粥　餬餅　五味　茶湯　蔬菜
    - 糧食
    - 齋粥
    - 餬餅
    - 五味
    - 茶湯(摘茶附)

        - 蔬菜
    - 田地　草木(竹附)　花果　香燈　搬掃　紫薪
        - 田地
        - 草木(竹附)
        - 花果
        - 香燈
        - 搬掃
        - 柴薪
    - 獅象　龍虎　牛鹿　猫犬　龜魚　兔蛇　飛走
        - 獅象
        - 龍虎
        - 牛鹿
        - 猫犬
        - 龜魚
        - 兔蛇
        - 飛走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禪林類聚目錄

第一
帝王
宰臣
儒士
第二
佛祖
法身
佛像
第三
伽藍
殿堂
塔廟
丈室
門戶
橋路(并附)
第四
祖教
問法
第五
說法
禪定
悟道
大道
第六
示眾
勘辨
棒喝
第七
圓相
對機
賓主
家風
第八
經教
看經

講經
論議
祖偈
第八
姓名
頭首
知事
侍者
法屬
尼女
行童
第十
人境
心眼
肢體
真像
第十一
住山(開堂附)庵居
戒律(出家附)參學
禮拜
省訪
第十二
遊山(辭送附)馳書
緣化
應化
神異
因果
沐浴
偃息
第十三
問疾
醫卜
藥餌
遷化
追忌
第十四
歲時
解結

日月
風雲
雨雪
水火
第十五
衣鉢
服飾(把針附)鞋韈
珍寶
琴碁
簾帳
舟楫
第十六
法器
槌拂
數珠
鉼錫
杖笠
鏡扇
第十七
器用
刀劒
弓箭
骨董
第十八
糧食
齋粥
餬餅
五味
茶湯(摘茶附)蔬菜
第十九
田地
草木(竹附)花果
香燈
搬掃
柴薪
第二十
獅子像
龍虎

牛鹿
猫犬
龜魚
兔蛇
飛走

No. 1299
禪林類聚卷第一

帝王　宰臣　儒士

帝王

阿育王內宮飯三萬大阿羅漢，王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此座何故無人？一尊者云：此是賓頭盧尊者位，此人曾見佛來。王云：此人今在何處？者云：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盧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不？盧以手撥開眉毛示之，云：還會麼？王云：不會。盧云：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老僧亦預其數。

五祖戒出王語云：慚愧！　翠巖真云：且道甚麼處見？直饒雪天漂渺，湖光澹蕩，且莫說夢。　保寧勇代云：希有！希有！　佛性泰云：阿育王雖飯三萬大阿羅漢，要且不識賓頭盧尊者。阿育王既已不識，諸人還識也無？若也不識，山僧為諸人指出。乃拈拄杖，下禪床立，云：作麼？

佛印元頌云：拈起眉毛示育王，當時凡聖絕商量。後來對眾難收拾，眼上依前兩簇長。　保寧勇云：我佛親見賓頭盧，眉長髮短雙目麤。阿育王猶疑狐唵嚩呢嗹嘿唜嘿囌嚧。　佛慧泉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狹路相逢，難為回避。大王還識老僧無？似雪眉毛長窣地。

東印土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為甚不轉？者云：貧道出息不涉眾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

汾陽昭云：却勞尊者心力。

天童覺頌云：雲犀玩月璨含輝，木馬遊春駿不羈。眉底一雙寒碧眼，看經那得透牛皮？明白心超曠劫，英雄力破重圍。妙圓樞口轉靈機，寒山忘却來時路，拾得相將携手歸。　西禪需云：入息未嘗居陰界，出息何曾涉萬緣？一聲漁笛離南浦，依舊蘆花深處眠。

罽賓國王秉劒問師子尊者云：師得蘊空不？者云：已得蘊空。王云：既得蘊空，離生死不？者云：已離生死。王云：既離生死，就師乞頭得不？者云：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白乳涌高數尺，王臂自墮，七日命終。太子光首嘆云：我父何故自取其禍？

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　玄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又云：玄沙恁麼道，要人作主？不要人作主？若也要人作主，蘊即不空；若不要人作主，玄沙恁麼道，意在甚麼處？試斷看。　汾陽昭別云：知師不恡。　芭蕉云：賣寶遇著瞎波斯。　瑯琊覺云：罽賓好一口劒，爭柰劒上無眼；尊者好箇獅子，要且不解返躑。　翠岩芝云：當時祖引頸，王舉劒，與麼時有人諫得住，至今無人斷得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　雪竇顯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

海印信頌云：混沌中央一竅開，分清分濁列三才，祇因一劒輸機夜，膽喪魂驚竟不回。　佛眼遠云：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頭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鼓山珪云：舡子下楊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滿子，千古動悲愁。　徑山果云：

殺人須是殺人漢，當下一刀成兩段，頭臂雖虧劒刃鋒，何似秦時[車*度]鑠鑽？

梁武帝因初祖達磨大師自西天泛海來至金陵見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師云：不識。帝不契，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帝舉問誌公，誌公云：陛下還識此人不？帝云：不識。誌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云：當遣使者詔之。誌云：莫道陛下詔，闍國人去，他亦不回。

汾陽昭代云：弟子智淺，　保寧勇代。帝吐舌示之。

泉大道頌云：凡聖縈纏情未忘，廓然無聖便驚狂。梁王殿下無謀略，剛被胡人亂一場。　雪竇顯云：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江，豈免生深棘。闍國人，追不再，　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師顧左右云：這裏還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　保寧勇云：煉得通紅打一鎚，周遭無數火星飛。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門前賣與誰。　上方益云：第一義，廓兮寥兮超象帝。不把多年曆日看，爭辯春分并夏至。遼東白鶴去無蹤，三山半落青天外。　佛鑑懃云：始鳴阿閣一聲鐘，日暖蒼龍睡正濃。再擊鳳凰臺上鼓，半夜祥鸞未飛舞。帝基永固如盤石，胡僧虛費平生力。回指少林歸去來，春風一陣花狼藉。　太平古云：聖諦第一義門，廓然無聖誰尊。堪笑江南三月裏，鷓鴣啼在百花村。　長蘆卓云：不解作客，勞煩主人。面無慙色，少喜多嗔。　雪堂行云：西天屠子氣雄豪，欺負神州罪莫逃。梁帝當頭輕一拶，果然提起活人刀。佛燈珣云：展陣開旗便要贏，誰知御駕不親征。把定鏘旗收陣脚，直至雄峯不出兵。

梁武帝問達磨大師云：朕自即位已來，起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未審有何功德？師云：實無功德。帝云：師何言無？師云：此乃人

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云：如何是真實功德？師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梁武帝請傅大士講經。大士陞座，以界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誌公問帝云：陛下會不？帝云：不會。誌云：大士講經竟。

白雲端云：傅大士與誌公被梁武帝一狀領過。　正覺逸頌云：遠別雙林事有因，金陵明主慕仁人。良哉高座登臨次，一擊大千經出塵。　雪竇顯云：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當時不得誌公老，也是悽悽去國人。　白雲端云：大士何曾會講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取，直得梁王努眼睛。　慈受深云：大士講經時，揮案成註脚。一丸消眾病，不假驢馳藥。　佛鑑懃云：案上一聲鳴噪噪，已是重重添註脚。梁王何事不回頭？誌公將錯還就錯。

唐肅宗帝問忠國師：和尚百年後所須何物？師云：檀越與貧道造箇無縫塔。帝云：請師塔樣。師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師云：貧道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對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雪竇顯拈云：肅宗不會且致，耽源還會麼？祇消箇請師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這一拶，不免將南作北，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那箇是無縫塔？　神鼎諲云：前來國師若此作用，不能明了，次問耽源，又恁麼頌。且道盡善未盡善？雖然方便，須體解始得。會麼？神鼎為你諸人下四轉語：湘之南，潭之北，君臣有路。中有黃金充一國，淨體妙常。無影樹下合同船，千聖一轍。琉璃殿上無知識，凡聖路絕。若恁麼會去，也必不相賺。老僧恁麼註解，又是辜負國師。　五祖演云：前面是珍珠琉

璃，後面是瑪瑙珊瑚，左邊是觀音勢至，右邊是普賢文殊，中間有箇旛子，被風吹著道：胡蘆，胡蘆。

雪竇顯頌云：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雲巖因云：無影林中窣堵波，團圞一縫甚諝訛。逢人擬欲親拈出，還識南陽老作麼？　羅漢南云：窣堵無縫立還危，寶鐸玲瓏八面垂。千手大悲捫不著，百重關鎖下金鎚。　白雲端云：無縫塔從誰手造？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強寫無層級？永向琉璃殿上懸。　長靈卓云：無縫塔子鎮團欒，若知端的問耽源。檀那合領深深旨，大地收來薦一言。

唐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云：還會麼？帝云：不會。師云：與老僧過淨瓶來。

唐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帝云：寡人不會。師云：莫認自己清淨法身。(一本小異)

雪竇頌云：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佳聲。大唐扶得真天子，曾踏毗盧頂上行。又云：鐵鎚打碎黃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剎海夜澄澄，不知誰入蒼龍窟。　佛鑑云：步步踏著毗盧頂，亦非自己清淨身。妙入空門得空相，祖師肝膽佛精神。大溈秀云：作者清規世莫儔，金篦曾握上龍樓。良哉撥破毗盧頂，直得文殊笑點頭。

唐肅宗帝問忠國師云：師在曹溪得何法？師云：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云：見。師云：釘釘著，懸掛著。

五祖戒云：好事不如無。

唐莊宗帝問興化獎禪師云：寡人收中原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師云：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引幞頭脚示之，師云：君王之寶，誰敢

酬價？帝大悅。

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同光，不肯同光？若肯同光，興化眼在甚麼處？若不肯同光，過在甚麼處？　雪竇云：至尊所得，只可傍觀。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却。　翠巖芝云：興化當時下一著，可謂酩酊，如今作麼生斷？　雲峯悅云：真不掩偽，曲不藏直，有眼底辨取。　黃龍心云：興化雖則一期見機而作，爭柰埋沒伊一朝天子。當時若作興化，但向伊道：蚌蛤之珠，收得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涯，免見遞相鈍置。而今若有人問上座，又作麼生酬價？

北塔祚頌云：君王之寶實難酬，興化形言下一籌。兩手展開幞頭脚，勅書掛在鳳凰樓。　白雲端云：北番王子彎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餘斜影在，翩翩直自入雲端。　上方益云：展手相呈老比丘，至尊之寶敢輕酬。滿庭和氣龍顏悅，爭柰胡僧笑點頭。　天童覺云：君王底事語知音，天下傾誠蔡藎心。拈出中原無價寶，不同趙璧與燕金。　佛心才云：中原收至寶，合國不能藏。一人相如手，佳聲滿大唐。

閩王請羅山閑禪師開堂，師陞座，方收斂僧伽黎，乃云：珍重。便下座。閩王近前，執師手云：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師云：將謂是箇俗漢。

洞山聰頌云：羅山忍俊不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祇墨如山書莫盡，衲僧休向義中尋。　白雲端云：紛紛雪影耀閩天，閩主欣逢倍樂然。一旦春風吹大地，更無一點在堦前。　踈山如云：須彌座上斂伽黎，海口潮音闡大機。世主大檀能藻鑑，靈山嘉會愈增輝。

閩王送銀交床與雪峯，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兩手托地云：輕打我，輕打我。

跡山。僧問：雪峰道：輕打我。意作麼生？山云：頭上插瓜蘆，垂尾脚跟齊。

汾陽昭頌云：因問如何報主恩？舉畢全收坐要津。舡頭若有風浪動，滿目流沙不見人。　洞山聰云：人王信重送交床，旁問禪徒太著忙。下手低聲言少打，劣中全勝阿誰詳？　保寧勇云：不知將甚報君恩？風起江湖水皺顏。一片古帆乘興去，與誰相遂過天門？　正覺逸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投之報之，風流儒雅。如今大有受恩人，不知誰是報恩者？

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上雪峯，問云：既是一般顏色，為甚名字不同？峯遂依舊封回。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盖却。

汾陽昭頌云：柑橘閩王親手封，將來直問擊胡風。長人入水分明在，更問玄沙又不通。汾陽為汝開天路，寶坊金界碧霄空。　保寧勇云：閩王兩般馳獻上，雪峯一等到封回。人情上下俱周美，免把完全更擘開。　延壽云：柑子將來不用疑，鐵牛蚊子咬應癡。閩王猶未識師意，更請玄沙下一錐。

投子青禪師。僧問：和尚適來拈香祝聖壽，且道當今皇帝壽年多少？師云：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

丹霞淳頌云：六國清平賀聖年，珠簾高捲月明前。金輪那肯當堂坐，不用丹墀擊靜鞭。

宰臣

朗州刺史李翺仰慕藥山儼禪師道風久矣，屢請不赴，乃特入山致敬，肅裝客禮，直造座前，師端然看經，殊不顧視，李乃云：見面

不如聞名。拂衲便行，師却召，李回首，師云：何得貴耳而賤目？李遂頂拜起，問：如何是道？師以手指天，復指淨瓶，云：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因有省，乃呈頌云：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青天水在瓶。

玄覺拈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具行脚眼始得。

汾陽昭頌云：雲在青天水在瓶，恐君妄解作惶惶。汾陽問你幽魂聽，如實神通現姓名。　天寧璉云：隴西賢相登藥嶠，雲在青霄水在瓶。風靜雲消空獨露，天門玉女不曾扃。　白楊順云：古人問道復何言，水在瓶中雲在天。故國要歸歸便得，離亭雲月渡頭船。　無盡居士云：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柰霜風苦，說甚深深海底行。　圓通僊云：雲在青天水在瓶，丹霄把手共君行。回頭不覺寒更曉，一片紅光海上生。

李刺史問：歸宗教中道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言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不？師云：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是不？云：然。師云：公從頂至踵都來如椰子大，萬卷詩書向甚處著？李俛首而已。

佛慧泉頌云：放開日月明，把定乾坤黑。一箚不回頭，滿地生荊棘。龍宮海藏兮非多，石火電光兮非急。君不見？紫霄峯下墨池邊，八駿如風追不及。禾山方云：芥納須彌驗祖風，清機歷歷妙難窮。要知萬卷書來處，跳出當人智鑑中。　佛心才云：芥納須彌特地疑，琴書拋下扣禪扉。忽聞萬卷難藏處，瞥轉神機唯自知。唯自知，丹桂和根拔得歸。

成尚書與大將送供入雲居山，乃問麝禪師云：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有密語？師召尚書，成應諾。師云：會麼？成

云：不會。師云：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去，迦葉不覆藏。

法燈拈云：且道喚底是密語？應底是密語？時有僧問：如何是世尊有密語？燈云：何曾得密來？　東林總云：恠哉！弘覺二十年羚羊掛角，絕跡亡蹤，及乎被尚書一拶，直得帶水拖泥，作人笑恠。法燈也是日午點金燈，夜半潑墨汁。東林即不然，如何是密語？却向伊道：甚處不密？且道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良久，云：更不用別人。　性空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古德頌云：世尊密語難覆藏，迦葉迦葉見如土。千古萬古黑漫漫，焦尾大蟲元是虎。

郢州太守請風穴禪師衙內陞座，師乃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馬*展]泥沙。陂佇思，師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太守云：佛法元來與王法一般。師云：太守見甚麼道理？太守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師便下座。

南堂靜云：好一場法戰。大眾！還要識風穴麼？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讎。要識盧陂長老麼？盡道入山擒虎易，臨筌方覺取魚難。要識郢州太守麼？已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

雪竇頌云：擒得盧陂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楚王城畔朝宗水，喝下曾令却倒流。　保寧云：鋒頭壁立鐵牛機，十字縱橫寶劒揮。一陣賊軍俱粉碎，凱歌齊和太平歸。　圓悟云：列聖風規，初不放過。擬跨鐵牛，驀頭印破。盧陂當斷却沈吟，電轉星

飛被活擒。喝下機鋒如霹靂，三玄戈甲振叢林。　天童覺云：鐵牛之機，印住印破。透出毗盧頂[寧*頁]行，却來化佛舌頭坐。風穴當衡，盧陂負墮。棒頭喝下，電光石火。歷歷分明珠在盤，眨起眉毛還蹉過。

陳操尚書一日與諸官登樓次，見數僧行過，一官人云：來者總是行脚僧。陳云：不是。云：焉知不是？陳云：待近來與勘過。斯須，數僧至樓前，陳驀召上座，僧皆舉頭望，陳謂眾官云：不信道。

溈山喆云：陳尚書可謂手擎仲尼日月，腰佩毗盧金印，非唯儒士驚懾，亦乃衲僧罔措。不見道：當機如電拂，方免病捿蘆。　天童覺云：陳尚書當面白拈，瞞長蘆一點不得。

雪堂行頌云：一語離窠窟，千生出蓋纏。夜來風雪惡，木折古巖前。

楊傑提刑入寶林寺，因寫七佛殿額，乃問昌禪師云：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云：一回相見一回新。又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為甚麼咬不破？師云：祇為太硬。楊云：猶涉繁詞。師云：未審提刑作麼生？楊云：硬。師云：也是第二月。

儒士

張拙秀才因看佛名經，乃問長沙岑禪師云：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師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不？云：不曾題。師云：無事也好題取一篇。

佛眼遠云：大眾！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為甚麼却恁麼道？秀才尋常嘲風詠月，為甚麼長沙面前一辭不措？若是黃鶴樓，有甚麼難題處？聽取山僧題破。遂云：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昔曾供養，今復還親覲。　南堂靜云：當時若是南堂，待他問

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只向道：秀才！秀才！何得貴耳而賤目？

死心新頌云：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竪降旗。渠無國土居何處？留得多才一首詩。　靈源清云：聞名直下驚天地，更問所居成年滿。回首却登歸去路，家家門口透長安。　南華昺云：百千諸佛聞名久，國土莊嚴何處求？覿面若無精徹眼，又隨船子下揚州。　禾山方云：千佛靈蹤莫別求，長沙機轉有來由。要知覿面難藏處，黃鶴樓前鸚鵡洲。寶峯明云：百千諸佛但聞名，國土何曾不現成？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潮煙景有誰爭？　大洪遂云：黃鶴樓詩崔顥題，古今吟詠韻難齊。秋空月影千江印，春晚流鶯是處啼。

龐居士一日向丹霞前叉手立，少時却出去，霞不顧，士却來坐，霞乃向士前叉手立，少時便入方丈，士云：汝入我出，未有事在。霞云：這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云：略無些子慈悲。霞云：引得這漢到這田地。士云：把甚麼引？霞乃拈起居士幞頭云：却似一箇老師僧。士却拈幞頭安霞頭上云：一似箇少年俗人。霞應諾三聲，士云：猶有昔日氣息在。霞乃拋却幞頭云：大似箇烏紗巾。士乃應諾三聲，霞云：昔時氣息爭忘得？士彈指三下云：動天動地。

佛鑑懃云：丹霞與龐老，鬧市裏相逢，千峯頂上握手；千峰頂上相逢，却向鬧市裏握手。如鐘在架，隨扣發音，大擊大鳴，小擊小響，聲非內出，亦非外來。只如未扣已前，聲在何處？各自歸堂究取。　大潙智云：丹霞與龐老，終日用神通，是處遊歷盡，全身徧界中。還知麼？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流歸海上融。　塗毒策云：平易中嶮峻，斷絕處復續。龐公三度扣關，丹霞三回格下，可謂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撿點將來，佛事門中則可，衲僧分上全無。祇如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覿面機鋒，如同電拂。咄！

南堂靜頌云：燒木佛老，有甚心肝？賣笊籬翁，家破人殘。相追相逐，相激相歎。難，難！倚天長劒兮射斗光寒，攪海蒼龍兮不觸波瀾。看，看！家家有路透長安。

胡釘鉸謁保壽沼禪師，師云：莫便是胡釘鉸麼？云：不敢。師云：還釘得虛空不？云：請和尚打破來。師便打，胡云：莫錯打某甲。師云：汝向後遇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問：不知某甲過在甚處？州云：只這一縫，尚不柰何。胡於此有省。(廣燈小異)

雪竇顯云：我要打這三箇漢：一打趙州，不合瞎却胡釘鉸眼；二打保壽，不能塞斷趙州口；三打胡釘鉸，不合放過保壽。師驀拈拄杖云：更有一箇大眾，一時走退。乃擊禪床一下。　大溈喆云：這漢雖然省去，可惜趙州當時待他道：某甲過在甚處？劈脊便棒。非但承他保壽威光，亦乃與叢林為龜為鑑。鼓山珪頌云：一縫分明在，當頭下手難。饒君釘鉸得，終是不圓全。　徑山果云：直饒釘得這一縫，點檢將來非好手。可憐兩箇老禪翁，却向俗人說家醜。

雲門偃禪師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師云：話墮也。

徑山杲云：驢揀濕處尿。　復庵封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法雲秀云：甚處是話墮處？忽有人問法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只對伊道：話墮也。還會麼？具眼底辨取。　月庵果云：雲門大師張幔天網，撈龍打鳳，這僧不覺入他陷穽中，落他縶縪裏。若是福嚴即不然，纔見伊舉道：豈不是張拙秀才語？但向道：未到雲門，不妨疑著。然雖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

禾山方頌云：叶路縱橫得自由，牢關捩轉妙全收，箇中密意人難會，喝下須教水倒流。　月菴果云：萬丈龍門勢倚空，懸崖撒手辨魚龍，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踈山如云：問來答去無偏黨，鐵壁銀山作麼通？縱奪臨機言話墮，遂令千古動悲風。

禪林類聚卷第一

佛祖　法身　佛像

佛祖

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雪竇云：便與掀倒禪床。　法眼云：雲門氣勢甚大，要且無佛法道理。時有老宿代云：將謂無人證明。雪竇又別云：鉤在不疑之地。　琅琊覺云：雲門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雲峯悅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若也辯得，許你頂門具一隻眼。

洞山聰頌云：四月八佛降生日，指天指地稱第一。九龍噴水沐金軀，摩訶般若波羅蜜。　泉大道云：指天指地語琅琅，送語傳言出畫堂。使者尚能多意氣，主人應是不尋常。　保寧勇云：混沌未分人未曉，乾坤纔剖事潛彰。天生伎倆能奇恠，末上輸他弄一場。　無盡居士云：七步周行手指天，衲僧棒下病難全。母胎出後成何事，爭似閻浮未降前。　徑山杲云：老漢纔生便著忙，周行七步似顛狂。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　慈受深云：一火鑄成金彈子，團欒都不費鉗鎚。拈來萬仞峯頭放，打落天邊白鳳兒。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鼓山珪頌云：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羣中自在行。莫把是非來辨我，平生穿鑿不相關。　徑山杲云：利刃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不舐不嘗俱不犯，端然衣錦自還鄉。

世尊因廣額屠兒日殺千羊，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世尊云：如是，如是。

東山覺云：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日殺千羊，如此見廣額屠兒，且喜沒交涉。又云：廣額正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大梅當禪師因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云：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云：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是非不已，特上山參見。師人事了，夾便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云：一親一踈。夾云：那箇親？師云：且去，明日來。夾明日又問，師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住後云：我當時在大梅處失却一隻眼。

雪竇顯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時聞舉，若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為天下宗匠。　瑞巖恭云：夾山、定山互論是非，拖泥帶水即且置，作麼生是大梅辨是非親踈底眼？還委悉麼？金鎖無鬚兩頭動，妙揮寶劒正當風。

應庵華頌云：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兩般滋味惡，中後入黃泉。

投子大同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床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亦下禪床立。

雪竇顯云：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恁麼舉，天下衲僧盡成念話。杜家雪竇莫有長處也無？試為大眾舉看。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禪床立。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立，且道與前來舉底是同是別？若道一般，許上座具一隻眼；若道別有奇特，也許上座具一隻眼。更開一線道：凡聖相去多少？請上座下一轉語。如

何是十身調御？請上座答一轉語。非但參見投子，亦乃知雪竇長處。若總道下繩床立，惜取眉毛好。

白雲端頌云：老婦低垂事舅姑，起來爭免面模糊？強將雲髻高高綰，遮得傍人眼也無。　投子青云：水出崑崙浪接連，天高地迥秀林巒，禪牀略下雲山斷，凡聖無蹤海嶽寒。　長靈卓云：愛向江邊弄釣絲，碧潭深處有嘉魚，鉤頭不是無香餌，箇底如何釣得渠？　佛慧泉云：投子下繩床，雲中逆電光，胡僧歸漢土，六月下嚴霜。　天寧璉云：投子下禪床，通身誰辨的？擬議即千差，覿面難相識。　徑山杲云：投子下繩床，今朝為舉揚，驢前馬後漢，切忌亂承當。

投子一日指庵前一片石向雪峯云：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峯云：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云：不快漆桶。

保寧勇代雪峯以手指石云：不妨，好一片石。

佛鑑懃頌云：有客釣鰲頭，區區走五湖。不知泥裏蚌，滿腹是明珠。

投子，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不？師云：是。云：和尚莫[尸@豕]沸盌鳴聲。師便打。又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不？師云：是。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師便打。

雪竇顯頌云：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流鬧活活。

趙州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云：殿裏底是泥龕塑像？師云：是。云：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

保寧勇頌云：酸甜滋味本天然，帶菓連枝顆顆圓。南贍部州人未識，菴摩羅果信虛傳。

德山鑒禪師，上堂云：大眾！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一本作圓明密)

投子青云：然雖如是，德山大似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復頌云：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棲蘆暫得甦。爭似石人眠半夜，免教舜讓守林居。須知花綻非干木，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元是崑崙進國圖。　天童覺云：收杷斷襟喉，風磨雲拭，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鉤。

長沙岑禪師。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不？師云：大唐天子還割茅刈草也無？

汾陽昭頌云：岑公拂袖播鴻機，問佛人多作佛稀。王主箚茅親下手，不能土上更加泥。　圓悟勤云：巨嶽何曾乏土，唐皇豈可刈茅。禮拜近前叉手，西天下萬迢迢。　投子青云：苔殿重重紫氣深，星分辰位正乾坤。金輪不御閻浮境，豈並諸侯寶印尊。　雲巖因云：簾幕春風曉尚寒，歌樓聲咽夢驚殘。金輿不御人間世，休羨壺中日月寬。

長沙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汝從無量劫來承甚麼人恩力？云：未有諸佛已前事作麼生？師云：近日魯祖出世，為人東語西話。

保寧勇頌云：水墨丹青狀不成，混然竹木箇精靈。求恩乞福拋盃校，向道明明自不聽。　踈山常云：混沌未分便有渠，堂堂相貌絕名模。長沙謾道知恩力，試問還曾識也無？

夾山會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云：欲知此事，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後僧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云：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云：門庭施設，不無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丹霞淳頌云：當機一句玉珊珊，內外玲瓏溢目寒。無漏國中曾不住，月華影裏見應難。　天寧璉云：太阿在手，誰敢當鋒？青山萬朵，白雲重重。　枯木成云：不立纖毫尚是塵，那堪開口問他人？高揮寶劒無蹤跡，月裏嫦娥現半身。　天童覺云：拂牛劒氣洗兵威，定亂歸功更是誰？一旦氛埃清四海，垂衣皇化自無為。

夾山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此位無賓主。云：尋常與甚人對談？師云：文殊與吾擔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

投子青頌云：親言言處幾人知？今古無儔類莫齊。玉馬雪行歸夜半，羚羊掛角日沈西。　跡山如云：大方獨立峭巍巍，八面玲瓏萬象圍。正坐當軒無位位，圓通無礙應羣機。　枯木成云：當頭不犯難開口，假借傍來落二三。卓爾混融無向背，西天佛是老瞿曇。

洛浦安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自迷巢。

丹霞淳頌云：拾得跡慵非覺曉，寒山懶墮不知歸，聲前一句圓音美，牧外三山片月輝。　枯木成云：是佛由來尚涉功，明心方與道相同，花開花落緣何事，盡屬無私造化中。　佛智裕云：百千諸佛眉彎曲，無證無修眼搭癡，踏著未消連底凍，一時認作碧琉璃。

雪峯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寐語作麼？

雲峰悅云：古人與麼道，喚作應病與藥，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你這裏下得甚麼語？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打。

雪峯。僧問：如何是諸佛？師云：莫觸諱。云：如何是不觸諱？師云：解無慚愧。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仁者己分事作麼生？云：是甚麼？師云：無，我且問你。僧無對。師云：我識得你。又僧問：承和尚有言：三世諸佛向這裏出頭不得。未審諸佛有何過，所以出頭不得？師云：這不識羞耻漢。

雲門偃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乾屎橛。

佛鑑懃頌云：稽首金容乾屎橛，應物現形如水月。香臭皆從佛口生，凡聖從來同一舌。　鼓山珪云：不用唐言譯，休將梵語傳。摩醯首羅眼，對面隔西天。　徑山杲云：雲門乾屎橛，全超法報化。無事出山遊，百錢杖頭掛。　惠因淨云：問處分明答處親，半同含笑半同嗔。若看陌上二三月，那箇枝頭不帶春。

雲門。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東山水上行。

覺報清頌云：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岸懸花倒生。

雲門垂示云：古佛與露柱交參，是第幾機？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五祖演云：大小雲門大師元來小膽，四面道：古佛與露柱交參是第四機。良久，云：這箇說話，面皮厚三寸，出語成不遜，好將臨濟棒一日打三頓，甚麼人下得手？雖然罪過彌天，新赦咸放。　禾山方云：了得物我一如。能使飛雲會合，須是雲門始得。且道既是了得物我一如，這僧無對處又作麼生？良久，云：嶮。

雪竇顯頌云：南山雲，北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覩。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　天

童覺云：一道神光，初不覆藏。超見緣也，是而無是；出情量也，當而無當。巖花之粉兮，蜂房成蜜；野草之滋兮，麝臍作香。隨類三尺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　本覺一云：南山雲，北山雨，新羅打鼓韶陽舞。石虎哮吼上九天，泥牛入海無尋處。

踈山仁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何不問踈山老漢？

投子青頌云：養子方知在上慈，親言無味外人疑。欲窮滄浪深深處，聽取漁家輞莫迷。

洞山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麻三斤。

玉泉璉云：天無四壁，地絕八荒，向甚麼處與洞山相見？咄！

北塔祚頌云：麻皮三斤不用秤，秤頭那肯坐於蠅？一念纔生筋骨露，徒勞更覓定盤星。　雪竇顯云：金烏急，玉兔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展事投機見洞山，跛鼈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哭不合哭。　法昌遇云：火麻皮子若何分？臘雪煎茶解醉君。更有路行人未到，野花含笑舊枝春。　投子青云：三年一閏大家知，也有瞞頇不記時。昨日鴈回沙塞冷，嚴風吹綻月中枝。　無盡居士云：三斤足秤洞山麻，撥動錙銖萬里差。啼得血流無用處，夜來依舊宿蘆花。

風穴沼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杖林山下竹筋鞭。

慈明圓頌云：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禪人萬萬千。莫恠相逢不下馬，東西各自有前程。　雲峯悅云：杖林山下竹筋鞭，頭尾拈來總一般。莫恠玄沙不出嶺，他家元是釣漁船。　海印信云：杖林山下竹筋鞭，枝節蕭踈古澗邊。要會宗師開正眼，滿輪午夜照秋天。　真淨文云：杖林山下竹筋鞭，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御

何處去，阿難依舊世尊前。雲溪恭云：杖林山下竹筋邊，南北行人萬萬千。堪羨一堂無事客，臥雲深處不朝天。

風穴。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如何不是佛？云：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師云：家住海門東，扶桑最先照。

保寧勇頌云：眉間一道白毫光，歷劫知將甚處藏？永夜寂寥天未曉，更須斫額望扶桑。

法眼益禪師。僧惠超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惠超。其僧於是悟入。

汾陽昭頌云：問佛從頭理不虧，莫同巧妙騁鋒機，真金若不鑪中煅，爭得將金喚作泥？　雪竇顯云：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天衣懷云：通官買賣不相饒，問佛言云是惠超，嗟見衲僧生異解，認他虹虹作僊橋。　佛惠泉云：纔到元正便是年，暖風無處不陶然，途中多少尋春客，悞聽黃鶯作杜鵑。直歇了云：問佛分明答惠超，羊斤八兩不相饒，叢林萬古為殃禍，惡語傷人恨不消。

廣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畫戟門開見墜僊。僧馳此語至州中悟空處，便問：畫戟門開見墜僊，意旨如何？空云：真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云不是佛。師後聞此語，遙望城中禮拜云：悟空！古佛豈止羊二十口？

琅琊覺云：廣德腦後添丁，悟空眼中拔楔。雖然善順機宜，敢保他家未徹。

水庵一頌云：畫戟門開見墜僊，廓然身在洞中天。從茲不復論冬夏，石爛松枯知幾年？

首山念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新婦騎驢阿家牽。

五祖演云：大眾！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

海印信頌云：新婦騎驢阿家牽，王老空中駕鐵船。井底掛帆風勢惡，須彌頂上浪滔天。　南華昺云：新婦騎驢阿家牽，萬里滄溟駕鐵船。參差島嶼分諸國，彷彿星河共一天。　文殊道云：新婦騎驢阿家牽，碧玉羅紋頂上旋。播土揚塵尋不見，元來只在舊山前。　天童覺云：新婦騎驢阿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堪笑効顰鄰舍女，向人添醜不成妍。徑山杲云：新婦騎驢阿家牽，步步相隨不著鞭。歸到畫堂人不識，從今懶更出人前。

長慶稜禪師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師云：聾人爭得聞？福云：情知汝向第二頭道。師云：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

雪竇顯頌云：頭号第一第二，臥龍不鑑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　白雲端云：不說如來有二語，三三為九須重數。何謂聾人爭得聞？狐喪未免還歸主。佛鑑懃云：無是無非歸掌握，有聞有見隔關山。始知一種如來語，不在世人情斛間。　南華昺云：第一頭，第二頭，清風明月兩悠悠。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

天彭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親切不離家，寂寞不當戶。

禾山方云：天彭與麼說話，終成滲漏。且道三種滲漏中墮在那種滲漏？要會麼？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

投子青頌云：白雲時映舊山青，竹鎖薄煙露幾莖。虛室夜寒秋月迥，鴈回遙聽可三更。

九峯處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有言：諸聖間出，祇是傳語人。是不？師云：是。云：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和尚為甚麼却喚作傳語人？師云：祇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作傳語人。

丹霞淳頌云：妙相圓明不可親，奴兒婢子自慇懃。指天指地稱尊大，也是傳言送語人。

同安察禪師。僧問：如何是天人師？師云：頭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

丹霞淳頌云：祕殿重幃曉尚寒，丹墀苔潤未排班。寶香鳳燭煙雲合，寂寂簾垂不露顏。

雲住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文殊聳耳。

丹霞淳頌云：無相光中未兆身，清虛渺邈豈為隣。一輪明月當軒照，玉殿蕭蕭不見人。

趙橫山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平地望高坡。

投子青頌云：江山歷盡幾施功，方得逢人話背同。春到洞庭南壁岸，鳥啼西嶺月生東。

曹山霞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曹山不如。云：出世後如何？師云：不如曹山。

五祖演云：若以世諦觀之，曹山合喫二十棒。若以祖道觀之，白雲合喫二十棒。然雖如是，棒頭有眼，兩人中一人全肯，一人全

不肯。若人點檢得出，許你具半隻眼。　天童覺云：佛與曹山，賓主互換。出世不出世，各具一隻眼。未有長行而不住，長住而不行。還會麼？幽洞不拘關鎖意，縱橫那涉兩頭人。　松源岳云：輟己讓人，弄巧成拙。出世未出世，虛空裏釘橛。曹山有沒量罪過，冶父亦有沒量罪過。汝等諸人還檢點得出麼？一東二冬，叉手當胷。玉泉璉云：火燒荊棘三千界，鐵鑄浮屠百萬層。投子青頌云：月隱青山瑞氣高，梧藏丹鳳覷無寥。無端石馬潭中過，驚起泥龍翻海潮。

五祖戒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踏著秤槌硬似鐵。

雲峰悅頌云：踏著秤槌硬似鐵，幪幢禪和猶未瞥。三冬嶺上火雲生，六月長天降大雪。　白雲端云：踏著秤槌硬似鐵，此時有理不能說。新羅國裏火星飛，直向雲門指上熱。　天寧璉云：信步紅塵裏，無人問短長。歸來天欲暮，片月照滄浪。

法華舉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蘆芽穿膝。

海印信頌云：信手拈來如掣電，全機大用疾如風。放行一句通消息，後夜猿啼在亂峯。

法華示眾云：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

徑山杲云：作賊人心虛。

慈明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水出高源。

師自頌云：水出高源也大奇，禪人不會眼麻彌，若也未明泥水句，燈籠露柱笑嘻嘻。　正覺逸云：慈明為水出高源，天下禪僧走似煙，只聽清聲來耳畔，不知流洛那峯前。　溈山秀云：衝斷雲根迸石來，冷冷千古下崔嵬，未明滴滴朝宗意，聽取春深動地

雷。　地藏恩云：高源水出曉晴天，對答臨機豈偶然？衲子不知流落處，一尋寒木破溪煙。

大愚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鋸解秤槌。

白雲端頌云：鋸解秤槌無縫罅，風吹日炎朝復夜。雖然不許亂商量，一任稱提遶天下。　鼓山珪云：鋸解秤槌渾似鐵，大愚老子曾饒舌。水流澗下太忙生，雲在嶺頭閑不徹。　徑山杲云：問佛如何是，宗師即便酬。秤槌將鋸解，言外度迷流。

楊岐會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三脚驢子弄蹄行。云：莫只這便是？師云：湖南長老。

應庵華云：大小楊岐話作兩橛，且道薦福為人眼在甚麼處？　松源岳云：大小楊岐被這僧靠倒。　白雲端頌云：三脚驢子弄蹄行，奉報行人著眼睛，草裏見他須喪命，只緣踢踏最分明。　保寧勇云：前步高兮後步低，動頭搖尾三隻蹄，騎閙市，人東西，湖南更有須菩提。　佛鑑懃云：三脚驢子弄蹄行，騏驥追風趁不前，踏破化城無覓處，湖南長老重加鞭。　佛性泰云：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蓮花襯足生，堪笑草中尋覓者，不知芳樹囀春鶯。　鼓山珪云：三脚驢兒惑殺好，長放後園教喫草，等閑牽去向人前，踢倒湖南瞎長老。

圓悟勤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口是禍門。

鼓山珪頌云：的的當陽句，明明箭後路。著靴人喫肉，赤脚人趁兔。　徑山杲云：口是禍門，電激雷奔。娑竭出海，震動乾坤。

老宿。僧問：如何是佛？宿云：不封不樹。

法華舉云：大眾會麼？若不會，重下注脚去也。不封不樹以棘欒。

智門祚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踏破草鞋赤脚走。云：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云：拄杖頭上挑日月。

雪竇顯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南堂靜云：問又問得好，答亦答得奇。今日或有人問：踏破草鞋赤脚走，意旨如何？只向道：碧潭深處清秋月，拄杖頭上挑日月。又作麼生？紫羅帳裏撒真珠。然雖如是，此猶是讚歎之語。却如何是佛？一池菡萏蓮，兩株清瘦栢。如何是佛？向上事。長向僧家庭，何勞問高格。又頌云：踏破草鞋赤脚走，胷中憤氣衝牛斗。須彌頂上擊金鐘，百戰場中獅子吼。

五祖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肥從口入。又云：露胷跣足。

佛鑑懃頌云：老去眉鬚似雪霜，元來習氣尚難忘。少年無限傷心事，一度思量一斷腸。

五祖示眾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

南堂靜頌云：老年經節臈，樂事甚悠悠。不及兒童日，都來不解愁。

薦福古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莫！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莫！莫！

松源岳頌云：莫！莫！拈出一條斷貫索，任從我佛及眾生遼天鼻孔穿却。

雪竇，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四山圍繞。

南花昺頌云：狂狗逐塊，瞎驢趁隊，只許我知，不許你會。

佛巖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云：螺髻子。云：如何是佛向下事？師云：蓮花座。

正覺逸頌云：螺紋頂髻蓮花座，香象嚬呻獅子吼。流落人間三百年，塞斷天下衲僧口。

楊岐會禪師。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云：東方來者東方坐。

白鹿顯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相佛？師云：灘頭石獅子。云：意旨如何？師云：有心江上住，不怕浪淘沙。

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

或庵體頌云：竹溪煙絕雨纔通，無數深紅閒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動柳花風。

澄慧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泥揑金裝。云：如何是法？師云：海口難宣。云：如何是僧？師云：剃頭洗鉢。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不妨惺惺。

保福殊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巧畫不似。云：如何是法？師云：巧說不出。云：如何是僧？師云：鬍頭跣足。

道吾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毀著不嗔。云：如何是法？師云：讚著不喜。云：如何是僧？師云：剃除鬚髮。

九峯虔禪師因洞山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云：釋迦慳，迦葉富。山云：如何是釋迦慳？師云：無物與人。云：如何是迦葉富？師云：國內孟嘗君。云：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云：百歲老兒看夜燈。

禾山方云：洞山雖則尋流討源，未免黏牙滯齒。虔禪師可謂據令而行，畢竟翻成露布。若此見得，水到渠成。其或未然，切莫向燈影中行。

丹霞淳頌云：寂光影裏現全身，貴異天然迥出倫。家富兒奴偏得力，夜分燈光照西隣。

大光誨禪師。僧問：達磨是祖不？師云：不是。祖云：既不是祖，又來作箇甚麼？師云：為汝不薦。祖云：薦後如何？師云：方知不是祖。

丹霞淳頌云：少林續焰事堪奇，藹夜梅開雪後枝。黃蘗昔年曾有語，大唐國裏沒禪師。

趙州諗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飽柴飽水。云：見後如何？師云：飽柴飽水。

汾陽昭頌云：古人抱志坐牛頭，信師就話示無休。飽柴飽水安心靜，真正無私是趙州。

楊岐會禪師。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云：西天人不會唐言。

白雲端頌云：天高地迥非難見，水闊山重不易論。萬古八風吹不入，西天人不會唐言。

永安靜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異境靈松，覩者皆羨。云：見後如何？師云：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

丹霞淳頌云：寶杖親携掛翠纓，徘徊常遶玉階行。轉身就父無標的，拈却花冠不得名。

五祖演禪師。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云：五逆聞雷。云：如何是雲門下事？師云：紅旗閃爍。云：如何是溈仰下事？師云：斷碑橫古路。云：如何是曹洞下事？師云：馳書不到家。僧作禮，師云：何不問法眼下事？云：留與和尚。師云：巡人犯夜。

鼓山珪頌五逆聞雷云：從來五逆怕聞雷，不似大蟲看水磨。孤峯頂上要同行，十字街頭還共坐。

徑山杲云：五逆聞雷，曾參顏回。一粒豆子，爆出冷灰。

護國元禪師。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殺人活人不眨眼。云：如何是雲門宗？師云：頂門三眼曜乾坤。云：如何是溈仰宗？師云：推不向前，約不向後。云：如何是法眼宗？師云：箭鋒相敵不相饒。云：如何是曹洞宗？師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羅漢宗禪師。僧問：祖師未來時如何？師云：海分千派浪，地扳萬重山。云：來後如何？師云：片雲生晚谷，明月下堂堦。

法身

仰山寂禪師。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云：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云：說得底人在甚處？師乃推出枕子。溈山聞，乃云：寂子用劒刃上事。

應庵華云：若是劒刃上事，仰山何曾會用？忽有箇衲僧出來問章山：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只向他道：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又問：說得底人在甚處？只對他道：三生六十劫。　松源岳云：仰山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破，這僧連拶兩拶，便乃四稜榻地。溈山一期忍俊不禁，不知失却一隻眼。忽有僧問冶父：法身還解脫法也無？便與攔胸一踏踏倒，教伊起來作箇灑灑落落底漢。不見道：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乾峯禪師上堂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過始得。須知更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雲門出眾云：庵內人為甚不見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師云：子是甚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相委。師云：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諾諾。

雪竇顯云：若明得褒貶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溈山果云：乾峯平地生堆，韶石因風起浪。雖然合水和泥，千古叢林榜樣。既是合水和泥，為甚麼却是叢林榜樣？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　四祖登云：乾峯布漫天網，打鳳羅龍，格外清規，為尋知己。雲門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唫，也是利動君子。要見二大老麼？好手手中誇好手，一條拄杖兩人舁。

白雲端頌云：鋪主將鍮試寶人，謂言難似此金真。實人拂袖先行去，滿面慚惶不敢嗔。　佛性泰云：垂鈎四海釣獰龍，格外玄談知己從。相見披衫帶席帽，不妨把手上高峯。　楚安方云：三種病兮二種光，法身於此露堂堂。時人不會箇中意，猶把法身謾度量。　欽山方云：三種病兮二種光，衲僧於此共商量。商量得到無疑地，野草閑花滿地香。

雲門偃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北斗裏藏身。

徑山杲云：雲門老人恁麼道，只答得法身句，未答得透法身句。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透法身句？即向他道：蟭螟眼裏放夜市，大蟲舌上打鞦韆。玉澗林頌云：北斗藏身為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謾度量。　慈明圓云：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廣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雪竇顯云：老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限垂鈎者，隨例忙忙失釣竿。　五祖演云：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與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與人間伴月明。　無盡居士

云：透出毗盧頂上光，夜來星轉斗中藏。禪家不掐天師訣，也解交乾步踏岡。

雲門僧問：如何是法身？師云：六不收。

雪竇顯頌云：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少林謾道付神光，卷衣又說歸西竺。西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峯宿。　白雲端云：六不收兮調最新，能欹何待繞梁塵。和風滿檻花千樹，不換乾坤別是春。　圓悟勤云：一不立，六不收，突然那更有蹤由。無限青山留不住，落花流水太悠悠。

雲門。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花藥欄。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金毛獅子。

雪竇顯著語云：太無端。　天童覺云：賊來須打，客來須待。雲門雪竇，二俱作家，這裏莫有便與麼去者麼？切忌撞頭磕額。

雪竇頌云：花藥欄，莫顢頇，星在秤兮不在盤。便與麼，太無端，金毛獅子大家看。　雲溪恭云：是處三春花藥欄，五湖禪客不須看。尋枝摘葉應難會，牙爪分明子細觀。　枯木成云：遊子奔馳不少安，但知門外逐欹歡。自家田地荒來久，只看人間花藥欄。　佛智裕云：清淨法身拖藥欄，眉毛刺倒須彌山。誰將玉笛傳淒怨，吹過蘆叢明月灣。

雲門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云：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云：請和尚鑑。師云：鑑即且致，作麼生會法身？云：與麼，與麼。師云：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汝：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師云：須知是學語之流。

雪竇顯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甚麼處？梁山庵主云：雲門直得入泥入水。　玄覺云：喚甚麼作飯？　圓悟勤

云：雲門可謂駈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權衡佛祖，龜鑑宗乘。所以後來尊宿，各出眼目，扶豎大教。雖然如是，只明得法身邊事，未明得法身向上事。且道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域中無向背，閫外有權衡。

南堂靜頌云：韶陽機鋒，迅雷霹靂。僧問法身，喫飯不喫？學語之流，卒說不出。山河大地聊充饑，四海五湖輕一吸。

雲門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徑山杲云：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不用作向上商量，此是雲門老漢。據實而論，我恁麼道，有沒量罪過。汝若檢點得出，許你具擇法眼；若檢點不出，且向雲門葛藤裏參。

天童覺頌云：森羅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睛。掃彼門庭誰有力？隱人胸次自成情。船橫野渡涵秋碧，棹入蘆花照雪明。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

芭蕉清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一不得問，二不得休。云：學人不會。師云：第三度來與你相見。

松源岳以拂子擊禪床，云：還見麼？握土成金猶可易，變金為土始知難。

投子青頌云：休問維摩臥病城，靈山空自掩光陰。流沙欲渡全無難，莫聽鶯啼在那林。　西禪需云：一不問兮二不休，直須識取那鈎頭。再三回首來相見，急水波心輥綉毬。

白馬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井底蝦蟆吞却月。

黃龍。僧問：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龍云：不柰何。云：恁麼即吞却去也。龍云：一任吞。云：吞後如何？龍云：好蝦蟆。

丹霞淳頌云：九重深密視聽難，玉殿瓊樓宿霧攢。燮理盡歸臣相事，輪王不戴寶華冠。

風穴沼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金沙灘頭馬郎婦。

浮山遠頌云：相逢盡道歸山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回首面南看北斗，金雞早報五更春。　海印信云：截鐵之機安可測？頓開千眼莫能窺。禪人到此徒名貌，錯認查梨作乳梨。　正覺逸云：金沙灘裏馬郎婦，宗匠臨機發一言。自笑箭穿紅日影，孰云斫水不成痕？　無盡居士云：何年嫁事馬家郎？鳳枕同歡碧玉床。回首畫橋離別苦，落花流水淚千行。

蟾首座問洞山：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山云：如驢覷井。座云：是則是，只道得八成。山云：首座作麼生？座云：如井覷驢。(或作曹山問僧)

瑞巖鴻云：首座始道一半，洞山方得八成。要得全道麼？如井覷井。

枯木成頌云：出路從前無十成，有言須是脫凡情。江邊玉女呵呵笑，嶺上石人側耳聽。　無為居士云：驢覷井，井覷驢，五臺何處不文殊？黃面老人任多口，未知道得八成無？　天童覺云：驢覷井，井覷驢，智容無外，淨涵有餘。肘後誰分印？家中不蓄書。機絲不掛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大龍禪師。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禾山方云：這僧只有照壁月，更無吹葉風，若不是大龍全機，幾乎話作兩橛。參。

雪竇顯頌云：問曾不知，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手執白玉鞭，驪珠盡擊碎。不擊碎，增瑕纇。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南堂靜云：色身敗壞世常情，一點靈光到處晶。澗水如藍花似錦，法身何處不分明。　地藏恩云：山花如錦水如藍，雲在高峯月在潭。兩箇泥牛鬪入海，行人脫袴杖頭檐。　佛鑑懃云：山花似錦春長在，澗水如藍碧湛然。信步白雲深處去，須知別有洞中天。

疎山示眾云：老僧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問：承聞和尚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是不？師云：是。門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師云：枯椿。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云：非枯椿。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師云：許。云：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云：是。云：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云：是。云：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云：作麼生不該？門揩淨餅，云：還該這箇麼？師云：闍梨莫向餅邊會。門便你禮。

上方岳云：疎山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欹舞破除休。雲門舌上有龍泉。　徑山杲云：雲門禮拜，不是好心。

古德頌云：青青掩映松蘿窟，脩竹超然物外物。若將脩竹比喬松，不及喬松老風骨。

烏石靈觀禪師。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云：不道。云：為甚麼不道？師云：我若道，即縮却我舌；我若不道，即啞却我口。其僧舉似洞山，山大展坐具，禮拜云：古佛！古佛！

圓悟勤云：猛虎口裏橫身，毒蛇頭上揩痒，須是作家宗師，方有此箇手段。若不是洞山，洎嶮放過也。還知落處麼？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南堂靜頌云：烏石老古錐，門風能峭絕。有問毗盧師，開口端的別。齒有齧鏃機，天無第二月。軟語若金剛，溫和是生鐵。

廣德延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云：無力登山水，茆戶絕知音。

丹霞淳頌云：體妙探玄盡涉程，爭如野老異中行。功忘日用平懷穩，免事君王寵辱驚。

天寧楷禪師上堂云：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超終始之患。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即幻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蒙昧兩岐，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點檢將來，夾山祇是學處不玄，如流俗閨閤裏物不能捨得，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老僧今日若不當陽顯示，後學何以知歸？勸汝諸人，不用求真，唯須息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人還會麼？良久云：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

丹霞淳頌云：道合平常絕異端，行人何必歷艱難。從今莫買孫臏卜，龜殼無靈不用鑽。

佛像

世尊往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王思佛，命匠人雕旃檀像。及至世尊下來，像亦出迎。

五祖演云：諸人且道：下來底是？出迎底是？又教中道：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莫是法身無來去，化身有來去麼？若人於此見得，日消萬兩黃金；其或未然，草鞋錢教甚麼人還？

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相，乃擲下竹杖，合掌說偈云：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

五祖演云：大眾！無邊身菩薩說偈且止，諸人還解自量也無？若教老僧自量，直是無下手處。不見古人道：斟克佛座，功德難量；盞子燒香，紫雲鬚鬌。何故如是？別是一家春。

南泉願禪師因陸亘大夫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亦曾坐，亦曾臥，如今欲鐫作佛也，還得麼？師云：得，得。陸云：莫不得麼？師云：不得，不得。

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　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　保福展云：南泉看樓打樓，雲巖、洞山一起一倒。　五祖戒云：南泉只解移風，不解易俗，雲巖、洞山夢中說夢。　虎丘隆云：南泉雖似鏡之端形，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只是不通檢點。當時待他道：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亦曾坐，亦曾臥，欲鐫作佛得麼？只對道：莫惜高名鐫石上，維摩傾盡此時心。　天童覺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還他洞上父子。且道南泉意作麼生？直是針錐不得。

真如喆禪師頌云：得與不得，天寬地窄。坐臥經行，無勞疑惑。　正覺逸云：問得也道得，不得還不得。侯白何曾白？侯黑未是黑。貴池王老師，天下賊中賊。賊！大夫象簡曾拈得。　黃

龍震云：南泉得得，何似不得？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佛眼遠云：親從家中來，家中何所有？持此一片石，廣大堅且久。靈山曾獻佛，帝釋聊舉手。心中出何物？安樂并長壽。

丹霞然禪師嘗到洛京慧林寺，值天寒，遂於殿中取木佛燒火。向院主偶見，呵責云：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撥灰云：吾燒取舍利。主云：木佛安有舍利？師云：既無舍利，更請兩尊再取燒之。院主自後眉鬚墮落。

投子青云：不會為客，勞煩主人。　應庵華云：諸方商量，道院主忽起疑心，而致斯禍。又云：院主天寒，不與丹霞火向，致令燒却木佛，遂乃眉鬚墮落。殊不知院主買鐵得金，一場富貴。

無盡居士頌云：雪擁巖扉凍不春，一尊木佛劈為薪。眼睛動處眉毛落，為謗如來正法輪。　投子青云：古巖苔閉冷侵扉，飛者驚危走者迷。夜深寒熱汀洲火，失曉漁家忙自疑。　佛燈珣云：老倒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剛突出。罪過從來做底當，誰道千虛不博實。　楚安方云：覿面難藏向上機，宗風千古為人施。銀山鐵壁重重透，賴有丹霞院主知。

長髭曠禪師初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師云：大庾嶺頭來。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云：莫要點眼不？師云：便請。石頭垂下一足，師便禮拜。頭云：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云：如紅爐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祇對？不具眼祇對？若具眼，為甚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雪竇顯云：無眼功德有甚麼點處？　南華昺云：喚作一鋪功德，已是強名。石頭垂下一足。長髭云：如紅爐上一點雪，轉見漏逗。雖然如是，劒閣路雖嶮，夜行人更多。

保寧勇頌云：一鋪大悲千手眼，十分圓就未開光。君看筆下神通現，更有靈蹤在上方。　天童覺云：嶺頭功德眼，倦足等閑垂。紅爐一點雪，直下廓亡依。　無盡居士云：國平精奇老石頭，毫端點出佛雙眸。破繩床上閑垂足，兩道神光夜不收。　智海清云：長髭未向嶺南來，功德圓成眼已開。珍重善財回首處，文殊元不下樓臺。　草堂清云：撥草瞻風到石頭，關山重疊路迢迢。嶺頭功德圓成久，一點紅爐雪未消。

黃蘗運禪師因裴相國捧一尊像於師前，跪云：請師安名。師召云：裴休。裴應諾。師云：與汝安名竟。裴作禮。

雪竇顯代裴相國，當時便喝。

汾陽昭頌云：師前跪托請安名，驀地當鋒喚一聲。不是裴公誰敢應，直教聾瞽也開聽。　佛印元云：裴相當時忘却名，被人喚著又惺惺。不知未具胞胎目，誰敢塗胡此性靈。　保寧勇云：五彩糍來掌上擎，老胡剛為立虛名。君今欲得超諸祖，須向金剛頂上行。　草堂清云：不是心兮不是佛，黃檗喚出是何物。裴公從此認虛名，天下衲僧跳不出。　楚安方云：捧來前面請安名，黃檗高高喚一聲。剖出從前真面目，從茲佐得國風清。

黃檗因裴相國入大安寺，見壁間高僧畫像，乃問主僧：真容可觀，高僧何在？主無語。裴云：此間莫有禪僧麼？主云：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僧，即是師也。裴乃召至，理前話。師云：請相公垂問。裴云：真容可觀，高僧何在？師召：相公。裴應諾。師云：高僧何在？裴於言下大悟。

應庵華云：大眾！黃檗布縵天網，要打衝浪錦鱗；裴相國坐籌帷幄，不妨決勝千里。諸人若也於此見得倜儻分明，可謂今之古之；苟或未然，三尺龍泉光照膽，萬人叢裏奪高標。

趙州諗禪師示眾云：泥佛不度水，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

白雲端云：大眾！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為古人出氣。以手拍禪床一下，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參。

雪竇顯頌云：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偽。金佛不度鑪，人來訪紫胡。牌中數箇字，清風何處無。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辜負我。　白雲端云：併却泥佛金木佛，趙州放出遼天鶻。東西南北謾攆頭，萬里重雲只一突。　鼓山珪云：金佛木佛泥佛，度鑪度水度火。盡入趙州紅鑪，烈焰光中煅過。一聲白雪陽春，萬古無人能和。　徑山杲云：九十七種妙相，顧陸丹青難狀。趙州眼目精明，覿見心肝五臟。

禪林類聚卷第二

伽藍　殿堂　塔廟　丈室　門戶　橋路(并附)

伽藍

世尊與眾行次，以手指地云：此處宜建梵剎。帝釋將一莖草插於地上云：建梵剎已竟。世尊微笑。

天童覺頌云：百草頭上無邊春，信手拈來用得親。丈六金身功德聚，等閑攜手入紅塵。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觸處生涯隨分足，未嫌伎倆不如人。

無著禪師因往五臺禮文殊，因告辭。文殊命均提童子送出門首。師問：此寺是何名額？童子指金剛背後。師回首，寺與童子俱隱沒，只見荒草空谷。

洞山云：欲觀其父，先觀其子。　烏巨行云：此是兄弟合做底事，還會麼？聖寺忽然隱處，無著已眼親開，童子再三喚時，數目十分具足。

明招謙頌云：廓周沙界聖伽藍，滿目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　正覺逸云：寺額突然耀指端，大悲千眼莫能觀。自從一覷金剛背，直至如今作野盤。　佛印元云：樓臺雖有額全無，試問頑童起劫初。忽指金剛看背後，年衰多被鬼椰揄。　道吾真云：前後三三是多少，大事光輝明皎皎。回頭不見解空人，滿目白雲臥荒草。

趙州諗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云：丫角女子。云：如何是伽藍中人？師云：丫角女子懷胎。

汾陽昭頌云：橫胸抱腹藏龍種，刻膽披肝觸鳳胎。勿謂此兒容易得，須知出自痛腸來。　海印信云：咄！這老竭得恁饒舌，清淨伽藍一時漏泄。金剛門外笑呵呵，菩薩堂中聲哽咽。　古德云：伽藍雖是常清淨，丫角懷胎不識羞。無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西院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云：荊棘叢林。云：如何是伽藍中人？師云：獾兒狢子。

圓悟勤頌云：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閫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褫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回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倮倮，放出溈山水牯牛。

石門徹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云：月照水澄澄，青山無異路。云：如何是道場中人？師云：我今向汝說，汝還會也麼？

大陽堅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云：不坐菩提樹，[口*賴]向雪山遊。又云：佛殿裏懸幡。

寶蓋山禪師。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云：無。各不掛體。云：還有位也無？師云：不處。

金峯志禪師因曹山問：作甚麼來？師云：蓋屋來。山云：了也未？師云：了也。云：這邊事則了，那邊事作麼生？師云：候一日來白和尚。山云：如是！如是！

梁武帝問達磨起寺(見帝王門)，　般若寺被火焚(見水火門)。

殿堂

投子大同禪師。僧問：如何是空王殿？師云：建立不得。

雪峯存禪師。僧問：如何是空王殿？師云：大小。云：如何是空王佛？師云：是甚麼？

雲門偃禪師。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云：梵音何來？

南堂靜頌云：古殿無佛，梵音何來？夢中喚省，樓閣門開。靈光一點絕塵埃，耀古騰今徧九垓。

南院顒禪師。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云：明堂瓦插簷。云：恁麼則莊嚴畢備去也。師云：斬草蛇頭落。

古德頌云：縱奪之機安可測，隨言生解實堪悲。曉來一陣春風起，吹落庭前三四枝。

德山鑑禪師行脚時，挾複子到溈山，直上法堂上，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溈山不顧，師云：無！無！便出去。(雪竇顯着語云：勘破了也。)師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却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召云：和尚！溈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竇云：勘破了也。)溈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不？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了也。溈云：還識此人麼？座云：不識。溈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竇云：雪上加霜。)

五祖戒云：德山作賊人心虛，溈山賊過後張弓。　徑山杲云：二尊宿恁麼相見，每人失却一隻眼。　雪竇顯頌云：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嶮墮。飛騎將軍入虜庭，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莫放過，孤峯頂上草裏坐。　上方益云：偷營斫寨入中軍，應是機謀已十分。袖裏金鎚猶未動，山前飛騎去紛紛。　海印信云：虎穴深林人不到，到者還須是獵人。老虎睡驚纔舉目，瞥然跳出獲全身。　佛鑑懃云：德山老，能法戰，一喝聲光吼雷電。

騎虎頭兮收虎尾，捋虎鬚兮真可羨。急走下山三十里，又被溈山追一箭。

雪峰存禪師示眾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後來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致，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來？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低頭入僧堂。

東禪齊云：此二尊宿會，不是相見不相見，試斷看。　雪竇顯云：二老是則是，只知雪峰放行，不見雪峯把定。忽有箇衲僧出來問：未審雪竇作麼生？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嶺相見底衲僧麼？良久，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　薦福信云：古人與麼，只有順水之波，且無逆風之浪。　寶林遠云：雪峯是三處相見，保福以兩處問人，鵝湖只解把定，不解放行。若有問寶林：烏石嶺、望州亭甚麼處相見？攔腮便掌。待伊擬議，拽拄杖打出三門，且要與雪峯流通此話。

汾陽昭頌云：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逢萬萬千。唯有鵝湖并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　海印信云：望州烏石常相見，何故禪人却背違？保福鵝湖雖得意，理兵曾未展鏘旗。　佛眼遠云：密密堂堂早二三，本來無物更何堪？癡人見了生歡喜，作者相逢滿面慚。　徑山杲云：望州烏石與僧堂，業識忙忙不可當。提起衲僧拄杖子，五湖四海沸如湯。　大洪遂云：登山過水幾區區，特地相逢問道途。堪笑華山潘處士，長安路上倒騎驢。

雲居簡禪師。僧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云：閑却七間僧堂，誰教你孤峯獨宿？

丹霞淳頌云：法爾非修本十成，平常酬答最分明。端然指出長安道，無柰遊人不肯行。

塔廟

疎山仁禪師因主事僧為師造壽塔了，來白師，師云：汝將幾錢與匠人？僧云：一切在和尚。師云：為將三文錢與伊？為將兩文錢與伊？為將一文錢與伊？若道得，與吾親造塔。僧無對。後有僧到大嶺，即羅山也，舉前話，嶺云：還有人道得不？云：未有人。嶺云：汝回舉似疎山道。大嶺云：若將三文與伊，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文與伊，和尚與匠人同出一隻手；若將一文與伊，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舉似疎山，山具威儀，遙望大嶺禮拜，歎云：將謂無人，大嶺古佛放光射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臈月蓮花。大嶺後聞之，乃云：我與麼道，已是龜毛長三尺。

浮山遠云：疎山以錐劄地，大嶺用刀剜空。雖然二古德錯下錐刀，今時人亦難構赴。何故？後語中有梢有殺。然雖如是，河裏失錢河裏漉。　圓悟勤云：諸方作者，千里同風；萬派朝宗，千途共轍。陳尊宿尋常道：老僧只有一口劒，劒下有殺人之意，亦有分身之路。看他受用剸割，不妨八面玲瓏。若不是疎山度量通方，爭見得金聲玉振？只如道：若將三文與伊，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不可勞而無功；若將兩文與伊，和尚與匠人同出一隻手，未免拖泥帶水；若將一文與伊，累他匠人眉鬚墮落，直得水灑不著。疎山云：也是臈月蓮花，土曠人稀。大嶺云：已是龜毛長三尺，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劒。大眾且道：畢竟明甚麼邊事？翻身獅子大家看。　佛燈珣云：疎山傾囊答謝，其奈尺頭有寸。這僧只知造塔，元來秤尾無星。大嶺三文兩錙，支破不難。慧日若作這僧，待疎山恁麼道，但對曰：某甲今日功不浪施，著得箇語，免被三文兩錙擾亂一生，不教疎山外揚家醜。只如臈月蓮花，龜毛三尺，又且如何？要會麼？待諸人造塔成就，即向你道。

佛鑑懃頌云：接得風流傅粉郎，一朝三度巧粧[米*生]，改頭換面無人識，元是東村李二娘。　佛性泰云：窣堵波成賞匠人，工

錢一二與三文，可憐眼裏無筋者，當面定將數目分。　鼓山珪云：袖頭打領無添減，腋下剜襟有短長，大庾嶺頭一尊佛，疎山兩度放毫光。　徑山杲云：鑿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露屍骸，羅山古佛雖靈驗，未免將身一處埋。　雲巖因云：一文兩文與三文，疎山大嶺謾區分，須知無縫元無價，獨露乾坤聳白雲。

興化獎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投子青云：然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佛既如是，道亦如然。是以從上諸聖，密證此地。所以燃燈不付，正覺自成。法既無傳，至今續焰。法既無得，更復何談。罔測稱揚，虛談玄說。然到此地者，何必塔前相見，對眾拈花，截臂傳衣，方為道矣。既不如是，因甚麼大庾嶺頭提不起。復頌云：於道無所證，方通萬法路。或明或暗行，不慎亦不護。月來松色寒，雲去青山露。今古天台橋，幾人能得度。

丈室

世尊令文殊詣維摩詰處問疾。時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文殊既入其舍，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床。時維摩詰遂與文殊廣說法要。於是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須彌登王遣三萬二千獅子之座，高廣嚴淨，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包容三萬二千獅子座，無所妨礙。於毗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悉見如故。

溈山祐禪師方丈頌云：溈山方丈，峭峻難上，若人踏著，氣如礬將。

雲峯悅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僧問：和尚作麼生？因有頌示之云：翠巖方丈，曾無遮障。衲子入來，便見和尚。僧便禮拜起，師云：還見翠巖這箇老漢麼？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摵。

石霜諸禪師在丈室中坐，有僧在明牕外問云：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師云：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云：甚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師，師云：這老漢有甚麼死急？

玄沙云：山頭老漢蹉過也。　洞山代云：笑殺土地。　五祖戒云：著甚來由。　琅琊覺云：雪峯雖有利人之心，且無出人之眼。石霜雖有出人之眼，未知向上一竅。　法雲秀云：要見石霜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汾陽昭頌云：千疑萬慮扣禪關，徧界非藏豈小言？象骨玄沙猶定動，悞他遊子失歸源。高賢不用隨聲色，地久天長目對門。　保寧勇云：雙眸自小患生盲，兩耳從來只聽聲。指點萬端俱不見，如何彈指得分明？　佛慧泉云：石霜雪老盡悠悠，月下相逢互唱酬。爭似酌螺江上客，一聲漁笛過滄洲？　南華昺云：咫尺之間，不覩師顏。幸然獨露，誰作遮攔？老倒石霜曾指月，區區雪老重饒舌。釣魚船上謝三郎，金剛腦後添生鐵。

慈明圓禪師一日於方丈內安一盆水，上橫一口劒，下著一雙草鞋，橫按拄杖而坐。見僧入門便指，僧擬議，師便棒。

卍菴顏云：和尚今日供養家親那？又以手揶揄，便作女人拜。應庵華云：我當時若見，便去左耳邊低低地下一轉語，待他貪觀天上，却與一指。纔擬議，拔劒便斬，驀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趕散。

水庵一頌云：家山指出路非遙，萬仞嵯峨插碧霄。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佛海遠云：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

南泉願禪師。僧問：端居丈室將何指南？師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徑山杲云：妙喜初住育王，亦不曾失却牛，亦不曾失却火。或有人問：師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只向道：饑餐渴飲，閑坐困眠。且道與南泉是同是別？若也道得，許你是箇衲僧；若道不得，三十年後却來方丈裏向你道。

保寧勇頌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腰未繫兮鞋未穿，面不洗兮頭不裹。

門戶

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云：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云：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

玄覺徵云：為復是門外語？門內語？　溈山喆代云：吾不如汝。　性空云：文殊雖善道理，未免以方木逗圓孔。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又問維摩，維摩默然。文殊嘆云：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保福展云：文殊也似掩耳偷鈴，力盡烏江。維摩一默，未出化門。又云：大小維摩被文殊一坐，直至如今起不得。　琅琊覺云：文殊與麼讚善，也是杓卜聽虛聲，維摩默然。你等諸人，切

不得鑽龜打瓦。　雪竇顯云：維摩道甚麼？復云：勘破了也。為山果云：居士高門，可謂壁立萬仞，水泄不通。擬心即差，動心即隔。不擬不動，落在無事界中。時人作麼生入？良久云：退後，退後。

雪竇頌云：咄這維摩老，悲生空懊惱。臥疾毗耶離，全身太枯槁。七佛祖師來，一室且頻掃。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不靠倒，金毛獅子無處討。　白雲端云：一箇兩箇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辨。暫時放在暗牕前，明日與君重計筭。　天童覺云：曼殊問疾老毗耶，不二門開看作家。珉表粹中誰賞鑑，忘前失後莫咨嗟。區區抱璞兮楚庭[剜- 夗+(眉- 目+貝)]士，璨璨報珠兮隋城斷蛇。休點破，絕疵瑕，俗氣渾無却較些。　西禪需云：言言言兮飄雨灑雪，默默默兮雷轟電掣。藕絲孔裏騎大鵬，等閑挨落天邊月。

為山祐禪師在百丈時，因司馬頭陀問：野狐話作麼生會？師乃以手撼門扇三下，陀云：太麤生！師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佛心才頌云：因果雙行孰共知？茫茫四海路多岐，擡頭拶出初生月，便効張公畫翠眉。　佛眼遠云：春至百花開，朱顏安在哉？可憐園裏色，不入鏡中來。　佛燈珣云：盲人來與瘂人抓，說著無因話病苗，一下被他抓著後，平生痒處一時消。

鶴林素禪師因僧敲門，師問：是甚麼人？云：是僧。師云：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云：佛來為甚麼不著？師云：無汝止泊處。

松源岳頌云：十月清霜重，臨風徹骨寒。苦無棲泊處，擺手出長安。

趙州在方丈內，聞沙彌喝參，乃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纔教去，沙彌便珍重。師向傍僧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會得，便見趙州。

鼓山珪頌云：得入門，在門外。說向人，人不會。更高聲，我耳背。　徑山杲云：瑟瑟風松，蕭蕭雨檜。獅子咬人，韓獹逐塊。

趙州。僧問：如何是趙州？師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雪竇顯頌云：句裏呈機劈面來，爍迦羅眼絕纖埃。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槌擊不開。　羅漢南云：豁達門開入趙州，東西南北任遨遊。龍樓鳳閣依然在，失却來時好路頭。　照覺總云：四廓關閑鎮趙州，幾於城下起戈矛。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　普融平云：袖裏金鎚一擊開，東西南北絕纖埃。石橋南畔臺山路，報你遊人歸去來。　圓通偃云：四門開豁任來遊，脚下分明到地頭。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

良遂座主初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鋤頭去鋤草。主到鋤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主次日復去，谷又閉門。主遂敲門，谷乃問：阿誰？主云：良遂。纔稱名，忽爾契悟，乃云：和尚莫瞞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合被十二部經論賺過一生。谷乃開門，令通悟由，遂印可之。及歸講肆散席，告諸徒云：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雲門云：便有逆水之波，如今得入，是順水之意，亦喚作雙放時節。又云：麻谷問阿誰，他道莫瞞某甲，不是識破麻谷相見時節，若不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亦知有賺人處。又云：作麼生是良遂知處？

汾陽昭頌云：逆順之機不易當，大根良遂解思量。若非久積同風事，爭肯回頭見法王？　正覺逸云：禪林深窣乍遊盤，鋤草關門豈易看？莫謂老師渾不是，得相瞞處且相瞞。　佛眼遠云：平生

心膽向人傾，到此門中有幾人？別後都城舊知已，暖煙斜日又黃昏。　白雲端云：閉戶攜鋤已太賒，更來當面受塗茶。光中自覺遭瞞久，方信無人共出家。　海印信云：閉戶攜鋤理最幽，豁然大悟話元由。從來學業空勞力，始信黃河輥底流。

雲蓋安禪師因僧問石霜：萬戶俱閉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僧經半年方始道得，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九成。師聞，却禮請石霜為道。霜不道，師乃抱霜從方丈後去坐，云：和尚若不道，須打和尚去。霜云：得在。師乃禮拜不住。霜云：無人接得渠。師於言下有省。

東禪齊云：只如石霜意作麼生？若道一般前來，為甚麼不許伊？若道別有道理，又只重說一徧。且道古人意作麼生？　翠巖芝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徑山杲云：一對無孔鐵鎚，就中一箇最重。　天童覺云：穩密田地，忌墮功勳；貼體衣裳，會須脫却。宗中辨的，量外轉機，須子細始得。同中之異，酌然尚帶依稀；異中之異，直是難臻妙極。還到石霜父子轉側處麼？燭曉玉人初破夢，夜寒青女未登機。

投子青頌云：古殿巖開月鎖松，霜凝雪露韻無窮。星前人臥千峯室，佛祖無因識得渠。

雲居膺禪師。僧問：六戶不明時如何？師云：不涉緣。云：向上事如何？師云：慎者不讓。

投子青頌云：春到石人視遠山，鶯啼花木碧波閑。須知雲外巖松瑞，千古迎風任歲寒。

夾山會禪師。僧問：會處即不問，不會處請師一言。師云：戶掛凋林，影中辨取。

丹霞淳頌云：威音那畔不能行，撒手還家懶問程。寢殿無人空寂寂，滿牕唯有月虛明。

橋路（并附）

馬祖一禪師因鄧隱峯辭師，師云：甚處去？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遂繞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問：是何宗旨？頭云：蒼天！蒼天！峯無對。却回，舉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天！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峰又無語。歸，舉似師，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

趙州諗禪師。僧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略彴。師云：你祇見略彴，不見石橋。云：如何是石橋？師云：渡驢渡馬。云：如何是略彴？師云：箇箇度人。

雲居錫云：趙州為當扶石橋，扶略彴。

智門祚頌云：趙州石橋本無星，水急遊魚不易停。橋上祇觀驢馬跡，誰人敢向御街行？　雪竇顯頌云：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還須釣巨鰲。堪笑同時灌溪老，解云劈箭亦徒勞。

趙州。僧問：如何是不錯路？師云：識心見性是不錯路。

徑山杲云：棒打石人頭，嘆嘆論實事。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若要不錯路，須是識心見性始得。且那箇是識底心？那箇是見底性？有般底聞恁麼道，便道：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恁麼見解，正是鄭州出曹門。

盤山積禪師示眾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琅琊覺云：上來講讚，無限良因。　楊岐會云：口上著。

白雲端頌云：盤山向上路何玄，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咬處，方知千聖不能傳。　松源岳云：千聖不傳到今日，口上著來無等匹。洞庭山脚太湖心，行人路上空啾唧。

洞山价禪師。僧問：和尚尋常令學人行鳥道，如何是鳥道？師云：不逢一人。云：如何行？師云：直須足下無私去。云：祇如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師云：闍黎為甚麼却顛倒？云：甚麼處是學人顛倒處？師云：若不顛倒，為甚麼却認奴作郎？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不行鳥道。

丹霞淳頌云：古路翛然倚太虛，行玄猶是涉崎嶇。不登鳥道雖為妙，點檢將來已觸途。

神山密禪師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山先過了，拈起木橋云：過來。師云：价闍黎。洞山乃放下木橋。

丹霞淳頌云：平地無端鑿陷坑，木橋拈起使人行。沈沈寒水如何渡，月夜金雞報五更。

乾峰。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劃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會麼？

雪竇顯代僧喝。曾有僧請益長慶，慶云：問取堂中第二座。雪竇代僧云：錯。尋有僧問雪竇，竇云：墮坑落塹。又自代云：作賊人心虛。　黃龍南云：乾峯一期指路，曲為初機。雲門乃通其變，故使後人不倦。　大溈秀云：今古盡道乾峯安居祖師之堂，開後人之徑路。殊不知乾峯老漢被這僧一問，直得手忙脚亂。諸德且道諕訛在甚處？良久云：不在水兮不在山，只在人心返覆間。　東林總云：有一古德道：乾峯搖頭，雲門擺尾。這僧只是

箇撞露柱漢，脚跟下透過也不知。便謂東家點燈，西家暗坐。龍嗽海寶，游魚不顧。山僧今日不可也隨波逐浪，臨危悚人。殊不知大小乾峯、雲門俱被這僧勘破。且道甚麼處是勘破處？良久云：多時雨水，不及曬浪。佛心才頌云：樓閣重重擊不開，乾峯劃破露崔嵬。十方佛剎全彰處，一一門中見善財。　天童覺云：入手還將死馬醫，返魂香欲起君危。一期拶出通身汗，方信儂家不惜眉。　皷山珪云：乾峯不用指陳，雲門休打骨董。自然東海鯉魚，築著帝釋鼻孔。　徑山杲云：搉破雲門一柄扇，拗折乾峰一條杖。二三千處管絃樓，四五百條花柳巷。

鏡清忩禪師。僧問：達者同遊一路行，為甚麼不行？師云：已到平頭。

翠巖代云：老兄還達也未？　首山念代云：不爭先。又云：到了不知。又云：但請先行。

首山，僧問：如何是菩提路？師云：此去襄縣五里。云：向上事如何？師云：來往不易。

投子青頌云：問路窮途擬進程，綠楊鶯語送行人。牌標五里向君說，莫道當年不指陳。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啞。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封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因此更不遊方。

白雲端頌云：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川上，吟嘯無非邏哩囉。

天衣懷禪師云：九天雲路早須尋，莫遣蹉跎歲月深。天地懸遠，向甚麼處去？

南堂靜頌云：夏金烏，似火當空掛。最高峯，挑在青雲罅。

法昌遇禪師，問石門皐云：近離甚麼處？云：石門。師云：我聞石門路嶮，水泄不通，因甚到這裏？云：十里雙牌，五里單堠。師云：途中事作麼生？云：到處行松色，時時聽水聲。師云：來時水牯牛在甚麼處？云：自有人看。師云：鼻索為甚麼在法昌手裏？皐云：這老漢瞞却多少人？隨後打一坐具，師云：三十年撈龍打鳳，今日被鼠咬。雲頂禪師，僧問：昔日相如題柱，未是作家；今日橋成，請師下筆。師云：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云：荊山有玉鑑在。卞和，師云：洪州斬冬瓜，滿江皆是血。

趙州諗禪師在南泉時，一日在井樓上打水，見泉過，乃抱定柱懸一脚云：相救，相救。泉遂於踏梯上打云：一二三四五。師便下樓，具威儀上方丈云：適來謝和尚相救。

佛鑑懃云：一人將錯就錯，一人看樓打樓。然雖如是，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四禪禪師。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云：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渴。

丹霞淳頌云：曹溪源派古之今，意識徒將度淺深。好是昔人遊戲處，然雖入井不曾沈。

禪林類聚卷第三

禪林類聚卷第四

祖教　問法

祖教

六祖大師因僧問：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云：和尚還得不？師云：我不得。云：和尚為甚麼不得？師云：我不會佛法。

汾陽昭代云：方知密旨難傳。　翠巖芝云：會得二頭，不會得三首，作麼生道得出身之路？　白雲端云：大眾還識祖師麼？　徑山杲云：大眾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為你指出蕉芭。蕉芭有葉無了，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佛性泰云：破布裹真珠，識者方知是寶；爛泥藏棘刺，踏著方乃驚人。諸人還見祖師麼？倒騎白額虎，突出眾人前。

佛印元頌云：當日黃梅傳意旨，會佛法人如竹[竺- 二+韋]，麟龍頭角盡成空，盧老無能較些子。

馬祖一禪師。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乃問藏，藏云：何不問和尚？云：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與汝說，去問取海兄。僧遂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舉似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

溈山喆云：這僧與麼問，馬師與麼答，離四句、絕百非，智藏、海兄都不知。會麼？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　五祖演云：馬大師無著慚惶處，只道得箇藏頭白、海頭黑。這僧將一檐朦[月*董]換得箇不會，若也眼似流星，多少人失錢遭罪。　佛眼遠

云：大眾！說白道黑，理甚分明。諸人還見馬大師麼？久立也太無端。　文殊道云：馬師言中有響，這僧眼裏無筋。西堂、百丈同坑無異土，依樣畫葫蘆。只如馬大師道：藏頭白、海頭黑。又作麼生？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

雪竇顯頌云：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　南華昺云：四句百非皆杜絕，陽春白雪唱彌高。風清月皎無雲夜，誰把吹毛換寶刀。　照覺總云：百非四句絕何言，黑白分明定正偏。獅子窟中無異獸，驪龍行處浪滔天。　佛鑑懃云：湘靈二女神僊格，笑倚朱門香陌陌。一抹臙脂透臉紅，更加十分天真色。　圓覺演云：百非四句絕疎親，馬駒踏殺天下人。藏頭白兮海頭黑，門外金剛笑又嗔。

水潦禪師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胷一踏踏倒。師忽契悟，起來拊掌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一時識得根源去。遂乃作禮而退。(廣燈小異)

琅琊覺云：大眾！你道水潦還曾悟也未？　天童覺云：馬大師不合放過，待伊起來恁麼道，但問：祇這一毫，從甚麼處得來？待伊擬議，更與一踏。　西禪需云：大小水潦，喫人拳踢了，却道他悟，悟甚麼屎？及乎起來，更不識羞，猶道我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且莫捏目生花。住山後，告眾云：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且道笑箇甚麼？　塗毒簗云：諸方咸云：瘂病不假驢駝藥，風流不在著衣多。殊不知水潦錯喫巴豆，吐得許多惡毒方盡。若是禪，全未夢見，具眼者試甄別看。

照覺總頌云：水潦承機徹祖意，馬駒一踏曉根源。虛空撲落無閑地，却向滄溟駕鐵船。　白雲端云：一踏倒時堪大笑，從前伎倆盡徒勞。蛇頭却要重揩痒，萬萬千千出一毫。　旻古佛云：海上

追奔天馬駒，偶來騰踏露全軀。百千妙義毫端現，拊掌呵呵笑識渠。　野軒遵云：馬駒一踏，驢兒倒地。大笑起來，羊鳴犬吠。

趙州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庭前栢樹子。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師云：我不將境示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庭前栢樹子。

慈明圓頌云：趙州庭前栢，天下走禪客。養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　浮山遠云：庭前栢樹趙州道，盧陵米價吉陽敷。三歲兒童皆念得，八十翁翁會也無。　雲峯悅云：入門何必辨來機，老倒禪和不自知。栢樹庭前剛指示，番令平地下針錐。　雪竇顯云：七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人問西來指庭栢，却令天下動干戈。　黃龍南云：趙州有語庭前栢，禪者相傳古到今。摘葉尋枝雖有解，須知獨樹不成林。　天衣懷云：趙州庭前栢，三冬括地寒。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　翠巖真云：僧問西來意，趙州栢樹酬。皮下若有血，官差不自由。　湛堂準云：庭前栢樹子，少悟出常情。雨過山添翠，雲收日月明。　兜率悅云：趙州全不犯工夫，覿面寧有細與麤。重疊示君君不見，庭前栢樹本來無。

趙州，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欄中失却牛(或作龍雲)。

慈雲圓照頌云：欄中失却牛，有問即有詶。更若求玄妙，猢猻築氣毬。

趙州。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板齒生毛。

投子青頌云：九年少室自虛淹，爭似當頭一句傳？板齒生毛猶可事，石人踏破謝家船。

靈樹敏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西來意？師默然。後遷化，欲立行狀碑，要選此語刻石。時雲門為首座，僧問：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雲門代云：師。

白雲端頌云：師之一字太巍巍，獨向寰中定是非。必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佛印元云：靈樹當初密對揚，暗中文彩已全彰。後人不見雲門老，一字千般亂度量。　旻古佛云：師字相酬作者知，韶陽千古特光輝。茫茫宇宙人無數，到底誰明一字師。　寶峰明云：西來祖意若為酬，手把明珠已暗投。却被雲門添一字，致令千古鬧啾啾。

龍牙遁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云：石烏龜解語也。師云：向汝道甚麼？僧無對。

保寧勇代云：和尚也須忌口始得。

投子青頌云：石龜語話是誰聞？無耳髑髏夜聽深。天曉便藏無影樹，太陽雖照不能尋。

龍牙初參翠微，師乃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師過與微，微接得便打。師云：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參臨濟，亦如是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師過與濟，濟接得便打。師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師後住山，有僧問：和尚當年問二尊宿，祖師意明也未？師云：明則明已，要且無祖師意。(廣燈先參臨濟)

五祖戒云：祖師土宿臨頭。又云：和尚得與麼面長？　雪竇顯云：臨濟、翠微只解放，不解収。我當時若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得劈胷便擲。　翠巖芝云：當初如是，今時衲僧皮下還有血麼？　大溈喆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草瞻風，與他後人為龜為鑑。又舉：住山後僧問處，乃云：龍牙

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大溈則不然，待問當時二尊宿明不明，劈脊便棒，非唯扶豎翠微、臨濟，乃不辜他來問。　石門聰云：龍牙無人挨著猶可，纔被箇衲子挨著，失却一隻眼。

雪竇顯頌云：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用，只應分付與盧公。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佛性泰云：子鄉不下單于拜，始末常遵漢帝儀。雪後乃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兒。　天童覺云：蒲團禪板對龍牙，何事當機不作家。未意成褫明月下，恐將流落在天涯。虛空那掛劒，星漢却浮槎。不萠草解藏香象，無底藍能著活蛇。今日江湖何障礙，通方津渡有船車。

龍牙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從此悟旨。

汾陽昭頌云：龍牙未息狂心地，遍問諸師不肯休。先達慇他親志切，直言洞水逆須流。　投子青云：古源無水月何生，滿岸西流一派分。蔥嶺罷詢熊耳夢，雪庭休話少林春。

三聖然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臭肉來蠅。僧舉似興化，化云：我即不與麼。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

正覺逸頌云：水母有骨，靈龜無殼。瞎驢臭肉來於蠅，佛意祖意如山嶽。　白雲端云：破脊蠅多臭肉蠅，誰知興化不徒行。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鏘賀太平。　黃蘗勝云：匝地風光無間違，因何不信却生疑。老婆為君重指出，臭肉團上青蠅飛。

投子大同禪師遇翠微於法堂上行，便問：西來意旨，和尚如何示人？微顧視之，小頃，師云：乞師垂示。微云：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師便禮拜，微云：莫垛却，時至根苗自生。(或作夾山，小異)

本覺一頌云：曾把西來問翠微，經行駐步太慈悲。當時投子如能會，惡水重將更潑誰？

枝，請師直指。云：春風一陣來，滿地紅英落。大眾作麼生會？且各自歸堂去。

仰山湧禪師。僧問：曹溪意旨如何？師云：一鏁入寒空。

投子青頌云：重峯層仞插寒空，塔鏁深雲勢莫窮。千古松聲來有韻，萬年溪水去無蹤。

荷玉慧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云：不禮拜，更待何時？

丹霞淳頌云：虛堂寂寂夜深寒，攜得瑤琴月下彈。不是知音徒側耳，悲風流水豈相干。

谷山像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半夜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抱頭歸。

丹霞淳頌云：瑞霧祥煙鏁玉樓，妙年王子恣優遊。琉璃殿上騎金馬，明月堂前輥繡毬。

雲門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日裏看山。

智門祚頌云：日裡看山也是常，西來祖意謾商量，金色獅子希逢有，多是狐狸喚作狼。　無為子云：日裏看山滿眼青，千巖萬壑鬥縱橫，洞門疑是雲遮斷，到者須知路坦平。　三祖宗云：匡真不惜兩莖眉，日裏看山對祖機，藹月火燒春又綠，只宜飛走會相依。　佛鑑懃云：雨餘江上兩三峯，堆疊煙嵐不記重，眼裏看來端的瞎，耳根聞處出天聰。　投子青云：坦然曾問老師安，爭似韶陽一句傳？日裏華山僊掌露，夜深猿叫月當軒。

雲門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云：對一說。

雪竇顯頌云：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鎚重下楔。閻浮樹下笑呵呵，昨夜驪龍拗角折。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　五祖演云：對一說，卷盡五千四十八。風花雪月任流傳，金剛腦後添生鐵。　佛性泰云：對一說，五教二乘盡該攝。龍宮海藏任縱橫，水底泥牛吞却月。

洛浦安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青嵐覆處，出岫藏峯；白月輝時，碧潭無影。

丹霞淳頌云：群花未發梅先折，萬木凋零栢轉奇。雲淡不彰篩月影，煙輕那露引風枝。

洛浦。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拂子擊繩床，云：會麼？云：不會。師云：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蟆不舉頭。

洛浦。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日月並輪輝，誰言別有路？云：恁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揆。師云：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

丹霞淳頌云：月篩松影高低樹，日照池心上下天。赫赫炎空非卓午，團團秋夜不知圓。

即大行受記之緣亦就矣。厥後眾緣不備，果如所記。

梁山觀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莫亂道。

投子青頌云：國令嚴嚴擬者危，毫釐纔動鐵輪隨。心萌口應三千里，齒露言來苦怨誰？

梁山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金烏東上人皆貴，玉兔西沈佛祖迷。

丹霞淳頌云：靈山會上言雖普，少室峯前句未形。瑞草蒙茸含月秀，寒松蓊鬱出雲青。

巴陵鑑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

五祖演云：大小巴陵只道得一半，白雲即不然，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松源岳云：白雲盡力道，只道得八成。有問靈隱，只向他道：人我無明一串穿。

保寧勇頌云：昨夜三更屈指輪，世間休說兩三人。數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投子青云：同別祖教問端由，便將元價與他酬。絲綸夜靜人垂釣，曉得金烏帶月收。　湛堂準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時節不相饒，古今自然理。寒松十里吼清風，流水一溪聲未已。

香林遠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坐久成勞。

雪竇顯頌云：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頭卸角馱。左轉右轉隨後來，紫湖要打劉鐵磨。　野軒遵云：香林無雜木，一一是旃檀。野火忽然發，清風天地寬。祖意報爾曹，坐久自成勞。

光孝鐵觜覺禪師至法眼處，眼問：近離甚處？師云：趙州。眼云：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不？師云：無。眼云：往往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云：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道無？師云：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眼云：真獅子兒。

白雲端頌云：新羅鷂子刺天飛，鈍鳥籬邊懞不去。趙州庭栢一何高，誰道先師無此語。　溈山秀云：僧問西來栢樹酬，何必斯言

謗趙州。令人長憶清涼老，一句當年喚轉頭。　正覺逸云：日炎風吹瘦影孤，趙州嘗指庭前株。昇元大小清凉老，未會先師此語無。　大洪遂云：趙州無語幾人知，江北江南見者稀。山寺桃花復何在，相逢空愛白公詩。　佛印元云：庭前栢樹子，趙州無此語。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　真淨文云：庭前栢樹子，趙州無此語。若是本色人，直下未相許。

石門徹禪師。僧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師云：東村王老夜燒錢。

洞山聰頌云：東村王老夜燒錢，草鞋踏地帽指天。家無白澤招禍福，窮時相炒餓相煎。　地藏恩云：東村王老夜燒錢，眼中塵霧口中煙。招神引鬼成妖恠，三脚蝦蟆飛上天。　上方益云：東村王老夜燒錢，野鬼閑神滿目前。休更逢人覓玄旨，謝家人不在漁船。　無為子云：三乘教外別流傳，瞎漢多知喚作禪。天下衲僧參不到，東村王老夜燒錢。

首山念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風吹日炎。

汾陽昭頌云：日炙風吹不計年，行人塵路辨應難。擬心早已深三尺，更教誰問箇中玄。　法華舉云：風吹日炎少人知，頂仰先賢對此機。饒君曠劫生前會，穿耳胡僧也皺眉。　翠巖真云：日炙風吹問祖來，紅塵亘野眼難擡。忙忙役役知多少，二月春深動地雷。　二祖宗云：日炙風吹也大奇，根鏘疋馬將家兒。皇圖自古元無事，撥動煙塵更是誰。　雲溪恭云：日炎風吹當路頭，衲僧見後莫遲留。我今到此堪惆悵，葉落花紅經幾秋。

汾陽昭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青絹扇子足風凉。

白雲端頌云：青絹扇子足風凉，親得搖來始息狂。只愛團團無縫者，人前空自眼如羊。　正覺逸云：叢林傑出鎮汾陽，譽走名馳

振八方。人問西來祖師意，解云扇子足風凉。　上方益云：汾陽青扇價難酬，為有凉風卒未休。不見鹽官多少眾，競頭爭角覓犀牛。　慈受深云：青絹扇子足風凉，日用何曾有覆藏。堪笑塵中無限客，手遮西日汗如湯。　楚安方云：親得搖來始息狂，風動荷花滿坐香。自從一得真歸趣，無意凉人人自凉。

浮山遠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平地起骨堆。

海印信頌云：平地起骨堆，三春震地雷。只聞千萬去，不見一人回。　地藏恩云：平地起骨堆，金毛獅子吼。誰知無味談，塞斷眾人口。　投子青云：嫩草疏斜徑，山泉帶碧流。文曾要渭水，烈士耻莊周。　天寧璉云：大朴未分時，混然成一片。明暗不曾彰，已過新羅箭。

南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寸龜毛重七斤。

投子青頌云：等閑不語未逢人，語便傷直似太親。不顧火中鸞鳳息，驚他石虎暗生瞋。

鐘山章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不東不西。

保寧勇頌云：西來祖意不東西，猿鳥春深抱樹啼。多少行人空悵望，青山孤聳白雲低。

三祖宗禪師。僧問：祖意西來，願垂開示。師云：泥牛吞巨浪。云：中下之機如何體究？師云：木馬踐紅塵。云：恁麼則法輪再轉，祖道重光。師云：土上加泥。

問法

清原思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廬陵米作麼價？

汾陽昭頌云：出家學道未心開，請問宗師大意來。却問廬陵米幾價，當時心境一齋灰。　黃龍南云：廬陵米價逐年新，道聽虛傳未必真。大意不須歧路問，高低宜見本來人。　法昌遇云：烏龜三眼赤，祥麟一角尖。騰雲生暮雨，溪月夜明簾。　高庵悟云：老清原，沒縫罅。問佛法，酬米價。衲僧一粒若沾唇，拄杖橫擔繞天下。　天童覺云：太平治業無象，野老家風至淳。只管村歌社舞，那知舜德堯仁。

無著禪師因往五臺禮文殊，文殊問：近離甚處？師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眾？師云：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殊云：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云：多少眾？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師退，乃問童子：適來大聖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云：大德！師應諾。子云：是多少？

汾陽昭代云：識得你。　翠巖芝云：文殊道：前三三，後三三。作麼生會？要會麼？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　徑山杲云：徑山當時若見，即向他道：和尚如此住持，極是不易。

雪竇顯頌云：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清凉多少眾，前三三與後三三。　正覺逸云：首後三三問若干，應機召發轉顢頇。如今大有如斯者，負鉢腰囊到處摶。　佛印元云：堪笑前三與後三，當時相對語喃喃。却因無著分明見，後此清凉沒可參。　照覺總云：聖者由來不可陪，相逢相問豈安排。三三前後輝今古，一向無私振九垓。　雲溪恭云：文殊前後答二三，獨泛輕舟過海南。洪浪波心看水勢，一輪明月印寒潭。　地藏恩云：前三三與後三三，筭數籌量卒未諳。芳草凄凄煙景裏，鷓鴣啼處是江南。

臨濟玄禪師因定上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下禪床擒住，打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纔作禮，忽然大悟。

雪竇顯頌云：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南華昺云：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無般若靈根，到此如何打發？　佛鑑懃云：掣電之機過趙州，為人須到結窮頭。掌中擎出香山子，直上高高十二樓。　天童覺云：不墮前後，獨超古今。喚回千歲夢，飛出九皐禽。直下一槌光迸散，斬新彈子出爐金。

趙州諗禪師。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圓悟勤云：摩醯三眼，一句洞明，似海朝宗，千途合轍。雖然如是，更有一著在。忽有人問蔣山：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饑來喫飯困來眠。　佛眼遠云：大眾！至音絕韻，妙曲非聲，通身不掛寸絲，赤體全無忌諱。諸人切莫拈鼈舐指，直須截斷舌頭，放下身心，自然快活。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復名何物？快活！快活！歸堂喫茶。

雪竇顯頌云：編辟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白雲端云：七斤衫重豈難提，日出東方定落西。一擊珊瑚枝粉碎，轟轟雷雨滿山溪。　保寧勇云：獨坐獨行真竭斗，無規無矩老禪和。四方八面難拘檢，天下誰能柰你何。　文殊道云：趙老布衫重七斤，問處分明答處親。大地山河都蓋却，誰是當機裁剪人。　普融平云：七斤衫重絕纖挨，妙手何人解剪裁。堪笑東村王大姐，滿身風雨入門來。

趙州僧問：方外忽有人問：和尚說甚麼法？如何祇對？師云：鹽貴米賤。

西禪需頌云：鹽貴米賤，諸事成現，擬欲商量，腦後拔箭。

洛浦安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雪覆孤峯峯不白，雨滴石笋笋須生。

丹霞淳頌云：海底龍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荊棘，況是貧家少送迎。

長慶稜禪師問靈雲：如何是佛法大意？雲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

汾陽昭頌云：靈雲因問出家才，驢使前行馬使來。長慶不明真實地，句中認影影難開。予今報你諸禪侶，九衢杲日照香街。　保寧勇云：東行不見西行利，南頭買賤北賣貴。橫千竪百筭河沙，九九翻成八十一。　佛鑑懃云：驢事未了馬事來，鐘聲未了鼓聲催。春來縱步林間看，無限桃花夾李開。　無為子云：驢事未了馬事來，一花欲謝一花開。安南已得煙塵息，塞北將軍唱凱回。

鼎州文殊禪師。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黃河九曲。

投子青頌云：問法窮因歸何處，黃河透過碧波瀾。須知雲外千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　西禪需云：路窮崖斷進無門，賴有山頌指去原。九曲黃河清徹底，誰知別是一乾坤。　木庵云：九曲那容眨眼看，操舟誰解別波瀾。文殊曾展回天手，直得朝宗萬派乾。

首山念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其僧於此悟入。

佛慧泉頌云：楚王城畔水東流，逐浪隨波早晚休。唯有謝郎生計在，夜深明月上孤舟。　三祖宗云：楚國成邊水去東，發船便被打頭風。蘆花彎裏聽漁唱，熨斗煎茶銚不同。　雲溪恭云：楚王城畔水東流，日夜波濤去不休。巖下忽逢湘水客，謂言依舊注悠悠。　溈山秀云：楚王城畔水東流，今古朝宗是到頭。逐浪隨波如未息，輸他漁父泛孤舟。　普融平云：千波萬波曾無盡，去槳來帆浩莫窮。謝客睡惺孤月白，閑吹一笛渡頭風。

慈明圓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洞庭湖水浪滔天。

翠巖真頌云：水出高源上，風翻浪作銀。絲毫聊一頌，夢裏說書紳。　水庵一云：洞庭湖水若為窮，南北東西浩浩風。鸞鳳翱翔非鷰雀，野田深處謾尋蹤。

禪林類聚卷第四

說法　禪定　悟道　大道

說法

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芭蕉徹云：忙忙者，匝地普天　松源岳。竪起拂子云：世尊三昧、文殊三昧總在拂子頭上，諸人還見麼？臥龍纔奮迅，丹鳳便翱翔。

明招謙頌云：聲振大千龍虎伏，無人解和法王才，言下便明猶是鈍，頻教千眼一時開。　智門祚云：文殊白槌報眾知，法王法令合如斯，會中若有僊陁客，不待眉間毫相輝。　雪竇顯云：列聖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僊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槌？　海印信云：未兆之前早二三，白槌之後更那堪？當時若有僊陀客，不到如今疆指南。　地藏恩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玉輪影射珊瑚枝，一陣清風動天地。　南華昺云：瞿曇按指，文殊據令，漏泄天機，一槌打正。　天童覺云：一段真風見也麼？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像，無柰東君漏泄何。楚安方云：金搥影動，寶劒光寒，八萬之眾，齊著眼看。

馬祖一禪師一日陞堂，百丈出卷却蓆，師下座便歸方丈次，問百丈：我適來上堂未曾說話，你為甚便卷却蓆子？丈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師云：爾昨日向甚處留心？丈云：今日鼻頭又不痛也。師云：你深知今日事。百丈乃作禮而退。(廣燈小異)

雪竇顯云：諸方皆謂奇特，習麼舉還當麼？若當，譬如水母以蝦為目；若不當，又空讚歎，圖箇甚麼？眾中一般漢亂踏向前，

問：古人意旨如何？更有老底不識好惡，對云：將謂僊陀客。又云：來日更到座前。苦哉！苦哉！如此自稱宗匠，欲開人天眼目，驢年去。諸上座！雪竇當時若見伊出來，卷蓆劈胷與一踏，令坐者倒者俱起不得，且要後人別有生涯去，免見互相鈍置。豈不箇箇英靈底漢還會也無？歸堂，　白雲端出馬祖語云：我鈍置猶可，你鈍置太煞。

汾陽昭頌云：百丈當時侍馬師，對師卷蓆更無私。人天不測為奇特，恰是攢鴉捉鳳兒。上士瞥然全體現，太陽出照嶽峰低。　泉大道云：陞堂馬祖，卷蓆百丈。得人半斤，還他八兩。直饒縫罅全無，未免傍觀拊掌。　白雲端云：昨日東風偶然惡，桃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狂，滿地不知何處去。　上方益云：夜深認得歸時路，不待天明便出關。三尺鏌鋣橫在手，至今坐斷大雄山。　佛鑑懃云：潮來潮子上潮頭，手把紅旗逆水流。忽被猛風吹退浪，此時伎倆一時休。

藥山儼禪師久不陞堂，一日，院主請云：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師云：打鐘著。主聲鐘，眾集，師便歸方丈。主隨後云：和尚既許為眾說法，為甚一言不施？師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又爭恠得老僧？

雪竇顯云：可惜藥山老漢，平地上喫撲盡，大地人扶不起。　琅琊覺云：藥山下座，不妨疑著，及乎院主拶著，失却一雙眼。翠巖芝云：藥山下座，院主當初恠不為說話，可謂誤他三軍。五祖演云：雖然以己妨人，爭柰賊身已露。諸人要識藥山麼？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天童覺頌云：癡兒刻意止啼錢，良駟追風顧影鞭，雲掃長空巢月鶴，寒清入骨不成眠。　野軒遵云：藥山老應病藥，請上堂。槌鐘著一丸，不再愈顛狂，辜負金僊換骨方。　慈受深云：明珠一

顆價難酬，不是知音便暗投，翻笑藥山空費力，水清魚現不吞鈎。

趙州諗禪師一日在東司上見文遠過，遂喚云：文遠！遠應諾。師云：東司上不可與你說佛法。

鼓山珪頌云：老僧正在東司上，不將佛法為人說。一般屎臭旃檀香，父子之機俱漏泄。　徑山杲云：趙州有密語，文遠不覆藏。演出大藏教，功德實難量。

投子大同禪師。僧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乃彈指。

投子青頌云：三身說法問端由，彈指輕輕海嶽収。金鎖塔開紅日像，夜深人笑碧峯頭。

洞山价禪師。僧問：三身中阿那身說法？師云：吾常於此切。僧後問曹山：洞山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曹山云：要頭便斫將去。又問雪峯，峰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也曾到洞山來。

承天宗云：一轉語海晏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趕賊。試請辨看。忽有箇衲僧出來道：總不恁麼，也許他具一隻眼。

保寧勇頌云：此切堪傷向外求，至親何故似怨讎？始終滿面無慚色，更有曹山乞你頭。　天童覺云：不入世，未循緣，劫壺空處有家傳。白蘋風細秋江暮，古岸船歸一帶煙。

夾山會禪師示眾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雪竇顯拈起拄杖云：夾山老甚處去也？何不出來百草頭與大眾相見？又卓地一下云：在這裏。復云：咄！者野狐精縮頭去。便下

座。　天童覺云：夾山老子解開布袋，將差珍異寶撒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麼時，却作麼生？路不拾遺，君子稱美。

鼓山珪頌云：年來萬事總成魔，老去閑添白髮多。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大平歌。　徑山杲云：癡人面前休說夢，生鐵團上須尋縫。明明說與却作聾，只管外邊閑打閧。

仰山寂禪師嘗云：夢見往彌勒所，五百聖堂安第二座。有一尊者白槌云：今當第二座說法。山僧乃起白槌云：摩訶演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其五百聖眾各自散去。

大潙秀云：仰山依文解義即不無，忽然彌勒會中有箇作者，纔見伊道摩訶演法，便云：合取兩片皮。非唯止絕仰山寐語，亦免使後人夢中說夢。　琅琊覺云：且道五百聖眾散去，是肯他仰山？是不肯他仰山？若肯他仰山，又辜負仰山；若不肯仰山，猶如平地上喫交。山僧今日不惜兩莖眉毛，與諸人註破摩訶演法，離四句，絕百非。你若舉似諸方，諸方若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射。

天童覺頌云：夢中擁衲參耆舊，列聖森森坐其右。當仁不讓楗稡鳴，說法無畏獅子吼。心安如海，膽量如斗。鮫目淚流，蚌腸珠剖。譫語誰知泄我機，庀眉應笑揚家醜。離四句，絕百非，馬師父子病休醫。

汾陽昭禪師示眾云：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翼折，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與甚麼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同生殺？甚物同得失？阿那

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莫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底，不恪慈悲；點不出底，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

徑山杲云：汾陽末後若無箇面目見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喪我兒孫。乃喝一喝，復頌云：兔角龜毛眼裏刺，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覺範洪頌云：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要識汾陽老，擘破三玄作兩邊。　或庵云：陽春白雪人難和，藻鑑冰壺豈易觀？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　鼓山珪云：十年湖海覓冤讎，不得冤讎未肯休。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　正堂辯云：畫得真如活，花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禪定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能得見，而來白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翠巖芝云：諸仁者！作麼生會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且道普賢在甚麼處(或作雲居)？

佛海遠頌云：飄飄一鴈落寒空，步步追空覓鴈蹤，踏破草鞋跟子斷，巍然獨坐大雄峰。

達磨大師自梁涉魏，至洛陽少林，面壁而坐，經於九年，方得二祖傳法。

老宿云：祖師九年面壁，為訪知音？若恁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　又有老宿云：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得，更

買草鞋行脚三十年。　琅琊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白雲端頌云：先被梁王勘破，却向少林孤坐。謾言教外別傳，爭柰不識這箇。　草堂清云：六宗調伏向東來，五葉芬芳震旦開。冷坐九年人不識，手攜隻履又空回。　太平古云：航海梯山緣底事，遊梁歷魏意何傳。九年面壁垂慈切，剛被時人喚作禪。　旻古佛云：九年熊耳，空留隻履。一花五葉，春風四起。　祖印明云：精進翻成怠墮，莫守癡禪兀坐。少林面壁九年，已被梁王勘破。　疎山如云：達磨西來未足誇，少林揑目疆生花。得皮得髓徒分別，妙性圓明本不差。

魯祖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乃云：我尋常向師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

保福展問長慶稜云：只如魯祖節文在甚處，被南泉恁麼道？稜云：退己讓人，萬中無一。　羅山閑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為伊解放不解収。　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　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與麼道，為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　玄覺云：南泉為復是唱和語不肯語？　翠巖芝云：我即不然，未具胞胎已前不得會，會即打折你腰。　天童覺云：魯祖法出好生，南泉令下詐起。天童不是檢點古人，也要諸人體悉。還會麼？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大慧云：魯祖不得南泉，幾乎覷破壁。琅琊覺頌云：祖師面壁播諸方，無限禪人謾度量。無事晚來江上立，數株寒栢倚斜陽。　梁山冀云：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同心達道者，不在揚眉便相悉。　黃龍新云：魯祖當年不用功，逢僧面壁顯家風。若遇上乘同道者(請續此二句)，　草堂清云：堪笑池陽老古錐，僧來面壁擬何為？大都端正人男女，清淨

不勞紅粉施。　普融平云：魯祖山前古路通，熙微一徑沒西東。杜鵑聲裏春光老，零落桃花藉地紅。

藥山儼禪師初參石頭和尚，一日坐次，頭問：作甚麼？師云：一物不為。頭云：恁麼即閑坐也。師云：若閑坐即為也。頭云：汝道不為，為箇甚麼？師云：千聖亦不識。頭乃作頌讚云：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五祖戒云：藥山夢中說夢兩重重。

丹霞淳頌云：玄微及盡本脩然，若謂渠閑萬八千。月印澄江魚不見，釣人何必更拋筌。　五祖演云：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青青綠，元來是浮萍。　圓悟勤云：擺撥佛祖縛，曠然繩墨外。一物亦不為，縱橫得自在。古鑑臨臺，明辨去來。金鎚影動，鐵樹花開。任運相將不可陪，法雲隨處作風雷。　隱靜儼云：石頭打草要蛇驚，密護玄機絕彙情。迅句追風須辨的，報云千聖不知名。

栢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云：古[塚-豕+豕]不為家。

丹霞淳頌云：故國清平久有年，白頭猶自戀生緣。牧童却解忘功業，懶放牛兒不把鞭。

悟道

世尊於雪嶺六載修行，門星現時，忽然大悟。

世尊在日，有一鈍根比丘，無多聞性，令誦苕箒二字。日夕誦之，誦苕忘箒，誦箒忘苕，每日尅責不休。一日，忽然誦苕箒二字，則大悟。

四祖信大師為沙彌時，禮三祖，問云：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云：誰縛汝？師云：無人縛。祖云：何更求解脫乎？師於言下大悟。服勤九載，乃付衣法，住蘄州破頭山。學徒雲集，攝心不寐，脇不至蓆。一日，告眾云：吾武德中遊廬山，望破頭山，見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不？眾默然。弘忍云：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不？師云：善。唐太宗響師道：三詔不起，就賜紫服。

木庵永云：看他祖師為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渾不傷鋒犯手，可謂獅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汝等切不可妄生情計，種種解會，驀然脚跟尋著，不知落處，一劒當頭，直教成未？

無為子頌云：慈雲之塔，大醫之師。瞻之仰之，雙峰巍巍。懶融不得西來鉢，直付黃梅路上兒。　草堂清云：道出乾坤動至尊，飛書三詔不離雲。求人的嗣周家子，遙望牛頭紫氣氛。　旻古佛云：無縛無釋，脇不至席。分明一貫，兩箇伍伯。　佛國白云：鳥外逢師解縛歸，雙峯山下獨幽奇。却將衣鉢為人事，乞與黃梅箇小兒。　覺範洪云：絕知名迹能妨道，正恐師承亦累人。問法沙彌莫饒舌，百年逆旅要同塵。　雲巖因云：牛頭未生，梅子熟也。翫步人間，池成月下。鳳書三到懶開眸，白蓮峯頂光相射。

盤山積禪師初參馬祖作街坊，一日出門，見人舁喪，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聲哀哀，師忽身心踴躍省悟，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

文殊道頌云：歌聲繚繞哭聲悲，笑殺盤山老古錐。歷劫無明昏暗處，一時頓覺發光輝。　夢庵信云：哀哀相應便承當，畢竟何曾往別方？踊躍自然全體露，始知徧界不曾藏。　佛燈珣云：紅輪決定沈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踏著故鄉田地穩，本來面目是親娘。人只在，不曾亡，率陀天上非人世，須知別有好思量。

盤山嘗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云：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云：長史，那箇是不精底？師於言下大悟。

南華昺頌云：箇事分明不覆藏，頭頭物物自相當。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五洩默禪師到石頭處，云：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云：闍梨！闍梨！師回首。頭云：從生至死，祇是這箇。迴頭轉腦作麼？師忽然契悟，乃拗折拄杖。

洞山云：當時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是，猶涉途在。　長慶云：險。　翠巖芝云：石頭據坐，五洩便去，石頭召他，却成多事。　雲峯悅云：大小石頭坐不定，把不住，似這般擔板漢，放去便休，又喚回，被他塗糊一上，道：我向這裏有箇悟處，驢年夢見。

佛眼遠頌云：在途在舍若為酬？莫把先師一例求。雄雄宇宙如王者，未免半邊無髑髏。　枯木成云：欲去高聲喚得回，當時心眼一齊開。要知不假修持力，生死悠悠任往來。

香嚴閑禪師在溈山時，溈山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謂云：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師懵然無對，沈吟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山皆不許，師云：却請和尚為說。山云：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何有益乎？師遂徧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乃自歎云：畫餅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云：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辭去，抵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因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間，廓然惺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仍述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冶，動

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迹，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雪竇宗頌云：粥飯隨時養病軀，本無迷悟可關渠。無端擊著庵前竹，直至如今在半途。

樓子禪師因從街市中過，經酒樓下，偶整襪帶少住，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便休。忽然大悟，從此號樓子。出長慶巘禪師註楞嚴經說文。

慈受深頌云：唱歌樓上語風流，你既無心我也休，打著奴奴心裏事，平生恩愛冷啾啾。　寶峰明云：你既無心我亦休，此身無喜亦無憂，飢來喫飯困來睡，花落從教逐水流。　佛慈鑑云：你若無心我也休，鴛鴦悵裡懶擡頭，家童為問深深意，笑指紗牕月正秋。

米胡禪師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不？山云：悟既不無，爭柰落在第二頭何？師聞肯之。

投子青云：然仰山與麼道即得，還免得自己落麼？若免得，更有一人大不肯在；若免不得，亦落第二頭。米胡雖然肯他自己，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諸人試點檢看。若點檢得出，兩人瓦解冰消；若點檢不出，且莫造次。　應庵華云：米胡提本分鉗鎚，仰山展劒刃上事，二老於唱教門中足可稱尊，若向衲僧門下，總是喫棒底漢。

投子青頌云：碧岫峯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重陽令，爭似靈苗不犯春？　天童覺云：第三頭分悟破迷，快須撒手捨筌罤。功號未盡成胼拇，智也難知覺噬臍。兔老氷盤秋露泣，鳥寒玉樹曉風凄。持來大仰辨真假，痕玷渾無貴白珪。　佛眼遠

云：悟人千箇道無憂，肯信遭他第二頭？寂寞山花寒食後，夕陽西去水東流。

洞山价禪師先在雲巖問無情說法，後辭去，師猶涉疑，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作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本覺一頌云：動靜由來本與俱，回頭驀面似逢渠。直饒與麼猶堪笑，喚作如如又却迂。

雪峯存禪師同巖頭、欽山到鵝山店上，夜坐禪次，頭云：何不睡去？如村裏土地相似，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以手指胷云：我這裏未穩在。頭云：我將謂你他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話在。師云：某甲不敢自謾。頭云：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云：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云：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師云：又因洞山頌云：切忌隨他覓，迢迢與我踈。頭云：若恁麼，自救也未徹。師云：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甚麼？此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云：你不聞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云：如何即是？頭云：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盖天盖地。師於言下大悟，連聲云：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

教忠光云：只如巖頭道：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且道雪峰前三次悟，還從自己胷襟流出也無？若從自己胷襟流出，又道未穩在；若不從自己胸襟流出，又從甚麼處得來？莫有斷得出者麼？若斷得出，不唯雪峯、鼇山成道，盡大地有情齊成正覺；若斷不出，說甚麼鼇山成道？直饒少室傳心，也未夢見在。

佛眼遠頌云：鼇山成道足人傳，莫是從前話未圓？賴有玄沙知始末，徧身紅爛在漁船。　枯木成云：說盡平生去住因，到頭難遇赤心人，忽然自肯成家業，瓦礫拈來也是珍。　佛燈珣云：丈夫凌勵志英雄，向外馳求枉用功，到得鼇山開眼覷，方知屋裏用無窮。

大禪佛通禪師在歸宗常禪師會下，忽一夜叫云：我大悟也。眾駭之。次日，歸宗上堂集眾，問：昨夜大悟者出來。師出云：某甲。宗云：汝見箇甚麼道理言大悟？師云：師姑元是女人作。宗默而異之。

汾陽昭頌云：悟來不在苦多端，解了都由瞥爾間。定道師姑女人作，癡人積雪作銀山。　保寧勇云：半夜高聲似少神，箇中明白有踈親。如今隨例傳其響，也道師姑是女人。　大洪遂云：悟了還同未悟時，何須更說與人知？賊贓敗露無藏處，便道師姑是女兒。　草堂清云：五月炎威當酷熱，浹背汗流無處說。匝地清風劈面來，大禪眼裏重添屑。　黃龍震云：童子學順朱，赤處背模黑。若將白紙來，一點下不得。若下得，翻成紙上塗煙墨。

嚴陽尊者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師云：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與麼則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後住山，有一蛇一虎就手而食。

黃龍南頌云：一物不將來，肩頭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惡毒既忘懷，蛇虎為知己，清風幾百年，至今猶未已。　真淨文云：移高就下縱威權，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王真妙訣，動隨聲色被勾牽。　佛眼遠云：盡力放不下，著力擔不起，將謂一物無，元是自家底。見得自家底，心中大歡喜，自茲家業興，一舉九萬里。　旻古佛云：一物不將來，教渠放下著，廓爾悟無

生，活計俱拋却。　天童覺云：不妨行細輸先手，自覺心麤愧撞頭，局破腰間斧柯爛，洗清凡骨共僊遊。

羅山閑禪師初謁石霜，問：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純清絕點去。師不契。復謁巖頭，理前問，頭喝云：是誰起滅？師於此大悟。

天童覺頌云：斫斷老葛藤，打破狐狸窟。豹披霧而變皮，龍乘雷而換骨。咄！起滅紛紛是何物？

法眼益禪師同修、璷二禪師經過地藏琛禪師處，阻雪少憩，琛問：此行何之？師云：行脚去。琛云：作麼生是行脚事？師云：不知。藏云：不知最親切。師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琛云：山河大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云：同。琛竪兩指熟視云：兩箇。即便起去。師須臾啟行，琛門送之，問云：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云：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云：在心內。琛云：行脚人著甚來由，安片石在心頭耶？師窘無以對，即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琛云：佛法不恁麼。師云：某甲詞窮理絕也。琛云：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於言下大悟。

天童覺頌云：而今飽參似當時，脫盡廉纖到不知。任短任長休剪綴，隨高隨下自平持。家門豐儉臨時用，田地優游信步移。三十年前行脚事，分明辜負一雙眉。

護國澄禪師同演化大師在湖南報慈，值慈陞堂次，演化出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慈云：誰無？化不契，遂請益師，師云：汝但問來。化理前問，師云：誰有？化於言下契悟，乃云：首座或在眾，或住持，某甲誓終身相助。後化亦繼師住護國。

佛性泰頌云：朝三暮四一何少，暮四朝三何太多。多少未能知數量，有無從此見殺訛。不殺訛，唵嚩嚧嗏唎薩婆訶。

大道

南泉願禪師因趙州問：如何是道？師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假趣向不？師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又爭知是道？師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彊是非耶？州於言下頓悟玄旨。

松源岳云：青天白日悟箇甚麼？咄！咄！咄！驪珠擊碎蒼龍窟。

雲峯悅頌云：平常心是道，舉步入荒草。翻嗟王老師，到底不能曉。玉兔金烏任飛走。　佛鑑懃云：欲識平常道，天真任自然。行船宜舉棹，走馬即加鞭。若遇飢來飯，還應困即眠。盡從緣所得，所得亦非緣。所得亦非緣，當人自了然。雨中看皓月，火裏汲清泉。直立頭插地，橫眠脚指天。應須與麼會，方契祖師禪。　徑山杲云：勸君不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味，一回舉著一回新。　鼓山珪云：若謂平常心是道，枝蔓向上更生枝。貼肉汗衫如脫了，喚來眼上更安眉。

藥山儼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云：莫諂曲。云：不諂曲時如何？師云：傾國莫換。

趙州諗禪師因南泉示眾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師乃問：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師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去在。泉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雪竇顯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　琅琊覺云：不見道：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　老衲證云：南泉垂鉤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談，為尋知

己。趙州慣行棧道，飽歷邊庭，不施寸刃，海晏河清。然雖如是，且道二老相見還有優劣也無？良久，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

保寧勇頌云：輭纏藏鋒入陣來，畫時擒下眼瞠開。死生一決英雄士，文武雙行將相才。　南堂靜云：龍蛇能易辨，衲子最難瞞。性淨秋空闊，心清巨海寬。天涯毫末見，世界掌中觀。萬法不為侶，西江一吸乾。

趙州示眾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諸人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云：我亦不知。云：和尚既不知，為甚道不在明白裏？師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

雪竇顯云：趙州倒退三千。　天童覺云：這僧也如切如瑳，不能見機而變；趙州也如琢如磨，幾乎事不解交。眾中祇管道退身有分，殊不知盡力提持。還體悉麼？焦甎打著連底凍。

雪竇頌云：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隨庵緣云：世間無物可羅籠，獨立嵯峨萬仞峯。忽若有人猛推落，騰身雲外不留蹤。

趙州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為人？師云：何不引盡這語？云：某甲祇念到這裏。師云：祇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雪竇頌云：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　白雲端云：驅山塞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趙州，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不？師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疏不下。

雪竇云：識語不能轉，死却了也，好與二十棒。這棒須有分付處，你若辨不出，且放此語。大行　烏回範云：大眾！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為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雪竇頌云：象王嚬呻，獅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烏飛兔走。　白雲端云：分疏不下五年疆，一葉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裏，誰知別有好商量。

趙州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得不揀擇？師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云：此猶是揀擇。師云：田厙奴！甚麼處是揀擇？僧無語。

雪竇頌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蝱弄空裏猛風，螻蟻撼於鐵柱。揀兮擇兮，當軒布鼓。　白雲端云：團團秋月印天心，是物前頭有一輪。入穴蝦蟆無出路，却冤天上不平勻。

趙州。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墻外底。云：不問這箇。師云：問甚麼道？云：大道。師云：大道通長安。

投子青頌云：知道還他潦倒翁，親言相指自忽忽。關山路遠重須去，一逕長途君任通。　水庵一云：趙老家風不熱瞞，問他大道答長安。有誰平步歸家去？多是區區自作難。　松源岳云：大道透長安，言端語亦端。臘盡雪消去，春來依舊寒。

栢巖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徒勞車馬跡。

丹霞淳頌云：曹溪古路綠苔生，車馬登臨已涉程。野老痿羸兼跛挈，手携玉杖夜深行。

巴陵鑑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云：明眼人落井。

洞山聰頌云：落井須明出井機，直宜擡眼動睛輝。於斯倜儻無纖隔，祖道汪洋得旨歸。　保寧勇云：秋夜霜天月正明，仰觀星象約三更。一條大路平如掌，歸去何妨徹曉行？　正覺逸云：好箇明眼人落井，叢林話會幾時休？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佛印元云：南北東西苦問人，新開多口接迷津。從茲八駿追風急，空望悠悠脚下塵。

海湖禪師。有座主問：和尚甚麼年行道？師云：座主近前來。主近前，師云：且道憍陳如甚麼年行道？主忙然無對。師云：尿牀鬼。

丹霞淳頌云：多是從人學得來，一生空把口胡開。欲窮此片虛明地，七佛前前總不該。

禪林類聚卷第五

禪林類聚卷第六

示眾　勘辨　棒喝

示眾

南泉示眾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鼓山珪頌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青山白雲，落花芳草。若是靈利阿師，終不回頭轉腦。　開善謙云：太平時節歲豐盈，旅不齎糧戶不扃。宮路無人夜無月，唱歌歸去恰三更。　徑山杲云：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倚欄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南泉示眾云：江西馬大師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

鼓山珪頌云：剔起便行三萬里，只今休去八千年。分明更為從頭舉，一任諸方取次傳。　徑山杲云：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故尚沈唫？而今便好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　靈巖日云：倒腹傾腸幾箇知？更無絲髮可相依。直饒徹底承當去，也落他家第二機。

黃檗運禪師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師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溈山問仰山：作麼生？仰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溈云：此實難辨。　五祖戒出僧語云：謝和尚說得道理好。　石門聰云：黃檗垂示不妨奇特，纔被布衲挨拶著，失却一隻眼。　承天宗云：五祖戒眼照四天下，要見黃檗猶未可，若要扶竪正法眼藏，須是黃檗宗師。　翠巖真云：諸方商確，便道黃檗坐却這僧，又道黃檗被這僧上來，直得分梢不下。何為也？翠岩輒生擬議：霧豹澤

毛，未嘗下食；庭禽養勇，終待驚人。　溈山喆云：諸人還會麼？莫恠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雪竇顯頌云：凜凜孤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蛇。太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　白雲端云：大唐國裏無禪師，與君攜手歸家裏。拋鈎本欲釣鯤鯨，誰知釣得跋鼈子？　佛鑑懃云：黃檗山中明示眾，大唐國裏暗藏身。袈裟一角猶拖地，誰是叢林有眼人？　佛慧泉云：無師充塞大唐國，噇酒糟漢會不得。竹寺閑過春已深，落花亂點莓苔色。　徑山杲云：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為君註破了。

洞山价禪師示眾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表，滯句者迷。

鼓山珪頌云：只要扳楔抽釘，為人解黏去縛。如何洞山老人，先自藤蛇繞脚？　徑山杲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表，滯句者迷。逢人不得錯舉。

臨濟示眾云：夫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一本小異)

慈明圓頌云：第一玄，三世諸佛擬何宣，垂慈夢裏生輕薄，端坐還同落斷邊。第二玄，靈利衲僧眼未明，石火電光知是鈍，揚眉瞬目涉關山。第三玄，萬象森羅宇宙寬，雲散洞空山嶽靜，落花流水滿長川。第一要，豈語聖凡妙，擬議涉長途，擡眸七顛倒。第二要，峯頂敲搥召，神通自在來，多聞門外叫。第三要，起坐令人笑，掌內握乾坤，千差都一照。

睦州示眾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

保寧勇頌云：春去秋來古與今，相逢休論歲時深。飢餐渴飲無他事，盡聽滿頭霜雪侵。

三聖然禪師示眾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興化聞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

白雲端云：大眾！此二尊宿各有一處打得著，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還有人向這裏定當得麼？良久，云：妙舞莫誇回雪手，三臺須是大家催。　五祖演云：大眾！此二古德，一人文章浩渺，一人武藝全施。若道興化是文，亦不得；若道三聖是武，亦不得。還於此辨得出麼？若辨得出，許你通身是命；若辯不出，你自相度。　保寧勇云：此二尊宿與麼為人，猶在半途，保寧今日路見不平。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走散，擲却便歸方丈。　天童覺云：墮也，墮也。今日不是減古人聲光，且要長後人節槩。若是本色漢，提祖佛印、轉鐵牛機，把拄杖一時穿却，方見衲僧手段。

保寧勇頌云：騎驢戴笠迎南去，躍馬搖鞭向北行。兩箇大商俱突曉，日高猶聽打三更。　佛鑑懃云：城南措大騎驢子，市比郎君誇馬兒。各各四蹄俱踏地，三春同到金明池。　圓通倓云：翻是羅兮覆是繡，弟兄同氣復連枝。為人不為成歌曲，祖父田園要及時。　佛燈珣云：湖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徑山杲云：陽焰何曾止得渴，畫餅幾時充得飢。勸君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白水仁禪師示眾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云：喚作色得麼？云：如何是色不是色？師云：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云：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人辨得，有箇入處。

雪竇顯云：本仁也甚奇恠，要且貪觀天上。既非聲前句後，且作麼生入？　大溈秀云：本仁只知橫千，不會竪百。如何是聲不是聲？莫逐音響。如何是色不是色？莫逐青黃。且從伊向聲前句後

覓箇安身，自然別有生涯。　佛鑑懃云：拂迹成痕，欲隱彌露。既道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洎乎問著，却云：喚作聲得麼？喚作色得麼？本仁和尚鼓弄人家男女亦不少矣，而今欲得親切麼？乃擊禪床，云：還聞聲麼？竪起拂子，云：還見色麼？於此透過見聞，許你有箇出路。　應庵華云：雪竇到這裏，盡其神通，無插手處。只如道：既非聲前句後，從甚麼處入？往往十箇有五雙蹉過。還知薦福落處麼？一箭落雙鵰。

丹霞淳頌云：色自色兮聲自聲，新鶯啼處柳煙輕。門門有路通京國，三島斜橫海月明。

乾峯禪師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云：典座明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雪竇顯云：諸德！雲門老只解一手攆，不能一手搦。還有共相著力底麼？試露爪牙看。　佛印元云：此語眾中商量甚多，會者極少。乾峯夢裏合眼跳黃河，覺來身在牀上；雲門醉後扶人倒上樹，醒來只在坐中。二人打作一團，至今分疎不下。若人知得落處，許你解空第一。　大溈喆云：乾峰善唱，雲門善拍，拍唱相隨，風清古格。還有知音者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琅琊覺云：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溈山果云：乾峯平地生堆，韶石因風起浪。雖然合水和泥，千古叢林榜樣。既是叢林榜樣，為甚麼合水和泥？會麼？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黃龍心頌云：乾峯舉一不舉二，雲門攆手添意氣。花開花落任風吹，自有馨香滿天地。　普融平云：天台南嶽去無蹤，更有何人覿面逢？東嶺雲生西嶺白，前山花發後山紅。　慈受深云：煮海成鹽終有味，敲空作響本無聲。崑崙撞著波斯子，把手相將海底行。　佛性泰云：高樓美女一雙雙，各向瓊牕坐玉牀。繡出鴛鴦

呈似了，金針深插錦香囊。　白雲端云：黑白分明滿局棊，曾無一著有相虧。可憐無限傍觀者，斧爛柯消總不知。

夾山示眾云：明不越戶，穴不棲巢，目不顧他位，脚不踏他位裏，六戶不掩，四衢無蹤，學不停午，意不立玄，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峻機不假鋒鋩事。到這裏有箇甚麼事？闍梨！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雲門偃禪師示眾云：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

雪竇顯頌云：自照列孤明，為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白雲端云：徹底昏昏不待看，拄天拄地黑漫漫。三門厨庫長相對，一徑松風滿院寒。　圓悟勤云：夜明簾外千峯秀，鸞鏡臺前萬象殊。掃蹤滅跡，不立錙銖。誰為佛殿？誰是香厨？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

雲門示眾云：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松源岳頌云：百尺竿頭弄險，是非海裏橫身。更有全提底時節，只堪惆悵不堪陳。

雲居示眾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則無用處。

丹霞淳頌云：門頭戶尾事千差，了盡猶來未到家。明月堂前無影木，嚴凝雪夜忽開花。

大陽玄禪師示眾云：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劒刃輕冰，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道：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大無端。珍重！

丹霞淳頌云：不掛脣皮一句奇，少林冷坐最慈悲。須知此道非傳授，立雪神光已強為。

風穴沼禪師示眾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嘽噫；不立一塵，家國衰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山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要識闍黎麼？左邊拍一拍，云：這裏即是。要識老僧麼？右邊拍一拍，云：這裏即是。

雲門云：這裏即易，那裏即難。　琅琊云：扪卜聽虛聲。　五祖演云：太平即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眠，蚊蟲獦蚤出。　應庵華云：大小風穴，不會轉身句。　松源岳云：薦福見處，又且不然。大小風穴，醋氣猶在。何故？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皎如也，繹如也。以成，喝一喝。　雪竇顯頌云：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萬里清風獨自知。　白雲端云：立國仍教野老欣，威行閫外不揚塵。縱橫莫測文兼武，宇宙茫茫有幾人？　天童覺云：皤然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清餓人？只在一塵分變態，高名勳業兩難泯。

首山念禪師示眾云：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僧問：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云：月落三更穿市過。

天童覺頌云：佛祖髑髏穿一串，宮漏沈沈密傳箭。人天機要發千鈞，雲陳煇煇急飛電。箇中人，看轉變，遇賤則貴貴則賤。得珠罔象兮至道綿綿，游刃亡牛兮赤心片片。

勘辨

仰山寂禪師因溈山問：大地眾生業識忙忙，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云：某甲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梨！其僧回首，師云：和尚！這箇便是業識忙忙，無本可據。溈云：此是獅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草堂清云：古人臨機施設，出在一時，此是因風吹火，用力不多。當時若無僧從面前過，仰山將甚麼語驗他？不遇祖師端的旨，臨機開口卒難應。

天童覺頌云：一喚回頭識我不？依俙蘿月又成鉤。千金之子纔流落，漠？塗窮有許愁。

仰山問僧：甚處人？云：幽州人。師云：汝還思彼中麼？云：常思。師云：能思是心，所思是境。彼中山河大地、樓臺殿閣、人畜等物，反思思底心還有許多般麼？云：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云：信位即是，人位未是。云：和尚莫別有指示不？師云：別有別無即不中。據汝見處，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即看。

天童覺頌云：無外而容，無礙而沖。門牆岸岸，關鎖重重。酒常酣而臥客，飯雖飽而頹農。突出虛空兮風搏妙翅，踏翻滄海兮雷送遊龍。

烏臼禪師因玄、紹二上座來參，師問：二禪伯發足甚麼處？云：江西。師遂拈拄杖打玄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你既不會，後

面箇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云：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雪竇顯云：宗師眼目須至恁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未知顛倒，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大溈喆云：烏臼大似巨靈逞擘大華之威，蒼龍展奪珠之勢，直得乾坤失色。乃拈拄杖云：諸人還識烏臼麼？若也識去，橫按鎮鄽，寰中獨據；若也未識，棒頭有眼明如日。卓拄杖一下。　曹源生云：顯大機，明大用，奮寰中意氣，運閫外籌略，則不無烏臼，檢點將來，未是本分草料。若要據令而行，盡大地一時荒却。何故？寸釘入木。

鼓山珪頌云：赤身挨白刃，死中還得活。一箭自迷蹤，萬車皆喪轍。　徑山杲云：猛焰不容蚊蚋泊，大海那能宿死屍？任是三頭并六臂，望風無不竪降旗。

棒喝

南泉願禪師示眾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州出眾云：和尚棒教誰打？師云：王老師過在甚處？州乃作禮，師便歸方丈。

雲門代云：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鉢下，得箇安樂。又代云：與眾除害。　玄覺云：且道趙州休去，是肯南泉，不肯南泉？五祖演云：白雲則具大慈悲。遂拍手云：曼殊室利，普賢大士，不審不審，今後更敢也無？自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夾山齡云：南泉一期逞俊，爭柰平地生堆。趙州雖則覿面投機，不免腦門著地。　佛鑑懃云：大似無手人行拳，無口人叫喚，無手人掩著無口人口，無口人咬著無手人手。恁麼會得，方知道法性不動，動徧三界之中；至理無言，言滿四天之下。若也不會，

紅塵飛碧海，白浪湧青岑。　徑山杲云：南泉無過，口能招禍。趙州禮拜，草賊大敗。徑山不營，結案據款。文殊普賢，且過一邊。

佛燈珣頌云：鴛鴦綉出世無雙，好手元來更有強，呈罷各歸香閣去，金針難把度蕭郎。　佛印元云：普賢昨夜鬪文殊，趁出還同兩手祛，却得趙州行正令，從茲王老一時無。　佛鑑懃云：彩雲影裏僊人現，尋用紅羅扇遮面，無人著眼看僊人，却看隨後紅羅扇。

烏臼禪師問僧：近離甚處？云：定州。師云：定州法道何似這裏？云：不別。師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云：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云：爭柰杓柄在和尚手裏。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師手中棒，打師三下，師云：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喫在。師云：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云：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雪竇顯頌云：呼即易，遣即難，互換機鋒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滄溟深處立須乾。烏臼老。烏臼老，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

德山鑒禪師，初在蜀講金剛經，故號周金剛。後聞南方禪宗，遂滿車載疏鈔出蜀。初見龍潭(問答悟由，偹見彼章)出世。德山不立佛殿，凡見僧入門便棒。

白雲端。頌云：突出雙頭卒辨難，曾將一擊碎潼關，自從天下大平後，流落人間號德山。　海印信云：德山棒，劃斷聖凡魔膽喪，善能方便捋虎鬚，忿怒那吒亦摧蕩。　大洪恩云：一棒一條痕，辛酸不可論，丈夫多意氣，幾箇是知恩？　雲蓋昌云：德嶠

分明顯大奇，棒頭揮出絕離微，令行佛祖無空過，一似輪王握萬機。　無盡居士云：一條椰栗倚青天，別向三乘教外傳，未眨眼時遭八百，擬開口處著三千。　大洪遂云：驟雨迅雷擊，雲興電影隨，將軍雖有令，何似帝堯時？　徑山杲云：入門便棒，郎當不少，依而行之，胡麻厮繳。

德山小參，示眾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作禮，師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為甚便打？師云：你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師云：未跨船舷時，好與三十棒。

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　德山密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　雪竇顯云：此二尊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德山握閫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諸人還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　芭蕉云：作死馬醫。　琅琊覺云：德山何似履春氷？雖然如此，如猫弄鼠。　大溈喆云：德山大似清平世界，鋌甲磨鎗；這僧不惜性命，身挨白刃。法眼道：話作兩橛，大似藥病相治。圓明道：龍頭蛇尾，也是金鍮難辨。雪竇道：撞著露柱底瞎漢，截斷眾流。如今還有人與新羅僧作主麼？出來與大溈相見。乃竪拂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佛印元頌云：德山自得任公手，一線分明下兩鈎。透網金鱗纔弄水，岸邊還把釣絲收。　旻古佛云：橫按鎮鄘居閫外，當鋒誰敢犯重圍？堪羨新羅箇衲子，全機破敵也光輝。　寶峯照云：煙塵掃蕩將軍令，正勅流行宣德音。公子中知欹既醉，夜深還被活生擒。　枯木成云：祖令全提孰敢論？纖塵纔動陷關津。這僧不辨箇時節，為法亡身有幾人？

臨濟玄禪師初在黃檗三年，因首座(即睦州也)教令去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檗便打二十拄杖。如是三問三被打，既不契，遂辭

去。首座密啟黃檗云：問話上座非凡，他日可為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去在。來辭時，望方便指引。師辭檗，檗云：不須他去，只往高安大愚處去。師到大愚，愚問：甚處來？師云：黃檗來。愚云：有何言句？師舉前話，復云：未審某甲過在甚麼處？愚云：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是大悟，乃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乃扭住云：尿牀子！適來道有過無過，而今又道佛法無多子，是多少道？道！師於愚肋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即便返黃檗，檗問：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云：只為老婆心切。遂舉前話，檗云：大愚老漢饒舌，待來與一頓。師云：說甚待來？只今便與。遂打黃檗一掌，檗吟吟大笑云：風顛漢！却來這裏捋虎鬚。參堂去。

溈山問仰山云：臨濟得大愚力？黃檗力？仰云：非但捋虎鬚，亦解坐虎頭。　應庵花云：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掛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

白雲端。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保寧勇云：雷電喧轟海嶽昏，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雲散，白日滿天星斗分。　黃檗勝云：叢林猛烈是黃檗，拈棒便打途中客。回到大愚却知恩，老婆面上與一摑。　真淨文云：便言黃檗無多子，大丈夫兒豈自乖。脇下三拳明有信，不從黃檗付將來。　佛眼遠云：擘開花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倒海聲。瞎驢死後蒿枝折，大地如今有幾人。　天童覺云：九包之雛，千里之駒。真風度籥，靈機發樞。劈面來時飛電急，迷雲破處太陽孤。捋虎鬚，見也無，箇是雄雄大丈夫。

臨濟出世後，唯以棒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

海印信頌云：臨濟喝，霹靂一聲邪腦裂，忽然透出蒼龍穴，擊碎明珠拗角折。　佛國白云：當機喝喝震春雷，萬蟄龍蛇眼豁開，

忽若翻身無伎俩，任從千古臥塵埃。　大洪恩云：入門便喝，已是忉怛，無限杜禪和，猶更論該括。　普融平云：赫日光中，轟然霹靂，禹門浪急風高，無限錦鱗點額。　佛燈珣云：張公未醉李公扶，從此佳聲滿道途，却被金剛開口笑，誰能愛你護身符？　徑山杲云：入門便喝，全無巴鼻，引得兒孫弄粥飯氣。

臨濟聞德山示眾云：道！道！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師令侍者(即洛浦也)去問：為甚麼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他若打汝，汝便接住推一推，看他如何？侍者如教，至彼問，山便打。者接住推一推，山便歸方丈，閉却門。者回舉似師，師云：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汝還見德山麼？者擬議，師便打。

巖頭云：德山尋常只據目前一箇拄杖子，佛來也打，祖來也打，爭柰較些子。　東禪齊云：只如臨濟道：我從來疑著這漢是肯底語？不肯語？為當別有道理？試斷看。

海印信頌云：單于自負藝過人，小將教詔去似真，到彼果然贏小捷，回來未免陷全身。　佛鑑懃云：譬若金籠鸚鵡兒，觜如紅玉一青衣，雖然學得人言語，問著元來總不知。

臨濟問僧：甚麼處來？僧便喝，師便揖坐。僧擬議，師便打。又一僧來，師竪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復見一僧來，師亦竪起拂子。僧不顧，師亦打。

鼓山珪頌云：主賓都落第三機，陣陣開旗不展旗。石火光中分勝負，倒騎鐵馬上須彌。　徑山杲云：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急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　松源岳云：閃電光中賓主分，虛空背上立綱宗。祖師活計只如此，後代兒孫掃地空。

臨濟一日問僧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汾陽昭頌云：金剛寶劒最威雄，一喝能摧萬刃鋒，遍地乾坤皆失色，須彌倒插半空中。金毛踞地眾威全，一喝能令喪膽魂，嶽頂峯高人不見，猿啼白日更黃昏。詞鋒探草辨當人，一喝須知見有真，大海淵澄含萬象，休將牛跡比功深。一喝當陽勢自彰，諸方盡有好商量，盈衢溢路歌謠者，古往今來不變常。　劒門庵主云：是非穿鑿不相干，四喝諸方莫錯看，六道四生平等法，牧童吹笛過前山。

睦州蹤禪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云：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云：這掠虛漢。

應庵華云：叢林中商量道：他三喝四喝後如何？便與掀倒禪牀；不然，拽坐具劈口摑；不然，拂袖便行；不然，更與一喝。恁麼說話，要稱為達磨兒孫，大遠在漆桶。參堂去。

雪竇顯頌云：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若謂騎虎頭，二俱成瞎漢。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

睦州見僧來，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雲峰悅云：賊人心虛。)僧云：某甲如是。師云：寺門前金剛為甚麼竪拳？云：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趁出云：這掠虛漢。

雲門云：睦州正恁麼時，天下人披枷帶鎖。　徑山杲云：雖然無孔笛，撞著氈拍板，直是五音調唱，六律諧和，子細檢點將來，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腰。

覺海元頌云：見成公案未除瑕，放過方能脫鎖枷。四海澄清人富庶，更來石上種油麻。　海印信云：呼蛇易，遣蛇難，袖裏金鎚不易看。長安夜夜家家月，誰知愁樂有多般。　佛燈珣云：見成公案便相當，秤則秤兮斗則量。非較當年三十棒，至今平步也翱翔。

霍山通禪師因到仰山前，乃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仰山下禪牀打四，正是藤條。(一本小異)

雪竇顯云：藤條未到折，因甚麼只與四下？須是箇斬釘截鐵漢始得。　翠巖芝云：亦不得作賞，亦不得作罰，如今作麼生會？　棲賢遷云：且仰山打伊四藤條是何道理？莫是打伊不會？莫是打伊說道理？若恁麼會，何曾夢見？山僧道：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野軒遵頌云：集雲峯下四藤條，幾嶮當時打折腰。堪笑後來稱猛將，只知空說霍嫖姚。　保寧勇云：竺國支那咸印定，更無毫髮可參差。眼橫鼻直喧天下，一頓殘羹永不飢。　圓通僊云：集雲峯下四藤蒿，打破潼川路一條。似鶴似雲天地外，如龍如鳳在煙霄。

通禪師到霍山，自云：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山。乃喚維那云：打鐘著。師便走。

雪竇顯云：這漢雖見機而變，爭柰有頭無尾。

圓通僊頌云：藤條喫了任閑遊，未到牢關未肯休，打鼓打鐘俱是令，知機識變有誰儔？

興化獎禪師陞堂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師云：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便下座。

首山念云：看他興化與麼作用，為甚麼放得伊過？諸上座！且道甚麼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是前一喝？是後一喝？那箇是賓？那箇是主？雖然如此，也須子細始得。良久，云：二俱有過，二俱無過。珍重！　琅琊覺云：且道那一喝不作一喝用？興化若無後語，疑殺天下人。雖然如是，曉者還稀。　松源岳云：興化勾賦破家，旻德把髻投衙。更道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不知凌滅我臨濟宗風。不見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

海印信頌云：龍虎相交是底時，未容擬議已參差。分明一喝不作用，却使禪人特地疑。　雲溪恭云：獰龍出水虎離山，四起風旋萬頃煙。若具阿那律正眼，橫身三界背摩天。　鼓山珪云：單刀直入不須論，擬議之間賓主分。不得放他旻德過，須知興化棒頭親。　徑山杲云：暗中携手上高山，及至天明各自行。無限途中未歸客，明明開眼墮深坑。

興化因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行三兩步，師又喝，僧亦喝；須臾近前，師拈棒，僧又喝，師云：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便打，直打下法堂，師却歸方丈。有僧問：適來僧有甚言句觸忤和尚？師云：是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我將手向伊面前劃一劃，到這裏却用不得。似這瞎漢，不打更待幾時？

圓悟勤云：卞王庫刀，振塗毒鼓，掣電未足以擬其迅，震雷未足以方其威，可謂善驅耕夫之牛，能奪飢人之食。只如主賓互換，有照有用、有權有實則且置，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劃一劃？

若這裏洞明，可以荷負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驢趁大隊。　應庵花云：興化門牆千仞，從來家法森嚴，這僧暗透重關，要看洞中春色，好則好，未免二俱失利。祇如興化道：我將手向伊面前劃一劃。又作麼生？天堂未就，地獄先成。

鼓山珪頌云：霹靂驚天地，那容掩耳聽。須知興化老，一半是人情。　退庵休云：恰如劊子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五臟肝心皆耑出，方知王法不相饒。　徑山杲云：鎮鄆在握，天魔膽落。明眼衲僧，休更卜度。　劒門庵主云：長松不改四時青，縱奪當機幾箇明。陣敗不禁苕菷掃，眼中瞳子面前人。

興化謂眾云：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興化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如此？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去，在你虛空裏胡喝亂喝作甚麼？

佛性泰云：驅耕失牛，奪飢人食，擊碎明月珠，敲出鳳凰髓，可謂富貴中富貴，風流中風流，藹藹嘉聲，迄今未已。敢問大眾：只如興化道：未曾向紫羅帳裡撒真珠。作麼生會？或若總道：咄！我也知你跳不出。　水庵一云：興化是則是，大似如飢喫鹽。若是翠雲則不然，待你喝得翠雲山振動，却向伊道：弄粥飯氣。

鼓山珪頌云：紫羅帳裏撒真珠，禪客相承總掠虛。拍手呵呵開口笑，釋迦彌勒是他奴。　徑山杲云：對眾全提摩竭令，豈是閑開兩片皮。喝下瞎驢成隊走，夢中推倒五須彌。

揚岐會禪師問慈明：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云：我行荒草裡，汝又入深村。師云：官不容針，再借一問。明便喝，師云：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便禮拜。

松源岳云：二人父子譬如弄珠，不觸其手，不墮其地，不住於空，亦無玄妙，箇裏如何眨眼？喝一喝。　白雲端頌云：將出驪珠遇大商，金盤撥動有餘光，無煩一句論高價，把手歸家笑幾場。

禪林類聚卷第六

圓相　對機　賓主　家風

圓相

南泉願禪師與歸宗、麻谷同往謁忠國師，至中路，師於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宗於圓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師云：與麼則不去也。宗云：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回，不去禮國師。

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底語？不肯底語？　雲居錫云：比來去禮拜國師，南泉為甚麼却相喚回？且道古人意作麼生？雲居元云：歸宗、麻谷，氣宇如王，落在南泉圈裏。當時見他畫圓相，拂袖便行，直饒南泉更有神通，也較三千里。　保寧勇別歸宗，拍手大笑，便起去。　天童覺云：我當時若見，便與撥却圓相，不唯打破南泉窠窟，亦乃教歸宗無著身處，麻谷呈伎倆不得。泉云：與麼則不去也。果然，果然。

汾陽昭頌云：國師欲見義多般，圓坐端居拜請看，不去同音聞便解，久經行陣奪旗旛。　雪竇顯云：由基箭射猿，繞樹何太直？千箇與萬箇，是誰曾中的？相呼相喚歸去來，曹溪路上休登陟。復云：曹溪路坦平，為甚麼休登陟？　保寧勇云：漫漫大地盈尺雪，江湖一片難分別，漁父披蓑月下歸，誰道夜行人路絕？

大溈祐禪師因令僧馳書上王常侍，王看書了，乃問：和尚近日有何言句？僧云：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竪起拂子，王云：彼中兄弟如何商量？云：借色明心，附物顯理。王云：不是這箇道理，上座快回山去好，某甲有回書到和尚處。僧得書，遂回持上師，師拆開，見中畫一圓相，內寫箇日字，師云：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侍次，乃云：雖然如是，也祇是箇俗漢。師云：子又作

麼生？仰却畫一圓相，於中書箇日字，却以脚抹著，師乃大笑。(一本小異)

保寧勇頌云：南星北斗總移位，四海九州如鼎沸。波斯匿王鼻拄天，樓至如來脚踏地。

仰山寂禪師，一日有梵僧來，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前添作圓相，以脚抹却，師展兩手，僧拂袖便出。

承天簡云：仰山大似痘子喫苦瓜。　圓悟勤云：以膠投漆，將鹽入醬，羽毛相似，體段一般。雖然如是，大小仰山被箇梵僧勘破。

本覺一頌云：寂子偶逢穿耳客，曾將半月示伊家。僧添半月翻然去，知道親逢小釋迦。

仰山在洪州石亭，粥後坐次，有僧問：和尚還識字不？師云：隨分。僧乃右旋一匝，云：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箇十字。僧又左旋一匝，云：是甚麼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一圓相，以兩手托，如脩羅掌日月勢，云：是甚麼字？師乃畫圓相，圍却卍字。僧乃作樓至勢，師云：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拜，騰空而去。

天童覺頌云：道環之虛靡盈，空印之字未形。妙運天輪地軸，密羅武緯文經。放開捏聚，獨立周行。機發玄樞兮青天激電，眼含紫光兮白日見星。

資福寶禪師因陳操尚書來，師便畫一圓相，陳云：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那堪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陳云：將謂是南番舶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

大溈喆云：資福雖是本分爐鞴，爭柰陳操是煅了精金。諸人要識資福麼？等閑擲一釣，驚動碧波龍。　虎丘隆云：資福買鐵得金，一場富貴，是則是，爭柰公案未了。今日諸大士入山相見，山僧不畫圓相，亦不掩却方丈門，且道與資福老人是一是二？還知落處麼？竹院相逢無一事，大家同喫趙州茶。　應庵華云：雖然如是，若到天童門下，未放過在。當時待陳操尚書道：弟子恁麼來，早是不著便。那堪更畫圓相？天童大開東閤，明牕下如法安排。何故？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

雪竇顯頌云：團團珠繞玉珊珊，馬載驢駝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鼇時下一捲攣。師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資福寶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乃畫圓相對之。

投子青頌云：一曲兩曲深夜彈，松風和雨過前山。可憐卞玉離荊岫，誰是知音却取還。

對機

石頭遷禪師問青原云：和尚自離曹溪，甚時到此間住？原云：我却不知汝甚時離曹溪。師云：某甲不從曹溪來。原云：我已知汝來處了也。師云：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

丹霞淳頌云：木人來問青霄路，玉女年尊似不聞。携手相將歸故國，暮山岑岑鎖重雲。

百丈海禪師因溈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溈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溈云：却請和尚道。師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師又問五峯，峯云：和尚也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師又問雲巖，巖云：和尚有也未？師云：喪我兒孫。

雪竇顯頌云：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和尚也併却，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和尚有也未？金毛獅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雄山上空彈指。　保寧勇云：三箇兒郎總長成，大家將本各經營，其間消折兄嫌弟，也有贏錢弟怨兄。　佛鑑懃云：却請和尚道，千人萬人所不到，杲日朦朧海面紅，清風凜凜霜天曉。和尚也併却，後人要踏前人脚，其餘利鈍不同途，畢竟到頭輸一著。和尚有也未？且向自身明見地，未能展翼逆風飛，少逐青雲千里志。

南泉願禪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是不？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云：莫便是長老見處不？檗云：不敢。師云：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檗不對。

溈山問仰山云：莫是黃檗搆南泉不得麼？仰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溈云：子見處得與麼長。　保福展云：若無溈仰，埋沒著黃檗。　五祖戒云：仰山大似為蛇畫足。　雲峰悅云：若不同牀臥，焉知被裏穿？

佛眼遠頌云：問答分明已切磋，幾人於此見譭訛。少年俱決龍蛇陣，老倒同吟稚子歌。　佛鑑懃云：昨夜銀蟾跨箕尾，驀然一陣天風起。捲盡千重萬重雲，碧空寂寂凝如水。　海印信云：兩陣交鋒戰不難，埋兵調鬬何人曉。只解輪鎗趁勢來，喪身失命有多少。　佛慧泉云：獵獵奔馳勞不休，草深風勁更堪愁。翻身獅子無尋處，空使行人說路頭。

溈山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箇甚麼邊事？仰山於空中劃一劃，師云：若不是吾，終被子惑。

佛印元頌云：盡日商量古佛言，當時一劃却成冤。至今尚有溈山在，莫道宗枝絕子孫。　地藏恩云：松直棘曲，烏玄鵠白。末後商量，空中一劃。若言向上玄關，走殺諸方禪客。

趙州一日問南泉：明頭合？暗頭合？泉便歸方丈。師歸堂去，云：這老和尚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云：莫道和尚無言，自是上座不會。師便與首座一掌，云：這一掌合是堂上老漢喫。

五祖戒云：正賊走却，邏贓人喫棒。又云：南泉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雲居舜云：你諸人作麼生會？諸人會處，便道首座落他趙州絡縋，與麼會又爭得？大愚道：趙州大似傍若無人。

保寧勇頌云：大事當陽已皎然，十分須是更周圓。堂中上座黑如漆，冷地為誰喫暗拳？

趙州曾問南泉：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泉便下座，歸方丈。師云：這老漢尋常口吧吧地，今日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侍者云：莫道和尚無語好。師便與一摑，云：這一摑合是王老師喫。

圓悟勤云：明頭合，暗頭合，本分綱宗。據虎頭，收虎尾，作家手段。雖然如是，要且落在第二頭。

智門祚頌云：離却四句絕百非，作者相諳識得伊。跳下禪牀便歸去，從他鷂子搏天飛。

道吾智禪師到五峯，峯問：還識藥山老宿麼？師云：不識。峯云：為甚麼不識？師云：不識，不識。

丹霞淳頌云：白雲深處路難通，擬問蹤由已涉功。掛角羸羊無影跡，從容還落正偏中。

黃連禪師。僧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云：聲前無句，聲後問將來。

投子青頌云：空劫前時曠路閑，聲前無句信人難。欲窮滄浪白雲曲，且看石人露半顏。

巖頭豁禪師因羅山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乃咄云：是誰起滅？

松源岳云：古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薦福即不然，忽問：起滅不停時如何？但與一喝。

天童覺頌云：斫斷老葛藤，打破狐窠窟。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而換骨。咄！起滅紛紛是何物？

崇福志禪師。僧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云：無舌人道得。

投子青頌云：寬廓言時不犯舌，清風高韻碧雲斜。石人貪話西峯事，不覺東巖起霧遮。

廣德義禪師。僧問：古人云：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此理如何？師云：彌勒涅槃知幾劫？護明猶未降迦維。

丹霞淳頌云：妙湛圓明第一機，降生成道涅槃時。迦維摩竭雙林樹，認著元來不是伊。

雲門偃禪師問乾峯云：請師答話。峯云：到老僧也未？師云：恁麼則某甲 在遲也。峯云：恁麼那！恁麼那！師云：將謂猴白，更有猴黑。

應庵、華云二老宿一等相見，就中奇特。光孝今日為諸人說道理一偏，將謂春歸無覓處，不知還入此中來。

天童覺頌云：絃筈相銜，網珠相對。發百中而箭箭不虛，攝眾景而光光無礙。得言句之總持，住遊戲之三昧。妙其間也，宛轉偏圓；必如是也，縱橫自在。

雲門。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云：響。

真清文頌云：有問啐啄機，雲門答云響，昨日雷震天，夜來山水長。　圓通僊云：啐啄之機響字酬，過空雷電忽傾湫，夜來霧霈漫天雨，幾處波濤打釣舟。

雲門。僧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云：倒一說。

雪竇顯頌云：倒一說，分一節，同死同生為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擾擾忽忽水裏月。　正覺逸云：倒一說，清人骨，萬里無片雲，拋下一團雪。別別，老大禪翁甘滅舌。　野軒遵云：倒一說，這饒舌，無端都把天機泄。四海九州徒蹶蹶，飛出龍宮鑽蝗穴。

雲門。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會不得。云：為甚麼會不得？師云：祇守會不得。

智門祚頌云：君問沙門行，沙門行最高。若教人會得，業性卒難逃。

南院顒禪師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萬仞。時有僧出問：赤肉團上，壁立萬仞，豈不是和尚道？師云：是。僧便掀倒繩牀。師云：你看這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出院。

應庵華云：也是勾賊破家。若非這僧敢捋虎鬚，爭見南院汗馬功高？雖然明果，更資一路。赤肉團上，壁立萬仞。若有僧出，劈脊便打。何故？殺人刀，活人劒，具眼者看。　塗毒策云：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這僧雖亂逞英雄，南院是作家手段。然而

美則美矣，若是徑山即不然，纔見他道是和尚語，不隨聲便打。何也？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　松源岳云：這僧一味小心放大膽，南院老也是養子之緣。鼓山珪頌云：掌中擎白日，舌上覆金錢。壁立爭千仞，毫光徹梵天。　徑山杲云：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難伸。兩箇駝子相逢著，世上如今無直人。

金峯志禪師。僧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云：猶是階下漢。

丹霞淳頌云：四海煙塵已晏然，當軒皓月照人寒。大功不賜將軍賞，寶馬金鏘頓懶觀。

報慈嶼禪師。僧問：承古有言：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只如情未生時如何？師云：隔。云：情既未生，隔箇甚麼？師云：這梢郎子未遇人在。

琅琊覺云：報慈不妨入泥入水。若據衲僧門下，遠之遠矣。　黃龍新云：報慈也是小慈妨大慈。這僧還同受屈梢郎子未遇人在。今時人往往作是非會，却不作是非會，如何理論？良久，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開福寧云：報慈一隔，佛祖命脉。放去収來，聖凡罔測。隔不隔？若為陳？檐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天衣懷頌云：報慈一隔，衲僧命脉，欲識一貫，兩箇伍伯。　白雲端云：無情猶隔若為通，絲髮之間路萬重，可惜兩頭空走者，不能直下見其宗。　大中德云：隔，青天無雲轟霹靂，叢林衲子如稻麻，不知幾箇僊陁客。

青峯楚禪師。僧問：大事已成，為甚麼也如喪考妣？師云：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丹霞淳頌云：家山歸到莫因循，竭力寅昏奉二親。機盡功忘恩義斷，便成不孝闡提人。

上藍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云：不從千聖借，豈回萬機求？云：不借不求時如何？師云：不可拈放閣梨手裏。得麼？

丹霞淳頌云：一片虛明本妙圓，箇中非正亦非偏。寶峯瑞草無根蒂，不待春功色自鮮。

大原孚上座初到雪峯，纔上法堂，顧視雪峯，便下去見知事。明日却上方丈作禮云：昨日觸忤和尚。峰云：知是般事。便休。後有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

雪竇顯於見知事處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被孚老一覷，便高竪降旗。又於便休處云：果然。於末後云：打得百千萬億箇，有甚麼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竪。雪峯且道：孚上座具甚麼眼？

海印信頌云：李廣將軍，古今無對。深入虜庭，全身遠害。不動干戈贏小捷，至今邊塞嘉聲在。

重雲禪師。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云：早時忘却，不憶塵生。

投子青頌云：家破人亡何處依？無心無緒話求歸。十年忘盡來時路，暫憶些兒總不知。

蜀州西禪禪師。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師云：誰見虛空夜點頭？

丹霞淳頌云：一點靈明六不収，昭然何用更凝眸。箇中消息人難委，獨有虛空暗點頭。

瑞巖彥禪師問夾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山云：老僧謾閣梨去也。師便喝云：這老和尚是甚麼時節？便出去。後有僧舉似巖頭，頭云：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

佛鑑懃云：瑞巖恁麼問，風不鳴條；夾山恁麼答，雨不破塊；巖頭恁麼說話，嘉禾合穗，野老謳歌。雖然如此，總欠悟在。何故？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　大溈智云：瑞巖問處欵出囚口，夾山逢人展手，巖頭有判斷手段，今古流輝。雖然如是，各自有據，檢點將來，無風起浪。

白雲藏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云：矮子渡深溪。

丹霞淳頌云：白頭童子智尤長，半夜三更渡渺茫。任運往來無間斷，不消船艇與浮囊。

風穴到黃龍，龍問：石角穿雲路，垂絛意若何？師云：紅霞籠玉像，擁嶂照川原。云：恁麼則相隨來也。師云：和尚低聲。

投子青頌云：無價明珠暗處懸，夜深將把木人穿。誰知却被泥牛見，吞入紅霞碧浪淵。

同安志禪師。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云：偏處不逢，玄中不失。

丹霞淳頌云：這邊那畔總難逢，一句無私不處中。紅日暮沈西嶂外，空留孤影照溪東。

法眼問修山主：毫氂有差，天地懸隔，是如何？修云：毫氂有差，天地懸隔。師云：與麼道又爭得？修云：某甲只與麼，師兄作麼生？師云：毫氂有差，天地懸隔。修遂禮拜。

東禪齊云：山主恁麼祇對，為甚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只恁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甚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座有來由。　五祖出，法眼劈脊便打。　保寧勇代修山主云：恁麼會又爭得？　元豐滿云：噫！許大修山主被泥彈子換了眼睛，還知麼？復云：後面禮拜，也是停囚長智。　徑山杲云：法眼與修山主絲來線去，綿綿密密，扶豎地藏門風，可謂滿目光生。若是德山、臨濟門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為甚如此？毫氂有差，天地懸隔，甚處得這箇消息來？

汾陽昭頌云：宗師故故問同人，一擊毫氂兩路分。再審便能明的旨，自然清白不從聞。　保寧勇云：石城親切問同參，不語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路，依俙屈曲在煙嵐。　正覺逸云：堪悲堪笑修山主，因地起兮因地倒。覿面難藏第一機，令人却憶雲門老。　佛印元云：六國當時已太平，太平纔久不知兵。修公換得長蛇陣，天下人人會死生。　天童覺云：秤頭蠅坐便欺傾，萬世權衡照不平。斤兩錙銖見端的，終歸輸我定盤星。

法眼。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云：盡在于今。

楊次公頌云：塵劫來事，盡在于今。祖師不會，面壁沈吟。

梁山觀禪師。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云：碧玉點破瑠璃色，滿目紅塵不見沙。

丹霞淳頌云：劫火洞然無相宅，金門不覩玉樓家。寶天雲澹銀河冷，浩浩波瀾豈動沙。

黃檗慧禪師謁跡山，正值坐法堂參次，師先顧視大眾，然後設問云：剎那便去時如何？山云：逼塞虛空。你作麼生去？師云：逼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休去。師下至僧堂前，首座謂師云：適觀上座祇

對和尚語甚奇特。師云：此乃率爾，實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愚迷。座云：一剎那間還有擬議也無？師於言下有省。

西禪需頌云：逼塞虛空，不如不去。前後際斷，今亦無住。倒騎佛殿出三門，却把三門掛露柱。

三祖演禪師凡見僧來，便云：屈！屈！僧云：屈作甚麼？師云：如今不屈，更待何時？

佛眼遠頌云：盡力不柰何，按牛頭喫草。若無錦綉文，難以論嘉藻。

黃龍南禪師。僧問：不去不來時如何？師云：華嶽三峰頭倒卓。云：却去却來時如何？師云：風吹柳絮毛毬輥。

靈光觀頌云：氷雪肌膚西舍女，梳糚巧巧畫雙眉。傍人筆力強傳寫，戶外如何見得伊。

賓主

曹山本寂禪師。僧問：五位對賓。師云：汝今問那箇位？云：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正位中接。師云：不接。云：為甚麼不接？師云：恐落偏位中去。師復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云：早是對賓了也。師云：如是，如是。

丹霞淳頌云：月中玉兔夜懷胎，日裏金烏朝抱卵。黑漆崑崙踏雪行，轉身打破瑠璃椀。

瑞巖彥禪師一生常坐，每自喚云：主人公。復自應諾，乃云：惺惺著，他時莫受人瞞。後有僧到玄沙，沙問：近離甚處？云：瑞巖。沙云：有何言句示人？僧舉前話，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

恆。復云：何不且在彼中？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雪竇顯云：蒼天，蒼天。　雲峯悅云：鬼窟裏作活計。却問傍僧云：你還識瑞巖老漢麼？僧無對。師云：蒼天，蒼天。　保寧勇代云：和尚因甚對面不聞？

佛國白頌云：一生長喚主人公，不受人瞞迥不同。今日惺惺何處去？滿山松栢起悲風。　祖印明云：彎彎新月聚三星，誰信心王本自寧？可笑瑞巖方丈老，夜深呼喚強惺惺。　鼓山珪云：一主人公死，一主人公活。若解弄精魂，兩頭皆透脫。　白楊順云：自呼自應已惺惺，不受欺瞞理不輕。池內白蓮香未已，簷前山色四時青。

長慶稜禪師。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時如何？師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智門祚頌云：人人盡道我心休，問著何曾有地頭？口說心違瞞自己，業河迅速任漂流。

家風

大隋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赤土畫簸箕。云：未審此理如何？師云：簸箕有脣，米跳不出。

南堂靜頌云：赤土畫簸箕，團團無縫罅。佛眼覷不見，海神不知價。簸土揚塵無處尋，山高海闊白雲深。　應庵華云：簸箕有唇，米跳不出，天下衲僧赤肷[骨*歷]。更須撥轉上頭關，十方世界黑似漆。

韶山普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

丹霞淳頌云：妙峯孤頂偏肥膩，天產靈苗不觸地。翠葉無風常自搖，清香那逐春光媚。

育王山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渾身不直五文錢。云：太貧寒生。師云：古代如此。云：如何施設？師云：隨家豐儉。

丹霞淳頌云：祖代家風沒一文，清貧中是更清貧。著衣喫飯飯隨豐儉，物物頭頭用最親。

雲門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門外讀書人報來。

徑山杲云：讀書人已在這裏，且作麼生與伊相見？乃顧視左右云：不是冤家不聚頭。

智門祚頌云：叢林在處有家風，且與雲門事不同。門外若有讀書者，任是顏回亦不通。　佛慧泉云：讀書人到切須看，無絃難遇知音者。端的家風說與君，沒階趨進翼如也。

同安丕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云：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來。

圓悟勤云：峭措不妨峭措，風流且是風流。偏正五位君臣，言中不妨諦當。雖然如是，曹洞門下光前絕後，臨濟宗風豈容回互？若有人問蔣山：如何是和尚家風？對他道：開口見膽。忽遇客來，如何祗待？跳底金剛圈，吞底栗棘蓬。　微庵勤云：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只向道：翠竹叢邊歌欸乃，碧巖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祗待？沒底藍兒盛白月，無心盌子貯清風。　徑山杲云：同安家風不妨奇恠，徑山家風又且不然，

或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即向他道：齋時一鉢和羅飯，禪道是非都不知。忽遇客來，將何祗待？蒸餅餜飥，

丹霞淳頌云：日午煙凝山突屻，夜央天淡月嬋娟。混然寂照寒宵永，明暗圓融未兆前。

石門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

丹霞淳頌云：夜明簾外月朦朧，騎象翻身擊寶鐘。洪韻上騰三界外，聾夫何事睡猶濃。

大陽玄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飢人。

丹霞淳頌云：荊山美玉何須辨，赤水玄珠不用拈。罔象無心黃帝重，卞和有智楚王嫌。

禪林類聚卷第七

禪林類聚卷第八

經教　看經　講經　論義　祖偈

經教

世尊滅後，諸聖弟子於畢鉢巖中結集法藏。阿難既陞座，形儀與佛無殊。大眾遂生三疑：一疑阿難成佛，二疑佛再現身，三疑他方佛化。阿難唱云：如是我聞。眾疑皆息。

五祖演云：當時若有箇漢出眾云：大眾依而行之，各自散去，免見滿藏琅函，攪人腸肚。然雖如是，猶未勦絕在。何也？阿難道：如是我聞。白雲也道：如是我聞。若道當時，是重古輕今；若道即今，是重今輕古。要會麼？優曇花不開，跡絕無香氣。

經首題[米- 木+八]字。

地藏琛。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琛云：看取下註脚。　披雲寂。因僧問，寂以頌答云：以字不成八不是，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謳歌不是經。

羅漢南頌云：以字不成八字非，滿琅函載絕毫氂。看經到此須開眼，玉軸分明兩畔題。　雲居祐云：我佛金言義海深，開遮唯要悟真心。首標妙在當頭箚，密使泥牛曉夜吟。　地藏恩云：拈起題摸不著，却看下頭註脚。了知字義炳然，大藏潛通廣略。　徑山杲云：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忿怒那吒失却威。　覺範洪云：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法身睡著無遮閉。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萬人前呼不起。

楞嚴經云：佛告阿難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雪竇顯頌云：全象全牛意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瞿曇老，剎剎塵塵在半途。　佛心才云：雲收空闊天如水，月載烜娥四海流。慚愧牛郎癡愛叟，一心猶在鵲橋頭。　佛鑑懃云：說離百非存軌則，言無一法尚筌罣。毗耶默默曾緘口，摩竭寥寥鎮掩扉。　白雲端云：堂前露柱久懷胎，長下孩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賦，一操直取狀元來。　湛堂準云：老胡徹底老婆心，為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芳草渡，載嵩牛臥綠楊陰。

楞嚴經佛謂阿難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白雲端頌云：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真如喆云：若能轉物即如來，處處門開見善財。花柳巷中呈舞戲，九衢承醉臥樓臺。　佛心才云：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乾坤大地，直下同歸。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徑山杲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咄哉瞿曇，誑謾癡獃。

楞嚴經佛謂阿難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鼓山珪頌云：拄杖頭邊無孔竅，大千沙界猶嫌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海印信云：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覩纖毫，花紅柳綠。白雲出沒本無心，江海滔滔豈盈縮？　徑山杲云：春至自開花，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搖三寸舌。

楞伽經云：五法、三自性、二種無我。

鼓山珪頌云：破餅豈復作餅事，焦種不應上蘗芽。如彼虛空槃大子，毛輪垂髮翳開花。　徑山杲云：陜府鐵牛白癩，嘉州大象耳聵。兩箇病痛一般，咄哉漆桶不快。

楞嚴經七處徵心。

東林顏頌云：七處徵心欵便成，推窮尋逐案分明。都緣家賊難防備，撥亂乾坤見太平。

楞嚴經八還辨見。

東林顏頌云：明暗色空不可還，不可還者絕躋攀。夾截虛空成畔岸，一重水隔一重山。

楞嚴經：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琅琊覺云：山僧即不然。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薦福信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五祖演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佛眼遠云：既生山河大地，如何得復清淨本然？既復清淨本然，云何却見山河大地？大眾如何即是？良久，云：水自竹邊流去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好大奇！歸堂。

白雲端頌云：混混玲瓏無背面，拈起有時成兩片。且從依舊却相當，免被傍人來覷見。　佛鑑懃云：因風吹火徒為妙，借手行拳未足多。清淨本然隨口道，忽生大地與山河。　大洪遂云：當明不犯體全彰，進步剛然要論量。妍醜只因逢古鏡，回頭滿面負慚惶。　天童覺云：見有不有，翻手覆手。琅琊山裏人，不落瞿曇後。　東林顏云：清淨本然徧法界，山河大地即皆現。性覺必明認影明，眼耳便隨聲色轉。

圓覺經：佛謂清淨慧菩薩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

黃龍心頌云：黃花漠漠，翠竹珊珊。嶺南地暖，塞北地寒。遊人去後無消息，留得溪山到老看。　鼓山珪云：舉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天童覺云：巍巍堂堂，磊磊落落。鬧處刺頭，穩處下脚。脚下線斷我自由，鼻端泥盡君休

斷。莫動著，千年故紙中合藥。　徑山杲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正堂辯云：張果老踏破葫蘆，呂洞賓失却寶劒。兩箇撒手相逢，囊篋更無一線。何僊姑鐵笛橫吹，解道長江淨如練。

維摩經云：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

松源岳云：還見維摩心肝五臟麼？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

保寧勇頌云：無邊無際休斟酌，潮去潮來本自平。清濁淺深并苦淡，一般滋味迥分明。　徑山杲云：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花須連夜發，不待曉風吹。　鼓山珪云：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鑊湯無冷處，合眼跳黃河。

維摩經云：不斷煩惱而得涅槃。

白雲端頌云：朝生暮死千萬徧，一日幾回相見面。展陣開旗放出來，一指動時客戲見。

維摩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

或庵體頌云：眼空四海恣縱橫，鼻孔遼天信脚行。拏得電光為火把，却來日午打三更。

法華經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白雲端云：直饒得現前，也未得成佛道。何謂如此？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應庵華云：衲僧門下却較些子，且和泥合水一句作麼生道？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保寧勇頌云：三際斷時凡聖盡，十身圓處剎塵周。無私應物隨高下，未過僧祇大劫修。　鼓山珪云：種穀不生豆苗，蒸砂豈能成

飯？大通智勝如來，一箇擔板底漢。　徑山杲云：宴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頭俱漏泄。世間多少守株人，掉棒擬打天邊月。

金剛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應庵，華云應庵也。著一隻眼，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到處去來，不如在此。

保寧勇頌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寒時向火熱乘凉，健即經行困打睡。困打睡，仰面看天，開口取氣。　覺海元云：一金成萬器，皆用匠者智。何必毗耶城，人人說不二。

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

雲居膺云：動即應墮惡道，靜即為人輕賤。　崇壽稠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為人輕賤。　雪竇顯頌云：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胡漢不來，全無伎倆。伎倆既無，波旬失途。瞿曇瞿曇，識我也無？復云：勘破了也。　白雲端云：水不洗水誰不知，旋嵐常靜太驅馳。千年曆日如能筭，免被巡官掌上推。無盡居士云：四序炎凉去復還，聖凡只在剎那間。前人罪業今人賤，倒却前人罪業山。　天童覺云：綴綴功過，膠膠因果。鏡外狂奔演若多，杖頭擊著破竈墮。竈墮破，來相賀，却道從前孤負我。

金剛經云：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水庵一頌云：食訖跏趺坐石牀，斗間劒氣燭天光。幾多業識茫茫者，衲被蒙頭在醉鄉。

金剛經云：於是中無實無虛。

佛慧泉頌云：菩提無實亦無虛，幾箇男兒是丈夫。丹穴不歸金鸑鷟，碧潭空浸玉蟾蜍。

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或庵體頌云：三清道士無僊骨，八教闍黎毀梵書。黑漆崑崙舞華鼓，天親無著暗嗟吁。

文殊所說般若經云：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祖印明頌云：養就家欄水牯牛，自歸自去有來由。而今穩臥深雲裏，秦不管兮漢不收。　保寧勇云：平生踈逸無拘檢，酒肆茶坊信意遊。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過揚州。　徑山杲云：壁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悶來打三盞，何處得愁來？　鼓山珪云：鵠白烏本玄，松直棘自曲。清淨比丘僧，却須入地獄。

華嚴經云：我今普見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惠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

天童覺頌云：天盖地載，成團成塊。周法界而無邊，拆隣虛而無內。及盡玄微，誰分向背？佛祖來償口業債。問取南泉王老師，人人只喫一莖菜。

栢巖禪師。僧問：如何是教？師云：貝葉收不盡。

丹霞淳頌云：四十九年成露布，五千餘軸盡言詮。妙明一句威音外，折角泥牛雪裏眠。

洛浦安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云：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

投子青頌云：畢鉢巖花曉帶春，香風時結鷲峯層。須知玉像鉼中塔，別有輝天照地燈。

同安丕禪師。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云：孤峯迥秀，不掛煙蘿；片月橫空，白雲自異。

丹霞淳頌云：雲自高飛水自流，海天空闊漾孤舟。夜深不向蘆灣宿，迴出中間與兩頭。

首山念禪師。僧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云：低聲，低聲。云：如何受持？師云：不污染。

投子青頌云：水出崑崙山起雲，釣人漁父昧來因。只知洪浪巖巒闊，不肯拋絲棄斧聲。

洞山聰禪師云：一大藏教是箇之字。

白雲端頌云：點畫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將軍，無限風流歸手裡。

洞山詮禪師。僧問：經云：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師云：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

丹霞淳頌云：相好巍巍大丈夫，一生無智恰如愚。從來佛祖猶難望，地獄天堂豈可拘？

法眼益禪師。僧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云：形興未質，名起未名。

天童覺頌云：沒蹤跡，斷消息。白雲無根，清風何色？散乾蓋而非心，持坤輿而有力。洞千古之淵源，造萬像之模則。剎塵道會也，處處普賢；樓閣門開也，頭頭彌勒。

看經

藥山儼禪師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甚麼却自看？師云：我只圖遮眼。云：某甲學和尚得不？師云：汝若看，牛皮也須穿。

長慶云：眼有何過？　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

汾陽昭頌云：徹底更何疑，虧穿會者稀。叮嚀猶付囑，句句是玄機。　保寧勇云：遮眼誰同藥嶠看，牛皮穿透骨毛寒。五湖四海知多少，字密行踈總一般。　枯木成云：門前雖有千山月，室內都無一點塵。貝葉若圖遮得眼，須知淨地亦迷人。

臨濟玄禪師同王常侍入僧堂，王問：這一堂僧還看經也無？師云：不看經。云：還習禪也無？師云：不習禪。云：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究竟作甚麼？師云：總教成佛作祖去。王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師云：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投子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賤目？　鏡清代云：比來拋甎引玉。溈山喆云：王常侍可謂儒門君子、禪門良匠，若非知鑑分明，爭得是非頷脫？　白雲端云：大眾！臨濟端的具一隻眼，若是圓通即不然，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大眾試斷看。　應庵華云：風行草偃，葉落知秋。臨濟雖本分鉗鎚，常侍乃頂門具眼，祇如今日判府入山與老僧相見，雖無僧堂可至，亦無佛法商量，祇這便是出他一頭地處。且道以何為驗？以此為驗。

徑山杲頌云：世出世間希有事，顯發須憑過量人。只將補衮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

古靈贊禪師歸受業，本師問：汝學何業？師云：一如未去時。後因本師看經次，有蠅子撞牕，師云：世界如許廣大，須要頭鑽故紙作甚麼？本師異而問之，師云：某甲 今有頌云：空門不肯出，投牕也太奇。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

白雲端頌云：為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驀然撞著來時路，始覺從前被眼瞞。

睦州蹤禪師。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云：有甚饆羅餛子？快下將來。

鼓山珪頌云：睦州只愛錐頭利，這僧不見鑿頭方。直饒轉得百千藏，這般供養也尋常。　徑山杲云：一氣轉一大藏教，頓漸偏圓權與實。無邊妙義炳然彰，元來一字他不識。

雲居膺禪師問僧：念甚麼經？云：維摩經。師云：我不問維摩經，念底是甚麼？僧於此有省。

佛慧泉頌云：不問維摩念甚麼？新羅鷂子穿雲過。杖頭擊著沒威靈，惆悵嵩山破竈墮。　無為子云：念底却是維摩經，一回舉著一回精。鸚鵡故鄉歸不得，大都言語太分明。　天章善云：問經不問念維摩，念底分明見也麼？欲入塵沙法門海，一言演出不須多。　道場如云：順風將欲到揚州，風轉船頭水逆流。把拖全憑三老力，瞥然到岸不須憂。　南堂靜云：須彌山高不見巔，大海水深不見底。簸土揚塵無處尋，回頭撞著自家底。

講經

南泉願禪師問座主：講得甚麼經？云：彌勒下生經。師云：彌勒甚麼時下生？云：現在天宮未來。師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洞山舉問雲居膺，膺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牀振動，乃云：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振動，今日被子問，直得通身汗流。　大陽延云：如今老僧舉起也，有解問者致將一問來。乃云：地動也。　徑山杲云：禪牀振動、火爐地動即不無，三大老要見南泉，直待彌勒下生始得。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却教作麼生祇對他？但向他道：老僧罪過。

佛眼遠頌云：禪床驚震被茶糊，惹得兒孫不丈夫，拄杖劈頭連打出，也教知道赤鬚胡。

西山亮座主謁馬祖，祖問：講甚麼經？師云：心經。祖云：將甚麼講？師云：將心講。云：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六識為伴侶，爭解講得經？師云：心既講不得，莫是虛空講得麼？云：却是虛空講得。師拂袖而去。祖召云：座主。師回首，祖云：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乃禮拜。祖云：這鈍根阿師，你禮拜作甚麼？師直得通身汗流，遂歸謂眾云：我一生所講經，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師一問，平生工夫氷釋而已。遂罷講，直入西山，杳無消息。

開先瑛云：教中道：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只如亮座主只今在甚麼處？為復餐服百草，隱在神山？為復定力自持，深居巖谷？為復神通變化，俗眼難窺？為復脫離色身，證涅槃樂？如今有人見得麼？若也見得，不妨一員明眼衲僧；倘或未然，且莫撞著露柱。

正堂辯頌云：弓弦難結鴛鴦細，御道那栽栗棘蓬。堪笑香嚴饒舌老，今年猶勝去年窮。　東山空云：馬師瞎却亮師眼，一入西山更不返。我有三十二藤條，寄與山中這檐板。

太原孚上座初為座主，在揚州光孝講涅槃經。有一禪者阻雪在寺，因往隨喜，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問云：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有不到處，伏望見教。禪者云：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云：如此解說，何處不是？云：請座主更說一徧。師云：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禪者云：不道座主說得不是，只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云：既然如是，禪者當為我說。云：座主還信不？師云：焉敢不信？云：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室內端坐靜慮，取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豁然契悟，走扣禪者門。禪者問云：誰？師云：某甲 。禪者咄云：教你傳持大教，代佛宣揚，夜來為甚麼醉酒臥街？師云：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柮捏，從今向去更不敢如是。禪者云：且去，明日來相見。師即罷講，徧謁諸方。

古德頌云：一曲單于風引長，孚公聞處出宮商。至今夜裏維揚客，空聽梅花聲斷腸。

論義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云：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云：汝義以何為宗？志云：我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云：是見受不？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云：我當回去斬首謝佛。弟子云：人天眾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云：我寧於有志人前斬首，不於無志人前得勝。乃嘆云：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云：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謝世尊。佛云：我佛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出家。於是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一本小異)

七祖婆須密尊者，因佛陀難提索以論義，祖云：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佛陀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伏。

十一祖那夜奢尊者，因馬鳴問：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云：汝欲識佛，不識者是。云：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云：既不識佛，焉知不是？云：此是鋸義。祖云：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鳴云：與師平出。鳴問：木義者何？祖云：汝被我解。馬鳴於是信伏。

十二祖馬鳴大士，昔嘗事外道，每持一了槍，上懸一劒，巡五天竺國，索人論義。自云：我義若墮，當斬首為謝。聞脇尊者有大聲譽，特請論義。脇云：爾義以何為宗？祖云：但有言說，我悉能破。脇於是默然而坐。祖忿色而去，詬罵云：我聞爾具大智惠。及與論義，一詞不措。行至中路，乃謂弟子云：我義已墮。我言：但有言說，皆悉能破。彼既無言，我當自破。將回斬首而謝。爾時脇尊者化令回心，并諸徒眾，乃一時出家。

祖偈

六祖大師家貧，賣新養母，因往五祖求法，祖問：汝自何來？師云：嶺南來。祖云：欲須何事？師云：唯求作佛。祖云：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師云：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異器，乃訶云：著糟廠去！師遂入碓坊，腰石舂米。因五祖示眾索偈，欲付衣，法堂中上座神秀大師呈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師聞，乃和之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默而識之，夜呼師入室，密示心宗法眼，傳付衣鉢，令渡江過大庾嶺，南歸曹溪，開東山法門。

黃龍新頌云：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他家一鉢盂。　佛惠泉云：今古曹溪一派寒，師來因為

起波瀾。攜囊庾嶺人空逐，負石黃梅眾識難。　佛國白云：七百高僧夢裏時，三更月下獨南歸。賣柴舂米儂家事，底事親傳六代衣？　祖印明云：一偈投機一眾降，啣花百鳥去雙雙。家山記得來時路，半夜傳衣過九江。　草堂清云：七百僧中選一人，本來無物便相親。夜傳衣鉢曹溪去，鐵樹花開二月春。

雙林傅大士偈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雪竇云：三生六十劫)，祇這語聲是。

玄沙云：大小傅大士，祇認得箇昭昭靈靈。　玄覺徵云：且道他認不認？若認他，又是補處彌勒，不可認也。若不認，玄沙又與麼道，不可徒然。　雪竇顯云：天下衲僧跳不出，直饒口掛壁上漢，別有一竅勘過了打。又云：玄沙也是打草蛇驚。　翠巖芝云：認與不認，來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天衣懷云：誰有單于調，換取假銀城。良久云：曾被霜雪苦，楊花落也驚。

保寧勇頌云：要眠時即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濕却觜。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阿呵呵，囉哩哩囉哩。

傅大士偈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或作肇法師云)。

雲峯悅云：且道是甚麼物？又云：水長船高。　道吾真云：且道是甚麼物？還識得麼？若識得，乾坤大地，森羅洞明；若也不識，被物拶著，轉身不得。　琅琊覺云：好箇頌，却成兩橛。若人點檢得出，許你具一隻眼。　保寧勇拈拄杖云：且莫喚這箇作拄杖子好。　五祖演云：古人恁麼道，可謂錦上鋪花，不妨奇特。諸人且作麼生會？白蓮今日曲順後機，不惜眉毛，亦為頌出：有中有，無中無，細中細，麤中麤。

龐居士偈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白雲端云：每日動用施為，說黃道白。若喚作心，即無及第之時；若不喚作心，亦無及第之時。且道作麼生得心空及第去？良久，云：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　大溈喆云：慧光門下直援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為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牀，下座。　草堂清云：如今莫有心空及第者麼？直饒心空及第，到寶峯門下猶是半途。且道到頭一句作麼生？良久，云：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佛慧泉頌云：幞頭塵土靴襴破，選佛場中無兩箇，若道心空及第歸，頂上一槌難放過。

洞山价禪師悟無情說法偈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曉，眼裏聞時方始知。

南堂靜頌云：好！好！萬象森羅俱是寶，頭頭物物現家珍，不識之人即荒草。

仰山寂禪師問香嚴：聞師弟近日有甚悟道頌？試舉看。嚴舉了(其頌見悟道門)，師云：此是閑時搆置。嚴又與一偈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也無。師云：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香嚴後又呈一偈云：吾有一機，瞬目示伊；若也不會，別喚沙彌。師云：且喜師弟會得祖師禪。

玄覺徵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　長慶稜云：一時坐却。　雲居錫徵云：眾中商量，如來禪淺，祖師禪深。只如香嚴，當時何不問：如何是祖師禪？若置此一問，何處有也？　琅琊覺云：武帝求僊不得僊，王喬端坐却昇天。　大溈喆云：香嚴

可謂上無片瓦，下無卓錐，露躶躶，赤灑灑，沒可把。若不是仰山，幾乎放過這漢。何故？不得雪霜力，焉知松柏操？

南堂靜頌云：聲不是聲方見道，色非色處即直空。精金百煉方成器，利劒重磨始見功。　枯木元云：無地無錐未是貧，知無尚有守無身。儂家近日貧來甚，不見當初貧底人。

禪林類聚卷第八

姓名　頭首　知事　侍者　法屬　尼女　行童

姓名

柏巖哲禪師因洞山與密師伯到，師問：二上座甚麼處來？洞云：湖南。師云：觀察使姓甚麼？云：不得姓。師云：名甚麼？云：不得名。師云：還理事也無？云：自有廊幕在。師云：還出入不？云：不出入。師云：豈不出入？洞拂袖出去。師明日侵晨入堂，召二上座近前，師云：昨日問上座話，不稱老僧意，一夜不安。今請上座別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洞云：却請和尚問。師云：豈不出入？洞云：大尊貴生！師乃開粥同過夏。(或藥山下鄂州百顏語收)

天童覺云：主張門戶，自有傍來；拱默威嚴，誰敢正視？借功施設，轉位提持，全成左右分權，不犯尊貴一路。還知尊貴處麼？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

丹霞淳頌云：燭香人靜杳無聲，苔滿丹墀皓月明。入戶當堂慵正坐，出門猶懶下階行。

道吾智禪師與雲巖到南泉處，泉問：闍梨名甚麼？師云：宗智。泉云：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云：切忌道著。泉云：酌然道著則頭角生。異日，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南泉過見，再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乃抽身入僧堂。

投子青頌云：金剛際下古髑髏，幾被人踏血濺空。明月任從君自掬，寒松那棄白雲封。

仰山寂禪師問三聖：汝名甚麼？云：慧寂。師云：慧寂是我。云：我名惠然。師乃呵呵大笑。

雪竇顯頌云：雙收雙放若為宗，騎虎由來要絕功。笑罷不知何處去，只應千古動悲風。　上方益云：張弓架箭可無機，特向幽關展信旗。胡馬若非知步驟，頂門爭免一金鎚？　佛心才云：是汝非渠能縱奪，龍盤虎踞有來由。因思海月清風夜，直釣和竿懶更收。

玄沙備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尚親切底事？師云：我是謝三郎。

雪竇顯云：本是釣漁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投子青云：親伸端的向君言，莫比流沙少室傳。昨夜鴈回雙嶺後，謝家人立月明前。　祖印明云：杪秋時節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江景不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　草堂清云：閩山滄海浪悠悠，父子生涯一釣舟。忽爾踏翻深猛省，大家收拾去來休。

頭首

南泉願禪師因黃檗在師會中為首座，一日捧鉢向師位中坐，師入堂見，乃問：長老甚麼年中行道？檗云：威音王已前。師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檗過第二位坐，師休去。

溈山云：欺敵者亡。仰山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溈山云：子見處得與麼長。　雪竇顯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即便於第二位中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　雲峯悅云：後來叢林中多有商量，或道黃檗有陷虎之機，南泉有殺虎之威。若作與麼說話，誠實苦哉！殊不知這老賊有年無德，喫飯生處也不依本分。若雲峯門下說甚威音王已前，王老師更大，直須喫棒趁出。

踈山如頌云：威音王佛是兒孫，王老當時開大言。黃檗見機分主伴，典刑千古定宗門。　佛眼遠云：彼此老來誰記得？人前各自強惺惺。一坑未免俱埋却，幾箇如今眼子青？

藥山儼禪師因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師乃問：汝祇浴得這箇，還浴得那箇麼？遵云：把將那箇來。師休去。

長慶稜云：邪法難扶。　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眾中喚作浴佛語，亦云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　黃龍南云：此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佛性泰云：好箇浴佛，二俱不了。古德若作遵布衲，待藥山休去，便將杓子舀 湯劈面潑，教伊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　應庵華云：遵布衲當時若是箇漢，待他道浴，那箇不得拈杓子劈面擲？雖然，也不得屈藥山。何故？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塗毒策。頌云：愛將香火驀頭澆，引得清風慰寂寥，無限遠山描不得，喬松脩竹冷蕭蕭。

臨濟玄禪師會下兩堂首座，一日舉頭相顧，各下一喝。僧舉問師：未審具賓主眼不？師云：雖然如此，賓主歷然。

承天宗云：臨濟此語，走殺天下衲僧。我即不然，當時見僧舉，但云：一對無孔鐵鎚。　天童覺云：殺人刀，活人劒，在臨濟手裏。雖然如是，當時便與一喝，直饒他大逞神通，也只得同聲相應。　大溈智云：作麼生是賓主歷然底道理？若會得，一雙孤鴈搏地高飛，兩箇鴛鴦池邊獨立。

慈明圓頌云：啐啄之機箭拄鋒，瞥然賓主當時分。宗師憫物垂綸素，北地黃河徹底渾。　浮山遠云：兩堂上座齊下喝，眼裏瞳人帶金屑。錐刀同用不能分，黑漆崑崙迷夜月。　佛印元云：箭鋒相拄自諠訛，李廣雙鵰射得多。堪笑人來望天際，歷然飛鷁過新

羅。　雲溪恭云：賓主歷然句下分，三玄從此振乾坤。如今多少途中客，盡日區區獨自分。　黃龍震云：離朱明不到，師曠聽亦訛。箇中識賓主，日午下星河。

南泉願禪師一日因齋次，乃自將生盤去首座前云：出生[妳-女+口]。時杉山堅和尚為首座，乃云：無生。師云：無生猶是未。師纔行數步，首座乃召云：長老！長老！師回顧云：作麼？首座云：莫道是未。

智門祚頌云：古老巡堂親掠生，渡水行舟不易耕。莫道無生猶是未，纖毫不了亂縱橫。

雪竇在南嶽福嚴為藏主，李殿院同雅長老入藏院，師出接，李云：藏主那？師云：不敢。李云：藏中說著下官麼？師云：目前可驗。李云：驗底事作麼生？師云：不消一箚。李無語，師云：且請殿院歸寮喫茶。坐次，山嵐忽起，雅云：殿院遊山，恰值煙霧。李云：靈峯聖迹，為甚麼却有這箇？師云：下方無。李擬道，雅云：藏主壯觀福嚴。師云：和尚且莫開眼。李云：作家，作家。師云：殿院尊重。時有道士、秀才到，李又問：三教中那教最尊？師乃起，側身而立，李云：有口何不道？師云：對夫子難言。李云：休！休！便起，師云：適來造次。

南堂靜頌云：五老峯前古觀基，老君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待同香火，莫聽他人說是非。

知事(莊務附)

南泉願禪師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師云：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云：和尚不曾出入。師云：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鼓山珪頌云：近在口皮邊，遠過河沙國，世間多少人，不得油糍喫。　徑山杲云：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　應庵華云：背眾喫油糍，對人誇好手，潦倒不識羞，抵死揚家醜。　癡禪妙云：古德肚裏飽齁齁，莊主雖飢解點頭，侍者只聞歌樂響，不知洪飲在高樓。　東林顏云：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猪，主人開眼睡，並舍叫失驢。

溈山祐禪師在百丈為典座，時百丈因司馬頭陀尋得大溈山地，選人主之。丈云：老僧住得不？陁云：彼是肉山，和尚是骨人。若居之，只安五百眾，彼可安千眾。丈云：吾眾中莫有人住得不？陁云：觀典座可住得。丈乃呼師來說與。時首座聞得云：合當某甲去，彼何人也？丈乃集眾云：下語出格者得。遂拈淨缾置地，設問云：不得喚作淨缾，喚作甚麼？首座云：不可喚作木[木*突]也。丈復問典座，師乃踢倒淨缾而去。丈笑云：首座輸却山子也。因命師往住山，後果安千眾。

上方益頌云：不顧山前有信旗，單刀一直入籌帷。長戈短戟都無用，奪得將軍金印歸。　照覺總云：定奪英雄是淨缾，毫氂分處更無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佛迹昱云：正令全提作者知，淨缾拈起定狐疑。須知大智無私鑑，解道溈山却屬伊。　兜率悅云：淨缾踢處有來由，自是行人不到頭。頌信春風生大野，不風流處也風流。　智海清云：百丈堂前定大溈，金毛獅子振全威。淨缾踢倒還元化，千里淳風動地歸。　通照逢云：大用還應作者知，當場一踢絕狐疑。堪嗟不紹家園者，只向缾過定是非。

興化獎禪師一日謂克賓維那云：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云：我不入這保社。師云：你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云：總不與麼。師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設饌飯。次日，興化入堂，白槌

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饌飯一堂，仍須出院。賓後出世，住太行山，嗣興化。

雪竇顯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致，却須索取這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得？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　黃龍南云：克賓失錢遭罪，有理難伸。興化以剛決柔，未足光也。　雲峯悅云：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大溈喆云：興化令雖行，大似以勢欺人。克賓一朝輸機，爭柰千古聲光不墜。且道利害在甚處？若不沙場經久戰，揭天犪鼓喪紅塵。　雲居舜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柰興化令行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總是而今泛泛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

照覺總頌云：克賓法戰挫英雄，興化嚴行振祖風，棒下直明無生忍，莫教知解入塵籠。　直淨文云：丈夫當斷不解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目開，棒了罰錢趁出院。　佛國白云：主中主問賓中賓，賓主分明到底親，有理罰錢無說處，太行山下淚沾巾。　佛心才云：克賓興化令雙行，白髮通心透頂生，穿過衲僧青白眼，儘教天下競頭爭。

玄則監院在法眼會下，並不入室。忽一日，眼問：汝在此初不見來問話，曾參甚人？有何見處？師云：某甲曾參見青峯和尚來。眼云：有甚言句？師云：某甲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峯云：丙丁童子來求火。眼云：好語！汝作麼生會？師云：丙丁屬火，將火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云：與麼會又爭得？師當時不肯，遂起發去。眼問侍者：則監院在甚處？者云：已起去也。眼云：此僧若過江去，救伊不得也。師至中途，再返求懺悔，問云：玄則只與麼，和尚尊意如何？眼云：汝但問。師便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師大悟於言下。後出世金陵報恩，為法眼之嗣。

白雲端頌云：末上一回秤八兩，又秤恰重半斤來。定盤星在誰人手，爭著絲毫可恠哉。　照覺總云：丙丁求火已躬明，法眼青峯古路行。行到水窮知盡處，坐看雲起見平生。　佛燈珣云：問處分明答處親，青峯八字打開門。頭頭盡是吾家物，何必臨岐更問津。　大洪遂云：丙丁求火問青峰，叵耐韓獹逐塊蹤。賴得清凉重點破，一聲雷震化為龍。

侍者

南陽忠國師一日三喚侍者，侍者三應諾。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

雪竇顯云：國師三喚侍者，點即不到；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瞞雪竇不得。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辜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師云：元來不會。又云：作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粉骨碎身未報得。師云：無端，無端。復舉：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投子云：抑逼人作麼？師云：垜根漢。僧問興化，化云：一盲引眾盲。師云：端的瞎。僧問玄沙，沙云：侍者却會。師云：停囚長智。僧問趙州，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師便喝。僧問雪竇，雪竇便打，也要諸方檢點。　玄覺徵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與麼應？師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此見得去，便識玄沙。　翠巖芝云：國師與侍者總欠會在，如今怎生會？

黃龍南頌云：國師三喚侍者，打草只要蛇驚。誰知澗底青松，下有千年茯苓。　雪竇顯云：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人莫問，任從天下競頭爭。　翠巖真云：侍者何曾喚不回，國師乾地起風雷。當時若也相逢著，九轉還丹化作灰。　智海清云：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度應諾。若言負汝負吾，真箇可知禮也。　高庵悟云：寶劒連飛急，透頂便通神。有時輕按處，

驚動五湖賓。　祖印明云：國師年老太多圖，截鶴由來在續鳧。彼此無瘡安樂甚，何勞傷損好皮膚。

忠國師因丹霞來訪，值師睡次，乃問侍者耽源云：國師在不？者云：在即在，祇是不見客。霞云：太深遠生。者云：莫道上座佛眼也覷不見。霞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師睡起，侍者舉似師，師乃打侍者二十棒趁出。丹霞聞之，乃云：不謬為南陽國師。

南堂靜云：丹霞不會作客，勞煩主人；侍者不會作主，漏泄天機。國師行閫外威權，知音者少，且道山僧又作麼生？良久，云：如今四海明如鏡，不用和煙帶雨來。　應庵華云：侍者喫棒出院，蓋千載一時，然歸宗豈免眼熱？丹霞故雖好手，爭柰落在國師網子裏？諸人還辨得麼？苟或未然，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佛燈珣頌云：一人把拖逆風頭，一箇張帆順水流。興發幾回乘好月，飄然不覺過滄洲。　佛鑑懃云：老倒南陽不識睃，丹霞得便每相過。一朝龍鳳親生子，四海人傳家不和。　石門易云：風靜波澄月映空，途中人借問山翁。只知回顧幽林下，不覺東巖雲霧籠。　雲巖因云：國師養子之緣，丹霞口甜心苦。侍者當時放過，二十山藤輕恕。　枯木成云：戶底門頭也要人，暫時不在便因循。家風已被傍人見，賊過張弓枉用神。

趙州諗禪師因侍者報云：大王來也。師云：萬福，大王！者云：未到在。師云：又道來也。侍者罔措。

黃龍南云：頭頭漏泄，罕遇僊陁。侍者只解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　白雲端云：侍者雖然罔措，爭柰王令已行。王令已行，則海晏河清。且道海晏河清一句作麼生道？乃云：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

佛性泰頌云：應用從來不覆藏，當機何得味真常。只知報道王來也，不覺渾身在帝鄉。　南巖勝云：許由臨岸洗耳，巢父不飲牛水。侍者親入帝鄉，趙州只在草裏。

鳥窠道林禪師因侍者會通，一日作辭，師乃問：汝今何往？云：某甲為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云：若是佛法，老僧此間亦有少許。云：如何是和尚此間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一吹，侍者大悟，更不復他遊。

大溈秀云：可惜這僧認他口頭聲色以當平生，殊不知自己光明蓋天蓋地。

汾陽昭頌云：侍者初心學勝緣，辭師擬欲去參禪。鳥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　真淨文云：鳥窠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王因好劒，合國人帶刀。　雲居祐云：無風市市起波痕，碧髻羅紋正眼觀。恰值黃河三凍鎖，那羅延窟見龍蟠。　佛眼遠云：欲求佛法往南方，老大宗師為舉揚。山花滿地雖狼籍，一陣風來一陣香。

洛浦安禪師久為臨濟侍者，濟常稱美云：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一日辭濟，濟問：甚麼處去？師云：南方去。濟以拄杖劃一劃云：過得這箇便去。師乃喝，濟便打，浦作禮。濟明日陞堂云：有一條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籧篨裏淹殺？

雲居祐頌云：執侍巾瓶二十年，搖頭擺尾出林泉。悠悠直往南方去，籧篨淹來得穩眠。

法屬

黃檗運禪師一日辭百丈云：欲禮拜馬祖去。丈云：馬祖已遷化也。師云：未審馬祖有甚奇特言句？乞師不吝。丈遂舉再參馬祖因緣，

乃云：我當時被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師不覺縮頭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祖麼？師云：不然。今因和尚得見馬祖大機大用，要且不識馬祖，若承嗣馬祖，恐已後喪我兒孫。丈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

溈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豎拂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云：此是顯大機之用。溈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溈云：如是，如是。

佛眼遠頌云：家肥生孝子，國覇有謀臣，拳頭劈口槌，未到無兒孫。

百丈政禪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泉云：有。師云：作麼生是？泉云：不是心，不是佛。師云：恁麼即說似人了也。泉云：某甲即與麼。師云：師伯作麼生？泉云：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師云：某甲不會，請師伯說。泉云：我太煞與汝說了。(傳燈作嗣，百丈海呼南泉為師伯，今依之。)

大溈喆云：百丈只知瞻前，不知顧後。當時待伊道：某甲不會。但云：老僧亦不會。百丈若下得此一轉語，非唯與南泉為宗匠，亦乃與天下人為宗匠。　雪竇顯頌云：祖佛從來不為人，衲僧今古競頭走。明鏡當臺列象殊，一一面南看北斗。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口。　長靈卓云：不會誰不會？相逢且喫茶。不尋雲水路，爭到野僧家？　白雲端云：涅槃老子順風吹，囉哩哩囉爭得知？隔嶺幾多人錯聽，一時喚作鷓鴣詞。　徑山杲云：傾腹傾心說向君，不知何故尚沈吟？而今便好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

法眼益禪師出世後，長慶會下有子昭首座，平昔與師商確古今，心中憤憤。一日領眾到，責問於師，師舉眾出迎，特加禮待，主賓位上各掛拂子。茶罷，昭變色問云：長老開堂的嗣何人？師云：地藏。昭云：何太辜長慶先師？某甲同在座下商確古今，曾無間隔，因何却嗣地藏？師云：某不會長慶一則因緣。昭云：何不問來？師云：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作麼生？昭竪起拂子，師叱云：首座！此是當年學得底，別作麼生？昭無對，師云：只如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昭云：不撥。師云：兩箇參隨連聲救。云：撥萬象。師云：萬象之中獨露身鄴？昭等懨懨而退，師指住云：首座！殺父殺母猶通懺悔，謗大般若誠難懺悔。昭竟不能對，於是參師發明己見，更不開堂。

天童覺頌云：離念見佛，破塵出經，現成家法，誰立門庭？月逐舟行江練淨，春隨草上燒痕青。撥不撥，聽叮嚀，三徑就荒歸便得，舊時松菊尚芳馨。

海會舉禪師到琅琊，琊問：上座近離甚麼處？師云：浙江。云：船來？陸來？師云：船來。云：船在甚處？師云：步下。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便下去。琅琊乃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云：舉上座。琊云：莫是舉師叔麼？當時先師教我尋見伊。遂親下堂問上座：莫便是舉師叔？莫恠某甲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甚時到汾州？琊云：恁時。師云：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海？琅琊乃作禮。

海印信頌云：漁翁蕭灑任東西，蘆管橫吹和不齊。夜靜月明魚不食，扁舟臥入武陵溪。　鼓山珪云：官路無人獨自行，兩家公驗甚分明。路傍偷販私鹽客，草裏蹲身過一生。　徑山杲云：奪得驪珠即便回，小根魔子盡疑猜。拈來拋向洪波裏，撒手大家歸去來。

浮山遠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八十翁翁輥繡毬。云：恁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云：李陵元是漢朝臣。

投子青，拈云：水深魚穩，葉落巢疎。復頌：月裏無根草，山前枯木花，鴈回沙塞後，砧杵落誰家？

投子青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云：如何是相付底事？師云：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云：恁麼則入水見長人。師云：祇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隨後以拂子敲禪牀。

丹霞淳頌云：珊瑚枝上玉花開，風遞清香遍九垓。勿謂乾坤成委曲，韶陽曾見睦州來。

楊岐會禪師在筠州，九峰受楊岐請，陞堂下座。時九峯勤禪師把住，師云：今日喜得箇同參。師云：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云：九峯牽犁，楊岐拽杷。師云：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托開云：將謂同參，元來不是。

保寧勇代擬議處，云：臨行之際，更莫忉忉。便掌。　上方益頌云：一拽杷，二牽犁，平田淺地且相隨。恰到飢時無草料，放開頭角便東西。老楊岐，老楊岐，盡道從來解弄蹄。

天寧楷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金鳳夜棲無影樹，峯巒纔露海雲遮。

丹霞淳頌云：等閑應問豈安排，一句全提隱顯該。薄霧依依籠古徑，孤峯終不露崔嵬。

尼女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而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言：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子三帀，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從地涌出，作禮佛前。佛敕出此女定，罔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一本小異)

翠巖芝云：僧投寺裡宿，賊打不防家。　五雲云：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祇如教意，怎生體解？　夾山齡云：這公案無不委知，文殊為甚出不得？罔明為甚出得？諸人儻具奔流度刃底眼，非但見這一隊漢敗闕，乃至河沙佛祖出來，也被作家覷破。其或青黃不辨，邪正不分，祇管去覓女子出定。玄沙道底　天童覺云：若定若動，當人變弄。鴻毛輕而不輕，太山重而非重。還知老瞿曇鼻孔在我手裡麼？

天衣懷頌云：文殊托上梵天，罔明輕輕彈指。女子黃面瞿曇，看他一倒一起。　雲蓋智云：獨坐靈山誰得知？罔明出定破群迷。如今四海皆通達，信道無心總不疑。　寶峯照云：拂拭瑤琴月下彈，調高雪曲和還難。五侯費盡平生志，從此詩書懶更看。　圓覺演云：二菩薩出定，笑殺老禪和。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白楊順云：文殊出不得，罔明却出得。叵耐這冤家，冷地裏作賊。

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陁林，一女指屍謂諸姊云：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中有一姊云：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云：唯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云：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云：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

得。女云：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悉皆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佛惠泉頌云：寒林裏，忽逢伊，帝釋行檀恨已遲。三物索來何處有，却令諸姊皺雙眉。憍尸迦，知不知，更獻天花三兩枝。　佛燈珣云：帝子遊春不逐歌，相邀諸姊入屍陁。死人堆裏出身路，撥動煙塵見也麼。剁利漢，不消多，回頭踏著自家底，洞雲深處舊煙蘿。　龍牙才云：屍在此兮人何在，疾雷破山風振海。雲飛雨散相見時，髑髏眼睛放光彩。

舍利弗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我當問之。纔近便問：甚麼處去？女云：如舍利弗與麼去。弗云：我纔入城，爾當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與麼去？女云：諸佛弟子中當往何所？弗云：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云：諸佛弟子既依涅槃而住，我如舍利弗與麼去。

大溈喆云：一人入城，一人出城，何言如舍利弗與麼去？若人知得舍利弗、月上女二人去處，十二時中動轉施為，無非住諸佛大涅槃；若也未知，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清凉和云：一出一入，何云同去？會麼？拈起拄杖云：舍利弗、月上女盡在山僧拄杖頭上。若也會得，去路無差；其或不然，一任出入。　圓悟勤頌云：本來正體徹根源，出入同途只此門。已住如來大解脫，掌中至寶耀乾坤。　佛慧泉云：淡籠煙，深鎖霧，鶖子寧知此條路？直饒撞入涅槃門，未免隨他與麼去。月上女，實堪悲，愛將青黛畫蛾眉。　佛燈珣云：涅槃一路同來往，寸步寧虧達本鄉？鶖子黠兒輕借便，猶如痘子喫生姜。月上女，太無良，不塗紅粉自風光。金鎖玄關留不住，百尺竿頭信脚行。

文殊大士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為義？女云：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云：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

緣未曾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義。殊云：死以何為義？女云：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殊云：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曾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

佛性泰頌云：生無所生，死無所死。風動塵飛，波澄浪止。和合離散，隨緣發現。滿月彎弓，雙雕一箭。　南堂靜云：生以不生生為生，指天指地四方行。死以不死死為死，雙林樹下亦如此。生不生，死不死，四十九年無一字。掣斷金鎖天麒麟，突出金毛獅子子。

菴婆提女問文殊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文殊云：其力未充。(教中名言小異大同)

後進山主問修：山主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為甚麼被生死之所流？修云：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得麼？進云：汝向後自悟去在。修云：某甲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如何？進云：這箇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乃禮謝。

正覺逸頌云：進老分明到五臺，修師真箇入閩來。維那院主門相對，說著令人兩眼開。

趙州諗禪師因五臺山下有一婆子接待，凡有僧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云：待我去為勘過這婆子。明日，師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對。師歸，乃陞堂為眾云：臺山婆子，我為勘破了也。

玄覺云：前來僧也與麼問答，後來趙州也與麼問答。且道甚處是勘破處？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　琅琊覺云：大小趙州去這婆子手裡喪身失命。雖然如是，錯會者多。　大溈

喆云：天下衲僧只知問路老婆，要且不知脚下泥深。若非趙州老人，爭顯汗馬功高？禾山方云：一人從苗辨地，一人臨崖不悚。諸人要識趙州麼？良久，云：鬧市裏虎。

慈明圓頌云：趙州勘破婆子，葉落便合知秋。天下幾多禪客，五湖四海悠悠。　黃龍南云：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　淨照臻云：趙州勘破老婆禪，語默分明在目前。近日五湖參學者，剛於岐路走如煙。　少林通云：趙州勘破語難過，無限平人走似梭。日暮臺山空寂寂，至今猶未絕譫訛。　雲蓋昌云：臺山路上老婆禪，驀直教人好進前。賴得趙州親勘破，從茲四海路平然。

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云：偷趙州笋去。師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子便與師一掌，師休去。

雪竇顯云：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　五祖演云：趙州休去。不知眾中作麼生商量？白雲：也要露箇消息，貴要眾人共知。婆子雖行正令，一生不了；趙州被打兩掌，齩斷牙關。婆子可謂去路一身輕似葉，趙州高名千古重如山。

野軒遵頌云：趙州笋，被婆偷，遭摑如何肯便休？合出手時須出手，得抽頭處且抽頭。　海印信云：彎弓直勢射難當，陷虎之機理最長，雖是貪他一粒米，誰知失却半年糧？　地藏恩云：趙州老，捉箇賊，當面勘渠，返遭一摑。賊不成，罪歸己，天下衲僧知幾幾？　無盡居士云：趙州挨拶老婆時，迦葉難陀盡皺眉，却被老婆揮一掌，從來多事落便宜。　佛鑑懃云：從來柔弱勝剛強，捉賊分明已見贓，當下被他揮一掌，猶如痙子喫生姜。

巖頭灥禪師因沙汰後，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牌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云：阿誰？或云：要過那邊。師乃舞棹迎之。

一日，因一婆子拘一孩兒來，乃問：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以橈便打，婆子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琅琊覺云：欺敵者亡。　大溈智云：巖頭業在其中，只得通身泥水。婆子雖有丈夫手段，也是家醜外揚。

大溈喆頌云：親兒棄了更無親，撒手歸家罷問津。呈橈舞棹波中客，休向江頭覓渡人。　上方益云：舞棹呈橈古渡頭，婆婆相見問來由。何人[拚-ム+去]得親生子，拋向江心更不收。　月庵果云：千尺絲綸世可猜，鈎頭多是得黃能。自從釣得錦鱗後，洗盡渠儂滿面埃。

保福展禪師與甘長老相看鄭十三娘，纔坐定，師乃問：承聞十三娘子參見溈山，是不？云：是。師云：溈山遷化向甚麼處去？娘起身偏牀而立。甘云：閑時說禪，口似懸河，何不道取？娘云：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麼？甘云：不鼓這兩片皮又作麼生？娘云：合取狗口。

南堂靜頌云：溈山遷化絕音容，趯起眉毛何處去？十三娘子側身時，放出金毛獅子子。

行童

五祖大師初在蘄州西山栽松，遇四祖告云：吾欲傳法與汝，汝已年邁，汝若再來，吾尚遲汝。師諾，遂往周氏家女托生。因拋濁港中，神物護持，至七歲為童子。四祖出山，路次逢之，見其骨相奇秀，異乎常童，乃問云：子何姓耶？師云：姓即有，非常性。祖云：是何姓？師云：佛性。祖云：汝無姓耶？師云：性空故。祖默識之，攜歸出家。後付衣法，居黃梅東山。

天童覺頌云：黃梅果熟，白藕花開，問唯佛性，體異凡胎。衣傳南嶺人將去，松老西山我再來，兩借皮囊成底事？一壺風月湛無埃。　草堂清云：無父無兄絕是非，江心誰辨逆流時？西山得法東山隱，此事只教能者知。　佛國白云：垂垂白髮下青山，七載歸來換舊顏，人却少年松已老，是非從此落人間。　無為子云：栽松何老？傳衣何少？前身後身，一夢兩覺。白藕花開峯頂頭，明月千年冷相照。

禪林類聚卷第九

人境　心眼　肢體　真像

人境

臨濟玄禪師示眾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繩床扭住云：道！道！僧無語，師打一掌，拓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

雪峯存云：臨濟大似白拈賊。　雪竇顯云：夫善竊者，神鬼莫知。既被雪峯覷破，臨濟不是好手。復召大眾云：雪竇今日換你諸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歸寮舍自摸[打- 丁+索]看。　琅琊覺云：臨濟可謂水凌上度過九鞠，劒刃上拾得全身。

白雲端。頌云：春風浩浩烘天地，是處山藏煙霞裏。無位真人不可尋，落花又見隨流水。　保寧勇云：播土揚塵沒處藏，面門出入太狼當。撒屎撒尿渾閑事，浩浩誰分臭與香。　佛印元云：卞璧無瑕奪日輝，秦王雖愛不輸機。可憐又入相如手，一陣清風滿路歸。　通照逢云：無位真人臨濟道，勸君不用更尋討。鳥道無功遊者稀，百尺竿頭要親到。　佛心才云：聲色不干眼耳，天地本自同根。巖下忽逢啼鳥，翻身又到松門。

臨濟小參，云：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便出。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并汾已信，獨處一方。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

克符復頌云：奪人不奪境，緣自是諸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直饒玄會得，恰似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劒，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打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不異，問答理俱全。蹋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

大同濟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云：共住不相識。云：恁麼則禮拜去也。師云：暗寫愁腸寄阿誰？

保寧勇頌云：共住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縱饒紹續家門者，半是貧寒乞養兒。

趙州諗禪師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雪竇顯頌云：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古佛尚言曾未到，不知誰解撒塵沙。　白雲端云：死去活來牙尚露，投明須到己先行。誰家別舘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長靈卓云：虛空產出鐵牛兒，頭角分明也大奇。踏破澄潭深處月，夜闌牽向雪中歸。　佛印元云：大死底人同活人，三千豪俠又隨塵。李陵本是收番將，却作降番上將身。　徑山杲云：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趙州，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云：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

大溈行頌云：滿滿彎弓射不著，長長揮劒斫無痕，堪笑日月不到處，箇中別是一乾坤。

夾山會禪師。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云：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

法眼云：我二十年來只作境話會却。　浮山遠云：直饒不作境話會，亦未會在。何故？犀因翫月通於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琅琊覺云：且道如今怎生會？良久，云：上士遊山水，中人坐竹林。

投子青頌云：月皎青松鶴夢長，碧霄丹桂掛羚羊。巖高壁仞千峯雪，石笋生條半夜霜。　寶峯祥云：古鏡重磨又一新，一回出匣一驚人。石頭城下風雷吼，老老禪翁把要津。　丹霞淳云：蚌含明月珠生腹，龍擁深雲雨灑空。莫向平田翻巨浪，直須點點盡朝東。　徑山杲云：境話會來猶未是，却問而今作麼生？清凉元來鼻頭直，夾山依舊兩眉橫。

雲門偃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云：一榼在手。

大中德頌云：手中一榼絕痕瑕，道聽途傳轉見賒，作者至今拈不起，依前獨自挈歸家。

鳳翔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即青林也)，值山示眾云：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那箇是其人？師出眾云：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云：闍梨分上又作麼生？師云：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云：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云：幻人相逢，撫掌呵呵。

丹霞淳頌云：水底泥牛耕白月，雲中木馬驟清風。胡僧懶捧西乾鉢，半夜乘舟過海東。

靈峯顯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向上人？師云：白雲覆青山。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涤沼徒長藁。

投子青頌云：雪嶠層層翠鎖深，風生寒岫結重雲。夜來丹鳳冲霄漢，聽曉樵人逐鴈群。

心眼

十祖脇尊者，因十一祖作童子時來，祖乃問：爾從何來？云：我心非往。祖云：爾住何所？云：我心非止。祖云：子不定耶？云：諸佛亦然。祖云：爾非諸佛。云：諸佛亦非。

翠巖芝云：祖師與童子一問一答，總欠會在，如今作麼生會？

南堂靜頌云：諸佛亦非，國泰家肥，出窟獅子，報曉金雞。

馬祖一禪師示眾云：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自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僧問：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師云：為止小兒啼。云：啼止後如何？師云：非心非佛。云：除此後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

翠巖真頌云：百萬雄兵出，將軍獵渭城。不閑弓矢力，斜漢月初生。　圓悟勤云：無鬚鎖子，八面玲瓏。不撥自轉，南北西東。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佛國白云：心心即佛佛心心，佛佛心心即佛心。心佛悟來無一物，將軍止渴望梅林。　佛鑑懃云：美如西子離金閣，嬌似楊妃倚玉樓。猶把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長靈卓云：風勁葉頻落，山高日易沈。坐中人不見，牕外白雲深。　黃龍震云：敲之即響，聽則無聲。嚴冬汗濕，酷熱冰清。試問道途來往客，長安此去幾多程？

槃山積禪師示眾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

雪竇顯頌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水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佛性泰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山容雨過，松韻風吟。橫眠倒臥無餘事，一任莓苔滿地侵。　佛鑑懃云：青青入座當軒竹，黯黯遮門對面山。更有一般堪羨處，夜深流水響潺潺。

麻谷徹禪師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濟云：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師拽濟下禪牀却坐，濟遂起云：不審。師擬議，濟便喝，拽師下禪床却坐，師便出去。

達觀頴云：諸德！此二尊宿如此，且道怎生今時人總道照？用照甚麼椀？一切人只解自騎馬去捉賊，自持刀去殺賊，此二人便能奪賊馬捉賊，奪賊刀殺賊。雖然如是，臨濟雖是得便宜，却是落便宜。　保寧勇頌云：多年塞上只聞名，今日陣前親見面，疋馬單槍戰數場，好是見機開一箭。　海印信云：大悲正眼問來端，互換之機子細看，會得不得亦顢頇，也似黏魚上竹竿。　覺海元云：正眼英雄逢正眼，勝劣短長徒用揀，那吒現出本來身，且非父母能生產。　普融平云：相逢狹路轉身難，一陣交鋒瞬息間，旗號縱橫渾莫辨，試問何人得勝還？

龐蘊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進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乃作禮，祖歸方丈，士隨後入，云：弄巧成拙。

雲峯悅云：且道賓家弄巧成拙，主家弄巧成拙，還有人揀得出麼？若揀得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若揀不出，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琅琊覺云：一夜作竊，不覺天曉。

保寧勇頌云：浩浩擎山頂嶽來，撐天拄地勢崔嵬。從教弄巧翻成拙，撒手前行更不回。　佛眼遠云：與子偕行今日路，與君共看

本來人。同名同姓同形段，無死無生無色塵。　佛鑑勤云：馬師素有拏雲手，龐老猶伸掣電機。上苑鶯鶯相對語，朱樓鷰鷰一雙飛。

雲巖晟禪師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吾云：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相似。師云：我會也。吾云：汝作麼生會？師云：徧身是手眼。吾云：道也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師云：某甲只恁麼，師兄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

雪竇顯頌云：徧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崩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土*(垦- 士+山)]兮忽生，那箇毫氂兮未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棒頭手眼從何起。喝，佛心才云：演若怖回鏡裏首，那吒還復舊時身。不知千眼從何起，便道全軀在剎塵。　大洪預云：弟應兄呼豈偶然，嬉遊時在舊山前。通身手眼如何會，拾得寒山笑揭天。　天寧璉云：通身是手眼，徧界不曾藏。背摸床頭枕，翻身嫌夜長。

趙州諗禪師問僧：甚處來？云：雪峯來。師云：雪峯近日有何言句？僧云：雪峯示眾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甚處屙？師云：上座若回雪峰，我寄箇鍬子去與他。

保福展云：南有雪峯，北有趙州。　琅琊覺云：眾中有云：寄鍬子去，埋却趙州。若道寄鉢盂去，便道盛粥飯用。狂解益見，作麼商量？不是僧繇手，謾說學丹青。　雪竇顯云：這僧既不從雪峯來，可惜趙州鍬子。

正覺逸頌云：南望雪峰猶萬里，北遊未踏趙州關。賺他一隻破鍬子，二百餘年去不還。　佛慧泉云：石橋一路滑如苔，閩嶺風高凍不開。相見盡言遊歷去，幾人曾到雪峯來。　鼓山珪云：大地是眼何處屙，天下不柰雪老何。趙州寄箇鍬子去，方得此話圓堉

堉。　徑山杲云：途路波吒數十州，傳言送語當風流。不知脚下泥生刺，踏著錐人脚指頭。

保壽第二世禪師開堂日，三聖和尚乃推出一僧，師便打。聖云：恁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便歸方丈。

雪竇顯云：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這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掀倒禪牀，直饒保壽全機，也較三千里。　雲峯悅云：臨濟一宗，掃地而盡，因甚麼却到這裏？驀拈拄杖云：甚麼處去也？　溈山秀云：保壽為將，因何三聖却作中軍？可惜鎮州一城人眼，至今未辨東西。然清議之排，必有竊吹之處，當時連三聖趁出，必然救得鎮州一城人眼。　五祖戒別保壽云：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　琅琊覺云：不是三聖，爭到今日？然雖如是，錯會者多。　大溈喆云：保壽大似寰中天子勑正行，三聖塞外將軍令正舉。還有不惜性命者麼？出來與老僧相見，要斷不平之事。良久云：橫按鏌鋣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黃龍南頌云：寶華王座始登時，三聖推僧決眾疑。棒下分明無老少，天下盲人幾箇知？　佛國白云：臨濟家風兩獻酬，推僧棒瞎見宗猷。若非保壽全機眼，更有誰明此話頭？　保寧勇云：黑白未分著著奇，任他閑漢畔頭窺。不知除却神僊手，更有何人敵得伊？　徑山杲云：提起須彌第一槌，電光石火太遲遲。象王行處狐蹤絕，獅子咆哮百獸危。

雲門偃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普。

黃龍心云：更道箇瞎，且圖兩得相見。

洞山聰頌云：普之一字豈尋常？擡手須看掣電光，擬議思量生會解，堪嗟剜肉作身瘡。　大愚芝云：說佛說法廣鋪舒，矢上加尖也太愚，明眼衲僧傍覷見，一條拄杖兩人舁。　白雲端云：頂上

有來真箇瞎，輝天輝地不同時，大悲手裡休擎出，獨自夜行誰得知？　正覺逸云：普之一字天然別，著眼看時如電掣，宇宙茫茫無處尋，秤槌踏著硬如鐵。　圓通僊云：應機無出老韶陽，法眼咨詢普字當，機會若非獅子子，一場閑夢過瀟湘。

天童啟禪師。僧問：如何是應用無虧底眼？師云：恰如瞎一般。

丹霞淳頌云：盲聾瘖瘂迥天真，眼似眉毛道始隣。昨夜東君潛布令，黃鶯啼處綠楊春。

護國澄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心？師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丹霞淳頌云：三脚靈龜荒徑走，一枝瑞草亂峯垂。崑崗含玉山先潤，凉兔懷胎月未知。

肢體

達磨大師將返西天，謂門人云：時將至矣，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云：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云：汝得吾皮。尼總持云：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云：汝得吾肉。道育云：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云：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云：汝得吾髓。於是傳法付衣。

明安云：且道更有一人出來得箇甚麼？乃云：不得，不得。又云：意況不到。　翠巖芝云：二祖被他當面塗糊，莫道髓皮也不曾摸著，因甚却紹祖位？　天衣懷云：祖師與麼說話，無計較中翻成計較，無塗轍中却成塗轍。若教伊踏著德山、臨濟門下，免見九年冷坐，被人喚作壁觀胡僧。直饒如是，也未免殃及兒孫。　五祖演云：當時若見他三人恁麼道，各人好與三十棒。只

如白雲今日也合喫二十九棒，留一棒與你諸人。其間若有知痛痒者，不辜負先聖，亦乃得見白雲；其或未知，堂裏喫粥喫飯，更須爛嚼，多見是渾圇吞却。

佛國白頌云：缺齒胡僧到大唐，却將皮髓強分張，九年懵懂空歸去，添得華人笑幾場。　保寧勇云：門前諸子列成行，各逞英雄越羈王，如何獨有無言者？坐斷毗盧不可當。　正覺逸云：少林真嗣擇全才，諸子紛紛點額回，衣法莫言容易得，曾憑三拜作良媒。　地藏恩云：當門齒缺真堪笑，面壁無言坐九年，皮髓些些分俵了，依前懵懂返西天。　枯木成云：四維上下絕遮欄，涌出水壺印碧天，無孔笛中藏六律，一聲驚起釣魚船。

南泉願禪師示眾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時有一僧出眾云：某甲買。師云：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語。

趙州云：明年與和尚作一領布衫。　臥龍球代云：和尚屬某甲。　澄源代云：是何道理？　雪竇顯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輸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酬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別處容和尚不得。　佛鑑懃云：遼天索價，著地相酬，也須是當行家始得。若非當行，價例不等，不成買賣。

泉大道頌云：貴賤非同價不常，箇中交道勿商量，趙州布衫應時用，一任閑人說短長。　野軒遵云：南泉鋪席大開張，差寶希珍壓市行，競買雖多酬價少，至今天下錯商量。　海印信云：賣身王老難為價，貴賤俱非不易酬，若使當時無退悔，喚來分付與園頭。　保寧勇云：王老哀哉不惜身，臨危將賣與何人？若無令子輕酬價，往往一年空過春。

南泉因僧來參，乃叉手而立，師云：大俗生！僧合掌，師云：大僧生！僧無語。

保寧勇代撒手，倒行出去。

佛眼遠頌云：南北東西無不利，令人深愛老南泉。眉毛廝繫如相似，鼻孔遼天不著穿。

南泉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趙州在僧堂前，見師便問：異即不問，如何是類？師以手托地，州以脚踏師倒地。州走入延壽堂叫：悔！悔！師令侍者問：悔甚麼？州云：悔。更不與兩踏。

保寧勇頌云：張公移住向深村，被賊潛身入後門。鍋子一時偷去後，更來敲枕翫兒孫。　佛日才云：父不慈，子不孝，作之在前，悔之在後。明眼衲僧，難緘其口。

溈山見仰山從外入，師以兩手握拳相交示之，仰便作女人拜。師云：如是，如是。

佛鑑懃云：須知道：解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溈山纔向針鋒上把定乾坤，仰山便向藕絲裏開張世界。且因甚如此？不見道：功多業就，水到渠成。　大溈智云：功已成，名亦遂，父父子子，有巴有鼻，千古之下，如金擲地。諸仁者還知麼？溈山搖頭，仰山擺尾，理合如斯，因事長智，周公制禮，如是如是。　塗毒策云：恁麼說話，豈不是奇特商量？殊不知溈山父子無繩自縛，去死十分。祇如溈山以手握拳，相交示之，何似塗毒轉箇拄杖子，自西邊拈過東邊？且道是同是別？箇裏不曾開活眼，知君泥水未嘗分。

慈受深頌云：佳人十八正嬌癡，一曲堂前舞柘枝。只有玉郎知雅態，更無人道柳如眉。

臨濟玄禪師因趙州遊方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恰遇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勢，州云：會即便會，啗啄作甚麼？師便歸方丈。州云：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為人下註脚。

玉泉璉云：二老相見，各有來由，明暗互換，強弱相持，檢點將來，大似賊偷賊物。要識他用處麼？一條拄杖兩人擎，好手手中呈好手。　松源岳云：半雨半晴，桃紅李白，點著便行，不勞啗啄。那箇是他錯下註脚處？試道看。

鼓山珪頌云：洗脚處更不安排，側聆時非是啗啄。趙州、臨濟二老人，相見何曾下註脚？　徑山杲云：一人眼似鼓槌，一人頭如木杓。兩箇老不識羞，至今無處安著。

長慶稜禪師。僧問：如何得不疑去？師展兩手。

投子青頌云：展手之時萬仞摧，枯河無水月無來。若疑別問龐居士，石女黃梅誰共陪？

魏府大覺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頭枕衡山，脚踏北嶽。

保寧勇頌云：主山之後案山前，下是地兮上是天。身手太長衫袴短，醉狂贏得樂豐年。

文殊禪師。師問：古人垂一足，意旨如何？師云：坐久成勞。

投子青頌云：馳書纔去返忽忽，一足垂酬繼後蹤。坐久成勞誰委悉？紅爐點雪自相通。

龍濟修山主同法眼、悟空三人到地藏阻雪，附爐次，藏問：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云：別。藏竪起兩指，師云：同。藏亦竪起兩指，便起去。師罔措，遂投誠入室。

禾山方云：這箇漢向火也不了，更只管說同說別，直饒見得歷歷分明，正在途中向禾山門下直須喫棒。何故？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白雲端頌云：地藏當鋒竪指頭，諸老至今猶未瞥。天迴地轉却等閑，千古萬古兩條鐵。　保寧勇云：商量同別有多般，潦倒何曾鼓舌端？今古不能提得去，一雙靈劒倚天寒。　佛印元云：山河大地兼同別，口中未有娘生舌。多知禪客強分疎，甕裏何曾走却鼈？

黃龍南禪師室中垂問學徒云：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人人有箇生緣處，那箇是上座生緣處？少有契其機者，天下號為黃龍三關。師復有偈示眾云：生緣斷處垂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為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

旻古佛頌云：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超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　照覺總云：佛手纔開古鑑明，森羅無得隱纖形。朝朝日自東邊出，多少行人問丙丁。驢脚伸時動地輪，大洋海底播紅塵。唯餘庭際青青栢，一度年來一度春。垂問生緣何處來，到家禪客絕纖埃。毗盧剎海周遊也，休說峨嵋與五臺。　佛眼遠云：佛手驢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饒恁麼知之，我儂亦未相許。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

五祖演禪師每見僧來，師乃展手問云：何故喚作手？

佛眼遠頌云：何故喚作手？衲僧難開口。擬議自顢頇，可憐太蒙斗。

黃龍心禪師在室中竪拳示僧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未審喚作甚麼？

雪巢一頌云：背觸人難會，憑君子細看。片雲纔出洞，遮却面前山。　道場琳云：赤體更無藏隱處，黃龍未語先分付。若將見解上門來，他家自有通霄路。

真像

南泉願禪師一日訪百丈，丈問：甚處來？師云：江西來。丈云：還將得馬大師真來麼？師云：只這是。丈云：背後底[妳-女+口]。師拂袖便出(或作訪忠國師)。

長慶稜云：大似不知。　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　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為當扶面前？扶背後？　五祖戒云：和尚於此路熟。　佛鑑懃云：一雙孤鴈搏地高飛，兩隻鴛鴦池邊獨立。　塗毒策云：膠漆易辨，乳酪難分，雖然難弟難兄，其柰各行活路。只如百丈道：背後底[妳-女+口]？南泉拂袖便出，又作麼生？不因同渡風波惡，爭見船師手段高？

佛眼遠頌云：八面當風祇這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賣身王老師，不作賤兮不作貴。

槃山積禪師將順世，告眾云：有人邈得吾真不？眾或將所傳頂相呈似，皆不契。時普化云：某甲邈得。師云：何不呈似老僧？化遂打筋斗而出。師云：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

保福展云：普化掣顛不少，槃山醜拙更多。　雲居云：普化只知邈真，不覺露醜。

佛眼遠頌云：師真醜拙不堪呈，用盡身心笑殺人。波中莫覓絲頭意，白鼻崑崙賀新正。

洞山价禪師問雲巖云：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如何祇對？巖云：但向伊道：只這是。師良久，巖云：价闍梨承當這箇事，大須審細。師無語，巖便打。後因供養雲巖真，有僧問：先師道：只這是。莫便是不？師云：是。僧云：意旨如何？師云：當時幾錯會先師語。云：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長慶稜云：既知有，為甚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

天童覺頌云：爭解恁麼道，五更雞唱家林曉。爭肯恁麼道，千年鶴與雲松老。寶鑑澄明驗正偏，玉機轉側看兼到。門風大振兮規步綿綿，父子變通兮聲光浩浩。

九峯虔禪師。僧問：一筆丹青，為甚麼邈誌公真不得？師云：僧繇却許誌公。云：為甚麼却許誌公？師云：烏龜稽首須彌柱。

投子青頌云：荊山採玉卞人尋，至寶無瑕絕見因。鐵牛帶子踏滄海，撞月石龜長羽鱗。

文殊禪師。僧問：僧繇為甚麼邈誌公真不得？師云：非但僧繇，誌公亦邈不得。云：誌公為甚麼邈不得？師云：彩繪不將來。云：和尚還邈得也無？師云：我亦邈不得。云：和尚為甚麼邈不得？師云：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邈？

丹霞淳頌云：身光熾盛相巍巍，妙筆如何彩繪伊。休問僧繇吳道子，誌公他自不能知。

禪林類聚卷第十

禪林類聚卷第十一

住山(開堂附)　庵居　戒律(出家附)　禮拜　參學　省訪

住山(開堂附)

青原思禪師令石頭馳書往南嶽讓和尚處，乃云：回來與汝鈯斧子住山去。石頭到彼，未通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頭云：寧可永劫受沈淪，不求諸聖解脫。便回。師問：返何速乎？書達不？頭云：書亦不達，信亦不通。去時蒙許鈯斧子住山，即今便請。師垂一足，頭便禮拜，歸南嶽住山。

玄沙云：大小石頭被大慧靠倒，至今起不得。　翠巖芝云：思和尚垂足，石頭禮拜，要且不得他斧子。且道後來用箇甚麼？　黃龍南云：石頭雖善馳達，不辱宗風，其柰逞俊太過，不知落節。既是落節，回來因甚得斧子？　雪竇顯云：石頭洎擔板過却。又云：大小大惠不能據令。

保寧勇頌云：從來祖上作君王，子子孫孫代代昌。文武百僚俱不識，只應金殿有尊堂。　佛印元云：諸聖不求，己靈不重。一問太高，天驚地動。拂袖而回，音書肯開。後茲盤石上，更不過山來。　佛國白云：鈯斧持來便住山，斫開南嶽好峯巒。兒孫失利將何用？又被嘲噓笑魯般。　枯木成云：千里迢迢信不通，歸來何事太忽忽？白雲鎖斷巖前石，掛角羚羊不見蹤。

百丈海禪師。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

應庵華云：大小百丈答話不了。

雪竇顯頌云：祖域交馳天馬駒，化門舒卷不同途。電光石火存機變，堪笑人來捋虎鬚。　白雲端云：大機大用豈虛然，獨坐雄峯是有權。稍若錯傳王令者，腦門須喫棒三千。　投子青云：巍巍峭迥出雲霄，頂鎖氷寒勢外遙。坐觀四望煙籠處，一帶青山萬水朝。　保寧勇云：大雄峯頂獨巍巍，直下橫分八字眉。賴得縮頭知進退，未嘗容易敢相虧。　海印信云：雄峯獨坐鎮巍巍，四海謌謠滿路岐。任是通身鋒刃者，到來無不竪降旗。

投子同禪師。僧問：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師云：丫角女子白頭絲。

白雲端頌云：丫角女子白頭絲，猛燄堆中雪片飛。一等住山誰可擬？閑雲流水不同歸。　正覺逸云：山家世界別，塵世罕曾聞。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持贈君，還也奇，丫角女子白頭絲。

雲居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師云：居山好。僧禮拜，師云：你作麼生會？云：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之不動。師打云：辜負先聖，喪我兒孫。又問傍僧云：你作麼生？僧禮拜云：僧家畢竟眼不覩玄黃之色，耳不聽絲竹之聲。師云：辜負先聖，喪我兒孫。

黃龍南云：作麼生道得一句？不辜負先聖，喪我兒孫。若人道得，到此青山非道場；若道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投子青頌云：突兀嵯峨萬刃橫，四邊無路不通行。自古兩輪光不到，夜深王老入西岑。

庵居

南泉願禪師住庵時，一僧到，師乃云：某甲上山作務，請齋時作飯，自喫了，却送一分來。其僧齋辨，自喫了，却將家事一時打破，仍就牀臥。師伺久不來，遂歸，見僧臥，師亦去一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云：我往前住庵時，有箇剗利道者來，直至如今不見。

五祖戒云：也是貧兒思舊債。　翠巖芝云：兩箇漢前不至村，後不至店。

南堂靜頌云：吹毛劒利，逆水波清，丈夫志氣，不順人情。君征塞北，我伐西秦，千古萬古，共樂昇平。

趙州諗禪師因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師云：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云：有麼？有麼？主亦竪起拳頭，師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姜山愛云：趙州只見錐頭利。　雲居舜云：趙州當時甚生意氣。雖然如是，要且鼻孔在二庵主手裏。　上方益云：避得風雷，重遭霹靂。　月庵果云：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為甚麼肯一不肯一？若向這裏見得，釋迦不先，彌勒不後，坐斷要津，天長地久。苟或未然，月庵老人為諸人下箇註脚。良久，云：若不如是，爭知如是？

文殊道頌云：疋馬單槍戰祖關，死生只在剎那間。趙州最是難容漢，庵主當頭楔兩拳。　佛迹昱云：問答元來總一般，當頭一著莫瞞頇。將軍自有佳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佛性泰云：無星秤子兩頭平，提起應須見得明。若向箇中爭分兩，知渠錯認定盤星。　湛堂準云：趙州老漢，少喜多嗔。不會為客，勞煩主人。　佛心才云：虎步龍驤徧九垓，會從平地起風雷。等閑喚出庵中主，便見千江水逆流。

龍山禪師住庵洞山价禪師與密師伯行脚，見溪流菜葉，洞云：此中必有修行人。遂往尋見庵主。師問：此山無路，闍梨向甚麼處來？洞云：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云：我不曾雲水來。洞云：和尚住此庵多少時耶？師云：春秋不涉。云：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云：不知。云：為甚麼不知？師云：我不為人天來。洞又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長年不出戶。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青山覆白雲。云：賓主相去幾何？師云：長江水上波。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云：清風拂白月。洞又問：庵主見箇甚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復有頌云：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干。遂放火燒却，直入後庵。

保寧勇頌云：泥牛入海無消息，天上人間何處覓？謂言春去秋復來，步步乘騎得渠力。　南堂靜云：撥草瞻風海上遊，海山深處葉隨流。相將行到水窮處，果見庞眉老比丘。這比丘，冷啾啾，清風為線，明月為鈎，一合乾坤作釣舟。孤峯絕頂垂綸坐，不風流處也風流。

俱胝禪師初住庵時，有尼頂笠攜錫至，遶禪牀三帀，云：道得即住。師無語，自嘆云：我雖是丈夫，却無丈夫之作。欲棄庵徧參。是夜，土地報云：庵主不須雲遊，自有知識來為說法。次日，果天龍和尚至庵，師舉前話問之，龍竪一指，師忽然大悟，不復他遊。後凡有所問，唯竪一指頭。臨終，謂眾云：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乃竪一指而逝。

長慶代眾云：美食不中飽人喫。　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　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　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甚麼處？　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鹵莽，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撫掌，是他西園奇恠。　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

未？若悟，為甚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旨在甚麼處？汾陽昭頌云：天龍一指悟俱胝，當下無私物匪齊。萬互千差寧別說，直教今古勿針錐。　雪竇顯云：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盲龜。　佛國白云：問答機關豈易酬，無錢難作好風流。心中有事說不得，只得忙中竪指頭。　慧照預云：蓆簾蓬戶在門頭，誰謂村居院落幽。雨散雲收山嶽露，珊瑚枝上掛金鉤。　徑山杲云：俱胝一指頭，喫飯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雪峯存禪師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師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甚麼？僧亦云：是甚麼？師乃低頭歸庵。僧後到巖頭，頭問：甚麼處來？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峯麼？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云：他道甚麼？云：他無語，低頭歸庵。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頭云：何不早問？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聯燈小異)

大溈喆云：大小雪峯、巖頭，却被這僧勘破。　湛堂準云：大眾！雪峯是會末後句，不會末後句？若道會，巖頭又道：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道不會，因甚而今兒孫遍天遍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末後句，巖頭為劈頭說破，也未免有些諝訛。久參先德，一舉便知；後學初機，莫道不疑好。

雪竇頌云：末後句，為君說，明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　白雲端云：雪峯却入庵中後，路上無人見得伊。賴有故人千里在，同條生死不同時。　照覺總云：雪老別鼇山，卓庵閩中坐。一日見僧來，探頭道甚麼。末後句，少人和，却得巖頭重註破。同條生，同條死，末後句，莫錯舉。　天

童覺云：切瑳琢磨，變態諸訛。葛陂化龍之杖，陶家居蟄之梭。同條生兮有數，同條死兮無多。末後句，只這是，風舟載月浮秋水。

虎溪庵主因有僧問：庵主在這裏得多少年也？師云：祇見冬凋夏長，總不記得。云：大好不記得。師云：汝道得多少年也？云：冬凋夏長甓？師云：鬧市裏虎。

琅琊覺頌云：鬧市中心虎，能歌不能舞。命值木星君，不遇羅睺土。　草堂清云：虎溪老住庵，年深都不記。鬧市中心虎，四方如鼎沸。

洛浦安禪師遊歷罷，往夾山頂卓庵經年，夾山知，乃修書令僧馳到，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云：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山云：這僧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看書，斯人救不得。果三日後至，纔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夾山云：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乃問云：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閻梨，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閻梨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夾山便打，師因茲伏膺。

興化云：但知作佛，愁甚麼眾生。　雪竇顯云：這僧可悲可痛，鈍置他臨濟。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說甚麼無舌人不解語，坐具劈口摑。夾山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牕下安排。　五祖戒出洛浦語云：更說道理看。便出去。　大陽延代云：也要和尚證明。

投子青頌云：無伴石人夜入山，雪籠紅頂綠衣寒。喝開劫肇三峯頂，捧出金襴對日看。　枯木成云：喝下承當草已深，却來蘭浦訪知音。溪山雲月何嘗異，今古誰人鑑此心。　天童覺云：搖頭

擺尾赤梢鱗，徹底無依解轉身。截斷舌頭饒有術，拽回鼻孔妙通神。夜明簾外兮風月如晝，枯木巖前兮花卉長春。無舌人，無舌人，正令全提一句親。獨步寰中明了了，任從天下樂欣欣。

昔有二庵主住庵，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庵主云：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來？下云：在庵中造箇無縫塔。上云：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樣子。下云：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

法眼云：且道是借他樣不借他樣？

月庵果頌云：無縫塔子樣，兩手擡不起，被人借將去，至今尋未已。尋未已，天上人間知幾幾？

昔有一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恁麼時如何？庵主云：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歸，舉似婆，婆云：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佛燈珣云：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作略，二十年筵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洎乎巧盡拙出。雖然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或庵體頌云：不見人班見虎班，箄來莫願見人斑。虎斑見後通回避，唯有人斑近最難。

三角遇庵主，因荒亂，魁師入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云：僧家之寶，非君所宜。魁云：是何寶？師振聲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

洞山聰頌云：師將真寶濟兇人，豈謂行恩返害身。真寶與伊云不識，而今更是好訴貧。　正覺逸云：深山深處隨時荒，無價之珍不隱藏。纔遇兇人便分付，兇人少鑑返加傷。

懶瓚禪師遁居衡嶽之頂石室中，每歌云：世事悠悠，不如山丘。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諸侯？生死毋慮，吾復何憂？唐德宗聞其名，遣使者到其窟，宣言：天子有詔，詔尊者宜起謝恩。師方撥糞火，尋煨芋食之，寒涕垂垂未答。使者笑之，且勸拭涕。師云：我豈有閑工夫為俗人拭涕耶？使者竟不能致之。帝聞，倍加欽羨。

覺範洪頌云：糞火但破黃獨美，銀鈎那識紫泥新。尚無餘力收寒涕，那有工夫對俗人。

戒律(出家附)

中邑恩禪師因仰山至謝戒，師乃於禪牀上拍手云：嗚唧！嗚唧！仰從西過東、從東過西，復向中心立，然後謝戒。師云：甚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溪脫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甚麼人？仰云：接一宿覺。仰復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云：於馬大師處學得此三昧。(一本作章敬處學來，小異。)

琅琊覺云：愁人莫向愁人說。　翠巖芝云：看兩箇老和尚可殺漏逗，對面相謾。　溈山果云：若據二老見處，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松源岳云：二老漢正是癡人說夢。雖然，笑他者多，哂他者少。

汾陽昭頌云：鼓脣拍手口嗚唧，直引來人辨正邪，千萬往來都不薦，仰山纔見便同家。　慈受深云：仰山善問，中邑善應，覆去翻來，拍拍是令。　正覺逸云：曹溪脫印傳來錯，章敬師承受處麤，將謂胡鬚天下赤，元來更有赤鬚胡。

禮拜

南泉願禪師示眾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又云非心非佛。王老師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時趙州出，禮拜了去。續有僧問州云：上座禮拜了去，意作麼生？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遂問師：適來諗上座禮拜了去，意作麼生？師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徑山杲云：兩箇老漢雖善韜裏動指頭，殊不知傍觀者醜。又頌云：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故尚沈吟？而今便好猛提取，付與當場無事人。　佛眼遠云：祖佛場中不展戈，後人剛地起諍訛。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趙州諗禪師一日在佛殿上見文遠禮拜佛，師以拄杖打一下，遠云：禮佛也是好事。師云：好事不如無。

鼓山珪頌云：平生侍奉老師，全無些子氣息。佛法妙性天機，一字教他不得。　徑山杲云：文遠修行不落空，時時瞻禮紫金容。趙州拄杖雖然短，腦後圓光又一重。

道吾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下禪床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祇待。

投子青頌云：驪龍海臥瑞雲高，四望歸宗萬派朝。木人來問西宮事，回慧東園一顆桃。　疎山如云：草戶柴門謝子來，躬身下拜笑眉開。深深密密親分付，莫道寶山空手回。　枯木成云：回途已落今時路，不露鋒鋩豈得圓。撥動少林關棙子，誰知別是一壺天。

雪峯存禪師送南際長老出，乃作女人拜，際斂手應諾諾，師以手斫額便歸。

投子青頌云：送客隨家豐儉施，盡情為餞免生疑。却蒙慧重過相贈，斂手遙別向暮歸。

韶山普禪師因僧來禮拜了，叉手而立，師云：大林藏拙戶。僧又過一邊，師云：喪却棟梁材。

丹霞淳頌云：叉手須知已隔津，更重進步轉漂淪。頑銅若作黃金貨，祇可謾他無眼人。

參學

善財童子禮辭文殊，文殊指往南方勝樂國妙高山，參德雲比丘。及到彼山，東西南北，四維上下求覓。經于七日，乃見德雲比丘，却在別峯頂上，徐步經行。

南嶽讓禪師初往曹溪參六祖，祖問：甚處來？師云：嵩山來。祖云：甚麼物恁麼來？師云：說似一物即不中。祖云：還假修證不？師云：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可。祖云：只此不染污，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讖汝去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去在。

汾陽昭頌云：因師顧問自何來，報道嵩山意不回。修證不無不染污，撥雲見日便心開。　佛印元云：玉在池中蓮出水，污染不能絕方比。大家如是若承當，洞庭一夜秋風起。　保寧勇云：戴角披毛恁麼來，鐵圍山嶽盡衝開。閻浮踏殺人無數，驀鼻深穿拽不回。　佛國白云：嵩頂來來恁麼來，不中一物早塵埃。便歸南嶽磨甎鏡，照得追風馬子回。

青原思禪師初參六祖，問云：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云：汝曾作甚麼來？師云：聖諦亦不為。祖云：落何階級？師云：聖諦尚不為，落何階級？祖云：如是，如是，汝善護持。

松源岳云：是即是，總未有出身之路。靈隱門下莫有獨脫底麼？敲出鳳凰五色髓，撲碎驪龍頷下珠。

投子青頌云：無見頂露雲攢急，劫外靈枝不帶春，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　丹霞淳云：卓爾難將正眼窺，迥超今古類何齊？苔封古殿無人侍，月鎖蒼梧鳳不棲。　佛國白云：無階無級見無求，奪得曹溪第一籌，却向盧陵言米價，百行千市競相酬。　佛印元云：聖諦從來尚不為，更無階級可修持，至今盧大猶舂米，和穀和糠付與誰？

藥山儼禪師初參石頭，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云：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汝作麼生？師佇思，頭云：子因緣不在此，江西有馬大師，子往彼去，應為汝說。師遂至彼，準前請問，馬師云：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師於是有省，便作禮，馬師云：子見箇甚麼道理？師云：某甲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相似。馬師云：汝既如是，宜善護持。

法雲秀云：石頭好箇無孔鐵鎚，大似分付不著藥山，雖然過江西悟去，爭柰平地上喫交，有甚麼扶策處？具眼者試辨看。

松源岳頌云：坐斷千峯路，穿開碧落天。那容問端的，端的髑髏前。

汾州無業國師，凡有請問，但云：莫妄想。

西禪需頌云：王令威嚴誰敢擬？纖毫纔動鐵輪隨。時人只見錐頭利，幾人能見利頭錐？

趙州諗禪師因僧告辭，師問：甚處去？僧云：諸方學佛法去。師竪拂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云：與麼則不去也。師云：摘楊花，摘楊花。

天衣懷云：趙州非但走得這僧脚底皮穿，亦乃痾却這僧口口。若不痾，為甚麼逢人便舉？　五祖演於不得住處云：換却你心肝五臟。急走過處云：厮過留聲。錯舉處云：出門便錯。不去也處云：種粟却生荳。末後云：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天童覺云：沈空滯迹，犯手傷鋒，俱未是衲僧去就。直須莫入人行市，莫坐他床榻，正不立玄，偏不附物，方能把住放行，有自由分。

保寧勇頌云：堂堂好箇丈夫兒，剛被胡麻取次欺。若解奮拳張意氣，世間何處可容伊？　天童覺云：青山不異，白玉無瑕。茫茫流水，擾擾黃花。有佛處纖塵不立，無佛處萬別千差。長安路上未歸客，尋溪猶自摘楊花。　佛慧泉云：截斷三關過者稀，臨鋒誰解振全威？楊花摘處何人見？風送漫天似雪飛。　普融平云：三千里外兩重關，衲子紛紛過者難。回首石橋南北路，楊花風散雪漫漫。

龍潭信禪師在天皇三年，忽一日問云：某甲自到來，不蒙和尚指示心要。皇云：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師云：甚處是指示某甲心要處？皇云：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汝心要？師竚思，皇云：見即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悟，乃問云：如何保任？皇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白雲端頌云：脫白求師貴苦辛，擎茶問訊盡躬親。無端再敘三年事，笑殺堦頭賣餅人。

翠微覺禪師因龍牙問：自到和尚法席，每沐上堂，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師云：嫌箇甚麼？牙後至洞山，亦如是問。山云：爭恠得老僧？後有問法眼，眼云：祖師來也。

東禪齊云：此三人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阿那箇親？若無親疎，眼在甚麼處？　雪竇顯云：兩箇老漢被這僧穿却，唯有法眼與他同參。若是雪竇門，不喫棒了趁出。

椑樹省禪師問洞山：甚麼處來？山云：親近來。師云：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甚麼？後曹山聞舉，乃云：一子親得。

丹霞淳頌云：從來父子不相離，石女何勞更問伊。昨夜寒巖無影木，白雲深處露橫枝。

巖頭灥禪師初參德山，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便禮拜。洞山聞得，乃云：若不是灥公，也大難承當。師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雪竇顯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天下人口。當時纔禮拜，劈脊便棒，非唯勦絕洞山，亦乃把斷灥老。還會麼？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教忠光云：還知三大老落處麼？德山和身放倒，洞山帶水拖泥。若非巖頭具通方眼，爭顯功高汗馬？且作麼生是一手擡一手搦處？殺人刀，活人劒。　琅琊覺云：巖頭無人問著，不妨奇特，纔被洞山腦後一錐，直得瓦解冰消。

保寧勇頌云：平川走兔放蒼鷹，一搦便唔雙眼睛。毒手奪來人買去，柰何斤兩未分明。　法雲秀云：巖頭老漢，凡聖孰辨？半僧半俗，可貴可賤。三文取箇黑老婆，江邊相喚摝蝦蜆。　踈山如云：一喝驚天動地雷，海翻太華洞然開。巖頭膽喪魂飛也，謾道當時手搦擡。

雪峯存禪師首謁鹽官，自後三登投子、九上洞山，因緣不契。後參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云：道甚麼？師不會。至明日請益，山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因此有省。(一本小異)

巖頭聞，云：德山一條脊梁骨硬似鐵。雖然如是，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　保福問招慶：只如巖頭出世，有何言句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閣梨莫不識痛痒好？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閣梨是甚麼心行？　明招謙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　九僊清云：如今若有問光孝：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光孝也不下禪床，也不拈拄杖，也不劈脊打，只向他道：窮鬼子！不要杜少你一分不得。然雖如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保寧勇頌云：此疾懷來沒量時，尋醫求卜過多師。濃煎一服通神散，血汗霧流徹四肢。　雲巖因云：是法平等無高下，伊予有分必相亞。雖無一法輕與人，棒下龍蛇從變化。

鏡清怤禪師。僧問：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云：是甚麼源？云：其源。師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尋後侍者問：適來成褫伊不？師云：無。者云：不成褫伊不？師云：無。者云：和尚尊意如何？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雪竇顯於爭受方便處云：死水裏浸却，有甚用處？於末後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減鏡清威光，要與這僧相見，是甚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汝三十棒。　五祖戒云：與麼道也太險，雖然語險，爭柰用得這一點親。要會麼？莫恠鏡清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圓悟勤云：鏡清機如掣電，眼似流星，一切世界，悉皆成就。要且只解委曲，不解直截。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南堂靜云：大小鏡清，元來脚手小。今夜忽

有問：適來莫成褫伊麼？無。莫不成褫伊麼？無。未審尊意如何？一點水墨，帀地成金毛獅子。

保寧勇頌云：鏡水平湖碧湛然，茫茫曾未達其源。王維妙手堪圖畫，一點成龍兩處全。　正覺逸云：成龍兩處若為分，碧眼黃頭笑未聞。莫恠鏡清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雲溪恭云：手把空行未是難，難中難是問其源。其源未達奈何也，且看成龍點下分。

玄沙初謁雪峯，後欲徧歷諸方，參尋知識，攜囊出嶺，築著脚指頭，流血痛楚，忽然猛省云：是身非有，痛自何來？遂即回雪峯。雪峯問云：那箇是備頭陀？師云：終不敢誑於人。雪峰忽一日召云：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峯然之。

本覺一頌云：釣魚船上謝三郎，趯倒須彌返故鄉。應笑途中未歸客，伶俜旅泊向他鄉。　佛國白云：驀然趯破便知休，百越青山更不遊。從此七閩江上月，至今空落釣魚舟。

雲居禪師。僧問：全無學處，如何立身？師云：無立身處。僧云：佛事何勞？師云：不同興化。

投子青頌云：苔殿煙收紫氣旋，拱斑宸幄退堯年。鳳樓不宿桃源客，豈並金光矚漢天。

廣教志禪師。僧問：是甚麼物，學人不會？師云：生在冀州。

投子青頌云：禁幄重闈苔蘚深，金鈴不動侍無人。誰攜斑杖來相問，報說東園麥隴青。

雲門偃禪師到洞巖，巖問：作甚麼來？師云：親近來。巖云：亂走作甚麼？師云：暫時不在。巖云：知過即得。師云：和尚亂走作甚

麼？

鼓山晏國師示眾云：諸和尚盡道向諸方參學，未審參箇甚麼？學箇甚麼？還有參得者也無？有即出來對眾驗看。諸和尚為復參禪、參道、參佛、參法、參毗盧師、法身主、參佛向上事、涅槃後句？若實參此，得無大妄，喚作望上心不息，與諸和尚了無交涉。

風穴沼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須彌南畔齊打鼓，賀蘭山上築皮毬。

投子青頌云：親切曾伸問老翁，東山歌唱北山吟。弄潮須是江吳客，別語還他漢地人。

首山念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云：恠你一問遲也。

投子青頌云：未語難明迷悟情，發言方表赤心人。祇貪進步求名玉，爭信靈苗不受春。

五祖演禪師每遇僧來請益，祇云：無這閑工夫。

佛眼遠。頌云：彼此且無相負累，行人無不失鈎錐，雖然不瞎眾生眼，也好拳頭劈口槌。

五祖云：老僧遊方十餘年，參數十人善知識，將謂了當，及到浮山圓鑑會下，更開口不得，末後又到白雲，因齩破一箇鐵餕餡，直是百味具足。且道餡子一句作麼生道？花發雞冠媚早秋，何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鬪不休。

西禪需云：五祖老和尚恁麼說話，大似乞兒見小利。　松源岳云：五祖恁麼說話，猶欠悟在。

月庵果頌云：白雲鐵餕餡，衲僧難下口。忽然齩得破，大作獅子吼。

省訪

雲巖晟禪師同道吾自南泉回藥山，師問藥山云：如何是異類中行？山云：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師云：某甲物為此事歸山來。山云：且去。師便出。道吾在方丈外聞師不薦，不覺齩得指頭血出，吾却下來問師：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師云：不為某甲說。吾便低頭。

丹霞淳頌云：飢餐嫩草遙山去，渴飲寒泉曲澗回。放蕩不耕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催。

洛浦安禪師。一日，有故人來訪，問云：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云：只在闍闍中，如何不向無人處去？師云：無人處去有何難？云：且如闍闍中，如何逃避？師云：雖在闍闍中，要且無人識。故人罔措。復問：西天二十八祖至此，土人傳一人，且如彼此不垂曲者如何？師云：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云：合談何事？師云：未逢別者，終不開拳。云：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時還話不？師云：量外之機，徒勞目擊。故人無對。

洛浦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云：家破人亡，子歸何處？云：恁麼則不歸去也。師云：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丹霞淳頌云：太平鄉國路空賒，歸興悠悠思莫涯。撒手到家何所有？琉璃寶殿鎖蟾華。

蛤溪道者相訪洛浦安禪師，安問：自從犁溪相別，今得幾年？者云：和尚猶記得昔時事。安云：見說道者，總忘却年月也。者云：

和尚住持事繁，且容子細看。安云：打即打會禪漢。者云：某甲消得。安云：道者住山事繁。

丹霞淳頌云：這般消息不尋常，蟾桂枝枝布遠香。昨夜嫦娥呈巧妙，眼睛直上綉鴛鴦。

護國澄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云：頭不白者。云：將何奉獻？師云：慇懃無米飯，堂前不問親。

丹霞淳頌云：出門遍界無知己，入戶盈眸不見親。虛室夜寒何所有，碧天明月頗為隣。

禪林類聚卷第十一

遊山　馳書　緣化　應化　神異　因果　沐浴　偃息

遊山(辭送附)

百丈海禪師侍馬祖遊山歸，忽然哭，同事問云：憶父母邪？師云：無。云：被人罵耶？師云：無。云：哭作甚麼？師云：問取和尚。同事往問馬祖，祖云：你去問取他。同事回至寮中，見師呵呵大笑，同事云：適來為甚麼哭？如今為甚麼笑？師云：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

佛眼遠頌云：一回思想一傷神，不覺翻然笑轉新。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鼓山珪云：世間名利閑榮辱，雲雨紛紛手翻覆。悲歡相繼不堪論，棒頭無眼黃粱熟。　徑山杲云：有時笑兮有時哭，悲喜交并暗催促。此理如何舉向人，斷絃須得鸞膠續。　松源岳云：哭不徹，笑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擡頭腦後三斤鐵。

趙州因僧辭，師問：甚處去？云：閩中去。師云：彼中兵馬隘，直須回避始得。云：向甚處回避？師云：恰好。

汾陽昭頌云：僧去閩中路不遙，報言軍馬鬧嘈嘈。問師回避居何處？恰好安眠日正高。　佛慧泉云：七閩歸路目爭鋒，回避須教不見蹤。恰好藏身何處是？青山雲外萬千重。　正覺逸云：聞說閩中兵馬多，叮嚀遊子第干戈。臨歧指箇藏身處，無限雄師不柰何。

長沙岑禪師遊山歸至門首，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云：遊山來。座云：到甚麼處？師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迴。座云：大似春意。師云：也勝秋露滴芙口。

雪竇顯云：謝師答話。　白雲端云：大眾且道：長沙在春夏秋冬中，不在春夏秋冬中？要會麼？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雪竇頌云：大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　上方益云：拂拂山香滿路飛，野花零落草披離。春風無限深深意，不得黃鶯說向誰？　佛鑑懃云：獨步曾無語，逢人口便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薄霧篩紅日，輕煙襯綠苔。若將詩句會，埋沒法王才。

茱萸禪師問僧：闍梨為復遊山翫水？為復問道參禪？僧云：和尚試道看。師云：雕蚶鏤蛤，不[虫*參]之泥，勞君遠至。云：渾身是鐵，猶被一橈。師云：降軍不斬。

圓悟勤云：言前收，句後殺，峻疾不通風，直饒釘觜鐵舌也無啗啄處。且道為甚麼如此？非人得其便。古德頌云：遊山翫水事尋常，早曉歸來鬢欲霜，踏破草鞋回首看，數聲猿叫白雲鄉。

仰山寂禪師問僧：近離甚處？云：廬山。師云：曾到五老峰麼？云：不曾到。師云：闍梨不曾遊山。

雲門云：此語皆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溈山秀云：今人盡道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只知捉月，不覺水深。忽若雲門當時謹慎唇吻，未審後人若為話會？然水母無目，求食須假於蝦。　黃龍心云：雲門、仰山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殊不知被這僧一時領過，黃龍今日更作死馬醫。乃拈拂子度與僧，僧擬接，師便打。　大溈喆云：仰山可謂光前絕後，雲門雖然提綱宗要，鉗鍵天下衲僧，爭柰無風浪起？諸還識這僧麼？親從廬山來。

雪竇顯頌云：出草入草，誰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顧無瑕，右眄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大隋因僧辭，師問：甚處去？云：峨嵋山禮普賢去。師竪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畫一圓相拋於背後，却展兩手，師云：侍者將一貼茶與這僧。

保福展云：若無後語，笑他衲僧。　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　五祖戒云：大隋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雪竇顯云：殺人刀，活人劒，具眼底辨取。　溈山秀云：大隋茶非類趙州茶。既不類趙州茶，得之者少矣。這僧得之，且有甚長處？然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　天童覺云：識法者懼，欺敵者亡。水中擇乳，須是鵝王。

保寧勇頌云：椰[木*栗]杖頭光閃爍，錫羅捲裹面皺餿。肩橫背負出門去，好是無人敢駐留。　古德云：一輪明月照瀟湘，更不逢人問故鄉。自是天涯慣為客，任他猿叫斷人腸。

巖頭因僧辭，師問：甚麼處去？云：入嶺禮拜雪峯去。師云：雪峰若問巖頭，如何但向他道：近日在鄂州湖畔住，只將三文買箇黑老婆，每日撈蝦摝蜆，且恁麼過。時僧到雪峯，舉似前話，峯云：窮鬼子！得與麼快活不徹。(聯燈作買箇撈波子。)

上方益云：既是窮鬼子，為甚麼快活不徹？不見道：樂客不如苦主人。雖然如是，而今且在滄溟上，釣得鯤鯨未可知。

海印信頌云：且於湖畔撈蝦蜆，不向滄溟釣巨鰲。一葉扁舟一蓑笠，閑眼閑坐任風濤。　古德云：三文娶得一妻賢，摝蜆撈蝦在釣船。雪老未知窮活計，看來不直半文錢。

曹山本寂禪師辭洞山，山云：子向甚麼處去？師云：不變異處去。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云：去亦不變異。

丹霞淳頌云：家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橫無變異，猶如擲劒擬虛空。

雲門偃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遊山翫水。

佛慧泉頌云：南嶽山前徑山後，瀑布聲如雷震吼。拈却笠子露頂行，踏破草鞋赤脚走。　地藏恩云：杖梨林下步莓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落花隨涕水，一時流出洞中來。　開福寧云：遊山翫水事尋常，早晚歸來鬢欲霜。踏破草鞋回首看，數聲猿叫白雲鄉。　無為子云：學人自己遊山翫水，只知踏破草鞋，忘却來時年幾。

雲門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云：須彌山。

五祖演云：有時問著師僧，或竪一指，或進一步，或下一喝，或拂袖便去，上座未在。何故？太平未曾向二三月下一陣雪向汝諸人在。如有箇漢出來道：老和尚莫七顛八倒見，今下也不是。乃展手云：了。　應庵華云：雲門道得不妨諦當，要且落在第二頭。若是明杲即不然，忽有人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只對他道：致將一問來。

洞山聰頌云：不生一念豈通宗？真偽分於一句中。築著眼光兼杜口，須彌當面作屏風。　保寧勇云：萬仞峰前立大乖，須臾眨眼落懸崖。通身不損毫毛者，天上人間安敢埋？　無盡居士云：一念沈沈過有無，亘空拈出太彌盧。直饒玉兔金烏急，宮殿巡遊落半途。

羅山閑禪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前一攛，矩無對，師云：石牛攔古路，一馬勿雙駒。後有僧舉似踈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鼓山珪頌云：不踏門前路，春歸又一年。落花紅滿地，芳草碧連天。　徑山杲云：出門握手話分携，古路迢迢去莫追。却笑波心遺劒者，區區空記刻舟時。

保福展禪師與長慶遊山次，師以手指雪峯舊院云：教中道：妙高峯頂。莫只這裏便是麼？慶云：是即是，可惜許。後舉似鏡清，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徧野。(一本小異)

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麼道，意作麼生？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髏徧野，白骨連山。　雪竇顯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甚麼？復云：百千年後不道全無，祇是少。

汾陽昭頌云：因上高巖到頂頭，僧人致問已圓周。是即便是可惜許，只恐同音別處遊。　草堂清云：八萬四千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滔滔。妙高峯頂平如掌，誰把長竿釣巨鼇。　雪竇云：妙峯孤頂草離離，拈得分明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的，髑髏著地幾人知。　佛心木云：攜手相將孰共行，目前唯覩妙高山。雲泥不隔來時路，付與兒孫觸處看。

慈明問僧：行脚須知有行脚事，作麼生是行脚事？云：知。師云：知底事作麼生？云：山高水深。師云：念汝遠來，且坐喫茶。僧云：諾！諾！僧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云：釣絲絞水。

石田董頌曰：老倒慈明為指迷，釣絲絞水出群機。時人貪看蘆花白，不見沙鷗隔岸飛。(拈頌集聲)

馳書

國一欽禪師因馬祖遣人送書至，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見，遂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後忠國師聞得，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

保福展云：甚處是惑處？作麼生得不惑去？　雪竇顯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甚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這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　五祖戒云：兩彩一賽。又云：三人指路擬何為？　大溈喆云：諸人還識馬祖、徑山麼？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可謂千里同風。不見道：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徑山杲云：馬師仲冬嚴寒，欽師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時節。忠國師為甚麼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還委悉麼？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佛印元頌云：馬祖當時見徑山，同風微露密機關。無端却被南陽老，平地坑人似等閑。　照覺總云：被惑之言事有由，神交千里芥針投。誰言解使雲通信，我不然兮石點頭。　地藏恩云：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溪山雖異，雲月還同。何事南陽老倒，令人擾擾忽忽。

南泉願禪師有書與茱萸云：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乃問：如何是寬廓非外？萸云：問一答百也無妨。云：如何是寂寥非內？萸云：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良久；又進後語，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又進後語，州以手拭口。後僧舉似師，師云：此三人不謬為吾弟子。

佛鑑懃云：南泉雖則養子之緣，其柰憐兒不覺醜。殊不知三人，一人有足無目，一人有目無足，一人足目俱無。雖然如是，皆可與南泉為師。為甚如此？事理分明。　承天簡云：此三人，一人

得皮，一人得肉，一人秦不收、魏不管。　南堂靜云：好南泉父子。大眾！若是南堂即不然。如何是理隨事變？濯錦江頭濯錦時，桃花似錦柳如眉。如何是事得理融？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如何是寬廓非外？遂拈拄杖倚左邊。如何是寂寥非內？却拈拄杖倚右邊。云：不要動著，動著便三十棒。

古德頌云：淡泊洋洋膝上琴，包藏古意亦何深。霜天有月西風急，落岸斷崖秋水音。

玄沙備禪師令僧馳書上雪峯，峯上堂開緘，見三幅白紙，乃呈示大眾云：會麼？良久，云：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歸，舉似師，師云：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

東禪齊云：甚麼處蹉過？若的蹉過，師豈不會弟子意？若不恁麼會，只如玄沙意作麼生？若會，便參取玄沙。　五祖戒出語云：將謂胡鬚赤。　黃龍南云：雪峯不道無長處。既被玄沙識破，直至如今，雪不出　海。印信云：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要且欠一著在。　開善謙云：玄沙白紙，爭柰文彩已彰。雪峯既曰千里同風，何故不知蹉過？不見道：養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

汾陽昭頌云：故遣馳書達遠信，不干文字示家風。回來却報玄沙語，蹉過分明理更封。　佛性泰云：白紙三張通信去，展開千里却同風。陽春轉入胡笳曲，不是風吹別調中。　佛心才云：踏翻釣艇承家業，笑出蘆花月正圓。地闊天長三幅紙，同風千里為誰宣？　慈受深云：玄沙象骨眼睛烏，白紙三番便當書。千里同風多錯會，一條拄杖兩人扶。

緣化

保壽二世禪師因先保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深夜，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云：汝何往？師云：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知識去。壽云：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闐闐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云：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先保壽，未及出語，壽便云：你會也，不用說。

五祖演云：若人於此知落處，可謂公辦私辦。大眾聽取一頌：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劈鼻與一拳，當時便打止。　南華昺云：一拳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觀不足，秋來黃葉落紛紛，六六翻成三十六。　枯木成云：南北東西是處遊，更深歸去月如鉤，春風一陣花狼籍，不覺思量暗點頭。　佛性泰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幸有傍人為著力，自家端坐看揚州。　夢庵信云：鬧市相逢兩知識，面目無來太費力，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應化

明州布袋和尚，未詳姓氏，形才腲腇，往來通衢鬧市。或問：在此何為？答云：等箇人來。云：人來也。答云：汝不是這箇人。或解布袋，百物俱有。或拈起示人云：這箇是兜率內院底。或於袋探果子與僧，僧擬接，師乃縮手云：汝不是這箇人。或見僧行過，乃拊背一下，僧回首，乃云：與我一文錢。有時倚布袋，終日憨睡。或起行市肆間，小兒譁逐之。或以拄杖、或數珠與兒戲。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遂放下布袋，叉手而立。僧云：只此別更有在。乃提布袋，肩負而去。(或本不同)

保寧勇頌云：咄這憨皮袋，眉麤兼服大。終日在街頭，市行無買賣。阿呵呵！歸去來，典錢還却債。　佛慧泉云：拈起即行，放

下便歇。瞌睡阿師，弄巧成拙。佛意祖意寧知？裙子褊衫百結。有時獨立兮，誰是知音？歸去來，一天明月　圓。通秀云：千般萬樣，有誰能會？瞌睡老僧，收拾滿袋。心無諸受，觸處三昧。巷尾街頭，貴買賤賣。

普化和尚因臨濟院有齋河陽木塔，乃同臨濟在僧堂內坐，纔說及師每日在街市掣風顛，知他是凡是聖？濟云：待來與問過。須臾師入來，濟便問：普化是凡是聖？師云：你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乃指兩尊宿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云：這賊。師叫云：賊！賊！便走出。

海印信頌云：騏驥駑駘辨者稀，淺深毛色共同之。若非伯樂垂精鑑，千里追風不易騎。

洞山聰禪師。僧問：既是泗州大聖，為甚麼在揚州出現？師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慈明圓頌云：泗州忽示現揚州，天下宗師話路稠。君子愛財取有道，南海波斯鼻孔麤。

神異

世尊因五通僊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云：五通僊人。五通應諾。佛云：那一通你問我。

雪竇顯云：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却因邪打正。　琅琊覺云：世尊不知，可謂因正而打邪，五通因邪而打正。　翠巖芝云：五通如是問，世尊如是答，要且不會那一通。　雲峯悅云：大小瞿曇被外道勘破了，有傍不甘底麼？出來，我要問你，作麼生是那一通？　雲蓋本云：世尊如是召，五通如是應。作麼生是那一通？良久云：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在火邊蹲。

保寧勇頌云：無量劫來曾未遇，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　雲溪恭云：問佛如何那一通？世尊當面指迷蹤。祥雲密密微微雨，大震雷音帀地風。　長靈卓云：汝問如何此問親？嶺梅江柳共芳春。抱贓不用行搜撿，已自當堂露賊身。　正覺逸云：那一通，你問我，令人慚愧釋迦老。只知步步踏紅蓮，不覺茫茫入荒草。　佛印元云：僊人一問通皆備，却是瞿曇一物無。喚得兔來依舊放，幾多山鬼暗相呼。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三箇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婆云：此生人道。又敲一云：此生何處？婆云：此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問：此生何處？婆罔知生處。

塗毒策。頌云：如來一擊少人知，直下分明更是誰？無限月光隨水去，片雲偏向故山歸。

殃崛摩羅未出家時，事外道，受教為憍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為花冠，所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化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不及，乃喚云：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刃投佛出家，佛即授與落髮披衣。

佛燈珣頌云：急行緩步無前後，渾踏長安路一條。殃崛忽然知住處，便能平步上雲霄。花冠不用娘生指，鬚髮寧煩費力搖。好是移花兼蝶至，等閑買石得雲饒。　踈山如云：殃崛雄雄方勇銳，瞿曇住住息風波。殺人作佛當頭箚，覆雨翻雲在剎那。

殃崛摩羅因持鉢入城，到一長者家，值其婦產難，長者告云：沙門是佛弟子，有何方便，救得我家產難？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却來相報。乃遽返白佛，具陳上事。佛告云：汝速

去說，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依佛所說，往告長者者，婦聞之，當時分免，母子平安。

覺海元頌云：聖法從來不殺生，本無生殺亘精明。是諸人我皆空相，一切冤親盡假名。甘露纔霑除熱惱，玉蓮金子兩敷榮。　鼓山珪云：月裏姮娥不畫眉，只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鸞去，猶把花枝蓋面歸。　徑山杲云：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

佛眼遠云：肉既還母，骨既還父，用甚麼為身？學人道：到這裏若見得去，廓清五蘊，吞盡十方。乃為偈曰：骨還父，肉還母，何者是身？分明聽取。山河國土現全軀，十方世界在裏許，萬劫千生絕去來，山僧此說非言語。　徑山杲云：骨肉都還父母了，不知那箇是那吒？一毛頭上翻身轉，一一毛頭渾不差。

破竈墮禪師因嵩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不輟祭祀，師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十，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青衣峨冠設拜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禪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師云：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後有僧問師：某甲久侍左右，未蒙方便，竈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云：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僧佇思，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本有之性為甚麼不會？僧作禮，師云：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僧舉似安國師，國師嘆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搆伊語脉。僧乃低頭叉手而問：未審甚麼人搆他語脉？安云：不知者

佛眼遠頌云：禍福威嚴不自靈，殘盃冷[夕/肉]享何人？一從去後無消息，野老猶敲祭鼓聲。又云：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奇妙。低頭侍奉，歡喜問訊。佛法商量，傷子性命。　佛燈珣云：倚竈惟靈不是靈，靈從斷處一堆塵。野老不來敲祭鼓，因正打邪別是春。

仰山寂禪師一日忽見異僧乘虛而至，作禮而立於前。師問：近離甚處？云：早晨離西天。師云：何太遲生？云：遊山翫水。師云：神通妙用則不無，閻黎佛法須還老僧。僧云：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西天貝多葉與師作禮，乘雲騰空而去。

東林總云：諸方商量，如麻似粟。盡道這碧眼胡兒，來無蹤，去無跡，直是光前絕後。若不是仰山，也難為縱奪。諸禪德，殊不知這碧眼胡兒，騰空而來，騰空而去，一生只在虛空裏作活計，有甚麼光前絕後？大小仰山，被他將兩杓惡水驀頭澆了也。當時集雲峯下，自有正令，何不施行？大眾，且道作麼生是正令？咄！　圓悟勤云：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是從上來爪牙。這羅漢具計，多神通妙用，到仰山面前，直得目瞪口呿。何故？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湛堂準云：諸禪德，可惜仰山放過這漢。當時若是寶峯，便與擒住，須教維那僧堂前撞鐘集眾，責狀趕出。況佛法不當人情，伊既稱羅漢，我生已盡，梵行已立，為甚麼不歸家穩坐，只管遊山翫水？參！

南華昺頌云：遠離西竺路迢迢，親向支那弄海潮。若要清風生閫外，拽來更與四藤條。　踈山如云：小釋迦，大文殊，閑名號，任稱呼。藤條在握不能用，被他碧眼謾塗糊。

因果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傳問：你在地獄中安不？達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不？達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翠巖真云：親言出親口。　徑山杲云：既無出分，又無入分，喚甚麼作釋迦老子？喚甚麼作提婆達多？喚甚麼作地獄？還委悉麼？自攜餅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湛堂準頌云：好笑提婆達多，入捺落十小劫波，雖然得三禪妙樂，吹布毛須還鳥窠。

三祖璨大師為居士時，謁二祖云：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云：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云：覓罪了不可得。祖云：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云：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云：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云：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執侍二載，乃付達磨信衣、正法眼藏，說偈密囑護持，無令斷絕。

琅琊覺云：猶欠作，云何梵在？

佛國白頌云：罪已無根性已空，正生風處不生風。至今山谷山前水，一派清波入海中。　無為子云：潛溪水急，天柱峰高。洞然明白，不隔絲毫。從來生計平如掌，後世兒孫弄海潮。　佛鑑懃云：三祖以罪懺罪，二祖將錯就錯。一陣清風劈面來，罪花業果俱凋落。靈丹一粒有神功，瘥病不假驢駘藥。　旻古佛云：風恙纏身，覓罪不得。九萬里程，展摩霄翼。　五祖演云：無孔笛子氈拍板，五音六律皆普徧。時人不識黃旛綽，笑道儂家登寶殿。

百丈海禪師每上堂，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眾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師遂問：汝是何人？老云：諾。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致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告和尚，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槌告眾：食後送亡僧。眾議：一眾皆安，何故如是？食後，師乃領眾至山後巖下，以杖指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云：近前來，與你道。檗遂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云：將為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溈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前話問溈山，乃撼門扇三下，司馬云：太麤生。溈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溈山又舉問仰山，仰云：黃檗常用此機。溈云：天生得？從人得？仰云：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溈云：如是，如是。　天聖泰云：三生六十劫。　兜率悅頌云：萬丈洪崖倚碧空，人間有路不能通。柰何一點雲無礙，舒卷縱橫疾似風。　上方益云：江北江南問野狐，只因昧落有差殊。鴻門一踏開雙扇，那箇男兒是丈夫？　百丈政云：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千般。駐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　無盡居士云：化形來問大修行，當下金篦刮眼睛。轉得野狐成百丈，夜來依舊野干鳴。　徑山杲云：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箇憨皮袋。

雲門偃禪師。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處懺悔？師云：露。

應奄華云：雲門露，猛如虎。達磨師，不是祖。豈不見，鹽官老，須彌為槌，虛空為鼓。又不見，禾山老，解打鼓，休莽鹵。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喝一喝。又拈云：光孝著一轉語，不

是老僧見處，亦非垂手為人。何故？豈不見道，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白雲端頌云：簸土揚塵無避處，將身直到御樓前。回頭不見來時路，下是黃泉上是天。　正覺逸云：石火流星曾未急，旋機電卷一何遲。雲門露字突然出，著眼看時鷂子飛。　天童覺云：露，超宗越祖。人言渠熱返魂香，我道伊撾塗毒鼓。　東林顏云：推鑼擂鼓轉船頭，席卷波翻喊激流。洗脚上船乘快便，順風相送下揚州。

沐浴

世尊，因跋陀婆羅并其同伴十六開士白佛言：我等先於威音王佛聞法出家，於浴僧時，隨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宿習無忘，乃至今時從佛出家，令得無學。彼佛名我跋陀婆羅，妙觸宣明，成佛子住。

雪竇顯云：諸禪德作麼生會？他道：妙觸宣明，成佛子住。也須七穿八穴始得。乃頌云：了事衲僧消一箇，長連牀上展脚臥。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驀面唾。　塗毒策云：洗塵觸體兩空寂，妙證密圓超見思。白璧無瑕空受玷，圓通會裏受塗糊。

天蓋幽禪師因有一院名無垢淨光禪院化浴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為甚麼却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代，師云：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

丹霞淳頌云：雖然答盡深深意，爭柰投機句未親。欲會本來無垢的，更須入水見長人。

偃息

溈山祐禪師一日臥次，見仰山來，師乃轉面向壁臥，仰云：某甲是和尚弟子，不用形迹。師作起勢，仰便出去，師乃召云：寂子！仰回，師云：聽老僧說箇夢。仰低頭作聽勢，師云：為我原看。仰取一盤水、一條手巾來，師遂洗面了，纔坐，香嚴入來，師云：我適來與寂子作一上神通，不同小小。嚴云：某甲在下面了了得知。師云：子試道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歎云：二子神通智慧過於鶖子、目連。

佛鑑懃云：夢中說夢，深許溈山；妙用神通，須還二子。傳茶度水，耀古騰今，年老心孤，憐兒惜子。向衲僧門下，一人在門外，一人在門裏，更有一人徧界不曾藏，佛眼覷不見。　大溈智云：溈山老人幸自日午高眠，何用起來夢中說夢？又道：二子神通過於鶖子。恁麼說話，檢點將來，正是破壞家門。殊不知祇是兩箇了事底漢，當時若一棒一條痕，通身日杲杲，豈不快哉？

南堂靜頌云：撥草瞻風，孤峯獨宿，鼓無絃琴，唱無生曲。溈仰、香嚴，鼎之三足，臨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千百億。　古德云：取水烹茶不露機，當時原夢善知時，如斯始為僊陀客，鶖子神通豈及伊？

鏡清忞禪師問雪峰：古人有言，峰便倒臥。良久起云：問甚麼？師再問，峯云：虗生浪死漢。

投子青頌云：尋常愛客恨無來，及至人來懶話陪。空臥早知眠不當，虗勞紅焰落寒灰。

禪林類聚卷第十二

問疾　醫卜　藥餌　遷化　追忌

問疾

馬祖一禪師因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云：日面佛，月面佛。

雪竇顯頌云：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為君幾下蒼龍窟。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　保寧勇云：蒲團上端坐，針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野軒遵云：少年公子忽猖狂，半夜穿雲入洞房。二八僊娥百般巧，眼睛之上繡鴛鴦。　真淨文云：日面月面，胡來漢現。一點靈光，萬化千變。　無盡居士云：什邡駒子氣生獰，蹴踏毗盧頂上行。正患脾疼却頭痛，病來猶有巧心情。　南華昺云：日面月面，空中閃電。顧杼停機，垛成招箭。　天童覺云：日面月面，星流電卷。鏡對像而無私，珠在盤而自轉。君不見鉗鎚前百煉之金，刀尺下一機之絹。

大溈祐禪師問道吾：甚處去來？吾云：看病來。師云：有幾人病？吾云：有病底，有不病底。師云：不病底莫是智頭陀不？吾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師云：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天童覺頌云：妙藥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捉手。若存也，渠本非無；至虛也，渠本非有。不滅而生，不亡而壽。全超威音之前，獨步劫空之後。成平也，天蓋地擎；運轉也，烏飛兔走。

洞山因看病僧，僧云：火風離散時如何？師云：來時無一物，去亦任從伊。云：爭柰羸瘵何？師云：須知有不病者。云：如何是不病

者？師云：悟則無分寸，不悟隔山坡。云：前程還許卜度也無？師云：雖然黑似漆，成立在今時。

南堂靜頌云：火風離散後，一物鎮長靈。佛國黃金地，天堂白玉亭。前程休卜度，所至要惺惺。一念心清淨，人間亦只寧。

洞山因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師云：有。云：不病者還看和尚不？師云：老僧看他有分。云：和尚看他時如何？師云：老僧看時則不見有病。

天童覺頌云：卸却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髑髏乾。老醫不見從來癖，少子相看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退，白雲斷處舊山寒。須勦絕，莫瞞頇，轉盡無功伊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盤。

玄沙示眾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如何接？患盲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云：三種病人，和尚還許商量不？師云：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云：不是，不是。當時地藏出云：某甲有眼耳，和尚作麼生接？師云：慚愧。便歸方丈。

後有僧持此語請益雲門，門云：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挃之，僧乃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僧近前來，僧纔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那？復云：還會麼？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瘂。其僧於此有省。　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　雲居錫云：只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為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也要知。　雪竇顯舉了，便喝云：這盲聾瘖瘂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或拈槌竪拂，

他又不管，教伊近前，他又不來，問還會麼，他又不應，諸方還奈何得麼？雪竇若不柰何，汝這一隊驢漢又堪作甚麼？以拄杖一時趁散。　天童覺云：雲門平展，這僧實酬。且道悟在甚麼處？不救之疾，難為針艾。　白雲端頌云：退後進前兼對辯，相逢邂逅難回面。春風驀地撼庭前，還見落花千萬片。　佛鑑懃云：雲門老子，手親眼親。因風吹火，不費精神。盲者便視，聾者便聞。雖然無語，掛在口唇。三種病人，一種法門。　鼓山珪云：盲聾瘖瘂接不得，玄沙枉費閑心力。扁鵲盧醫拱手歸，三人俱是膏肓疾。　徑山杲云：玄沙三種病人話，透出雲門六不收。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返為讎。

醫卜

浮石禪師云：山僧開箇卜鋪子，能斷人貧富生死。僧便問：離却貧富生死，不落五行，請師直指。師云：金木水火土。

佛鑑懃云：吉凶悔吝生乎動，動靜興亡本乎心。若以衲僧無文印子一印印定，毫髮無差。浮石雖然解卜，不會斷卦。若是智海即不然，離却貧富生死，不落五行。請師直指向伊道：今日閻梨有灾，待伊眼睛定動之間，吉凶自兆。　大潙智云：浮石為人放不下，有許多五行斷人吉凶。若是衲僧門下，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東西南北都無罣礙，大丈夫兒從來自在。大圓恁麼說話，還有傍不肯底麼？良久，云：一任鑽龜打瓦，久久為害為灾。　塗毒策云：若向上覷，貧富禍福吉凶皆為其用。這僧離却煩惱，別求安樂，累他浮石不免為蛇畫足。今時人纔見道金木水火土，便道：大好不落五行，不識鉤頭意，錯認定盤星。有者又道：閻梨今日有灾，未免識情卜度。畢竟如何？莫恠來源萬丈高，一條界破青山色。

西禪需頌云：金木水火土，始終須倒數。五六下四三，初爻傳白虎。苦！苦！卜得此卦一生貧，遠信不來病人死。

藥餌

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文殊云：無有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採將來。善財遂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提起示眾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五祖戒出善財語云：慚愧。　首山念云：文殊大似掩耳偷鈴。琅琊覺云：文殊可謂誠實之言，要且額頭汗出，口裏膠生。　大溈喆云：善財能採，文殊能用，非但寢疾毗耶，直饒盡大地人抱必死之疾到文殊所，教他箇箇脫體而去。何故？解用不須霜刃劒，延齡何必九還丹？　應庵華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却眼睛。　東山空云：善財拈來，只是尋常草木；文殊提起，未為出格神醫。後來望風，乃高其價。東山謂伊兩人未免俱在草裏。

保寧勇頌云：大地蒼生病似麻，吉祥靈藥示無涯。其間殺活難分辨，又是重添眼裏花。　楚安方云：善財拈起一枝草，持來度與文殊老。殺活雖然在手中，遍界不藏光杲杲。　雲溪恭云：歷劫何曾異，明明百草頭。甘和苦澁味，死活病須瘳。好笑文殊老，憐兒不覺羞。　佛印元云：是藥拈來更不疑，師資相見在臨時。從茲病甚無醫處，殺活還應作者知。　正覺逸云：信手拈來草最靈，一枝能殺亦能生。曼殊室利開金口，直至而今藥道行。　照覺總云：藥病相治貶更褒，當機生殺按吹毛。毗盧海闊煙波靜，誰把長竿釣巨鼇。

雲門偃禪師示眾云：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

五祖戒頌云：藥忌由來鑑作家，示徒親切病如麻。十方三世諸知識，赫日光中雷電車。　雪竇顯云：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

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錯錯，鼻孔遼天亦穿却。　白雲端云：左眼不見山河，右眼不見日月。直得百花開時，一一為君分別。

遷化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胷，告眾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眾，悉皆契悟。

雲峰悅，云：然則膏肓之門不足以發藥，雲峯今日旦作死馬醫，爾等諸人皮下有血麼？

佛鑑懃頌云：言吾入滅非吾子，言吾不滅亦非親。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釋迦老子若為隣，臨行賣弄紫金身。雙林盡道泥洹也，夜夜群星拱北辰。

世尊般涅槃日，迦葉尊者最後而至，世尊乃於槨中露雙趺示之。迦葉尊者乃作禮，請如來在三昧火而自闍維。即時金棺從七寶牀昇舉，遶俱尸羅城七帀，却還本處，化火光三昧而自焚之。

地藏恩頌云：慚愧老胡，槨示雙趺。金色尊者，還會也無？目前措得，未辨精麤。遶七帀兮成何事？箇箇男兒是丈夫。　佛鑑懃云：未出王宮已涅槃，何須雙足露金棺？致令迦葉雙眉皺，慶喜門前倒剎竿。

漸源又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石霜云：作甚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麼先師靈骨？(雪竇著語：蒼天！蒼天！)源云：正好著力。霜云：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麼力？源持鍬肩上便出。

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　明招謙云：莫道作甚麼，別下得甚麼語？代云：鸚鵡語鶴。又代漸源便擲下鍬子云：噫！淺水無魚。

雪竇顯頌云：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氂，如山如嶽。黃金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無處著，隻履西歸曾失却。　保寧勇云：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照梳頭。一從事却潘郎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長靈卓云：木人把板雲中唱，石女穿靴水上行。生死死生休更問，從來日午打三更。　圓悟勤云：生也全機現，死也全機現。不道復不道，箇中無背面。直下便承當，不隔一條線。逼塞大虛空，赤心常片片。　夢庵信云：當時苦口曾不道，悟來靈骨方尋討。練江寒月雨蕭蕭，浮雲散盡天如掃。

洞山价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云：火後一莖茆。

白雲端云：龍門即不然，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答云：墻壁有耳。

投子青頌云：野火燒時越轉新，至今煙燄雨難霖。旱地紅蓮遮日月，無根樹長緣成陰。　佛智裕云：善應隨流妙意深，明明一箭中紅心。當鋒不是由基眼，對面鐵山高萬尋。　枯木成云：春風吹動涂波搖，無限船師逐海潮。只見江鷗飛白浪，豈知明月在雲霄。

臨濟玄禪師臨遷化，垂示云：吾去後，汝等諸人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誰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云：後或有人問你，又作麼生道？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師乃示頌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偏說自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還磨。言訖，於法座上端然示寂。

大溈秀云：古者忍死待來，因何正法眼藏却向瞎驢邊滅？臨濟行計速速，三聖又却忽忽，因斯父子情忘，遂使後人失望。若不得流水，多應過別山。　護國元云：諸禪客！若能向斬釘截鐵處明得臨濟一宗，掃土而盡；其或未然，山僧為汝諸人露箇消息。以拄杖卓一卓，復舉起云：還見麼？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黃龍南頌云：圓寂將歸敘別時，叮嚀法眼好任持。喝下不開泥水路，瞎驢從此少人騎。　白雲端云：擘破泰山雷未猛，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滅却正法眼，直得哀聲振大唐。　保寧勇云：出門握手再叮嚀，往往事從叮囑生。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殺暗中行。

石霜諸禪師遷化，眾請首座住持。時九峯虔禪師為侍者，白眾問首座云：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鑪去，一念萬年去。明甚麼邊事？會得即住持，會不得不可。首座對云：明一色邊事。虔云：與麼則不會先師意在。座云：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得即會先師意，若去不得即不會。虔遂焚香，香煙未斷，首座遂脫去。虔以手拊首座背云：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雲居舜云：你等諸人且作麼生會？諸人會處，便道首座與麼說，是說道理，所以虔侍者不肯伊。大愚道：虔侍者盡平生見解，只具一隻眼。　南華昺云：透生死關，高超世表；秉殺活劒，獨據寰中。若非智眼洞明，未免扶籬摸壁。要會麼？春蘭與秋菊，各自一時榮。　西禪需云：虔侍者雖然為眾竭力，未免禍出私門。若人檢點得出，與你一貼茶。

丹霞淳頌云：帶角披毛異類身，寒灰枯木眼中塵。雖然未盡先師意，爭柰臨行一著親。　開福寧云：一片虛凝亘古今，麟龍頭角競疎親。坐亡立脫知多少，鐵樹花開別是春。　無盡居士云：香

煙淡淡風飄處，首座凝凝脫去時。不是久參虔侍者，石霜巴鼻有誰知。

洛浦安禪師臨順寂，告眾云：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這箇不是，即斬頭覓活。第一座云：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云：如今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有彥從上座出云：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云：未在，更道。云：彥從道不盡。師云：我不管汝盡不盡。云：彥從無侍者祗對和尚。師至深夜，令侍者喚彥從來方丈，問云：你今日祗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云：彥從不會。師云：汝合會，但道看。云：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云：苦！苦！次日午前，有僧舉前話問師，師云：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鵝。即便告寂。

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拈著伊。

天童覺頌云：餌雲鈎月釣清津，年老心孤未得鱗。一曲離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

紙衣道者因曹山問：莫是紙衣道者麼？師云：不敢。山云：如何是紙衣下事？師云：一裘纔掛體，萬法悉皆如。山云：如何是紙衣下用？師近前應諾，便立脫去。山云：汝只解恁麼去，且不解恁麼來。師忽開眼問：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云：未是妙。師云：如何是妙？山云：不借，借。師便珍重，却坐脫。曹山乃有頌云：覺性圓明無相身，莫於知見強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相隣。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鑑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舊時人。

南堂靜頌云：紙衣下事，不假胞胎。懸崖撒手，襁褓嬰孩。涅槃會上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

芭蕉徹禪師。僧問：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師云：不提攜。云：為甚麼不提攜？師云：老僧粗識好惡。

天童覺云：芭蕉雖然識好惡，且不能牽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如今若有人問，長蘆便和聲打。為甚麼如此？我從來不識好惡。

投子青頌云：百歲兒童出戶來，滿身紅爛惹塵埃。火中閑步清凉地，識者無因敢近擡。

天衣懷禪師云：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百骸潰散皆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

南堂靜頌云：一物長靈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剎花無數，眨起眉毛子細觀。

追忌

南泉願禪師為馬祖忌日設齋，垂語云：未審馬祖還來應供不？洞山乃出眾云：待有伴即來。師云：此子雖後生，却堪雕琢。山云：莫壓良為賤。

南堂靜頌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江上晚來堪畫處，漁翁披得一蓑歸。

禪林類聚卷第十三

歲時　解結　日月　風雲　雨雪　水火

歲時

趙州諗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松源岳云：也是徐六擔板。

鼓山珪頌云：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朝昏十二時。使殺老僧渾不管，不知閙裏有誰知？　徑山杲云：使得十二時辰，呼來却教且去。倚官挾勢欺人，茫茫無本可據。

洞山价禪師。僧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師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投子云：幾乎與麼去。　琅琊覺云：我即不然，如何是無寒暑處？僧堂裡去。　白雲端云：洞山百味具足，後來又合如何？忽有人問圓通：如何是無寒暑處？劈脊便棒。參！　南堂靜云：寒暑到來，如何回避？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迷則靈龜曳尾，悟則猛虎插翅。只如不迷不悟，又如何商量？良久云：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搗衣。

大道泉頌云：無寒暑處，如何唱和？熱即乘凉，寒即向火。多口阿師，一場懨懶。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雪竇顯云：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獹空上堦。　湛堂準云：熱時熱殺寒時寒，寒暑由來總不干。行盡天涯諳世事，老君頭戴楮皮冠。　長蘆卓云：偏中有正正中偏，流落人間千百年。幾度欲歸歸未得，門前依舊草芊芊。

疎山仁禪師。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云：京師出大黃。

密庵傑頌云：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　西禪需云：京師出大黃，不許謾商量。貴買還賤賣，纔喫便郎當。　松源岳云：京師出大黃，見賊便見贓。竹杖化龍去，癡人舀夜塘。

雲門偃禪師示眾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天童覺云：屬虎人本命，屬猴人相衝。

雪竇顯頌云：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煙冪冪，空生巖畔花狼籍。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海印信云：日日是好日，風來樹點頭。九江煙靄裏，月上謝家樓。　大洪恩云：日日是好日，誰言無等匹？甜瓜徹蒂甜，未必甜如蜜。　上方益云：氷消河北岸，花發樹南枝。到處有春色，天涯亦早歸。

雲門。僧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云：臘月二十五。云：唱者如何？師云：且緩緩。

南堂。靜云：南堂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南堂一曲？遂作鼓琴聲勢。良久，云：好麼？大哥只是不許人借。

黃龍南頌云：雲門一曲二十五，不涉宮商角徵羽。有人問我曲因由，南山起雲北山雨。　真淨文云：臘月二十五，騎驢不打皴。春風百草生，塚上添新土。　圓通倓云：憶昔雲門老古錐，曾將今日示當機。奇哉二百年來事，長作胡笳曲調吹。　大洪遂云：一曲韶陽古調清，多年木石化為精。廣陵傳去人何在？留得杜鵑

啼月明。　長靈卓云：雲門曲調格何高？轉使愁人不柰何。明月清風無價數，一時分付與僊陀。

曹山寂禪師問僧：可殺炎熱。僧云：是。師云：只如炎熱向甚麼處回避？云：向鑊湯爐炭裏回避。師云：只如鑊湯爐炭裡作麼生回避？云：眾苦不能到。師默置。(一本小異)

松源岳云：或問靈隱：恁麼熱，向甚麼處回避？也只向他道：鑊湯爐炭裏。問：鑊湯爐炭裏如何回避？云：風恬浪靜。

丹霞淳頌云：崑崗片玉火中潤，碧落孤蟾水底圓。一念翛然無異色，任從滄海變桑田。

首山念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五九盡日又逢春。云：畢竟如何？師云：冬至寒食一百五。

投子青頌云：日暮陰雲郊野深，重陽到後菊花新。不因西嶠殘氷盡，爭得東山一帶春。

佛眼遠禪師因讀靈源十二時歌，有偈云：一日日，一時時，龍門老，心自知。

鼓山珪頌云：時時日日，日日時時，七顛八倒，孰是孰非？　徑山杲云：日日日日，時時時時，違時失候，箇老古錐。

解結

洞山价禪師示眾云：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後有僧舉似石霜，霜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似師，師焚香望石霜拜云：大唐國裏能有幾人？

東禪齊云：且道石霜會洞山意不？若道會去，只如諸上座每日折旋俯仰，迎來送去，為當落路下草？為當一一合轍？若言不會洞山意，又爭解恁麼下語？還有會處麼？上座擬甚麼處去？於此若明得，可謂還鄉曲也。不見也會著箇語云：恁麼即不去也。　大陽延云：如今直道不出門，亦草漫漫地。且道合向甚麼處行履？良久，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　白雲端云：若見得石霜，便見得洞山老人；若見得洞山老人，便見得石霜。洞山却易見，石霜却難見，為他不為住持之絆。不見道：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徑山杲云：獅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疎山如頌云：不出漫漫草路遮，出門猶更隔天涯。回機踏著通霄路，何處青山不是家？　佛慧泉云：出門便是大忙然，萬里無來未得圓。欲識家山歸去路，暮煙輕鎖綠綿綿。　佛眼遠云：出門便是草，閑殺龍門老。北去禮文殊，南來登五老。鬢髮已蒼浪，言歸恨不早。獨立秋風前，相思望江島。好好，不用更尋討。天童覺云：草漫漫，門裏門外君自看。荊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看看，幾何般？且隨老木同寒瘠，將逐春風入燒瘢。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與師僧說話，有僧自歎云：我只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云：闍黎莫[斯/言]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扣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得云：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污却。

玄覺徵云：且道是讚嘆語不肯語？若是讚歎，為甚道鼠糞污却？若不肯他，有甚麼過騷得麼？　雪竇顯云：誰家釜裏無一兩顆？　南堂靜云：雪竇雖古德，只解以己方人。若是大隨即不然，這裏一顆也著他不得。為甚麼如此？良久云：參。

正覺逸頌云：一夏調和一釜羹，傅巖猶未許爭衡。莫言污了無人見，隣壁禪翁隻眼明。　慈受深云：長夏無別趣，調和羹一釜。滋味頗馨香，剛地成點污。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斧。陪却三斤鐵，只因看錮鐺。

洞山初禪師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師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師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汝三頓棒。師次日再問：昨日蒙和尚放某甲 三頓棒，未審過在甚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麼去。師於是大悟，乃云：某甲 從今去，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善知識，與他解黏去縛，令飽齁齁地去。門云：汝身如椰子大，開許大口。

雪竇顯云：雲門氣宇如王，拶著便氷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白雲端云：大小雲門被洞山一問，直得額頭汗出，口裏膠生。　保寧勇別後語云：這瞎漢將謂是箇人。便打。　松源岳云：諸方盡謂父子投機，啐啄同時，殊不知雲門正令不行，却向草窠裏輥，致令洞山打失鼻孔，直至如今無摸索處。

白雲端頌云：一鏃三關破不難，如何猶在是非間？曲勞提起飯袋子，三頓方知徹骨寒。　保寧勇云：三頓當時打不回，鐵門重擊鎖方開。堪嗟不蓄一粒米，十字街頭接往來。　慈受深云：去年八月離湖南，行盡千山與萬山。不喫雲門三頓棒，安知虎體有玄班？　佛眼遠云：奉君三頓曲周遮，屈辱雲門老作家。渡水穿雲五湖客，欲將何物當生涯？　文殊道云：問答分明豈偶然？須知逆耳是忠言。洞山眼似銅鈴轉，剛被雲門三頓瞞。

翠巖參禪師夏末示眾云：一夏已來，為兄弟東語西話，看取翠巖眉毛在也無？

保福云：作賊人心虛。　長慶云：生也。　雲門云：關。　翠巖芝云：為眾竭力，禍出私門。又云：何故如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保寧勇云：笑殺大眾。

雪竇顯頌云：翠巖示徒，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老倒保福，抑揚難得。嘮嘮翠巖，分明是賊。白珪無玷，誰辨真假。長慶相諳，眉毛生也。　死心新云：作賊保福，擔枷過狀。生也長慶，迷真逐妄。掩關雲門，秋江月亮。老倒翠巖，眉在眼上。　大洪遂云：青山岌岌，淥水滔滔。穿過鼻孔，落盡眉毛。

日月

馬祖一禪師因百丈、南泉、西堂三人隨侍翫月次，師問：正當與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百丈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去。師云：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神鼎諲云：只為老婆心切。　翠巖真云：神鼎叔翁云：只為老婆心切。翠巖即不然，垂萬里鈎，駐千里烏騅；布縵天網，收衝浪巨鱗。還有麼？有，則衝浪來相見；如無，且歸巖下，待月明開。福寧云：諸禪德！馬大師等閑舒卷，妙手天然，也是貪觀雲裏鴈，失却渡頭船。若人檢點得出，披毛遊火聚，戴角混塵泥；其或見處朦朧，為你下箇註脚。經入藏，禪歸海，未是衲僧親到底，拂袖便行歸去來，擊碎重關門大啟。重關既啟，還有見馬祖者麼？良久，云：休！休！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　虎丘隆云：奇恠！諸禪德！馬駒踏殺天下人，一摑直教一掌血。及乎三大士各展家風，不覺翻成老婆心切。叢林浩浩商量，盡道翫月話奇特，檢點將來，克由叵耐。正當恁麼時，如何三人證龜成鼈？

海印信頌云：三獸渡河深淺別，不勞精辨迥然分，爭如巨浸張帆者，不顧波濤過海門。　照覺總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咄！只有照壁月，且無吹葉風。　大溈喆云：馬師曾翫月，三子左右侍，吹箇無孔笛，清音括天地。　佛性泰云：張公養得三箇兒，長大不知誰立志，呼來月下問蹤由，眼睛箇箇皆相似。　徑山杲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大家出隻手，彼此不相饒。

藥山儼禪師一夜登山經行，忽然雲開見月，師乃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盡謂東家。明辰，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眾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

李翺尚書贈頌云：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　塗毒策云：古德隨緣放曠，任意經行，纔立峻峯頭，清聲滿寰宇。山僧亦有一頌：塗毒從來要任緣，遼天鼻孔被渠穿。胃暑登途過西浙，他年衣鉢有誰傳？

槃山積禪師示眾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

雲門云：直饒與麼道，猶在半途，未是透脫一路。僧便問：如何是透脫一路？師云：天台華頂，趙州石橋。又拈云：東海裏藏身，須彌山上走馬。復以拄杖打禪床一下，大眾眼目定動。乃拈拄杖趁散，云：將謂刓利這漆桶。　大愚芝拈起拂子，云：微塵諸佛光明總在這裏，照破你諸人心肝五臟、脾胃肝膽，衲僧面前不得道著，切宜忌口。擊禪床，下座。　禾山方云：山河大地、燈籠露柱、厨庫三門皆是光境，作麼生是真實？諸人輪轉三界者，蓋為不了目前法，從生至死無有了期，快須薦取，莫待雪鬢銀髭，臨渴掘井，悔將不及。　徑山杲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鶯上樹一枝花。

月堂昌頌云：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百鳥不來春已老，落花流水遶江村。　松源岳云：描不成兮畫不成，臥龍長怖碧潭清。擬心湊泊終難會，達者應須暗裏驚。

長沙岑禪師一夕與仰山翫月次，仰云：人人盡有這箇事，祇是用不得。師云：恰是倩汝用去。仰云：你作麼生用？師乃與一踏，踏倒。仰山起來云：爾直下似箇大蟲。(傳燈作向月次)

長慶稜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保福展云：好一箇月，只是用力太多，被他踏破，却成兩箇。人人盡道岑大蟲奇特，須知仰山有陷虎之機，德山、圓明代更與一踏。　琅琊覺云：李陵雖好手，爭免陷番身？　達觀穎云：仰山喚作大蟲，因聖道似箇狂狗。　徑山杲云：皎潔一輪，寒光萬里。刓利者，葉落知秋；僿[鹵*辱]者，忠言逆耳。休不休？已不已？小釋迦有陷虎之機，老大蟲却無牙齒。當時一踏豈造次？驀然倒地非偶爾。眾中還有緇素得二老出者麼？良久，云：設有，也是掉棒打月。曹源生頌云：浮雲散盡月當空，兔子懷胎產大蟲。跳出風前弄牙爪，至今撼動廣寒宮。

投子同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云：吞却三箇四箇。云：圓後如何？師云：吐却七箇八箇。

南堂靜云：若不會祖師西來意，這因緣卒摸索不著在。若是田地穩密底，方知落處。然雖如是，大隋即不然，或有問：月未圓時如何？只向道：六合含渾氣象清。圓後如何？爛銀盤出百邪驚。　鼓山珍云：投子和尚雖然善能吞吐，要且未知月之所在。或問鼓山：月未圓時如何？只對他道：天上有星皆拱北。圓後如何？人間無水不朝東。　月堂昌云：投子只知得路便行，不覺渾身泥水。瑞光即不然，月未圓時如何？布施不如還却債。圓後如何？借婆裙子拜婆年。　徑山杲云：三箇與四箇，七箇與八箇，

數日甚分明，無人數得過。既是數日分明，為甚無人數得過？良久，云：道士著白襴，且非真措大。

洞山聰頌云：七八雖然正好觀，四三焉得便瞞頇？靈光萬古輝天地，隱顯尋常不用搏。　投子青云：圓闕曾伸問老翁，石龜嚙子引清風，昨朝木馬潭中過，踏出金烏半夜紅。　保寧勇云：吞却三四枝，吐出七八箇，吞吐總完全，不知是甚麼？　正覺逸云：圓後圓前作者知，四三七八解呈機，令人長笑善吞吐，留與叢林作是非。

雲門偃禪師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不？師云：清波無透路。云：和尚從何得？師云：再問復何來？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重疊關山路。

白雲端頌云：灼然水月非難取，自是時人手不親。韶石老師拈出了，關山重疊越光新。　圓悟勤云：徧界不藏，清波澄寂。互換投機，箭鋒相直。提起向上鉗鎚，石火電光莫及。便恁麼，隔關山，碧潭雲外不相關。

楊岐會禪師。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云：東方來者東方坐。

白雲端頌云：堯舜垂衣萬國賓，撥雲見日意休陳。東方來者東方坐，草水重霑雨露新。

智門祚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蚌含明月。僧問：如何是般若用？師云：兔子懷胎。

雪竇顯云：非唯把定世界，亦乃安貼家邦。若善能參詳，便請丹宵獨步。　黃龍新云：如何是般若體？一堆屎。如何是般若用？屎堆裏蟲。　南堂靜云：古人是則是，答得太高生。若是老僧即不然，如何是般若體？一穀一米。如何是般若用？七擒七縱。

應庵華云：兩箇漆桶，一時話墮了，更添一枚。如何是般若體？相見便無禮。如何是般若用？從來愛打閧。且道三箇漆桶，還有優劣也無？若檢點得出，許你具頂門眼。

雪竇頌云：一片虛凝絕謂情，天人從此見空生。蚌含玄兔深深意，曾與禪家作戰爭。　佛鑑懃云：蚌含明月秋波冷，兔子懷胎夜魄寒。皎皎清光成一片，直須回首好生觀。　長蘆卓云：蚌含明月兔懷胎，無限禪人擘不開。鐵眼銅睛何擬擬，三千里外笑咍咍。

風雲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尋白佛言：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法眼因百丈常請益，敘語未終，眼云：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丈從此悟入。　五祖戒云：大小世尊被阿難一狀領過。又出語云：汝何所問？　雪竇顯云：邪正不分，過猶鞭影。又云：諸禪德，迷雲既開，決定見佛，還許他同參也無？若共相委知，則天下宗師並為外道伴侶；如各非印證，則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　道吾真云：世尊隻眼通三界，外道雙眸貫五天。　楊岐會云：世尊輟已從人，外道乃因齋慶讚。　大溈喆云：外道懷藏寶鏡，世尊親為高提。森羅顯煥，萬象歷然。又得阿難金鐘再擊，四眾共聞。然雖如是，大似二龍玩珠，長他智者威獰。

汾陽昭頌云：鞭影分明指似君，多聞瞥地爽精神。汾陽報汝諸禪侶，信手拈來莫厭塵。　淨照臻云：特地慇懃問有無，因風應不費工夫。迷雲綻得開令入，未免區區在半途。　佛眼遠云：杲日

連天照有無，孰云善逝坐跏趺。如今要見當年事，邪正由來在半途。　鼓山珪云：迷悟髑髏前，何勞更舉鞭。只持雞狗戒，不學祖師禪。

六祖能大師於黃梅受法，辭五祖，祖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暮夜風颺剎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師云：可容俗流輒預高論不？乃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耳。印宗聞語，竦然異之，遂問其由，師以實告之。印宗於是集眾，請開東山法門，師遂落髮，披衣受戒，即廣州天寧寺也。

雪峯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孚上座侍次齩齒，峯云：我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　保福展云：作賊人心虛，也是蕭何制律。　巴陵鑑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既不是風，旛向甚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　雪竇顯云：雪竇道：風動旛動。既是風，旛向甚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　應庵華云：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

瑞鹿先頌云：非風旛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徒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　天衣懷云：不是風兮不是旛，斯言形已播人間。要會老盧端的意，天台南嶽萬重山。　法昌遇云：不是風兮不是旛，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道場如云：滄溟直下取驪珠，覿面相呈見也無。到此不開真正眼，膏肓之病卒難蘇。　夢庵信云：相爭但見風旛動，不肯回頭識動心。從此老盧露消息，松風江月盡知音。

趙州諗禪師。僧問：白雲自在時如何？師云：爭似春風處處閑？

古德頌云：舒卷悠悠雲遶山，鼓舞飄飄風吹谷。雲逐風來得自由，風隨雲去無拘束。

韶山普禪師。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云：有。云：是甚麼句？師云：一片孤雲不露醜。

天童覺云：通身回互，不觸尊嚴，退位傍提，要當宛轉。還見韶山相為處麼？盡力推爺向裏頭。

投子青頌云：白雲不到中峯頂，滿目煙蘿景象殊。一句曲寒千古調，萬重青碧月來初。

興化獎禪師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云：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云：山僧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

應庵華云：眾中商量道：向古廟裏避得過，是明空劫已前自己。又道：便是他安身立命處。殊不知興化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

洞山聰頌云：此間非常觸忤人，如禽空啄噪荊榛。須知興化奔馳疾，值雨何曾濕著身。　晦堂心云：一不是，二不成，落花芳草裡啼鶯。閑庭雨歇夜初靜，片月還從海上生。　海印信云：攫浪拏雲勢莫猜，漁翁倚棹傍巖隈。江邊依舊空歸去，帝里同風不到來。

明招謙禪師，一日天寒上堂，大眾集定，師云：今日風頭稍硬，不是你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下座歸方丈，大眾隨至立定，師又云：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

開先暹云：停囚長智，當時待伊道：今日風頭稍硬，歸暖處說話去來。但拊掌各自歸堂，教這老漢一場懨懶。

開福寧頌云：風頭坐斷進還難，衲子相將不易看。未到潼關天已曉，不堪回首望長安。　佛性泰云：風前露出無瑕璧，室內擎將無價珠。兩度獻渠渠不識，可憐流落在江湖。　鼓山珪云：風頭稍硬難安立，暖氣纔通瞌睡來。却笑明招閑費力，無端兩處強差排。　徑山杲云：夜半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曉雞鳴。可憐自屎不知臭，又欲重新拈似人。

雨雪

二祖可大師聞達磨初至少林，遂往彼晨夕參扣，但端然面壁，莫聞誨勵，師志益堅，乃云：古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人如此，我何人哉？其夜，天大雪，師到庭際，侍立忘歸。翌日，積雪齊腰，磨憫而問云：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師悲泣云：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磨云：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可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辛苦？師聞示誨，其志彌專，乃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磨前。磨云：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師云：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云：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師云：我心未安，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為汝安。師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我為汝安心竟。師於此悟入。

五祖戒云：大似對面相瞞。又云：若只與麼，何用西來？　芭蕉徹云：金剛與泥人揩背。　五祖演云：白雲當時若見，好與二十棒。何故？他人覷見，將謂兩箇說安心法。畢竟如何？菩薩龍王行雨潤，遮身向上數重雲。

汾陽昭頌云：九年面壁待當機，立雪齊腰未展眉，恭敬願安心地法，覓心無得始無疑。　白雲端云：終始覓心不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冷，鼻孔依前搭上唇。　無盡居士云：覓

心不得已安心，屠肆婬坊嗣少林，爭柰子孫嫌直截，諸方五味苦參尋。

龐蘊居士因辭藥山，山命十人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時有全禪客云：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士云：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係在。全云：居士作麼生？士又與一掌，云：眼見如盲，口說如瘂。

雪竇顯別云：初間但握雪團便打。又頌云：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蕭灑。蕭灑絕，碧眼胡僧難辨別。

高沙彌一日出庵值雨，藥山見來，乃云：你來也。師云：是。山云：可殺濕。師云：不打這鼓笛。雲巖云：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甚麼皮？山云：今日大好曲調。

丹霞淳頌云：偶爾垂言借問伊，知音爭使落今時。胡家不犯宮商曲，玉笛同將劫外吹。

雲居膺禪師因劉禹端公問：雨從何來？師云：從端公問處來。劉遂禮三拜，歡喜讚歎。師却問：端公問從何來？劉無語，歸家三日而死。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

歸宗柔別云：謝和尚再三。　徑山杲云：劉禹端。公無語，歸家三日而死。正爬著洪覺痒處，只是不知轉身一路。當初待伊道問從何來，但依前禮三拜，歡喜而退，且教洪覺疑三十年。

雪竇顯頌云：風作何色？雨從何來？不用彈指，樓閣門開。波波稜稜，南方未回。

鏡清忞禪師問僧：門外甚麼聲？云：簷頭雨滴聲。師云：眾生顛倒，迷己逐物。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師云：忌不迷己。

云：忌不迷己，意旨如何？師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琅琊覺云：得即得，大似平地上陷人。　黃龍心云：說難說易，轉見迷己。要不迷己，如今喚作甚麼聲？雪竇顯頌云：虛空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會不會，南山北山轉霧霈。　無為子云：是甚麼聲？雨滴浩浩。迷己逐物，眾生顛倒。　長靈卓云：簷前雨滴聲，正在眼中鳴。貪他蓑笠者，失却舊茅亭。

巴陵鑑禪師。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云：銀椀裏盛雪。

雪竇顯頌云：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椀裏盛雪。九十六箇應自知，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　保寧勇云：人天會上分緇素，龍象堂前定是非。選甚邪魔并異類，好教齊向此中歸。　佛性泰云：銀椀裏盛雪，水壺含寶月。縱具四維陀，到此虛搖舌。西天令嚴，此土還別。

水火

龐蘊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來，即向汝道。士於言下有省悟。

保寧勇代云：和尚太多口生。　玉泉璉云：問處體露無依，答時堆山積嶽，賓主互換，針芥相投，如空藏空，似鏡照鏡。諸人還知二老落處麼？誰家別舘池塘上，一對鴛鴦畫不成？

白雲端頌云：一口吸盡西江水，萬古千今無一滴。要知黨理不黨親，馬祖可惜口門窄。　保寧勇云：風吹日炙露屍骸，泣問僊人覓地埋。忍俊不禁多口老，陰陽無處可安排。　石門易云：借問乾坤獨步人，全提分付太言親。西江吸盡無涓滴，誰解喉門鎖要津？

趙州僧問：初生孩兒還具六識也無？師云：急水上打毬子。其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

雪竇顯頌云：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　白雲端云：何謂識兮還具六，八萬四千殊不足。初生孩子尚喃喃，急水打毬攔口築。

趙州一日敲火問僧云：老僧喚作火，汝喚作甚麼？僧無語。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法燈欽別云：我不如汝。

老衲證頌云：趙州眼放光，爍破四天下，鉢盂上安柄，至今成話杷。

茱萸禪師因趙州將拄杖上法堂，東覷西覷，師乃問：作甚麼？州云：探水。師云：我這裡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州遂將拄杖靠壁而去。

大溈喆云：趙州善能探水，不犯波瀾。茱萸一滴也無，爭柰關防不得。　琅琊覺云：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　應庵華云：茱萸一滴也無，滔天白浪。趙州以杖靠壁，不犯波瀾。雖然二老同死同生，爭柰明果未肯放過在。　泐潭明云：趙老雲収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舘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保寧勇頌云：逐步移笻探淺深，果然滄海碧沈沈，一雙足跡分明在，將謂歸家不可尋。　佛鑑懃云：古今難透趙州關，取次施為不等閑，杖子靠來斜倚壁，輕如毫髮重如山。　徑山杲云：深淺聊將拄杖探，忽然平地起波瀾，傾湫倒嶽驚天地，到海方知徹底乾。

溈山祐禪師在百丈時，夜侍立次，丈云：看爐內有火也無？師看了，來報云：無。丈躬目至爐深撥，忽得少火，乃挾起云：你道無這箇蹩？師因而契悟。丈云：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便知己物不從外得，汝善護持。次日，百丈同師入山作務，丈云：還將得火來麼？師云：將得來。丈云：在甚麼處？師拾起一枝枯柴，吹三吹度與丈，丈肯之，乃云：如蟲禦木。

保寧勇頌云：提起都來只一星，豁然騰燄亘天明。連延野外猶難救，直得三年草不生。　大洪遂云：力士曾遺額上珠，搜尋無處幾嗟吁。傍人為指珠元在，始覺平生用意麤。　上方益云：撥動寒灰火便明，曉來山外尚熒熒。堪嗟法眼堂前客，猶向南方問丙丁。

大隋真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師云：壞。云：與麼則隨他去。師云：隨他去。其僧不會，持此語到投子舉似，投子遂焚香，遙望大隋禮拜云：西川有古佛出現，汝速回彼。僧返西川，師已遷化；復回投子，子亦遷化。

後有僧舉問脩山主，主云：不壞。云：為甚麼不壞？主云：為同大千。　道吾真云：此二老宿，一人道壞，一人道不壞。且道壞底是？不壞底是？會麼？壞與不壞，俱非內外，不隔纖毫，尋常面對。

智門祚頌云：切忌隨他不會他，大隋此語播天涯。真淨性中纔一念，早是千差與萬差。　雪竇顯云：劫火光中立門端，衲僧猶滯兩重關。可憐一句隨他語，萬里區區獨往還。　慈受深云：壞與不壞兩相猜，劒閣龍舒謾往來。何人更有樊公脚，一踏鴻門雙扇開。

投子同禪師。僧問：劫火洞然時如何？師云：寒威威地。

投子青頌云：天地為爐萬物燋，石人駕浪渡雲霄。風生半夜霜威重，月落水寒逼鬢凋。

雪峯存禪師示眾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玄沙云：近日官令稍嚴。師云：作麼生？沙云：不許攙行奪市。師不覺吐舌。雲門云：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黃龍新云：雪峯雲門，交互爭輝，薪盡火滅，向甚麼處聽？莫戀白雲深處坐，切忌寒灰煨殺人。

白雲端頌云：火燄騰輝說最親，無邊諸佛近前聞。誰知更有傍觀者，鼻孔遼天不喜君。　保寧勇云：一堆猛燄亘天紅，三世如來在此中。轉大法輪今已了，眉毛之上起清風。　普融平云：紅燄光中也大奇，明明演說白毫輝。可憐雪老并韶石，燒却眉毛總不知。

雪峯。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云：瞪目不見底。云：飲者如何？師云：不從口入。僧後到趙州舉此話，州云：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云：飲者如何？州云：死。師聞得，乃云：趙州古佛遙作禮。自此不答話。

雪竇顯云：眾中商量，總云雪峯不出這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為作者。　天衣懷云：諸仁者作麼生會不答話底道理？讚嘆趙州即不無，還知趙州片玉瑕生麼？若人檢點得出，相如不誑於秦主。　蒙庵岳云：雪峯不從口入，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趙州云：死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　天童覺云：扶豎宗乘，須還大匠。雪峰辦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身心，趙州用一百二十歲老作家手段，不妨奇恠。如今眾中隨言定旨，亂作貶剝，深屈古人。然則相席打令，似有知音；鏤骨銘心，罕逢明鑑。

雲盖昌頌云：古澗寒泉浩渺瀰，分明枝派暗流時。不從口入無滋味，苦死令渠話不知。　寶峰照云：黯黯雲攢付雪峯，青青趙老一雙瞳。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盖代功。　佛心才云：縱奪還他老作家，奔流度刃數如麻。深深澗底無人到，飲者重添眼裏沙。

古德垂語云：我喚作火，汝不得喚作火。

無為居士頌云：我喚作火，汝即不可，已道了也，喚作甚麼？

玄沙備禪師因鏡清來參，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處。師云：還聞偃溪水聲麼？清云：聞。師云：從這裏入。鏡清於言下大悟。

五祖演云：果是得入，一任四方八面。若也未然，輒不得離却這裏。　徑山杲云：若要真箇得入，直須離却這裡。

白雲端頌云：天生碧眼崑崙兒，有藝過人自不知。幾度黑風翻大海，波心出沒自閑嬉。　法雲秀云：一滴偃溪水，四海少人聞。直饒玄會得，也是弄精魂。　羅漢南云：天飄碎玉千峯雪，雨滴巖花萬國春。堪聽偃溪流水意，潺潺終日不聞聞。

法眼益禪師。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云：是曹源一滴水。時韶國師在會下，聞此語大悟。

應庵華云：法眼恁麼說話，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忽有人問薦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只對他道：死。　白雲端頌云：曹源一滴久澄清，流出千江絕浪聲。大海幾多遊翫者，茫茫空遶水邊行。　草堂清云：曹源一滴異常流，流入滄溟貫九州。垂釣幾番波浪嶮，未曾聞道失漁舟。　佛燈珣云：一滴曹源立問端，清凉答處在言前。眾流截斷窮源底，百川依舊勢朝天。

禪林類聚卷第十四

衣鉢　服飾(把針附)　鞋韈　珍寶　琴碁(書畫樂附)　簾帳舟楫

衣鉢

世尊一日勑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佛云：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之儀式？佛召阿難，阿難應諾。佛云：持鉢去。

禾山方云：阿難只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隆慶化士既解與麼去，亦解與麼來。然雖如是，且道作麼生是七佛儀式？要會麼？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遯庵頌云：從前七佛軌儀，慶喜何曾欠少？堪笑黃面瞿曇，無端更打之遶。

阿難尊者問迦葉云：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剎竿著。

汾陽昭云：不問那知？　五祖戒云：露。　翠巖芝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　草堂清云：剎竿未倒，穿却諸人髑髏，換却諸人眼睛。剎竿倒後，向甚麼處見釋迦老子？參。

白雲端頌云：金襴之外復何傳？弟應兄呼豈有偏？倒却門前剎竿子，免教依舊倚牆邊。　覺海元云：金襴付後別何傳？呼應雖勤意未圓，迦葉更能施善巧，剎竿倒却貴安然。　無盡居士云：慶喜門前倒剎竿，金襴傳外有何傳？天然外道無師證，爭柰威音佛已前。　天童覺云：影略門前倒剎竿，箇中消息授傳難，玲瓏侍者能相委，盤走明珠珠走盤。　慈受深云：頭陀飲光，多聞慶喜，合掌擎拳，難兄難弟。一朝狹路兩相逢，裂轉雙睛無處避，

便向門前倒剎竿，丈夫自有衝天志。　旻古佛云：提起金襴，惹倒剎竿，步步踏著，綠水青山。

雪峯存禪師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師曬飯巾次，見德山托鉢至法堂前，師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山便歸方丈。師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巖頭來，山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啟其意，山休去。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拊掌大笑云：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如是，也只得三年。後三年，果遷化。

明招謙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　雪竇顯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有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大溈喆云：巖頭大似高崖石裂，直得百里走獸潛蹤。若非德山度量深明，爭得昨日與今日不同？　翠巖真云：巖頭、德山一狀領過雪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地在。

南堂靜頌云：德山托鉢最為奇，好語令人特地疑。虎豹出林誇爪距，叢林千古立雄基。　寶峯祥云：凜凜霜風戞地寒，漁翁擲釣五湖寬。錦鱗觸散波心月，収取絲綸上古灘。　天童覺云：末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太含胡。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樽前唱鷓鴣。　徑山杲云：一撾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雲門偃禪師示眾云：世界恁麼廣闊，為甚麼鐘聲披七條？

鼓山珪頌云：七條披向鐘聲上，徧界難藏比丘相。若以色見音聲求，迦葉師兄是虛妄。　徑山杲云：鐘聲披起鬱多羅，碧眼胡兒不奈何。一箭雙鵰隨手落，拈來元是柵中鵝。

楊岐會禪師。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麼？師云：鉢盂口向天。

白雲端頌云：鉢口向天底時節，十方世界一團鐵。少林面壁謾多年，衲僧眼裏重添屑。　松源岳云：衲僧一拶，鉢盂口闊。天下楊岐，望梅林止渴。

服飾(把針附)

洞山价禪師問僧：世間甚麼物最苦？僧云：地獄最苦。師云：不然，衣線下不明大事始是苦。

丹霞淳頌云：鑊湯爐炭幾何般，地獄三塗未苦酸。須聽新豐親切語，袈裟之下莫顢頇。

曹山本寂禪師。僧問：靈衣不掛時如何？師云：曹山今日孝滿。云：孝滿後如何？師云：曹山好顛酒。

天童覺頌云：清白門庭四絕隣，長年關掃不容塵。光明轉處傾殘月，爻象分時却建寅。新滿孝，便逢春，醉步狂歌任墮巾。散髮夷猶誰管系，太平無事酒顛人。

香林遠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臘月火燒山。

應庵華云：香林恁麼道，老鼠入牛角。忽有人問歸宗：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他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雪竇顯頌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立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　上方益云：歲晚年來正苦寒，千林木葉盡凋殘。炎炎野火無流水，應是隨風過別山。　白楊順云：臘月山頭火亘天，衲衣下事若為傳？老來不是觀時節，困即長伸兩脚眠。　天童覺云：老大叢林快說禪，不將禪掛口皮邊。谷深山遠

空無像，何處人呼應不圓？　東林顏云：臘月火燒山，苦口是黃連。相將歲除夜，竇八布衫穿。大可憐，把手入黃泉。

鞋韈

睦州蹤禪師在黃檗為首座，教臨濟問佛法。後歸鄉院，杜門織蒲鞋養母，人目之曰陳蒲鞋。接得雲門，令嗣雪峯，唯自晦迹。凡見僧，喚云：大德！僧回首，師云：擔板漢！

雪竇顯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這僧喚既回首，因甚却成擔板？

汾陽昭頌云：垂慈只要總通靈，不是宗師妄目生。擔板直教須放下，免伊虛度百千生。　圓悟勤云：辛辛辣辣，啐啐喋喋。識際北，為大樹。拶雲門，墮嶮崖。機峻莫階，言如枯柴。夫是之謂陳蒲鞋。　無為子云：睦州喚，隨卦斷。回不回，擔板漢。　長靈卓云：腦後與一錐，頭頭墮坑坎。直饒喚不回，也是虛擔板。透過睦州關，乾坤一隻眼。　鼓山珪云：電火光中休草草，劍輪鋒上莫忉忉。等門放却全身入，終不當頭犯一毫。　徑山杲云：睦州擔板，那容眨眼。闊狹短長，不須增減。

靈雲勤禪師問僧：甚處去？云：雪峯去。師云：我有一信寄雪峯。云：便請。師乃脫履拋向面前，僧便去。雪峯問：甚處來？云：靈雲來。峯云：和尚安不？云：有書相寄。道了，脫履拋向面前，峯休去。

溈山秀云：雪峯既不能辨他來信端的，這僧又祇知依模畫樣，鈍置他靈雲。忽若當時道：我有一信寄他云：便請靈雲只據坐。這僧又若為通露？不可大丈夫漢為人馳達，教他一言不措。

珍寶

東寺會禪師因仰山來參，乃問：汝何處人？仰云：廣南人。師云：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不？仰云：是。師云：此珠作何形狀？仰云：白月即現。師云：汝將得來不？云：將得來。師云：何不呈似老僧？云：某甲昨到溈山，蒙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云：真獅子兒，善能哮吼。如蟭螟蟲向蚊子眼睫上作窠，於十字街頭大叫一聲，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傳燈作東邑政語，無蟭螟蟲下一段。)

龍潭曉云：眾中喚作呈珠話，且作麼生是呈珠處？山僧今日與大眾註破，等閑莫向江邊立，切忌寒灰炙殺人。

本覺一頌云：鎮海明珠到處晶，由來一顆自圓成。仰山東寺曾遭索，叉手還將取次呈。

終南山師祖禪師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爾往來者是。師云：不往來者。泉云：亦是。師云：如何是珠？泉召云：師。祖師應諾。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雪竇顯向往來者是處云：草裏漢。又向不往來者亦是處云：雪上加霜。又於如何是珠處云：嶮。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著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習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白雲端云：大眾！這僧一顆摩尼珠，可謂稀世之寶，大可憐生，幾乎落在萬丈坑裏，猶賴得南泉老兒手親為他把得起。且道此珠現今在甚麼處？乃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溈山祐禪師坐次，仰山與香嚴侍立，師云：如今總與麼者少，不與麼者多。香嚴從東過西立，仰山從西過東立，師云：這箇因緣，三

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云：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云：即今亦不少。師云：合取狗口。

佛鑑懃云：溈山幸自海晏河清，剛地無風起浪。雖然，一波纔動萬波隨，擲地金聲如瓦礫。仰山、香嚴若能慎護，纔見溈山恁麼道，便珍重下去。假饒溈山咳唾風生，也須無出氣處。　大溈智云：溈山舉令，二子唱和，偶然成曲調，不是海作做。雖然，啐啄之機，溈山未肯放過。當時仰山、香嚴見溈山與麼道，便好掀倒禪床。還知麼？良久，云：見性不留佛，大悟不存師。猶較些子，喝一喝。　塗毒策云：金久鍊則精，水久澄則清。溈山纔始調絃，二子終須別曲。當初祇道喜相逢，到底翻成怨離別。且道過在甚麼處？還知麼？老來祇可和雲睡，休與兒孫論短長。南堂靜頌云：象王嚬呻，師子哮吼。踞地盤空，移星換斗。坐斷舌頭，合取狗口。一回擲地作金聲，九曲黃河徹底清。　隱靜儼云：溈山垂語辨龍蛇，一對驪珠絕點瑕。獅子窟中無異獸，嘉聲動地徧天涯。

洛浦安禪師。僧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師云：拳中舊寶，不假披沙。云：恁麼則展手不逢也。師云：莫將鶴唳，擬作鶯啼。

丹霞淳頌云：淘金豈假披沙得，不觸波瀾猶費力。露柱三更忽放光，此時未審何人識。

大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云：截瓊枝寸寸是寶，柝旃檀片片皆香。

丹霞淳頌云：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全彰淨妙身。玉女背風無巧拙，靈苗花秀不知春。

雲門偃禪師示眾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向燈籠上。

法昌遇，云：且緩緩。法昌有一寶，七顛與八倒，或作無明山，或時為相好，觸處盡光輝，動便入荒草。休尋討，珊瑚枝上日，杲杲　白雲端。云：大眾！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且道寶在甚處？乃云：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雪竇顯頌云：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自看。　溈山秀云：看！看！野花開，極撩亂，三月洞庭江上春，煙霄飛過瀟湘岸。　白雲端云：嶺上白雲舒復卷，天邊皓月去還來，低頭却入茅簷下，不覺呵呵笑幾回。　佛心才云：帝網交羅幾萬般，形山消殞影團團，拈來不是無心處，只在乾坤宇宙間。

長慶稜禪師。僧問：眾手淘金，誰是得者？師云：有伎倆者得。云：學人還得也無？師云：大遠在。

雪竇顯代這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

智門祚頌云：眾手淘金得者誰？纖塵窒礙豈能為？洪波浩渺黃金遠，一事無成空手歸。

首山念禪師。僧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云：家家門前火把子。僧於言下大悟。

白雲端頌云：空手歸時誰肯信？驢駃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天如白日開。　佛鑑懃云：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時所得多，家家門前火把子，明如日月照山河。

琴碁(書畫樂附)

睦州蹤禪師因一秀才來參，師問：先輩所蘊何業？才云：某甲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云：會麼？才罔措，師云：又道

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黃龍南云：睦州一點，直在威音王已前，及乎八法論書，却被箇俗人勘破。若是黃龍即不然，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大溈喆云：睦州不妨用得這一點妙，又似以勢欺人。大溈即不然，乃畫一圓相云：會麼？字義炳然，文不加點。

明招謙頌云：一點曾無異，微塵劫不增。百千諸佛眼，同共此靈明。　佛鑑懃云：禪師拄杖秀才筆，伎倆皆從手中出。八法論書如未明，面前一點黑如漆。　水庵一云：一著機先用得親，可憐窮手眼無筋。須知八法論書處，前箭猶輕後箭深。

大陽延禪師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云：此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云：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於言下大悟作禮，却依本位立。山云：何不道取一句來？師云：道即不辭，恐上紙墨。山乃呵呵大笑云：此語已後上碑去在。

投子青頌云：路窮崖仞問山翁，別指巖西嶺近東。擬進霧垂嵐色重，回頭頂見太陽紅。

風穴沼禪師。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云：木雞啼子夜，蓊狗吠天明。

徑山杲云：這黃面浙子恁麼答話，也做他臨濟兒孫未得在。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只向他道：木雞啼子夜，蓊狗吠天明。

投子青頌云：古巖月色鎖重雲，枯木迎芳曉帶春。昨夜星河轉南斗，金烏隨鳳過天輪。

簾帳

法眼益禪師因僧齋前來參次，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師云：一得一失。

東禪齋云：上座且作麼生會？有云：為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麼會，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那箇失？

天童覺頌云：松直棘曲，鶴長鳧短。羲皇世人，俱忘治亂。其安也，潛鱗在淵；其逸也，翔鳥脫絆。無何祖禰西來，裏許得失相半。蓬隨風而轉空，船截流而到岸。箇中刓利衲僧，看取清凉手段。

舟楫

六祖大師一日謂門人云：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整舟楫。門人云：師從此去，早晚却回？師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佛眼遠頌云：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秦人半掩門。花落已隨流水遠，空留冪冪野雲屯。　松源岳云：雲開空自闊，葉落即歸根。回首煙波裏，漁歌過遠村。

船子誠禪師與道吾、雲巖在藥山分別後，往秀州華亭泛一小舟，曾囑道吾云：師兄！向後有座主指一二人來。道吾後至京口竹林寺，時夾山會禪師住持，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會云：法身無相。云：如何是法眼？會云：法眼無瑕。吾不覺失笑。會下座，具禮請問，吾云：吾有同行在華亭船上接人，汝往見之，必有所得，仍須更易其服。會乃散眾易服，徑造華亭。師見會來，便問：大德住甚麼寺？會云：似則不住，住則不似。師云：不似又不似箇甚麼？會云：不是目前法。師云：甚處學得來？會云：非耳目之所

到。師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會擬開口，師拈橈子劈脊打落水中。會纔上船，師急索云：道！道！會擬開口，師又打，會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會遂問：拋綸擲鈎，師意如何？師云：絲懸渌水，浮定有無之意。速道！速道！會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會乃掩耳。師云：如是！如是！乃囑云：吾在藥山三十年，方明得此事。汝今得已，向後莫住城隍聚落，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向深山鑊頭邊接取一箇半箇，嗣續吾宗，無令斷絕。會領旨，禮辭而去，頻頻回首。師復喚云：闍黎！會回首，師舉船橈云：汝道別更有在？言訖，踏翻船，於煙浪

投子青頌云：泛舟駕嶮三十春，擊處竿頭活死人。夾嶺桂分千古韻，朗江山翠萬重新。　保寧勇云：不犯清波不擲鈎，恠哉當面觸鼇頭。微芒一噴朦朧雨，萬壑千溪水逆流。　覺海元云：捨短從長有幾人，遠求船子扣玄津。蘭橈數拄徒開口，水色山光特地新。　佛迹昱云：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獲錦鱗。橈下翻身何脫灑，回頭不見舊時人。　無盡居士云：蘆葦蕭蕭江岸秋，長天獨月向西流。離鈎三寸無人道，笑倚蘭橈自點頭。

船子。有一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竪起橈子云：會麼？云：不會。師云：棹撥清波，金鱗罕遇。因示偈云：三十年來坐釣臺，鈎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雪竇顯云：這漢勞而無功。忽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作麼生免得此過？良久，云：莫謂水寒魚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

白雲端頌云：閃礫金鱗躍浪時，華亭貪翫下鈎遲。誰知雪老垂綸慣，不犯波濤取得伊。

巖頭豁禪師。僧問：古帆未掛時如何？師云：小魚吞大魚。

汾陽昭頌云：古帆不掛更何疑，學問依前又是迷。大小二魚俱一海，爭柰鈎頭餌不齋。　鼓山珪云：小魚吞大魚，門上釘桃符。邪魔俱不入，佛法也消除。　徑山杲云：小魚吞大魚，直路太縈紆。古帆休更問，處處得逢渠。

巖頭僧問：古帆掛後如何？師云：後園驢喫草。

海印信頌云：槌打不碎，火燒不著，天上人間，何處安泊？阿呵呵！是甚麼？莫齩破，須爛嚼。　大洪遂云：古帆不掛問巖頭，月冷風高下直鈎，誰見後園驢喫草？脫籠卸馱飽齁齁。　楚安方云：風信不來春已老，却憶後園驢喫草，滿大明月贈行人，野客溪邊歸路早。　徑山杲云：後園驢喫草，一老一不老，驀地撞出來，鬪湊得恰好。

廣德周禪師。僧問：波浪之中如何得妙？師云：橈棹不施兼底脫，往來終不借浮囊。

丹霞淳頌云：一句相酬難取則，輪王不化閻浮國。無邊剎海浪痕平，獨駕泥牛耕月色。

木平道禪師初謁洛浦，遂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云：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不愜意。次參盤龍，如前置問，龍云：移舟不辨水，舉棹即迷源。師因此相契。

雲峯悅云：木平若於洛浦言下會去，猶較些子，可惜許向盤龍死水裏淹殺。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對云：不勞斤斧。師云：果然

只在這裏。諸禪德，大凡發言超方，也須甄別邪正，識辨真偽，帶些子眼筋始得。雖然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

丹霞淳頌云：金烏玉兔兩交輝，照破威音未兆時。若謂青霄別有路，木人依舊皺雙眉。　本覺一云：移舟曾不別澄潭，舉棹波生豈更堪？更會一漚初未發，木人半夜好同參。

法眼益禪師問覺上座：船來陸來？云：船來。師云：船在甚麼處？云：船在河裡。覺退，師却問傍僧云：你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

天童覺頌云：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毛色而得馬，靡絲絃而樂琴。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真淳盤古心。

禪林類聚卷第十五

法器　槌拂　數珠　錚錫　杖笠　鏡扇

法器

百丈海禪師因普請鋤地次，有一僧舉起鋤頭，忽聞鼓鳴，乃拋下，大笑便歸。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與麼？云：適來肚飢，聞鼓聲，歸喫飯去。師乃笑。　溈山一日見火頭聞木魚聲，放下火抄，拊掌大笑。酬詰同前。(香嚴錄亦有類此者，不収。)

東使云：當時溈山會裏無一人。　臥龍云：當時溈山會裏有一人。

水庵一頌云：孰云意在钁頭邊？一擊圓通徹大千。大笑低頭歸去後，飢餐且莫與人傳。

普化禪師居常入市，振鐸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云：或遇不明不暗來時如何？師托開云：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云：我從來疑著這漢。

五祖演云：若是五祖即不然，有人問：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和聲便打。是他須道五祖盲枷瞎棒，我只要你恁麼道。何故？一任舉似諸方。　破庵先云：這風顛漢不妨令人疑著，及至被人窮詰將來，却只道得箇羅齋打供，也似熟處難忘。若是廣壽即不然，待他道：總不恁麼來時如何？便與攔胷扭住云：道！道！若是皮下有血，管取價增十倍。

汾陽昭頌云：老倒分明兩路差，箭鋒相拄勿喎斜。龍蛇混雜人難辨，白日長空下雪花。　海印信云：明暗俱打誇無上，擒住方知

無伎倆。伎倆無，亂稱呼，至今誰解辨真虛。　佛智裕云：高堂公子醉雙陸，亂撒明珠發異光。一擲輸贏誰辨得，滿盤骰子不成雙。　鼓山珪云：慺羅須要逞聰明，金榜何曾得掛名。捋下幞頭歸去好，莫騎驢子傍人門。

曹山本寂禪師聞鐘聲，乃云：阿耶耶！阿耶耶！僧云：和尚作甚麼？師云：打著我心。

五祖戒云：作賊人心虛。

古德頌云：聞鐘便道打余心，語淺分明理事深。上流默默點頭笑，可謂真鍮不博金。

禾山殷禪師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僧出問：如何是真過？師云：解打鼓。云：如何是真諦？師云：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云：解打鼓。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解打鼓。云：萬法齊興時如何？師云：解打鼓。

雪竇顯頌云：一拽石，二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輥毬，爭似禾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　投子青云：布毛拈處費人言，爭似禾山一句傳？打鼓一聲諠宇宙，冰寒千丈忽生蓮。

幽棲幽禪師一日斂鐘上堂，大眾纔集，師乃問：甚麼人打鐘？僧云：維那。師云：近前來。僧便近前，師遂打一掌，却歸方丈臥。

投子青云：然自急須逃，古今皆有行窮絕處。試問傍人，不惜下情，果然獲有。既從相問，急索端由，不顧危亡，得他假難，雖獲小利，也是暗地傷人，不為好手。這僧雖然失利，盖為自不守分，致禍臨身，未為分外。然雖如是，終是平人橫遭羅網，自有

傍人證據在。且道證據箇甚事？乃云：東家不了，西舍受殃。復頌云：驀路相逢借問由，寸心莫便與他酬。雖然重擔教人代，終是慚顏暗地羞。

梁山觀禪師。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師云：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

丹霞淳頌云：虛空為鼓須彌槌，擊者雖多聽者稀。半夜髑髏驚破夢，滿頭明月不思歸。

槌拂

世尊入滅，迦葉昇須彌山頂，擊銅鍵椎，普集諸聖於金剛窟中，結集世尊所說教法。

青原思禪師因石頭參，師問：爾從甚處來？云：曹溪來。師竪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云：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云：子莫曾到西天不？云：若到即有也。師云：未在，更道。云：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希遷。師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投子青頌云：白雲藏玉鳳，紅日照無寥。隱隱星攢處，無私鎮九霄。

百丈海禪師再參馬祖，祖竪起拂子，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良久，云：爾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竪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亦掛拂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後因黃檗來參，舉此話，黃檗不覺吐舌。(一本小異)

汾州云：悟去便休得，說甚麼三日耳聾？　石門聰云：若不三日耳聾，何得悟去？汾州云：我與麼道，較他石門半月程。　雪竇顯云：奇恠，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刁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

眼漢，謾他一點不得。只如馬師道：爾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百丈竪拂：為復如蟲禦木？為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東林總云：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火迸。佛法豈可曲順人情？東林今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百丈大智，不無他三日耳聾，汾州、石門爭免箇二俱瞎漢？只這三箇老，還曾悟也無？良久，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泐潭英云：大眾！且道馬祖當時是百丈，悟了喝？不悟了喝？眾中有檢點得出來道看，山僧為你證明；若無，山僧今日不惜眉毛為你註破。良久，云：前三三，後三三。　雲盖智云：發大機，顯大用，非馬祖而誰能？即此用，離此用，獨百丈而得其旨。為甚麼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要會麼？不入驚人浪，難尋稱意魚。

保寧勇頌云：木馬踏殺天下人，泥龍飲竭滄溟水。霹靂滿空山嶽摧，看看平地波濤起。　天寧璉云：放去拈來更是誰？青山時見白雲歸。孤峰坐斷無餘事，翻笑蟾輸對落暉。　無盡居士云：馬駒一喝大雄峰，聲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　上方益云：雨霽遊雲尚未歸，晴空忽地一聲雷。嶺梅已得春消息，不比山桃一例開。　照覺總云：未明大智再參尋，相逐相隨用不任。斷浪絕流全體現，一聾三日孰知音？

仰山寂禪師因龐居士問：久響仰山，到來為甚麼却覆？師竪起拂子，士云：恰是。師云：是仰？是覆？士指露柱云：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下拂子云：一任舉似諸方。

白雲端頌云：兩箇八文為十六，從頭數過猶不足，拏雲亂撒向堦前，滿地團團苔蘚綠。　保寧勇云：賊偷賊物太希奇，好手還他火伴知，今日併贓齊捉獲，得便宜是落便宜。

臨濟玄禪師辭黃檗，檗問：甚麼處去？師云：不是河南，便是河北。檗便打，師約住棒，遂與一掌，檗呵呵大笑，喚侍者：將先師禪板拂子來。師召侍者云：將火來。檗云：汝但將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去在。

溈山問仰山：臨濟莫辜負他黃檗也無？仰云：不然。溈云：子作麼生？云：知恩方解報恩。溈云：從上莫有報恩事不？仰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溈云：雖然如是，吾且不知，子但舉看。仰云：如楞嚴會上阿難讚佛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豈不是報恩之事？溈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海印信頌云：師資敘別意非遙，禪板持來命火燒。佛祖已靈猶不重，信行餘長孰擎挑？

首山因拈竹篦示眾云：汝等諸人若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汝諸人且喚作甚麼？時葉縣省和尚在會，於言下大悟，乃近前掣竹篦拗作兩截，擲于堦下，却云：是甚麼？師云：瞎。縣便設拜。

徑山杲頌云：背觸非遮護，明明直舉揚。吹毛雖不動，遍地是刀鎗。　鼓山珪云：舉起竹篦子，如何便到家？秘魔巖不會，隨後便擎叉。　枯木元云：不觸又不背，徒勞生擬議。開口更商量，白雲千萬里。　東林顏云：罵他還自罵，嗔他還自嗔。戒之！慎之！出乎爾者，返乎爾者也。　此庵靜頌云：千山飛鳥絕，萬徑人跡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普燈在之)

數珠

大顛通禪師因韓文公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云：會麼？公云：不會。師云：晝夜一百八。公罔措，遂回宅，怏怏而

已。夫人乃問：侍郎情思不懌，復有何事？公遂舉前話，夫人云：何不進？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公明日凌晨遂去，至門首乃逢首座，座問：侍郎入寺因何太早？公云：特去堂頭通話。座云：堂頭有何因緣開示？公舉前話，座云：侍郎怎生會？公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座乃扣齒三下。公復至堂頭，又進前語：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師亦扣齒三下。公云：信知佛法一般。師云：見甚道理？乃云：一般。公云：適來門首接見首座亦復如是。師遂喚首座問：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不？座云：是。師便打趁出院。

保福展云：首座知前不知後，大顛令不單行。　淨泉云：大顛前頭驚殺人，後頭笑殺人。當時若盡令而行，這僧也著出院。然管中窺豹，只見一班。

汾陽昭頌云：解展機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因緣。一般扣齒叢林異，出院韓公始得閑。　黃龍南云：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施設為韓公。獅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保寧勇云：一步纔行兩步移，門前驚起鳳凰兒。栖蹤不在梧桐樹，群鳥東西空遶枝。　佛國白云：佛法無別好商量，門前扣齒便承當。一般出院難分雪，疑殺唐朝韓侍郎。　海印信云：潮者如山，觀者如市。本分弄潮人，出沒如遊戲。可憐不是弄潮人，往往須向潮中死。

鉼錫

南泉願禪師見鄧隱峰來，指淨鉼云：淨鉼是境，鉼中有水，你不得動著境，與我將水來。峯將淨鉼傾水於師面前，師便休去。

歸宗云：鄧隱峯也是亂潟。　黃龍心云：信知道急行不至，緩行太過。南泉亦好箇話端，要且不能圓就。既是能吹，亦須能拍；若不能拍，吹者徒勞。甚處是隱峯亂潟處？具參學眼，試檢點看。

鼓山珪頌云：南泉不指淨缾，隱峯何曾潟水？從教打瓦鑽龜，佛法不在這裏。　徑山杲云：眼中無翳休挑刮，鏡上無塵不用磨。信脚出門行大路，橫擔拄杖唱山歌。

鹽官安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與老僧過淨缾來。僧將淨缾至，師云：却安宿處著。僧安了，復來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古佛過去久矣。

雲門云：無朕迹。　雪竇顯云：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還會麼？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大溈喆云：山僧不然，忽有人問，但云：大眾歸堂去。若人向大溈門下薦得，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且道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開福寧云：先賢垂範，語直如絃；衲子奔波，剛然不顧。山僧今夜等是無端，試與諸人評議。這僧只知向前，不覺蹉路。國師慈悲廣大，檢點將來，弄巧成拙。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還委悉麼？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草堂清云：問來答去，暗裏投機。識者荊棘，俱為梁棟；不識者醍醐，翻成毒藥。

上方益頌云：兩手分明過淨缾，不知身已在隍城。直饒便具金剛眼，也較溈山半月程。　天童覺云：鳥之行空，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天得志。擬心一絲，對面千里。知恩報恩之間，幾幾

麻谷徹禪師持錫到章敬處作禮，遶禪牀三帀，振錫而立。敬云：是！是！師又持錫至南泉處，遶禪牀三帀，振錫而立。泉云：不是！不是！師云：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乃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長慶稜代前語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又代後語云：和尚是甚麼心行？　保福展別，但振錫一下出。又拈云：章敬、南泉可謂一

是一非。又云：麻谷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這僧當時但持錫出去恰好。　雪竇顯代兩處云：錯。　大溈喆云：章敬道是，落在麻谷彀中；南泉道不是，亦落在麻谷彀中。大溈即不然，忽有人持錫遶禪床三帀，卓然而立，但向伊道：未到這裏，好與三十棒。

汾陽昭頌云：章敬南泉路似殊，明明道理話親疎。多人不用磨金鏡，漢自漢兮胡自胡。指月迷津迷自指，示君持錫却如無。　雪竇顯云：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　保寧勇云：顏色規模恰似真，人前拈弄越光新。及乎入火重烹試，到了須歸是假銀。　圓悟勤云：如是不是，去却藥忌。擬犯封疆，全軍失利。杖頭突出古菱花，舉世風流出當家。　佛鑑懃云：昨日出都門，忽逢二商旅。一指我南行，一指我北去。南行有官船過渡，北去有車馬大路。雖然南北不同途，都在中華一國土。

道吾智禪師因石霜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他道甚麼？師喚沙彌，彌應諾，師云：添淨缾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甚麼？霜擬再舉，師便歸方丈，霜於此有省。

丹霞淳頌云：垂手還他作者機，尋常語裏布鎗旗，重詢擬進歸方丈，一句分明更不疑。

杖笠

百靈禪師一日路次見龐居士，乃問：昔日南嶽得力句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師云：舉向甚人？士以手自指云：龐公。師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之不及。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為道路。師一去更不回首。

佛鑑懃云：諸禪德！古人相見，差之毫氂，失之千里。龐公好語，舉似人不著，翻成死語。百靈向鬼窟裏賣瘦，一期也被賣得過。雖然如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徑山杲云：這箇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龐公一著。何故？當時若不得箇破笠遮却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

黃檗運禪師因普請次，南泉云：如許大身材，戴箇此兒大笠。師云：三千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云：王老師[妳- 女+口]。師戴笠便行。

佛眼遠頌云：相見錦江頭，相攜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香嚴閑禪師初開堂日，溈山令人送拂子、拄杖并書到，師接了便哭：蒼天！蒼天！僧便問：和尚為甚如此？師云：只為春行秋令。

汾陽昭頌云：拄杖將來便徹心，淚流不覺思沈吟。春行秋令人驚恠，絕後光前越古今。　疎山如云：家世拄杖，佛祖付囑。溈山寄來，香嚴發哭。父子投機，陽春雪曲。不是知音，大難相續。　正覺逸云：接得杖，哭蒼天，不言絕後與光前。春行秋令人難會，踏破草鞋脚底穿。

芭蕉情禪師示眾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大溈喆云：大溈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溈既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後令；若也用不得，且還本主。　開福寧云：覺海大似量才補職，度脚買鞋，要見芭蕉，還應未可。新報慈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或有人

問：離此二途，如何是報慈拄杖子？良久，云：如今卓向須彌頂，六臂三頭未許看。　法石空云：要識芭蕉用處麼？更將歸去夢，說與欲行人。　天童覺云：你有則一切有，你無則一切無，有無自是當人與奪，關芭蕉甚事？正恁麼時，作麼生是你拄杖子？

投子青頌云：有無今古兩重關，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通大道長安路，莫聽崑崙說往還。　保寧勇云：你有面前拈取去，如無背後奪將來。可憐黑漆光生底，擊著千門萬戶開。　正覺逸云：芭蕉示眾世無隣，與奪縱橫不易親。雨散雲收何處去？空令遊子淚沾巾。　文殊道云：有無與奪太譊訛，拄杖當途不柰何。好把斜橫禪椅畔，免令就上長枝柯。　枯木成云：縱奪臨機得自由，相逢切忌更擡眸。轉身必合知時節，擬議山藤便到頭。

善崔禪師嘗陞座，拈拄杖云：出來打，出來打。時有僧出云：崔禪聾？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法燈欽云：和尚且自救，好是肯他不肯他？　五祖戒云：便推倒禪牀。　歸宗一云：作麼生道得一語救得崔禪？　琅琊覺云：久經行陣者，終不展旗鎗。　雲蓋智云：身挨白刃，不懼死生，須是這僧始得。崔禪為甚麼當機放過？要會麼？金鱗已得休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

保寧勇頌云：鏌鋣橫按寶光寒，俠客嘍羅敢正看。飛過青霄聲震吼，乾坤直得黑漫漫。

雲門偃禪師拈起拄杖，舉教中道：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拘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乃云：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

鼓山珪頌云：二乘菩薩何年盡？諸佛凡夫早晚休。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似水長流。　徑山杲云：剔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

雲門拈拄杖示眾云：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黃龍心云：明眼宗師至今猶在，忽若有箇漢出來道：這箇是拄杖子，山河大地有甚過？也許伊具一隻眼。

雪竇顯頌云：拄杖子，吞乾坤，徒說桃花浪裏奔。燒尾者，不在拏雲攫霧；曝鰓者，何必喪膽忘魂？拈了也，聞不聞？直須灑灑落落，休更紛紛紜紜。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師驀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走散。　石霜云：石霜拄杖化為龍，吞却乾坤在手中。黃面瞿曇空眨眼，百千菩薩盡驚忙。

蓮華峯庵主拈拄杖示眾云：古人到這裏，為甚不肯住？眾無對，自云：為他途路不得力。復云：畢竟如何？又自云：榔[木*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佛眼遠橫按拄杖於肩上，高聲喚云：和尚！和尚！又云：闍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　天童覺云：負人不負出，本色住。山人思大，吞盡諸佛。普眼不見普賢，且道病在甚麼處？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雪竇顯頌云：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峰萬峰不肯住。落花流水太茫茫，剔起眉毛何處去？　本覺一云：作者寧甘在半途，半途不住意如何？橫肩拄杖千峰去，雲木何人見得渠？

保壽恩禪師上堂，拈起拄杖云：得自天台絕比倫，從來無葉又無根，有時扶過斷橋水，幾度伴歸明月村。然雖如是，也不得放過。

擊禪牀一下，便下座。

丹霞淳頌云：此杖不從天地得，登山涉水承渠力。如今擲向亂峯前，免致叢林為軌則。

雲盖鵬禪師謁雙泉雅禪師，雅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久無省發。一日，雅向火次，師侍立，雅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雅拈火筯便撼，師豁然大悟。

白雲端頌云：與奪雙行驗正邪，纔爭拄杖便忘家，驀然鐵棒如風至，失却從前眼裏花。

鏡扇

南嶽讓禪師居南嶽時，馬祖在彼住庵，日唯坐禪。師因往問云：在此何為？祖云：坐禪。師云：坐禪何所圖？祖云：圖作佛。師一日將甎一片於庵前磨，祖云：磨此何為？師云：要作鏡。祖云：磨甎豈得成鏡？師云：坐禪豈得成佛？祖云：如何即是？師云：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祖於是悟旨，於言下遂印心傳法，符西祖之讖，馬駒踏殺天下人之語，南宗闡於江西。

汾陽昭頌云：磨甎作鏡慕同音，來問分明示本心，纔喚木人回面指，犁牛耕出古皇金。　保寧勇云：死馬醫來無用處，車牛腦後更加鞭，皮穿肉綻還知不，任重應須角力全。　佛印元云：磨甎作鏡不為難，忽地生光照大千，堪笑坐禪求佛者，至今牛上更加鞭。　佛燈珣云：坐禪成佛心中病，作鏡磨甎眼裏花，一掣牢關金鎖斷，等閑信步便歸家。馬駒子，實堪誇，自從胡亂後，著處是生涯。　旻古佛云：磨甎作鏡，象席打令，一切魚龍，知水為命。

鹽官安國師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者云：破也。師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對。

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雪竇顯又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　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雪竇又云：犀牛兒猶在。　保福代云：和尚尊年，別請人好。雪竇又云：可惜勞而無功。　資福代作圓相，於中書牛字。雪竇又云：適來為甚不將出？　雪竇復拈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請諸禪客下一轉語。乃問：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僧云：大眾參堂去。師喝云：拋鉤釣鯤鯨，釣得箇蝦蟆。　雪竇頌云：犀牛扇子用多時，問著元來總不知。無限清風與頭角，盡隨雲雨去難追。　白雲端云：可憐一柄犀牛扇，謾道曾遭己破除。無限清風隨手處，卓然頭角出寰區。　天童覺云：扇子破，索犀牛，圈圾中字有來由。誰知桂轂千年魄，妙作通明一點秋。　佛燈珣云：犀牛扇子用多年，歷掌清機授手傳。頭角十全收拾取，雨餘風月滿長川。　祖印明云：老師底死索犀牛，用處其誰得自由。侍者不知頭角具，鼻根繩索被他收。　草堂清云：明月冷相照，清風卒未休。鹽官無限意，何用覓犀牛。

仰山寂禪師住東平時，溈山附書并鏡一面至，師陞座授書，乃提起鏡示眾云：大眾！溈山將鏡來，而今且道是溈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溈山寄來；若道是溈山鏡，又在東平這裏。道得即存取，道不得即打破去也。如是三舉，眾皆無對，師乃撲破。

五祖戒代云：更請和尚說道理看。驀奪打破。

汾陽昭頌云：仰山接得溈山鏡，告眾拈來行正令，懞懂禪流眼不開，仰山直下驀頭釘。　洞山聰云：提起分明照正邪，眾人皆不啟唇牙，譬如賣物無人買，最後須歸本主家。　保寧勇云：溈山古鏡仰山提，日上東方月落西，撲落不知誰拾得，秋風索索草萋

蔓。　智海清云：全放全收意亦優，為山送至仰山頭，可憐一片如秋水，三問無人撲破休。　佛心才云：父子相傳鏡絕塵，須知秋夕不同輪，可憐無限迷頭者，錯認空花鏡裏春。

高亭簡禪師初見德山在江岸坐，即隔江問訊。山以扇招之，師忽然契悟，橫趨而過，更不渡江，遂返高亭住持，法嗣德山。

徑山杲云：高亭橫趨而去，許伊是箇刽利衲僧，若要法嗣德山即未可。何故？猶與德山隔江在。

古德頌云：德嶠有此陣滯貨，幾度瞞人瞞不過。高亭幸自可憐生，隔岸無端遭染污。

廣德義禪師。僧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云：扇開人不遇，陋巷莫能收。

丹霞淳頌云：妙體堂堂相分全，青霄獨步躡金蓮。千花臺上猶慵坐，弊垢襴衫豈肯穿。

天衣懷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撐天拄地。云：磨後如何？師云：夕陽影裏快藏身。

松源岳頌云：拄地撐天合体用，夕陽影裡不藏身。有時獨坐孤峯頂，寂寂猶聞落葉頻。

禪林類聚卷第十六

器用(碓磨車附)　刀劒　弓箭　骨董

器用(碓磨車附)

南泉一日在山上作務，有僧過，問師：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拈鎌子云：我這茅鎌子三十文錢買得。僧云：不問茅鎌子三十文錢買得，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云：我使得正快。

松源岳云：南泉門前活路子，八字打開；這僧肚裏惺惺，徉聾詐痘。當時若見南泉道：我使得正快。便乃轉身一步，云：賺我來。大小南泉也須倒退。

大溈喆頌云：問路分明指路頭，青蚨三十不輕酬。用時最快無機巧，無味之談塞眾流。　圓通倦云：茆鎌三十文錢買，覿面高提第一籌。直下便知歸去路，也須更上一層樓。　照覺總云：茆鎌使得快如風，三十青蚨建大功。南泉向上路難到，到者方知觸處通。　道場如云：忽忽禪客問南泉，欵段徒勞痛下鞭。今日為君重漏泄，翩翩孤鴈下遙天。　天童覺云：我這鎌子用得快，當時三十文錢買。南泉門下路岐通，寄語行人著精彩。

龐居士因賣竹摝籬，下橋喫撲，女子靈照一見亦倒爺邊，士云：你作甚麼？女云：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云：賴是無人見。

黃龍南頌云：憐兒不覺笑嗄嗄，却於中路[馬*展]泥沙。黃龍老漢當時見，一棒打殺這冤家。　應庵華云：居士倒地，靈照扶起。乞兒伎倆，討甚巴鼻？

趙州諗禪師。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云：呈漆器。

雪竇顯云：諸禪德！還有識趙州底麼？出來相共商量。若未能辨明，大好從頭舉與你點破。四九三十六。

南堂靜頌云：作家相見時，堂堂呈漆器。烏龜落漆桶，也有第一義。

趙州因尼問：離却上來說處，請和尚指示。師咄云：煨破鐵餅。尼將鐵餅添水來，云：請和尚答話。師乃笑。

石霜諸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云：無鬚鎖子兩頭搖。

黃龍新云：石霜老禿不識好惡，鎖既無鬚即無兩頭，既無兩頭搖箇甚麼？良久，云：青山無適莫，白雲任卷舒。

投子青頌云：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程遙苔滿生，金鎖搖時無手犯，碧波心月兔常行。　保寧勇云：無鬚鎖子卒難開，枯木堂中莫亂猜，千古兩頭搖不動，待他麟角衲僧來。

清平遵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乘？師云：井索。僧云：如何是小乘？師云：錢貫。云：如何是有漏？師云：笊籬。云：如何是無漏？師云：木杓。

瑯琊覺頌云：有漏笊籬，無漏木杓，烜爍禪和，妄生卜度。剁利座主，何處摸索？金牙解使神鏘，李廣箭穿雙鶚。　無盡居士云：二乘諸漏扣空王，雪後那堪半夜霜？秦漢旌旗度沙漠，唐虞黼黻拱巖郎。法雲秀云：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笊籬木杓，直下承當，鼻孔失却。　南華昺云：笊籬木杓，錢貫井索，打瓦鑽龜，徒勞卜度，麒麟只有一隻角。　天童覺云：笊籬木杓，錢貫井索，見成家風，受用廓落。生涯放得信緣看，佛法更於何處著？不用安排只麼從，自然心地常安樂。

雪峯存禪師出世開山之後，眾盈千五百人。師以三木毬接人，凡有僧來參，輒出示之。

智門祚頌云：雪峯輥毬孰辨機？一千五百幾人知？眨起眉毛千萬里，須是吾門獅子兒。　天衣懷云：天兮寬，地兮闊，雪峯輥毬幾忉怛，一輥直上須彌山。無量人天眼開豁，脫却多年臭皮襪，步行走馬到新羅，報道花須連夜發。　佛國白云：雪老平生好輥毬，輥來輥去輥無休，一千五百人同戲，誰解輸機賽一籌？　夢庵信云：收來輥去事方圓，獨許漁郎上釣船，明月蘆花同一色，落霞孤鶩共遙天。

雪峰因僧與造龕子了，白師云：和尚龕子成也。師云：舁將向堂前著。僧舁來，師纔見，便問大眾：有人道得第一句即留取。如是再問，時有僧出云：某甲 咨和尚。師便喝云：莫[尸@豕]沸。便將龕子燒却。

雪峯因玄沙問：某甲 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遂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遂作斫牌勢，師云：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云：也即是自家底。

雪峯一日陞座，眾集定，乃輥出木毬，玄沙遂去捉來安舊處著。

白雲端云：此箇時節，眾中皆言子父共作一大事，如此見解，還夢見也未？海會今日布施諸人。乃云：濃研香翰，深蘸紫毫。

雪峯謂玄沙云：我時時全機提持，把三箇木毬一時拋，要全提去。沙云：和尚拋後，忽被箇師僧出來道：和尚看毬又作麼生？師云：道甚麼？沙云：某甲 即不與麼。師云：你作麼生？沙云：也未是分外。

仰山湧禪師向火次，有僧來參，師云：一言說盡山河。僧便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筯插向爐邊，却叹舊處。

投子青頌云：一句稱提萬象分，摩竭空自掩重門。當初衲子微開眼，插筯爐邊當火焚。

歸宗惲禪師。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云：磨不轉。云：如何是磨不轉？師云：不停輪(或作雲居)。

徑山杲云：恩大難酬。

古德頌云：截水停輪語已圓，借婆衫子拜婆年。後人不見雲居老，往往思量在兩邊。

泐潭明禪師。僧問：碓搗磨磨，不得忘却時如何？師云：虎口裏活雀兒。

丹霞淳頌云：一念蕭蕭不記年，皮膚脫落自完全。長天夜夜清如鏡，萬里無雲孤月圓。

雲居膺禪師。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云：磨不轉。

汾陽昭頌云：雲居有語機關絕，不轉令君返照看。截鐵閉關停妄解，百花俱發一花園。開花結果從他有，因地抽條長碧天。　佛印元云：截水停輪話已圓，借婆裙子拜婆年。後人不見雲居老，往往思量在二邊。

刀劒

藥山儼禪師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云：甚麼物作聲？師便抽刀，驀口作斫勢。

投子青頌云：大鵬無伴過天地，獅子將兒絕後隨。崑崙觸犯歸行路，一吼吞雲萬象馳。

臨濟玄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云：禍事！禍事！僧禮拜，師便打。

投子青頌云：劒藏匣冷逼人寒，擬問棲遲過嶺南。更欲進前求退後，悲風千古遶溪潭。

巖頭嶷禪師問僧：甚處來？云：西京來。師云：黃巢過後，還收得劒麼？云：收得。師引頸近前云：囚！僧云：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甚處來？云：巖頭來。峰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打三十棒趁出。

大溈喆云：這僧黃巢過後曾收劒，却向巖頭處施設，及至雪峯面前，鋒鋩不露。何故？為他巖頭大笑一聲，直得天地陡暗，四方絕唱。若不得雪峯，幾乎陸沈。不見道：殺人刀，活人劒。

雪竇顯頌云：黃巢過後曾收劒，大小還應作者知。三十山藤且輕恕，得便宜是落便宜。

西院明禪師未住時，聞汝州南院出世，元是同參，特去相訪。纔人事了，便云：某甲啟和尚，無可作人事，自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上和尚。院云：汝從許州來，因甚却收得江西剃刀？師於南院手上掐一掐，院呼侍者云：收。師以衣袖拂一拂，便行。院云：阿剌剌，阿剌剌。

大溈喆云：西院收得江西剃刀，無處施呈，直遇同參，方始拈出。如今還有收得者麼？試呈似老僧看。如無，尋常用箇甚麼？

海印信頌云：南院門風信莫窺，登臨無不喪全威。許州親獻江西信，針芥相投上首知。

雲門偃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云：祖。

智門祚頌云：吹毛寶劒問雲門，來者投機豈更存？路逢劒客如何也？甑人攜手向西奔。　雲溪恭云：吹毛寶劒不須抽，迸匣清光射斗牛。日用全彰人不見，雲門祖字為君酬。　圓通僊云：三尺秋光匣裏藏，時逢作者露鋒鋩。如今四塞狼煙靜，不展紅旗歸帝鄉。

芭蕉情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云：進前三步。僧云：用者如何？師云：退後三步。

風穴沼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劒？師云：不斬死漢。

巴陵鑒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云：珊瑚枝枝撐著月。

雪竇顯頌云：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礱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枝枝撐著月。　白雲端云：珊瑚枝枝撐著月，射斗鋒鋩未足觀。四海盡來歸貢後，乾坤同耀寶光寒。　長蘆卓云：價重三千不可圖，從教千古強名模。長因塞北煙塵息，記得江南啼鷓鴣。

弓箭

石鞏藏禪師凡見僧來，以弓架箭示之。一日，三平至，師云：看箭。平乃撥開胸，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師乃扣弓弦三下，平便作禮，師云：三十年架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平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活人箭，為甚麼向弓弦上辨？平無對，顛云：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

雲門問長慶：作麼生道，免得云作半箇聖人？長慶云：若不還價，爭辨真偽？門云：入水見長人。　雪竇顯云：石鞏要先拗折不難，爭柰三平中的了也。然則老宿要話三平，且未免張弓架

箭。　首山念云：人人盡道三平中的，莫屈他也無？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閑。　姜山愛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　佛鑑懃云：大小三平，元來只是箇死漢。若非死漢，又覓甚麼活人箭？石鞏龍頭蛇尾，矢在弦上又却不發，當時若便與一箭，那裏來大顛作死馬醫？醫之不差，從他掘地深埋。且如智海恁麼批判，古今還有過也無？細雨灑花千點淚，淡煙籠竹一堆愁。　天童覺云：石鞏習氣不除，三平相席打令，却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祇射得半箇聖人。豈不是以己方人？大都不入驚人浪，到了難尋稱意魚。

汾陽昭頌云：張弓架箭喚君回，不省宗師特意來。箇箇盡隨迷醉走，句中認影影難開。三平猶未全提得，霹靂雷聲徧九垓。　佛慧泉云：張弓架箭豈徒然，中的雖多命不全。半聖投機無別意，功高何必畫凌煙。　正覺逸云：三十年來事一弓，一弓弓擬定寰中。寧知半聖雖投欵，納璧率羊信不通。　佛印元云：架箭張弓得用深，平生猶喜中紅心。後來半箇人難得，猛火方成百煉金。　佛國白云：張弓架箭三十年，射得三平半不全。爭似萬人齊指處，斜陽一鴈落秋天。　崇勝珙云：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擘開胷。半箇聖人今日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祕魔巖禪師常持一木杈，凡見僧來，遂提起杈云：甚麼魔魅教汝出家？甚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速道！速道！

法眼益代云：乞命，乞命。　玄覺代云：老兒家放却杈子得也。　五祖戒云：山僧當時若見，奪取杈來，驀項杈倒，點把火照，看伊面皮厚多少。　法燈欽云：但引頸示之。

後霍山聞，遂訪秘魔禪師，纔見未禮拜，便攞入懷，魔乃拊山背三下，山拍手云：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

保福展云：當斷不斷，返遭其亂。　首山念云：千聞不如一見。　翠巖芝云：還有賺處也無？非但賺他大禪佛，翠巖今日也賺大眾上來。　瑯琊覺云：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洞山聰頌云：梨荒老倒眼彌麻，自救無療更持杈。嶺南獦獠當時見，一棒打殺這魔家。　雪竇顯云：把斷重津過者難，擎杈須信髑髏乾。霍山到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觀。　黃龍南云：叔姪相逢兩不猜，到頭撫背似癡獃。回首恐人生恠笑，報云千里賺予來。　海印信云：自誇獨握誅龍劒，及遇真龍不柰何。也似將軍空索戰，無功徒枉動干戈。　崇勝珙云：祕魔杈子動家邦，來往禪人被死降。禪佛單刀直入處，始知項羽到烏江。　夢庵信云：道得無言杈下死，霍山猛跳入懷中。三千里外虛相賺，更有何人透此宗。

欽山窣禪師因良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云：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云：且來，闍黎！良回首，師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即且致，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察云：良公雖能發箭，要且未中的。有僧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察云：關中主是甚麼人？僧舉似師，師云：良公若解與麼道，也免得欽山口。雖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

佛鑑懃云：若識得三險道理，便能一鏃破三關。還有麼？有則出來與你發箭。良久，云：箭穿紅日影，須是射鵰人。　天童覺云：山堆嶽積來，瓦解冰消去，則是人知有，與我放出關中主看。且合作麼生？有底道：當時便喝，當時便掌。然則一期瞎用則得，要且未是關中主在。還體得麼？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雪竇顯頌云：與君放出關中主，放箭之徒莫莽鹵。取箇眼兮耳必聾，捨箇耳兮目雙瞽。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分明箭後路。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為心祖。

骨董

優波毬多尊者，在世化導證果者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其籌充滿其間。

南陽忠國師因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師喝云：幸自可憐生，剛要箇護身符子作麼？

保寧勇代云：粉骨碎身，難報此德。　佛性泰云：大小耽源被國師一坐，直至而今起不得。若是德山要且不然，待伊道：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只對他道：暗中為照燭，嶮處作津梁。

汾陽昭頌云：護身符子最通靈，國師起坐總將行。耽源得用南方去，為說令人睡眼醒。　海印信云：不重己靈猶自可，護身符子更那堪。為君旨外通消息，秋月無雲落碧潭。

黃檗運禪師問百丈：從上宗乘苗裔，此間如何商量？丈默然。師云：教後人如何委悉？丈云：我將謂你是箇人。便起去。師隨後入方丈云：某甲得得而來，只要箇印信足矣。丈云：若爾，他後不得辜負老僧。

佛眼遠頌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現成財本成家者，多見飢寒在子孫。

趙州諗禪師因與侍者文遠行次，乃指一片地云：這裏好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云：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摑，遠云：公驗分明過。

佛鑑懃頌云：雖然公驗各隨身，去住皆由守鋪人。踏破草鞋歸去後，落花啼鳥一般春。　鼓山珪云：天子居閙市裏，山僧在百草頭。擺手御街來往，不怕巡火所由。　徑山杲云：一正一邪，一倒一起。文遠趙州，靴裏動指。

趙州到，道吾。吾預知，乃取豹皮裩著，將吉嘹杖於三門下翹一足。師纔到，吾便唱諾。師云：小心伏事著。吾又唱諾。

翠巖芝云：有人見得此二人落處，不妨具眼；若不知落處，未具眼在。乃擊禪牀一下，云：若也不會，打與三伯。　木庵永云：奴見婢殷懃。

鼓山珪頌云：稽首兩足尊，瞻仰不暫捨。眉間白毫光，照耀大千界。　徑山杲云：有禮有樂，有唱有酬。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長沙岑禪師令僧問會：和尚未見南泉時如何？會良久，僧云：見後如何？會云：不可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不會。師云：四海五湖王化裏。

無用全云：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寧即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洗骨換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

天童覺頌云：玉人夢破一聲雞，轉盼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蟄，無言桃李自成蹊。及時節，力耕黎，誰怕春疇沒脛泥。

潼泉禪師。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云：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云：請師挑剔。師云：擂鼓轉船頭，棹穿波裏月。

丹霞淳頌云：依依半月沈寒水，耿耿三星碧落攢。昔日雲巖曾漏泄，金輪王子寶花冠。

興化獎禪師。僧問：軍旗急速時如何？師云：日料半斤食。

投子青頌云：離城別閣暗愁時，月落星分信馬蹄。風掃曉霜林木迥，夜深汀岸火生微。

玄沙備禪師初到莆田縣，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云：昨日許多諠鬧向甚麼處去？小塘提起袈裟角，師云：料掉沒交涉。

法眼益別云：昨日有多少諠鬧？　法燈欽別云：今日更好笑　大溈。喆云：大溈即不然，忽有問，遂鳴指一下。如有箇衲僧出來云：料掉沒交涉。却肯他。何故？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且道利害在甚處？　黃龍新云：奇恠諸禪德！扶豎宗乘也須是小塘長老始得，玄沙為甚道沒交涉？我即不然，昨日許多諠鬧向甚麼處去也？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天童覺頌云：夜壑藏舟，澄源著棹。龍魚未知水為命，折筋不妨聊一攪。玄沙師，小塘老，函蓋箭鋒探竿影。草潛縮也老龜巢，蓮遊戲也華鱗弄藻。

青溪璡禪師問修山主：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為生死之所流？修云：笋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得麼？師云：汝向後自悟去在。修云：某甲所見只如此，上座作麼生？師云：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乃作禮。

天童覺頌云：豁落亡依，高閑不羈，家邦平貼到人稀。些些力量分堦級，蕩蕩身心絕是非。是非絕，介立大方無軌轍。

大陽堅禪師。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壁上掛錢財。

投子青頌云：輕輕人問玄中事，便吐肝腸說與他。木人暗皺雙眉處，石女多言爭奈何。

護國禪師。僧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云：地下底一場懺懼。云：滴水滴凍時如何？師云：日出後一場懺懼。云：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也？師云：三門頭兩箇一場懺懼。

天童覺頌云：壯志稜稜鬢未秋，男兒不憤不封侯。翻思清白傳家客，洗耳溪頭不飲牛。

楊岐會禪師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跳？

鼓山珪頌云：楊岐老人瑣口訣，萬里長城一條鐵。斫牌禪客如到來，不動金槌腦門裂。　徑山杲云：金剛圈，栗棘蓬，玄沙三種病，石鞏一張弓。直截為君說，新羅在海東。

禪林類聚卷第十七

糧食　齋粥　餬餅　五味　茶湯　蔬菜

糧食

五祖忍大師因詣碓坊，問六祖云：米白也不？云：白也，未有篩。師於碓以杖三擊之，六祖即至三鼓，入室密受衣鉢。

臨濟玄禪師問院主：甚處來？主云：州中粜黃米來。師云：粜得盡不？主云：粜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云：還粜得這箇不？主便喝，師便打。後典座至，師舉前話，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師云：你又作麼生？座便禮拜，師亦打。

黃龍南云：院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又云：臨濟行令，歸宗放過。二十年後，有人說破。白雲端頌云：寶劒持來刃似霜，幾回臨陣斬蠻王。有情有理俱三段，一道寒光射斗傍。　大溈喆云：院主下喝，典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　正覺逸云：功德天將黑暗女，有智主人俱不取。後代兒孫渾莽鹵，宏綱委他憑誰舉？　佛鑑懃云：粜米闍梨意氣驕，輕如春雪自飄飄。纔方落地人皆愛，力不禁風當下消。　徑山杲云：一堆紅燄亘晴空，不問金鍮鐵錫銅。入裏盡教成水去，那容蚊蚋泊其中？

雪峯存禪師示眾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西院稜問雲門云：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云：有。院云：作麼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也。又云：狼籍不少。　雲峯悅云：雖然疋上不足，我更與你葛藤。驀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麼？咄！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大溈喆云：我更

為諸人土上加泥。乃舉拄杖云：看！看！雪峯老人向你諸人面前放屙。咄！為甚麼屎臭氣也不知？　禾山方云：隆慶亦不用打鼓，但祇恁麼看。設使看而未徹，亦乃熏習善種。忽若看得徹去，始知隆慶老婆心切。然雖如是，三十年後不得辜負山僧。

雪竇顯頌云：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來君不見，百花春至為誰開？　白雲端云：眉毛罅裏遊南嶽，大海波心泛釣舟，薄藝隨身終不說，從他打鼓看無休。　圓悟勤云：疾燄過風，奔流度刃，唱拍相隨，拳踢相應，驀然轟起震天雷，百草頭顛春色回。　楚安方云：打鼓普請看，直得骨毛寒，拾得寒山舞，笑倒老豐干。

雪峯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洞山問：淘砂去米？淘米去砂？師云：砂米一時去。山云：大眾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山云：據子因緣，合在德山。

投子青云：大眾，洞山恁麼道，是甚道理？雖然一色乾坤，爭柰山高水闊。所以野人云：功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乃代云：淘砂去米，淘米去砂，無影長生桂，經霜結子頻。大眾，喫箇甚麼？金鳳採香嚼不盡，玉雛食藥葉長新。　天童覺云：雪峯祇管步步登高，不覺草鞋跟斷。若也正偏宛轉，敲唱俱行，自是言氣相合，父子相投。且道洞山不肯雪峯，意在甚麼處？萬里無雲天有過，碧潭似鏡月難來。　琅琊覺云：雪峯與麼去，大似拋却鉗桃樹，沿山摘醋梨。

投子頌云：滿鉢盛來一物無，豈同香積變珍蘇？日月並輪長不照，木人舞袖向紅爐。

黃山輪禪師因夾山問：甚處人？師云：閩中人。山云：還識老僧麼？師云：和尚還識某甲麼？山云：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老

僧然後還子江陵米價。師云：與麼則不識和尚，未審江陵米作麼價？山云：真獅子兒，善能哮吼。

佛鑑懃云：且道二老漢還有相識處也無？若也相識，何須更問？若不相識，因甚却問鞋錢米價交加？黃山云：江陵米作麼價？夾山便贊云：真獅子兒，善能哮吼。意旨如何？於此見得，債無陳，得便新；其或未然，江陵米價逐時增，草鞋錢盡教誰出？大溈智云：啐啄同時，師資相投，草鞋米價，彼此相酬，有得有失，善能哮吼。既有得失，誰肯誰休？且道那箇全得？那箇全失？若擇得出，許你親見二老。

丹霞淳頌云：父子相逢眼倍明，靈苗業裏坦然行。箇中若謂金毛子，已是鹽梅觸大羹。

齋粥

金牛禪師凡自做飯供養眾僧，每至齋時，舁飯桶到僧堂前作舞云：菩薩子喫飯來。乃拊掌大笑。

曹山因僧問：古人恁麼是奴兒婢子不？山云：是。云：向上事請師道。山咄云：這奴兒婢子。　長慶稜云：大似因齋慶讚。　大光因僧問：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光乃作舞，僧禮拜，光云：見甚道理便拜？僧却作舞，光云：這野狐精。　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還會麼？只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為他分折。今問上座：每日持盂掌鉢時，迎來送去時，為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道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會，行脚眼在甚麼處？　雪竇顯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雪竇頌云：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持來付與他。若是金毛獅子子，三千里外見譙訛。　佛國白云：金牛作事也奇哉，拊掌相

招喫飯來。若謂因齋成慶讚，都盧笑殺老黃梅。　地藏恩云：拳中十指，展縮自由。菩薩喫飯，莫笑金牛。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佛眼遠云：長連牀上狐屎屎，三聖堂前狗吠春。跳出金牛窠窟子，月明照見夜行人。　長靈卓云：菩薩子喫飯來，一喚令人眼豁開。却憶上方曾打鼓，親持鐵鉢詣天台。

藥山儼禪師一日齋持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師便拋下鼓槌云：是第幾和？彌云：第二和。師云：如何是第一和？彌就桶內舀一杓飯便去。

松源岳云，停囚長智。

汾陽昭頌云：一般打鼓并作舞，與你諸方事不同。歷歷正聲霄漢外，且非數日落寰中。　雪峰預云：聲鼓拈槌第二籌，鉢盛香飯飽還休。東風扇後韶光美，別岸垂楊弄翠柔。　枯木成云：父子相投氣味同，擎盂打鼓展家風。雖然百味般般有，爭柰風吹別調中。

丹霞然禪師問僧：甚處來？云：山下來。師云：喫飯了未？云：喫飯了也。師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僧無對。

長慶問保福云：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為甚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不？福云：道我瞎得麼？　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為復自用家財？　汾陽昭代云：若不上山，爭識丹霞？　芭蕉徹云：各具一得一失。又代僧云：爭不足，讓有餘？又代霞云：施受俱無利益。　保寧勇代云：今日被和尚勘破。　應庵華云：丹霞既已龍頭蛇尾，長慶、保福只得將錯就錯。雖然，二三老宿要且不知這僧落處，具擇法眼，試請辨看。

雪竇顯頌云：盡機不成瞎，按牛頭喫草。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天上人問同陸沈。

趙州諗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師云：洗鉢盂去。其僧因此契悟。

雲門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箇甚麼？若言無，這僧為甚悟去？　雪竇顯云：我不似雲門為蛇畫足。直言向爾道：問者如蟲蝕木，答者偶爾成文。然雖與麼，瞎却衲僧眼，作麼生免得此過？諸仁者要會麼？還爾趙州喫粥未？拈却這僧喫粥了，雪竇與爾拄杖子歸堂。　雲峯悅云：雲門與麼道，大似為黃門刼鬚與蛇畫足。若是雲峯則不然，這僧道：於此悟去，入地獄如箭射。　保寧勇代云：恩大難酬。

泉大道頌云：牀窄先臥，粥稀後坐。濟濟鏘鏘，蕭蕭灑灑。要會趙州洗鉢盂，了事沙彌消一箇。　雲居祐云：粥了尋常洗鉢盂，奈何依樣畫葫蘆。靈光洞徹河沙界，是則名為大丈夫。　佛陀遜云：粥了令教洗鉢盂，麤心往往更心麤。直饒到此分明了，也是平生不丈夫。　雲蓋智云：趙州喫粥話，尋常問禪客。心若不負人，面上無慚色。　白雲端云：梅花落盡杏花披，未免春風著出褫。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三祖宗云：乍入叢林伸一問，鉢盂洗却更何疑。從前官路無迂曲，底事遊人不見歸。　湛堂準云：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　護國圓云：推窮物理成家計，會合時機便識心。多謝春風無厚薄，貧家桃李也成陰。

普化禪師與臨濟在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師遂趯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師云：這裏是甚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明日又同一家赴齋，濟

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又趯倒飯床。濟云：太麤生！師云：瞎漢！佛法說甚麤細？濟乃吐舌。

雪竇顯云：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三十棒。棒雖行，且道那箇是正賊？　圓悟勤云：真金不百煉，爭得光輝？至寶不酬價，爭知真假？不是臨濟不能驗得普化，不是普化不能抗他臨濟，所謂如水入水，如金博金。雖然如是，放過則彼此作家，檢點則二俱失利。　南堂靜云：此二尊宿如二龍爭珠，拏雲[飛]霧，不動波瀾；如二虎爭餐，活捉生擒，不傷物命。今夜或有人問大隋道：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只向道：不見先師翁有言：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應庵華云：一出一沒，一往一來，猛虎口裏奪餐，毒蛇頭上揩痒，要且未稱大丈夫事在。二老名誼宇宙，價重當時，光孝今日，豈可謹密三寸？二俱放過，為他弄假像真；二俱不放過，為他榼[木*(天/韭)]太甚。是汝諸人若作佛法商量，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上方益頌云：蘭羞供養不尋常，兩度遭伊趯飯牀。總似這般無禮漢，將何因果利存亡。　海印信云：要識真金須入火，再三煅煉見精麤。上行買賣不饒讓，好物從來價自殊。　野軒遵云：相逢一瞎一麤生，齋主渾家喪膽驚。誰識二尊龍象駕，毗盧頂上等閑行。

溈山祐禪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云：老牸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

保寧勇代磨云：請和尚來日早起。　水庵一云：眾中道：放身便臥是不去。劉鐵磨遂懨懨而行，有甚交涉？殊不知溈山老漢平生一條鐵脊梁拗不曲，被劉鐵磨一推推倒，直至而今起不得。若要扶起溈山，請大眾下一轉語。眾無對，師以拄杖一時趕散。

雪竇顯頌云：曾騎鐵馬入重城，敕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天童覺云：百戰功成老太平，優游誰肯苦爭衡？玉鞭金馬閑終日，明月清風富一生。　無盡居士云：老牸牛來到此間，明朝大會去臺山。白雲一曲知音少，樵唱漁歌自往還。

甘贄行者因入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搥云：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者拂袖便去。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云：當時便去也。泉云：打破鍋子著。(一云：泉乃擊鍋三下。)

汾陽昭頌云：一般設粥古今稀，十利功圓果不低。鍋鑊盡穿無煑粒，叢林遠近總應知。　慈明圓云：甘贄設粥詣南泉，請師念誦眾僧前。狸奴典座言歸去，當時鍋鑊一時穿。　雪峰預云：異路相逢句已酬，閑吹羌笛回河洲。漁人貪顧沙頭鷺，不覺扁舟逐浪流。　無盡居士云：財施無窮法施多，為他狸牯念摩訶。無端甘贄低頭拜，撩發南泉打破鍋。　湛堂準云：高吟大笑性猖狂，潘閬騎驢出故鄉。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徑山杲云：南泉打破閑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為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顢頇。

德山鑒禪師因三聖來參，師云：不用展炊單，這裏無殘羹餿飯。聖云：設有，向甚麼處著？師便打，聖接住棒，推放床上，師撫掌一下，聖將坐具蓋却頭，哭蒼天出去(或作岩頭)。

琅琊覺云：眾中商量極有云云。不見道：若無欒布作，爭得見韓光？　圓悟勤云：二俱勝捷，蓋各各善奪鼓攙旗；二俱失利，彼此傷鋒犯手。大似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哂。敢問大眾：誰是傍觀者？　古德云：殘羹餿飯，無處安著；換手槌胸，劈頭盖却。兩箇無孔鐵鎚，一樣無繩自縛。

鼓山永頌云：南北山相對，東西有路分。不經場陣者，爭見李將軍。

太原隱禪師。僧問：數家檀越請，未審赴誰家？師云：月應千江水，門門盡有僧。

丹霞淳頌云：玅圓無相劫前人，隨類權分百億身。月夜御樓纔報曉，正明六國盡知春。

雲門偃禪師。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云：鉢裏飯，桶裏水。

雪竇顯頌云：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觜。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箇箇無裩長者子。　白雲端云：朝打三千未為多，暮打八百未為少。鉢裏飯兮桶裡水，人前切忌無分曉。　天童覺云：塵塵三昧，彼彼不外。千峯向嶽，百川赴海。更無一法不如來，只箇堂堂觀自在。

餬餅

天皇悟禪師因龍潭未出家時，家為餅鋪，住在寺前，每日常供餅十枚上師。師受已，却留一餅與之，云：惠汝以蔭子孫。潭云：是某甲將來，何以返云惠汝？師云：是汝將來，復汝何咎？潭因有悟入，遂投出家。

汾陽昭頌云：將去將來事不差，龍潭固問勿交加。後徒多少爭脣吻，春鳥喃喃罵落花。　白雲端云：十餅每回留一箇，因思何謂蔭兒孫？團團將去還將入，不覺醍醐到頂門。　佛國白云：南嶽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狎沙鷗。謾分餬餅為香餌，引得金龍上直鈎。

雲門偃禪師示眾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餬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

五祖演云：雲門好則甚好，奇則甚奇，要且只說得老婆禪。若是白雲即不然，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作打杖鼓勢，云：堋八囉札。　松源岳云：冶父有條活路，要與諸人共行。拈拄杖，云：穿入諸人鼻孔裏，燈籠露柱直得眼睛突出。卓拄杖一下。

上方益頌云：買得欣欣急走歸，不知放手却成非。直饒超過毗盧頂，也落韶陽第二機。　慈受深云：小院春風特地寒，佳人寂寞倚欄干。斷腸曲調無人聽，更把琵琶月下彈。　南堂靜云：桃花枝上一鶯啼，淥水溪邊路不迷。聞見分明非耳目，休將情解論曹溪。　鼓山珪云：南無觀世音菩薩，補陀巖上紅蓮舌。不知成佛是何時，打刀須是并州鐵。　徑山杲云：見色明心事已差，聞聲悟道更交加。觀音妙智慈悲力，荊棘林生優鉢花。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餬餅。

五祖演云：白雲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只向伊道：驢屎似馬糞。又云：破草鞋。又云：靈龜曳尾。且道是同是別？試辨看。

雪竇顯頌云：超談禪客問偏多，縫罅披離見也麼。胡餅[祝/土]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譊訛。　雲居祐云：韶陽胡餅答禪人，佛祖之談道最親。不落言詮休擬議，回頭識取自家珍。　文殊道云：堪悲堪笑老韶陽，餬餅拈來擬鼻香。端的若知滋味者，不勝滿面負慚惶。　道場如云：駕空欲上九層霄，脚下紅絲繫轉牢。賴是龍泉未出匣，且施一割用鉛刀。　佛燈珣云：雲門餬餅對超談，多少禪人看不穿。若是孔門真弟子，自然知道化三千。

五味

馬祖一禪師始匡徒日，大慧遣一僧去，伺陞堂，乃出問：作麼生？看伊道甚言句，記將來。僧去，一如所教，迴云：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大慧然之。

徑山杲云：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晝門大吉。又頌云：見得分明識得親，舉來猶自涉途程。直饒不犯毫莖者，也是拈鼈舐指人。　鼓山珪頌云：胡亂三十年，不少鹽與醬。江西馬大師南嶽讓和尚。

雲巖晟禪師初參藥山，山問：甚麼處來？師云：百丈來。山云：百丈有何言句？師云：有時云：一句子百味具足。山云：鹹即鹹味，淡即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云：爭柰目前生死何？師云：目前無生死。山云：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又問：海兄更說甚麼法？師云：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外會取。山云：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云：有時上堂了，大眾下堂次，復召大眾，眾迴首，乃云：是甚麼？山云：何不早恁麼道？師於言下有省。

投子青頌云：行盡千峰路轉高，肯歸方憶舊雲房。貪尋古調單于曲，暨蹉胡家一韻長。

巖頭豁禪師。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云：銅砂羅裏滿盛油。

佛印元頌云：塵中辨主眼分明，特地尋力更點睛。堪笑耆婆雖瞑眩，至今南北絕人行。　雲溪恭云：銅砂羅裏滿盛油，正是毗盧印後收。更有塵中辨得主，太平將將盡封侯。　海印信云：礎潤天將雨，雲開月正明。漁翁閑引釣，牽動一潭星。　草堂清云：銅砂羅裏油清淨，照見塵中舊主人。寄語禪流猛參取，莫教辜負此生身。

曹山本寂禪師因僧清稅問：清稅孤貧，請師拯濟。山喚稅闍黎，稅應諾，師云：青源白家三盞酒，喫了猶道未沾唇。

玄覺云：甚麼處是與他酒喫？　雪竇顯別云：稅闍黎應諾，是甚麼心行？　松源岳云：稅闍黎拋甎引玉，不知換得箇擊子。曹山雖來風深辨，可惜不一等與他本分草料，免致今時向黑山下作活計。　佛印元頌云：清稅孤貧心太麤，曹山携手步享途。白家三盞沾唇酒，醉後添盃不似無。　地藏恩云：青源白家酒，三盞未沾唇。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　南華昺云：滿屋黃金不肯親，吁嗟甘自怨孤貧。無端更飲三盃酒，醉後郎當笑殺人。

茶湯（摘茶附）

文殊大士與無著喫茶次，乃拈起玻璃盞問無著云：南方還有這箇不？著云：無。文殊云：尋常將甚麼喫茶？著無對。

洞山代展手云：有無且置，借取這箇看得不？　曹山代云：久承大士按劒，為甚麼處在一塵？　長慶稜代云：若與麼，癡客勸主人。　琅琊覺云：若也是去，可謂虎口裏奪餐；若也不是去，移舟看水勢，舉棹別波瀾。　保寧勇代以手指口。

汾陽昭頌云：文殊大士托玻璃，逐問南方有箇奇。無著忽言無這箇，悞他多少老闍黎。至今猶未知端的，擡手拈茶不用疑。　佛印元云：南方不可離須臾，無著因何却道無。寄語後來禪子道，喫茶拈處莫生疎。　正覺逸云：自別南方涉路岐，喫茶處處用玻璃。如何恰到清凉手，問著元來總不知。　佛眼遠云：青山門外白雲飛，淥水溪邊引客歸。莫恠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松山禪師因與龐居士喫茶次，士舉起橐子云：人人盡有分，因甚麼道不得？師云：祇為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云：阿兄為甚却道

得？師云：不可無言也。士云：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客？師云：誰？士云：龐公。師云：何須更揖？後丹霞聞舉，乃云：若不是松山，洎被箇老翁作亂一上。士聞，乃令人傳語云：何不會取未舉起橐時？

佛鑑懃云：譬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松山解吹無孔笛，龐老解弄勿絃琴，丹霞雖隨聲應拍，須知拍拍是令。眾中若有會底，出來露箇消息，也表眾中有人；若無，各自歸堂。　塗毒策云：辨衡鑑，別端倪，須是明眼龐公探竿影草，松山不負來機。雖然緇素分明，爭柰傍觀不肯？還知麼？如人看畫虎，暗地長威獰。

南堂靜頌云：未提橐子已前，衲子難為下觜，識得這箇靈苗，不向黃泉作鬼。不作鬼，何準擬？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大海水。

則首座因與龐居士摘茶次，士問：法界不容身，師今還見我不？師云：不是老僧洎答公話。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不對，士云：莫恠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云：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師乃拋下茶籃便歸。

雪竇顯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捋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　佛鑑懃云：兩回不管，提籃便歸。且道旨歸何處？還會麼？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則川老漢經事多矣。　大溈智云：諸仁者！參須參到這般田地，喚作千人隊裏喚不回頭，萬刃叢中撼他不動，始得穩坐地。若不是，則川被龐公引入荒草裏，便見忘却摘茶事也。　塗毒策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方能坐致太平。龐老雖則擂鼓[打-丁+麼]旗，其柰則川理兵掉鬪。祇如末後拋下茶籃便歸，又作麼生？太平基業分明在，何必忉忉問別人？

保寧勇頌云：相逢相識謾相邀，水碧深深隔斷橋。無限雪辭殊不聽，急扃門戶更徒勞。

趙州諗禪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僧云：曾到。師云：喫茶去。又問一僧，僧云：不曾到。師亦云：喫茶去。後院主云：和尚為甚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諾，師云：喫茶去。

保福展云：趙州慣得其便。　鏡清忩舉問僧：作麼生會？僧便去。清云：邯鄲學唐步。　達觀頴云：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乃高聲云：喫茶去。　雪竇顯云：這僧不是邯鄲人，為甚學唐步？若辨得出，與汝茶喫。

汾陽昭頌云：趙州有語喫茶去，天下衲僧總到來。不是石橋元底滑，喚他多少衲僧回。　黃龍南云：趙州驗人端的處，等閑開口便知音。覿面若無青白眼，宗風爭得到如今。　投子青云：見僧便問：曾到不有言，曾到不曾來。留坐喫茶珍重去，青煙暗換綠紋苔。　佛國白云：此間曾到不曾到，人義人情去喫茶。院主不知滋味好，却來爭看盞中花。　雲蓋智云：趙州喫茶話，自古及至今。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佛眼遠云：趙州一甌茶，驗盡當行家。一期雖似好，爭免事如麻。

溈山祐禪師因摘茶，謂仰山云：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一下，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師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

首山念云：夫為宗師，須具擇法眼始得。當時不是溈山，便是扶籬摸壁。　琅琊覺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又云：若不是溈山，洎合打破蔡州。　大溈喆云：陽春白雪，今古罕聞。如今

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良久，云：唱彌高，和彌寡。大溈智云：古人相見，互換之機，啐啄同時，體用雙行，涉是兼非。當時正令若全提，方知畫餅不充飢。遂乃拈起拄杖，云：還會麼？良久，又云：家醜不可外揚，父子體用全彰。父奪子機猶可，子奪父機無良。擊禪牀一下。　天童覺云：溈山、仰山，父父子子，叢林盡道，各得一橛。殊不知，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汾陽昭頌云：摘茶更莫別思量，處處分明是道場。體用共推真應物，禪流頓覺雨前香。　保寧勇云：春暖相呼出翠微，時行時坐幾忘歸。黃昏一陣東風雨，未免渾身透濕衣。　佛印元云：體用全彰用不難，當時溈仰自相謾。禪流若具金剛眼，互換機鋒子細看。　野軒遵云：龍生龍子鬪全威，霹靂聲中掣電機。雨過雲收何處去？溈山千古獨巍巍。　佛慧泉云：體用俱非，烏飛兔走。撼樹默然，天長地久。二十拄杖令雖嚴，也是憐兒不覺醜。　佛鑑懃云：張公乍與李公友，待罰李公一盞酒。到被李公罰一盃，好手手中無好手。

王延彬太尉因到招慶煎茶次，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却茶銚。尉見，乃問上座：茶爐下是甚麼？朗云：捧爐神。尉云：既是捧爐神，為甚麼翻却茶？朗云：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尉拂袖便去。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江外打野榔。朗云：上座作麼生？招云：非人得其便。

大溈喆云：王大尉大似相如奪璧，怒髮衝冠。明招也是忍俊不禁，難逢快便。大溈若做朗上座，當時見問，但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追。　雪竇顯云：當時但踏倒茶爐。又頌云：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可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牙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

歷村禪師一日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子。僧云：莫這箇便當不？師擲向火中。

投子青頌云：煎茶未了人來問，拈起茶匙呈似他。當初若遇收燕手，性命難存爭柰何。

蔬菜

丹霞然禪師訪龐居士，門前見女子雲：照去洗菜。師問：居士在不？照放下菜籃，斂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不？照提起籃而去，師便回。居士從外歸，靈照舉似居士，士云：丹霞在不？照云：已去也。居士云：赤土塗牛爛。

大溈喆云：大小丹霞被居士女子勘破，山僧當時若作丹霞，但與呵呵大笑，待他問：長老笑箇甚麼？却向道：不是冤家不聚頭。　佛鑑懃云：丹霞從苗辨地，靈照因語識人。放下籃下，當處發生；提籃便行，隨處滅盡。居士赤土塗牛爛，堂屋裏販楊州。且道畢竟如何？各自散去，免增話會。　塗毒策云：問在不在，一等尋人；放籃提籃，風流難掩。最好丹霞便回去，龐公猶自下金鈎。還知這般說話也無？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上方益頌云：露頭露面便相酬，慣出人前不怕羞，自是奴奴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白面郎，白面郎，從來門戶恰相當，可憐赤土塗牛爛，打瓦鑽龜亂度量。　妙高臺主云：丹霞一問，女子斂手，擬議之間，烏飛兔走。何人證明？庵中野叟，赤土塗牛，不說子醜。　無礙居士云：淡薄衣裳取次粧，放籃斂手自無良，老龐猶更多愁在，不到奴奴泄漏香。

趙州諗禪師。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不？師云：鎮州出大蘿蔔頭。

汾陽昭頌云：因問當初得法緣，不言東土及西天。鎮州有菜名蘿蔔，濟却飢瘡幾萬千。　雪竇顯云：鎮州出大蘿蔔，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鵠白烏黑。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保寧勇云：鎮州蘿蔔天然別，滿口明明說向人。薄福闡提人不信，一枚秤得二三斤。　海印信云：陶潛彭澤唯栽柳，潘岳河陽只種花。何似晚來江上望，數峰蒼翠屬漁家。　徑山杲云：參見南泉王老師，鎮州蘿蔔更無私。拈來塞斷是非口，雪曲陽春非楚詞。

夾山會禪師在溈山作典座，溈問：今日喫甚菜？師云：二年同一春。溈云：如法修事著。師云：龍宿鳳巢。溈云：作家。

大溈喆云：夾山雖逞家風，美則美矣，善則未善。慧光即不然，尋常茶飯隨家豐儉，或有人問：今日喫甚麼菜？向道：不是茄子，便是菘菜。如法修事著，五味不少。且道夾山是慧光？是智？海逸云：諸方盡道典座盡善盡美，殊不知弄巧成拙。薦福不然，今日喫甚菜？自炒菠稜著碧蓮，如法修事著自應諾。諸禪德！試辨看。若也辨得，非惟此土舉世無雙，任是香積門中還他第一。

投子青頌云：相逢借問眾僧糜，莫比庵園香飯施。紫氣夜隨丹鳳轉，金龍曉纏月中枝。　正覺逸云：變生為熟逐時新，好是二年同一春。龍宿鳳巢輕奮意，調和味塞口多人。　大洪預云：雨過龍庭苔蘚潤，夜央金殿燭初紅。宮姬雅奏昇平曲，禁外虛勞視聽功。

睦州蹤禪師。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云：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

靈隱遠云：問者善問不解答，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向飢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為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暗，蛇頭擲落鬼神驚。

南巖勝頌云：披蓑側笠千峯上，引水澆蔬五老前。中有瓜田難納履，睦州倒退在傍邊。　咲庵悟云：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　自得暉云：重重去盡自平常，春暖風和日漸長。戶外鳥啼聲細碎，巖花狼籍滿山房。

普化禪師因喫生菜次，臨濟云：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濟云：直歲與他細抹草料。師云：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為人開。

趙州云：何不與他本分草料？

上方益頌云：草裏相逢兩赤眉，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號渾相似，試問何人得勝歸？　徑山杲云：先師會裏呈真處，臨濟堂前喫菜時。連此三回露栓索，咄這泓臺盤乞兒。

大愚芝禪師示眾云：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

應庵華云：好語要且無來處，有人辨得出，與你一兩金。

松源岳頌云：殺活全機覿面提，大家相聚喫莖虀，後生不省這箇意，只管忙忙打野榧。

禪林類聚卷第十八

田地　草木(竹附)　花果　香燈　搬掃　紫薪

田地

黃檗運禪師在百丈開田歸，丈問：運閣黎開田不易。師云：隨眾作務。丈云：有煩道用。師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田也？師將鋤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

琅琊覺云：百丈一喝，可謂垂絲於萬丈潭中；黃檗掩耳，獨聳於千峯之上。　大溈喆云：黃檗開田，功不浪施；百丈住持，令不虛行。　禾山方云：百丈正令，風行草偃；黃檗開田，水到渠成。雖然與麼，且道以鋤築地處又作麼生？還會麼？不是苦辛人不知。　松源岳云：百丈一喝，風雲聳嶽；黃檗掩耳，諸人自摸索看。

佛眼遠頌云：相見言談理不虧，等閑轉面便相揮。異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百丈政禪師一日謂眾云：汝等與我開田了，我為汝說大義。僧開田了，云：請和尚說大義。師乃展開兩手(或悞作海禪師)。

白雲端云：百丈說大義只止於此，當時再參馬祖底句向甚處去也？若言更有在，未免與蛇畫足。且道：作麼生得知百丈老人立地處？乃云：客來無茶點，蒿湯備禮儀。大溈喆云：百丈說大義，可謂今古罕聞，光前絕後。大溈即不然，但向道：開田勞力，請歸堂歇。教他天下衲僧鉗鋒結舌。何故？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應庵華云：白雲要見百丈再參馬祖底道理，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又道：作麼生得知百丈立地處？也與笑三十年；客來無茶點，蒿湯備禮儀，也與笑三十年。三笑而

九十年，為復笑白雲批判？未審為復別有道理？汝諸人若檢點得出，歸宗拄杖子兩手分付；苟或未然，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入畫堂前。

白雲端頌云：常憐百丈解開田，今古行人手裏傳。誰道舌頭曾不動，五音六律太周旋。　佛眼遠云：開田說大義，後人莫容易。百丈總持門，淡而還有味。

長沙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大地為自己去？師云：如何轉得自己為山河大地去？僧云：不會。師云：湖南城裏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

天童覺云：雖然主賓互換，要且泥水不分。或然裂轉鼻孔，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又合作麼生？如今王令稍嚴，不許人攙行奪市。　徑山杲云：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有人道得不難不易句，却來徑山手裏請棒喫。　應庵華云：蔣山隨分判斷大小，長沙勘這僧不破。

保寧勇頌云：塵剎平常露此身，疑生情動見踈親。湖南城裏從來事，米賤柴多足四隣。

仰山寂禪師因溈山問：甚處來？師云：田中來。溈云：田中有多少人？師插鍬叉手而立。溈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拽鍬而去。

玄沙云：我若見，即踏倒鍬子。　鏡清因僧問：插鍬意旨如何？清云：狗嚙赦書，諸侯避道。又問玄沙：踏倒鍬意旨如何？清云：不柰船何，打破舀斗。又問南山：刈茅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　雪竇顯云：諸方尊宿咸謂插鍬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溈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　翠巖芝云：仰山只得一橛，諸人別有會處。　溈山杲云：

潛行密用，還他本分作家；或放或收，須是通人自照。且道明甚麼邊事？吸盡西江水，方明一點心。

投子青頌云：溈山問處少知音，插地酬他佛祖沈。踏倒玄沙傍不肯，免教蒼翠帶春深。　保寧勇云：淺種深耕正及時，入泥入水更同誰？南山茅草多人刈，獨是爺兒兩箇知。　佛心才云：金鞭擊動蒼龍窟，吐霧擎空出海門。溟渤吸乾天上去，空餘雷電滿山川。　佛眼遠云：數目分明舉即難，衲僧無不膽毛寒。須知更有壺中路，但向須彌頂外看。　天童覺云：老覺情多念子孫，而今慚愧起家門。是須記取南山語，鏤骨銘肌共報恩。

仰山夏末問訊溈山，山云：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云：某甲在下面鋤得一片畬，下得一羅粟。溈云：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和尚今夏作得箇甚麼？溈云：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云：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溈云：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大溈喆云：仰山眼照四天下，到大圓面前，却向淨地上喫交。大圓可謂養子之緣，不免掛後人唇齒。　佛眼遠云：大眾，溈山父子尋常相見，遊戲神通，不同小小。還有知得底麼？若無，山僧與諸人說看。開一片田，密密綿綿。兩頓粥飯，其道自辨。山僧一夏與諸人相見，自是諸人不薦。若或薦成一片，看取當門箭。　天童覺云：少當努力，老合歇心。這一夏總不虛過，為甚麼仰山道了吐舌？若點檢得出，禍不入慎家之門。

洞山聰頌云：仰山何得太傷義，吐舌忙然又泄機，最得溈山言點責，得伊從此媿知非。　佛燈珣云：一畝田兮三碩穀，齋時飯兮早晨粥，一期父子話家風，功名萬古傳燈錄。禪家流，細觀矚，勿謂斯言語麤俗，好似荊山白石頭，會有卞和知是玉。

臨濟玄禪師因赴普請鋤茶園次，黃檗後至，師問訊了，按钁而立，檗云：莫是困耶？師云：纔钁地，何言困？檗拈拄杖便打，師接住推倒，檗乃喚維那：拽起我來。維那拽起云：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檗却與維那一掌，師遂钁地云：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

溈山問仰山：黃檗與臨濟此時意作麼生？仰云：作賊人走却，邏贓人喫棒。溈云：如是，如是。　大溈喆云：黃檗倒地，維那扶起，火葬活埋，清風未已。

真淨文頌云：奪旗掣鼓著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為報四方禪客道，等閑莫作守株人。　佛鑑懃云：百頭馬裏一頭騾，踢踏縱橫不柰何，今日風顛臨濟是，却令黃檗打維那。

玄沙備禪師云：若論此事，喻似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

鼓山珪頌云：萬事由王老師，樹子未屬你在。廣額屠兒成佛，二祖大師償債。　徑山杲云：祖父田園都賣了，四邊界至不曾留。柰何猶有中心樹，惱亂春風卒未休。

地藏琛禪師一日插田次，見新到僧，乃問：甚麼處來？云：南方來。師云：南方佛法如何？僧云：商量浩浩地。師云：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僧云：爭柰三界何？師云：喚甚麼作三界？僧無語。

大溈喆云：清貧長樂，濁富多憂。

雲峯悅頌云：種田博飯喫，言中誰辨的。午後打齋鐘，真金曾失色。　靈源清云：種田博飯喫，佛法要商量。言下超三界，靈機發妙光。　雲巖因云：種田博飯有來由，免見區區向外求。莫謂勞心便勞力，大都工拙要全収。　旻古佛云：種田博飯待方來，玄妙商量一任猜。無影樹頭懸日月，幾人於此便心灰。

石門徹禪師。僧問：實際理地如何進步？師云：鳥道無前。僧進語云：幽谷白雲藏白雀，擬心棲處隔山迷。

石門聰別云：棲心不住棲心地，物外縱橫任法閑。西禪需頌云：幽谷白雲藏白雀，擬心棲處隔山迷。直饒不住棲心處，猶落怡山第二機。

草木(竹附)

南陽忠國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奉云：城南來。師云：城南草作何色？奉云：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子云：作黃色。師云：祇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大溈喆云：國師與麼問，供奉與童子與麼答，且道還有利害麼？若也辨得，許你親見國師；若也未會，城南草依前黃色。

月堂昌頌云：慣使渡頭船，如今不記年，受他風浪惡，方是趁麤錢。

藥山儼禪師一日與道吾、雲巖、高沙彌遊山，見兩株樹一榮一枯，師乃問：榮者是？枯者是？吾云：枯者是。師云：酌然一切處，令教枯淡去。師又問雲巖，巖云：榮者是。師云：酌然一切處，令光明燦爛去。復問沙彌，彌云：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回顧道吾、雲巖云：不是，不是。

五祖戒云：夢中說夢兩重重。

保寧勇頌云：抹粉塗坯復裹頭，盡由行主線牽抽。鼓鼙打破曲吹徹，収拾大家歸去休。　佛慧泉云：一枝榮，一枝枯，中心綠葉更扶蘇。黃鶯任解千般語，免得傍人彈子無。　海印信云：落雲黃葉作金錢，癡騃啼兒見喜歡。捉得獻娘俱道好，不知誰是哂傍觀。　雲巖因云：年老心孤笑藥山，團欒諸子坐忘還。從頭纔問

榮枯事，鼻孔元來總一般。　楚安方云：藥山用處少人扶，堪笑雲巖與道吾。猶向榮枯生解會，豈知潘閬倒騎驢。

大溈安禪師示眾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踈山聞之，徑往彼請問，值師泥壁次，便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豈不是和尚道？師云：是。山云：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踈山隨後云：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為此因緣而來，和尚何得相弄？師云：侍者討錢還伊去。遂囑云：向後有獨眼龍為汝點破在。山後到明招，舉前話，招云：大溈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山却問：樹倒藤枯時如何？招云：更使溈山笑轉新。山因而有省，乃云：溈山元來笑中有刀。遂遙禮悔過。(一本小異)

海印信頌云：樹倒藤枯伸一問，呵呵大笑有來由，羚羊掛角無尋處，直至如今笑未休。　文殊道云：樹倒藤枯問大溈，呵呵大笑顯全機，布單賣却盤纏了，秋夜寒來說向誰？　大洪預云：冷刃吹毛笑裏來，爍迦羅眼不容裁，一目金龍曾舉爪，髑髏覺痛頂門開。　枯木成云：江邊閑把直鉤垂，也有金鱗上釣時，三跳若能乘羽化，免教漁父皺雙眉。　楚安方云：添得溈山笑轉新，當時覿面已呈君，明招漏泄溈山句，無限風光付與人。　徑山杲云：若將此語定綱宗，辜負明招獨眼龍，笑裏忽分泥水路，方知千里共同風。

香嚴閑禪師垂語云：如人上樹，口嚙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忽有人問祖師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是？時有虎頭上座出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呵呵大笑。

雪竇顯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翠巖芝云：問者對者，不免喪身失命，如今衲僧作麼生？　天童覺云：虎頭上座是箇惡賊，用無義手打不防家，直饒

本色作家，往往做手脚不辦。雪竇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到這裏亦祇得藏身露影，還會香嚴做處麼？二千劒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見太平。

保寧勇頌云：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窺鞭影，逐塊且非獅子兒。　佛慧泉云：呵呵大笑沒針錐，上樹何如未上時？任使香嚴多伎倆，傍觀不免為攢眉。　地藏恩云：香嚴垂語真堪賞，口啣樹枝懸樹上。此時不問祖師機，且道渠儂底模樣？　上方益云：狹路轉身難，東西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花閑。　石門易云：古聖悲心利後人，口啣枝上露全身。直饒玄路無消息，未免家中喪二親。

臨濟玄禪師在黃檗栽杉松次，黃檗云：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麼？師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鋤頭打地一下，檗云：雖然如是，已喫吾二十棒了也。師又打地一下，云：噓！噓！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溈山問仰山：黃檗當時只囑臨濟一人，別更有在？仰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溈山云：雖然如是，吾也要知，但舉看。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大溈喆云：臨濟與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如是，臨危不變，方稱丈夫。黃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也是憐兒不覺醜。　應庵華云：黃檗道：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二十棒了也。養子之緣，故當如是。臨濟正令雖行，可惜向钁頭邊甘自活埋。仰山見解未出常流，豈止遇大風即止？當時何不道：直得盡虛空界盡，此話方始大行。豈不是頭正尾正？蔣山今日捋下面皮，要與諸人相見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驚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

翠巖真頌云：帶礪山河畫土疆，漢高殿下有張良。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多福禪師。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云：一莖兩莖斜。云：學人不會。師云：三莖四莖曲。

黃龍新云：斜即任斜，曲即任曲，喚甚麼作一叢竹？

松源岳云，三年一閏。喝一喝。

應庵華頌云：一莖兩莖斜，其意毒如蛇。三莖四莖曲，無疑入地獄。言下若知非，心空及第歸。堪笑蔣山老，無端入荒草。

雲門偃禪師。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云：體露金風。

黃龍新云：大小雲門境上縛殺。雲巖即不然，樹凋葉落時如何？珊瑚枝枝撐著月。　雪堂行云：大小死心向句裏縛殺。山僧恁麼道，為復壓良為賤？為復別有道理？　泐潭清云：若向言下取，則句裏呈機，要見雲門千山萬水。何故？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那更有來由？　教忠光云：雲門騎賊馬、趕賊隊、奪賊鎗、殺賊，只知其殺，不知其活。要知殺活，莫隨言語，大用現前，超今越古。　松源岳拈拄杖云：雲門可謂騎賊馬、趕賊、奪賊刀、殺賊，只是諸人不得恁麼會。何也？命若懸絲。捉拄杖下座。

泉大道頌云：體露金風觸處周，何須葉落始知秋。清風樓上當年事，直至如今笑未休。　雪竇顯云：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鏃遼空。大野兮凉颸颯颯，長天兮踈雨濛濛。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靜依熊耳一叢叢。　佛性泰云：凉風落木楚山秋，滿樹寒蟬噪不休。紅蓼白蘋開兩岸，不知誰在釣魚舟。　白楊順云：金風體露復何言，大道從來絕變遷。一葉飄空天似水，臨川人喚渡頭船。　佛鑑懃云：樹凋葉落何時節，體露金風九月天。滿目真如人不會，一川風月正翛然。

花果

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大迦葉。

白雲端云：迦葉善觀風雲，別氣色。雖然如是，還覺頂門重麼？　黃龍心云：直下穿過髑髏，已是換却眼睛。臨危不在悚人，向甚處見釋迦老子？　月庵果云：大眾！辨龍蛇，別休咎，須是佩毗盧印，具頂門眼。還知釋迦老子為人處麼？大似見兔放鷹，看孔著楔，不妨善其樞要福嚴。然則晚輩今日亦欲効顰。乃竪拂子，云：見麼？見麼？良久，云：更深夜靜，歸堂歇去。

黃檗勝頌云：靈山卓地紅蓮發，白眉老翁笑不歇，轟轟洪韻震東西，八萬迷徒猶未瞥。　佛慧泉云：霜風括地掃枯莢，誰覺東君令已回？唯有嶺梅先漏泄，一枝獨向雪中開。　白雲端云：盡說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辨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　正覺逸云：教外單傳事最奇，兜羅綿手舉花時，會中不得雞峰老，無限清香付與誰？　無為子云：世尊舉花，迦葉微笑，殃及兒孫，上祖不了。　長靈卓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不落宮商，是何曲調？古洞風清，寒潭月皎。　無盡居士云：世尊迦葉不相知，陷虎機關各自施，正眼妙心真實相，靈山會上付他誰？

牛頭山融禪師。未值四祖以前，居牛頭山，棲於北巖，感百鳥啣花，日以供養。後四祖來，廣說法要，遂乃開悟，此後百鳥不復啣花。後有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為甚麼百鳥啣花獻？泉云：為渠步步踏佛階梯。云：見後為甚麼不來？泉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雲門云：南泉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僧問：如何是步步登高？門云：香積世界。云：如何是從空放下？門云：填溝塞

壑。　洞山於階梯處云：如掌觀珠，意不暫捨。又於一線道處云：通身去也。

雪竇顯頌云：牛頭峰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已過，不知誰是到庵人。　無為子云：紫氣氤氳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津。噙花百鳥空惆悵，不見庵中舊主人。　祖印明云：諠寂同為不二門，莫來無佛處稱尊。寄言牛首庵中老，百鳥噙花禍有根。　夢庵信云：寥寥風月臥煙霞，百鳥從茲不獻花。人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無盡居士云：花落花開百鳥悲，庵前物是主人非。桃源咫尺無尋處，一棹漁蓑寂寞歸。　天童覺云：花鳥不來空過春，牛頭山上懶融人。自心淨故元無作，放下許多閑苦辛。

大梅常禪師因龐居士問：久響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云：你向甚處下口？士云：百雜碎。師云：還我核子來。

翠巖芝云：此二人大似把手上高山。

松源岳頌云：大梅梅子熟，龐老已先知。正眼驗深要，相逢拍手歸。

南泉願禪師因陸亘大夫云：肇法師也甚奇恠，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圓悟勤云：陸亘大夫手攀金鎖，南泉八字打開，直得七珍八寶羅列目前。乃竪起拂子云：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通身是口，分踈不下。　保寧勇代陸拍手云：阿誰到這箇田地？　徑山杲云：這一則公案流布叢林近三百載，中間有無數善知識出世，只是未嘗有一人與伊分明判斷。徑山今日與伊斷却，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謾他，陸亘一點不得，亦未摸著他脚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亘謾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

人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即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瑞巖恭云：大夫致箇問端，不妨奇特，被南泉將一粒黑豆換却眼睛，便見忘前失後。　雪竇顯頌云：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上方益云：一枝兩枝千萬枝，金刀擬剪却離披。不離披，有誰知？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黃龍心云：舉則易，見還難，彌盧頂上天風寒。峨峨直下蒼龍窟，誰敢覷著？　死心新云：舉則易，見還難，同根天地又巔頇。南泉指出花如夢，對此憑君子細看。佛鑑懃云：南泉瀝膽為諸人，笑指庭前別是春。不是守株閑待兔，直須騎鶴上青雲。　徑山杲云：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擡步已忘家。無陰陽處花重發，玉本無瑕似有瑕。

溈山祐禪師與仰山遊行次，鳥啣一紅柿落師前，師將與仰山，仰接得，以水洗了，却與師，師云：子甚麼處得來？仰云：此是和尚道德所感。師云：汝也不得空然。即分一半與仰山。

玄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古德頌云：鴉啣柿子落師前，致獻何來事皎然？各分一半甘如蜜，如今不會是何年？

睦州見僧來參，師便喝云：上座如何偷常住果子？僧云：某甲方到，因甚道偷果子？師云：贓物見在瞥？

保寧勇云：這老賊！

松源岳頌云：傾盡寶山寶，全身入荒草。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

靈雲勤禪師參溈山，見桃花悟道，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舉似溈山，山

云：從緣得入，永不退失，汝善護持。後玄沙聞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在。

長慶因僧問：玄沙意旨如何？慶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保寧勇云：且道靈雲見甚麼道理？莫是悟得箇萬法不生不滅、無去無來、空寂之理麼？若與麼，何曾悟在？只如玄沙與麼道，為復是肯他不肯他？若道肯他，玄沙眼在甚麼處？若道不肯佗，靈雲有甚麼過？眾中商量極多，所以千聞不如一見，保寧亦敢保諸人未徹在。　南華昺云：靈雲悟處，窮盡萬法根源；玄沙稱提，坐斷千差要路。一唱一酬，一舒一卷，大似把手上高山。然雖如是，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獻詩。　長蘆心云：靈雲、玄沙好一對無孔鐵鎚，競生節目。若是長蘆門下，與佗一坑埋却。何故？皓玉無瑕，雕文喪德。

首山念頌云：分明歷世三十春，因悟桃花色轉新。人人盡得靈雲意，不識靈雲是何人。　神鼎諲云：傷嗟尋劒客，桃花遇春開。靈雲一見處，令我笑咍咍。　慈明圓云：二月桃花處處新，靈雲一見更無親。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雪竇顯云：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徧參諸祖客，不知何處見桃花。　翠巖真云：子路當時問要津，滔滔天下丈夫人。相逢相見若如此，更有春風春又春。　覺範洪云：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鰕。　開福寧云：百煉精金大冶中，任他騰燄亘天紅。須臾拈出教人看，添得行家價轉豐。

洞山价禪師因請泰首座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你道過在甚處？泰云：過在動用中。師便喝，乃令掇却果卓。

五祖戒別首座云：朝來更獻楚王看。　琅琊覺云：若不是洞山老人，焉能辨得？雖然如是，洞山猶少一著在。　大溈喆云：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山僧道：這果子莫道泰首座不得喫，設使盡大地人來，亦不得正眼覷著。　雲蓋本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底鉗鎚，且無補綴底針線。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道請首座喫果子。泰首座若是箇漢，喫了也須吐出。　開善謙云：洞山倚勢欺人，真如隨風倒柂。忽有人問山僧道：過在甚麼處？拈果子便喫。何故？下坡不走，快便難逢。黃龍忠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泰首座久戰沙場，功名不就。溈山當時若見洞山問了，便揖云：請喫果子。直饒洞山有懸河之辯，也須教伊結舌。　南堂靜云：洞山老坐籌幃幄，決勝千里。泰首座通身是口，有理難伸。

踈山仁禪師因靈泉問：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句？是那邊句？師云：亦是這邊句。泉云：如何是那邊句？師云：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

丹霞淳頌云：滄海無風波浪平，煙收水色虛含月。寒光一帶望何窮，誰辨箇中龍退骨。

風穴。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雪竇顯云：曾有人問我，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復云：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鼈怨龜，必應有主。　大溈秀云：江南佳景，誠合如之；千載觀光，添人性[忿-寸+枭]。儻或不爾，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天童覺云：露躶躶，圓陀陀，直是無稜縫。且道風穴無稜縫，何似雪竇無稜縫？還會麼？和光惹事，刮篤成家。

海印信頌云：鷓鴣啼處百花香，拊掌呵呵笑一場。因憶舊年遊歷處，送人雲塢入斜陽。　寶峯明云：鷓鴣啼處百花鮮，江國從來路坦然。為報途中夫歸客，謝家人不在漁船。　鼓山珪云：快騎駿馬上高樓，南北東西得自由。最好腰纏十萬貫，更來乘鶴上揚州。　徑山杲云：忽爾出門先見路，纔方下脚便登船。神僊祕訣直堪惜，父子雖親不可傳。

智門祚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蓮華。云：出水後如何？師云：荷葉。

天童覺云：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

雪竇顯頌云：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白雲端云：蓮華荷葉有由哉，泥水分時絕點埃。堪憶九龍初沐處，東西一步一枝開。　無盡居士云：蓮華荷葉共河中，華葉年年綠間紅。春水連漪清徹底，一聲啼鳥五更風。　佛鑑懃云：香苞冷透波心月，綠葉輕搖水面風。出未出時君看取，都盧只在一池中。　慈受深云：雨餘檻外差差碧，風撼池中柄柄香。多謝浣沙人不析，雨中留得蓋鴛鴦。

淨眾信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菡萏滿池流。云：出水後如何？師云：葉落不知秋。

天童覺云：李陵持漢節，潘閬倒騎驢。

丹霞淳頌云：白藕未萌非隱的，紅花出水不當陽。遊人莫用傳消息，自有清風遞遠香。

雪竇顯禪師。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分上為甚麼不會？師云：棺木裏瞠眼。云：恁麼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也。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

白雲端頌云：一枝枯草強遮羞，明鏡當軒燭盡幽。滿面慚惶移步去，清光灼灼避無由。

香燈

龍潭信禪師因德山侍立抵夜，師云：夜深，子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黑，却回云：外面黑。師乃點紙燭度與山，山擬接，師便吹滅，山忽大悟作禮。師云：子見箇甚麼道理？山云：某甲從今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師至明日陞堂，告眾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山遂取平日疏鈔，將一炬火提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將疏鈔便燒却，禮辭而去。

白雲端頌云：明暗相凌不足云，絲毫有解未為親。紙燈忽滅眼睛出，打破大唐無一人。　保寧勇云：一條瀑布巖前落，半夜金烏掌上明。大口開來添意氣，與誰天下共橫行？　上方益云：一陣旋風霧靄開，千峯突出碧崔嵬。驚猿怨鶴拋來久，半夜山前喚得回。　大洪遂云：明暗相形事渺茫，誰知腦後迸神光？都來劃斷千差路，南北東西達本鄉。天寧璉云：德嶠龍潭啐啄機，芥針投合契玄微。孤峰盤結幪頭坐，不顧青山雲自歸。

雲巖晟禪師。僧問：二十年在百丈巾缾，為甚麼心燈不續？師云：頭上寶華冠。僧云：頭上寶華冠意旨如何？師云：大唐天子及冥王。後僧舉問九峰虔禪師：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虔云：却憶洞上之言。

丹霞淳頌云：玉鞭高舉擊金門，引出珊瑚價莫論。迥古輪王全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香林遠禪師。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盌燈？師云：三人證龜成鼈(或作大隨)。

投子青頌云：六耳同謀事可成，直言方表赤心人。室中燈燄誰來撥，白髮童兒兩鬢新。　西禪需云：三人證龜成鼈，剛把天機漏泄。木人嶺上歌歌，石女眼中滴血。

慈明圓禪師在眾時，到芝和尚寮，芝坐間開合子，拈香燒次，師問：作麼生燒？芝便放爐中燒。師云：齯郎當漢又恁麼去也。

白雲端頌云：千人萬人行一路，幾箇移身不移步？對面拈香爐上燒，齯郎當漢又恁麼。

搬掃

打地禪師自江西領旨，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惟以棒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師但張其口。僧問其門人云：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底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趙州諗禪師見僧掃地，遂問：與麼掃還得淨潔也無？僧云：轉掃轉多。師云：豈無撥塵者？僧云：誰是撥塵者？師顧視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問取雲居去。其僧後問雲居：如何是撥塵者？居云：這瞎漢。

曹山本寂禪師問僧：甚處去來？僧云：掃地來。師云：佛前掃？佛後掃？僧云：前後一時掃。師云：與我過袈裟來。

五祖戒出，僧語云：和尚是何心行？

汾陽昭頌云：器量方圓得見伊，問君掃地是慈悲。前後一時俱掃却，也是拈來第二機。

柴薪

雪峯存禪師因普請次，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叉手立。僧擬取，師便踏倒。歸舉似長生云：我今日踏得這僧甚快。生云：和尚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師休去。

法眼因有二僧各說道理，請師斷。師云：汝兩僧一時入涅槃堂。　玄覺云：甚麼處是替那僧入涅槃堂處？　雪竇顯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　白雲端云：雪峯外面贏得五百，家中失却一貫。　崇壽稠云：此一轉語，却還老兄。　東禪齊云：只如長生意作麼生？　南堂靜云：雪峯一踏，別傳教外。雪竇一踏，千古無對。長生答對，失錢遭罪。若人點檢得出，老僧只呵呵大笑。且道笑與踏是同是別？良久云：參。

上方益頌云：暗拋香餌在江濱，果是金鱗釣得歸。不是絲綸收得疾，幾乎輸與鷺鷥兒。　佛燈珣云：偉哉雪老法中英，肩上藤薪覿面呈。目前不薦當頭著，和身一踏倒囊傾。會知擔重因柴束，自然便重不便輕。何山奉報諸禪侶，孩兒須是的親生。

興教壽禪師因在天台韶國師處，一日搬柴墜落而悟，乃成一頌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國師然之。

法昌遇禪師因普請牽木，大眾放歇，師云：大眾！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一僧乃發號聲，師云：只得八成。僧云：和尚尊意如何？師云：拽。

禪林類聚卷第十九

獅象　龍虎　牛鹿　猫犬　龜魚　兔蛇　飛走

獅象

雲巖晟禪師因藥山問：聞汝會弄獅子，是不？師云：是。山云：弄得幾出？師云：弄得六出。山云：我亦弄得。師云：和尚弄得幾出？山云：我弄得一出。師云：一即六，六即一。師後到溈山，溈問：承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不？師云：是。溈云：長弄還有置時？師云：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溈云：置時獅子在甚麼處？師云：置也，置也。

法昌云：好一場獅子，只是弄得有頭無尾。當時若見溈山道：置時獅子在甚麼處？便與放出踞地金毛獅子，直教溈山藏身無路。　湛堂準云：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子父弄一箇獅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只消獨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幾鈎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獅子，請大眾高著眼先看做一箇定場。以拄杖擲下，云：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喝一喝。

雪竇顯頌云：尼慇金毛獅子子，栴檀林下青莎裏。置也置也威自全，一出六出眉趯起。非擬擬，知幾幾，星流不問三千里。天外風清哮吼時，為君吸盡西江水。咄！

仰山寂禪師因見雪獅子，乃指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眾無對。

雲門云：當時好便與推倒。　雪竇顯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琅琊覺云：即今問汝諸人，推倒扶起，相去多少？拄杖子拶過眉毛鼻孔，呵呵大笑，便擲下拄杖。　靈隱昌云：推倒也錯，扶起也錯，且道還有過此色者麼？

天童覺頌云：一倒一起，雪庭獅子。慎於犯而懷仁，勇於為而見義。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衲僧家，了無寄。同死同生，何此何彼？暖信破梅兮春到寒枝，凉颸脫葉兮秋澄潦水。

龍虎

黃檗運禪師因百丈問：甚處去來？師云：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遂與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座，謂眾云：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溈山問仰山，仰云：和尚怎生？溈云：百丈當時便合一斧斫殺，因甚麼到如此？仰云：不然。溈云：子又作麼生？仰云：百丈非唯騎虎頭，亦解把虎尾。溈云：子有嶮崖之句。　五祖戒云：百丈大似作賊人心虛，黃檗熟處難忘。

佛眼遠頌云：大雄山下斑斑虎，觸著傷人誰敢顧？親遭一口老婆心，何曾用著腰間斧？

龍潭信禪師因德山初來參，便問：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師云：子親到龍潭。德山作禮而退。

玄覺云：且道德山肯，龍潭不肯？龍潭若肯，德山眼在甚麼處？若不肯，為甚麼承嗣他？　雪竇顯云：將錯就錯。　黃龍心云：雪竇與麼道，不知德山將錯就錯，龍潭將錯就錯。識休咎底衲僧必知去處，未過關者亦宜辨白。還相委悉麼？縱饒栽種得，不是棟梁材。　雲峯悅云：大小德山向鼇甕裏淹殺。　保寧勇代德山云：洎合放過。　五祖演云：龍潭老人可謂騎賊馬趕賊。

保寧勇頌云：浩渺深沈納眾流，謾持香餌擲金鈎。風雲合市雷霆動，應訝龍王不出頭。　羅漢南云：親到龍潭不見龍，妙符先覺

證玄宗。茅庵盤結孤峯上，靜對寒蟾掛碧空。　佛國白云：親到龍潭不見龍，龍潭龍不在潭中。青天白日興雲雨，千古人同笑葉翁。　長靈卓云：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遭一玷。瞥然歸去牙如劒，棒頭撒出光燄燄。

巖頭豁禪師。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云：拶。

圓悟勤云：天無四壁，地絕八維，直得萬箭攢心，千鎗著體，也敵他這一機不得。還委悉麼？六六元來三十六。

破庵先頌云：巖頭一拶，虛空迸裂。父子不傳，神僊妙訣。

玄沙備禪師與天龍普請往海坑斫柴，見虎，龍云：前面是虎。師云：是汝阿虎。龍歸院，乃問：適來山中見虎云是汝，未審和尚尊意如何？師云：娑婆世界有四種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

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　雪竇顯云：要與人天為師，前面端的是虎。

保寧勇頌云：猛虎當途獨振威，爪牙真箇利如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拾來良可悲。　佛慧泉云：前虎後虎，急須看取，凜烈威風，生獰爪距。今古樵人不回顧，喪身失命知何數？若回顧，雄雄坐斷山前路。　佛眼遠云：宗師方便太慈悲，是汝之言實古錐，萬里神光騰頂後，肯將生死嚇愚癡？

明招謙禪師問僧：虎生七子，那箇無尾？云：第七箇無尾。

鼓山珪頌云：無尾大蟲難傍近，近前便是傷人命。除非自解據虎頭，自然頭正尾亦正。　徑山杲云：第七於菟沒尾巴，食牛之氣已堪誇。叢林悱悱爭脣吻，幾箇行人得到家？

大普通禪師。僧問：驪龍頷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

黃龍南禪師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時如何？黃檗勝禪師云：猛虎當路坐。

鼓山珪頌云：猛虎當路坐，遊魚脚底過，不學紫湖老，便打劉鐵磨。　徑山杲云：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擬如何，著甚死急。

白雲端云：梧桐秋動葉先落，日暮山房夜坐長，天曉起來回首見，處處風光斷紙帳。(拈頌集有)

牛鹿

南泉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云：作一頭水牯牛去。僧云：某甲隨和尚去得不？師云：汝若來，嘴取一枝草來。

汾陽昭頌云：類中難辨要分明，戴角披毛卒未惺。嘴取草來方定動，頭頭物物自真靈。　佛惠泉云：異類中行得自由，拽穿鼻孔卒難収。草枝啣得相逢處，高臥深雲任白頭。　佛印元云：行履從來異類中，不知頭角與誰同。若嘴水草來相見，擺尾搖頭四野風。

藥山晚參不點燈，師云：我有一句子，待犢牛生兒即向你道。時有僧便出云：犢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師喚侍者：將燈來。其僧便抽身入眾。

洞山云：這僧會即會，只是不肯禮拜。　法燈欽云：生底是牯牛兒？牸牛兒？又代云：雙生。　翠巖芝云：我即不然，犢牛生兒也不向你道。何故如是？若向你道，何處更有王老師？　崇覺空云：藥山三寸甚密，爭奈被這僧下一粒巴豆，直得心肝五藏一時吐出，直饒討得火來，也是半夜天明。

佛眼遠，頌云：犢牛生子頗相諳，兩眼通紅色似藍，把火照來無覓處，大家普請一時參。

趙州諗禪師問南泉：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云：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云：謝師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牕。

雲峯悅云：若不是南泉，洎被打破蔡州。　佛鑑懃云：若教頻下淚，東海也須枯。　徑山杲云：雲峯老人失却一隻眼，殊不知只因後語，當下打破蔡州。

保寧勇頌云：拽脫鼻頭何處是？亂拋泥水恣縱橫。日斜倒坐騎歸去，又見東山片月生。　寶峯祥云：出窟金毛奪父機，同聲哮吼眾狐疑。三更牕月如清晝，誰敢重來弄嶮巇？　鼓山珪云：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驚人又久長。留得寒牕夜來月，三更依舊照茅堂。　徑山杲云：度體裁衣，量水打碓，毫髮不差，且居門外。

溈山祐禪師示眾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於左脇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溈山僧某甲。且道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去。

雲居膺云：師無異，號　資福。代作一圓相，托起　新羅情。代作此[〇@牛]相呈之，又云：同道者方知。　南塔湧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只得一半　芭蕉徹。代當時作此相呈之，又云：說也說了，註也註了，悟取好。　保寧勇云：一等是入泥入水。　淨眾岳云：溈山雖是善因，而招惡果，灼然作一頭水牯牛去。我當時若見，便道：這老牛向甚處去？管取一場懨懼。　大溈智云：瞎却天下衲僧眼。

道吾真頌云：水牯溈山直截機，分明人類顯幽奇。兩邊語出分身處，夜鳥投林曉復飛。　白雲端云：不道溈山不道牛，灼然何處辨蹤由？絲毫蹉却來時路，萬劫無由得出頭。　保寧勇云：改却形容換却頭，當陽難隱箇蹤由。驢名馬字雖呼喚，多少傍觀滿面羞。　真如喆云：蹄角分明觸處周，不勞管帶不勞收。但知不犯

他苗稼，水草隨緣得自由。　佛心才云：翻手書空字已成，忙忙人問兩頭明。屈原不是逢漁父，千古誰人論獨醒？　海印信云：山下為牛山上僧，河沙異號未為能。常愛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無盡居士云：野徑蹄岑賺殺人，早曾耕遍大田春。有時落草無尋處，顯現為山老漢身。

黃檗運禪師一日與裴相國行次，見農夫耕田，泥深，牛不能行，農夫便打，裴惻然憫之，師云：毒打。裴云：大善知識，何得如此？師云：兩隻脚兒耕不得。

水庵一頌云：運師裴相老婆心，不顧泥深與水深。痛棒毒槌行異類，從教皮下血淋淋。

德山鑑禪師。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吽！吽！僧云：飲噉何物？師云：喫。

洞山聰頌云：玉角霜毛露地牛，人間天上顯蹤由。不同雪嶺時時吼，肯若為山日日收。

神山密禪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鹿走過，師云：俊哉！洞云：作麼生？師云：大似白衣拜相。洞云：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云：你作麼生？洞云：積代簪纓，暫時落薄。(或作白兔)

天童覺頌云：抗力霜雪，平步雲霄。下惠黜國，相如過橋。蕭曹謀略能成漢，巢許身心欲避堯。寵辱若驚深自信，真情參跡混漁樵。

投子同禪師。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叱！叱！云：飲噉何物？師云：喫！喫！

乾明惠覺頌云：露地白牛起問端，隨機叱叱齒牙寒。不知飲噉是何物？喫喫直教滄海乾。

涌泉欣禪師因唐武宗廢教，在院看牛。時有疆、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乃云：蹄角甚分明，爭柰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相次憩於樹下煎茶，師却回下牛，近前問訊，與坐喫茶。師乃問二禪客：近離甚處？云：那邊。師云：那邊事作麼生？禪客提起茶盞，師云：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云：莫道騎牛者不識好。

丹霞淳頌云：芳草曼曼豈變秋，牧童白牯恣優遊。異中有路人難見，却謂騎牛不識牛。

風穴沼禪師。僧問：麈鹿成群，如何射得麈中主？師云：釣船載到瀟湘岸，氣咽無寥問白鷗。

投子青頌云：禁殿重闈視聽危，側思偏立絳綸垂。漢鄉雲斷汀洲迥，嶺暮猿啼孤月隨。

石門徹禪師。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云：陋巷不騎金色馬，迴途却著破襴衫。

丹霞淳頌云：瑞草叢中懶欲眠，徐行處處迥翛然。披毛戴角人難識，為報芒童不用鞭。

猫犬

南泉願禪師因兩堂首座爭貓兒，師乃提起云：大眾道得即救取，道不得即斬却也。眾無對，師遂斬之。至晚，趙州從外歸，師舉似州，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云：子若在，即救得猫兒。

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也即是破草鞋。　翠巖芝云：大小趙州祇可自救。　保寧勇代，但引頸向南泉面前。

汾陽昭頌云：兩堂上座未開盲，猫兒各有我須爭。一刀兩段南泉手，草鞋留著後人行。　雪竇顯云：兩堂俱是杜禪和，撥動煙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又云：公案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閑遊。草鞋頭戴無人會，歸到家山即便休。羅漢南云：作者縱橫斬萬機，趙州頭戴草鞋時。當臺寶鑑無私燭，離匣金刀豈亂揮。　圓通僊云：狼煙起處看兵機，不是將軍孰辨伊。兩段一刀垓下令，威風千古霸雄基。　佛心才云：伯牙之絃，鸞膠可續。調古風淳，霜月可掬。南泉南泉，龍象蹴蹋。　佛眼遠云：安國安家不在兵，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劒客今何在，獨許將軍建太平。

趙州諗禪師。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無。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狗子因甚麼無？師云：為他有業識性在。又一僧問師：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云：既有，為甚麼入這皮袋裏來？師云：知而故犯。

翠巖芝云：說有說無，兩彩一賽，如今作麼生？　五祖演云：大眾！你諸人作麼生會？老僧尋常只舉無字便休，你若透得這一箇字，天下人不柰你何。你諸人作麼生透？還有透得徹底麼？有則便出來道看，我也不要你道有，也不要你道無，也不要你道不有不無，你作麼生道？珍重！

真淨文頌云：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圓通秀云：少年學解昧宗途，老倒依還滯有無。古佛純金誰辨色，惑為機智競躊躇。　普融平云：有無雙放復雙收，趙老機關世莫儔。試上海門高處望，千江萬派盡東流。　疎山如云：狗子無佛性，慈悲似海深。尋言逐句者，埋沒丈夫心。　慈受深云：趙州口裏有雌黃，句下誰人見短長。堪笑幾多逐塊狗，夜深無故吠虛堂。　徑山杲云：有問狗佛性，趙州答曰無。言下滅胡族，猶為不丈夫。

紫湖蹤禪師門下立一牌，牌上書云：紫湖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或新到，纔相看，便喝云：看狗！僧纔回首，師便歸方丈。或有僧問：如何是紫湖狗？師云：嗥！嗥！

雪竇顯云：眾中總道這僧著一口，著則著了也，爭奈這僧在？敢問諸人：紫湖狗著者便死，因甚麼這僧猶在？若無知，方眼救得這僧。設使紫湖出世，齩煞百千萬箇，有甚益？我當時若見，先斫下牌，然後入院，待這老漢喝云：看狗！與伊放出箇焦尾大蟲。如今諸人要見麼？日勢稍晚，歸堂。

佛國白頌云：紫湖狗子最威獰，來者投明莫暗行，向道看時如不見，當頭齩殺喪平生。　正覺逸云：紫湖堂上絕人行，只為堂前狗子獰，見影聞聲心膽懾，當頭寧免喪殘生？　佛眼遠云：老大宗師沒巴鼻，養狗之緣太兒戲，奪牌禪客如到來，鉛刀爭及吹毛利？

曹山本寂禪師。僧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云：死猫兒最貴。云：為甚麼死猫兒却貴？師云：無人著價。

天童覺云：曹山物貨不入行市，子細看來，直是一錢不直。曹山遇賤則貴，我這裏遇貴則賤，且道還有相違處麼？

丹霞淳頌云：腥臊紅爛不堪親，觸動輕輕血污身。何事杳無人著價，為伊非是世間珍。

龜魚

大隋真禪師因庵畔有一龜，僧指其龜問：一切眾生皮裹骨，這箇眾生為甚骨裹皮？師拈草鞋覆龜背上。

白雲端頌云：分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都蓋了，大隋却被這僧謾。　保寧勇云：露足藏頭可笑奇，千年誰謂是靈龜？雨傾不解隨流去，浮木相逢又幾時？　旻古佛云：懶安的子大隋師，一著當頭更莫疑。大地山河都蓋了，從他衲子下針錐。　禾山方云：千古清聲老大隋，機鋒壁立杳難窺。未能直下超凡聖，只道將鞋蓋却龜。　照覺總云：皮骨曾將問大隋，當頭一著更狐疑。可憐無限尋聲跡，不薦羚羊掛角時。

三聖然禪師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却向汝道。師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

保福展云：爭不足，讓有餘。　雪竇顯云：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承天宗云：布縵天網，須是雪峯；深入虎穴，還他三聖。眾中有般漢商量道：雪峯在網內，三聖在網外。苦哉！苦哉！深屈古人。若非此二員作家，不能橫行天下。　大溈喆云：三聖可謂龍門萬仞，慣曾作客；雪峰大似孟嘗門啟，豈懼高賓？

汾陽昭頌云：透網之魚不識鈎，貪遊浪水認浮頭。高灘坐釣垂慈者，回掉叉綸却上舟。　真淨文云：老倒漁翁坐釣臺，金鱗赫赫鼓波來。海門空闊纔施網，霹靂一轟天地開。　真如喆云：透網金鱗掣電機，休云滯水與拖泥。雷霆一擊青霄震，傾湫何處不滂灑。　王祖演云：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綿。僊家不會論春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古德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神鼎諲云：古人恁麼道，非有利益，非無利益。神鼎即不然，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有何不樂？且道違古人？順古

人？試檢點看。珍重。

深、明二上座因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鯉魚透出，明云：深兄俊哉！一似箇衲僧。深云：雖然如此，爭似當初不撞入網羅好？明云：深兄！你欠悟在。深行三十里方省。(一本小異)

虎丘隆云：明上座鈎頭有餌，深禪老一釣便上。虎丘當時若見他道：深兄！你猶欠悟在。只對道：今日網得一箇。不獨塞斷明上座口，且要千古之下免人恠笑，山僧亦有箇縵天網子。遂舉起拂子云：還見麼？山僧喚作拂子了也。諸人且喚作甚麼？若喚作拂子，未出山僧網子在；若不喚作拂子，行脚眼在甚麼處？是汝諸人還見虎丘為人處麼？三汲浪高轟霹靂，一聲透過禹龍門。

鼓山珪頌云：網中跳出便飛騰，好箇天然俊衲僧。何似當初未入網？悟來方始是知音。　徑山杲云：俊哉一躍透重淵，霹靂追之去不還。却笑龍門燒尾者，依前點額在波瀾。

兔蛇

歸宗常禪師因剗草次，有座主來參，偶見一蛇過，師遂鋤斷之。主云：久響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師云：你麤我麤。主云：如何是麤？師竪起鋤頭。主云：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主云：與麼則依而行之。師云：依而行之且置，你甚處見我斬蛇？主無對。

雪峯問德山：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山便打，峯便走。山召云：布衲子！峯回首。山云：他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心。　雪竇顯云：歸宗只解慎初，不能護末；德山頗能據令，且未明斬蛇。乃云：大眾！看翠峰今日斬三五條。以拄杖一時打散。　佛鑑懃云：歸宗雖麤，麤中有細；座主雖細，細中有麤。要得麤細兩忘，須會斬蛇意始得。若會得，一任依而行之；若未會，各各照顧脚下。擲拄杖，下座。

汾陽昭頌云：廬嶽宗師接上機，斬蛇特地施慈悲。高茅座主驚忙怕，却道麤心錯是非。　海印信云：大用縱橫掣電機，爍迦羅眼尚膠[米*离]。迷徒夢裏爭脣吻，却憶隨他去一隨。　南華昺云：千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攔釣鉤。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大隨真禪師因燒山次，見一蛇，師以拄杖挑向火中，咄云：這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裏死如暗得燈。時有僧問：正當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云：石虎叫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鐵牛驚。

南堂靜頌云：劫初劫末，法弱魔強。定光老子，鐵作脊梁。文經武緯，把定封疆。碧天雲散祖風凉，佛日光輝舜日長。

雪峯存禪師示眾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面前作怕勢。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此，我即不與麼。僧云：和尚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麼？

真淨文云：奇哉！善知出處，非父不生其子。驀拈拄杖召大眾云：南山鼈鼻蛇却在這裏。攔下拄杖云：擬即喪身失命。

雪竇顯頌云：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師備師不柰何，喪身失命有多少。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峰前，來者一一看方便。師高聲喝云：看脚下。　白雲端云：象骨鼈蛇當大路，稜師可惜便亡身。雲門弄得雖然活，爭似南山不用親。　直淨文云：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雲門能合調，長慶解隨邪。古曲非音律，南山鼈鼻蛇。何人知少訣，的子是玄沙。　天童覺云：玄沙太剛，長慶少勇，南山鼈鼻死無用。風雲際會頭角生，果見韶陽下手弄。下手弄，激電

光中看變動。在我也能遣能呼，於彼也有擒有縱。底事如今付阿誰，冷口傷人不知痛。

洞山虔禪師。僧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云：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云：當頭者如何？師云：喪子命根。云：不當頭者如何？師云：亦無回避處。云：正恁麼時如何？師云：失却也。云：未審向甚麼處去？師云：草深無覓處。云：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云：一等是毒氣。

丹霞淳頌云：長江澄徹印蟾花，滿目清光未是家。借問漁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　天童覺云：三老暗轉拖，孤舟夜回頭。蘆花兩岸雪，煙水一江秋。風力扶帆行不棹，笛聲喚月下滄洲。

飛走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猪過，乃問：這箇是甚麼？云：佛具一切智，猪子也不識。世尊云：也須問過。

明安云：不因世尊問，洎乎忘却　地。藏恩云：瞿曇老漢也是無端，大似節目上強生節目。忽若被二人呵呵大笑，舁猪便行，也是一場懊懶。

木庵瓊首座頌云：捨筏懷兼濟，逢耕更問津。却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

百丈海禪師因侍馬祖行次，忽見一群野鴨飛過，祖云：是甚麼？師云：野鴨子。祖云：甚處去也？師云：飛過去。祖遂把師鼻搦，師負痛失聲叫：阿唧！阿唧！祖云：又道飛過去，元來只在這裏。師直得浹背汗流，因茲有省。

汾陽昭頌云：野鴨飛空却問僧，要傳祖印付心燈。應機雖對無移動，纔搦綱宗道可增。　雪竇顯云：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

相共語。話盡山雲海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欲飛去，却把住，道，道。　佛眼遠云：草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然。鼻頭是甚閑皮草，十字縱橫一任穿。　佛鑑懃云：馬師憫汝無知識，借來野鴨通消息。直得鼻頭鮮血流，費盡老婆多少力。　智海清云：師資閑向草中行，野鴨飛鳴意忽生。鼻孔搦翻成底事，新羅日午打三更。

中邑恩禪師因仰山問：如何得見性去？師云：譬如一室有六牕，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獼猴即應，如是六牕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瞌睡，外獼猴欲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依傳燈添入蟭螟蟲一段)

雲居錫云：中邑當時不得仰山這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　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甚麼處？　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甚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佛鑑懃云：仰山放憨，中邑賣峭，峭措賣來憨癡，憨癡放來峭措。雖然獼猴睡著，其奈肚裏惺惺，直饒杜絕六牕，猩猩何處不見？諸人要見二老諸訛麼？各各面皮厚三寸。　信相顯云：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闇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贓。

南堂靜頌云：仰山撥草瞻風，中邑拖泥帶水。獼猴獨任室中，俯仰低頭側耳。六牕齊喚齊應，仰山頓悟作禮。禮拜狐疑未盡，猶恐獼猴打睡。中邑把定猩猩，相見是我是你。　天童覺云：凍眠雪屋歲摧頹，窈窕蘿門夜不開。寒槁園林看變態，春風吹起律箇灰。

雪峯存禪師一日見獼猴，乃指云：這獼猴各各佩一面古鏡。三聖問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師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云：老僧住持事繁。

雪竇顯云：好與二十棒，一棒也少不得，直是罕遇其人。這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天童覺云：當時若見雪峯道瑕生也，但近前云：諾諾。且道何故如此？爭之不足，讓之有餘。

保寧勇頌云：堪笑山翁不識羞，為他頭上更安頭。巖前跳躑無尋處，一片殘霞曉未取。　祖印明云：大地為爐冶，何年鼓鑄功？圓同諸佛面，高鑑十方空。　白楊順云：鑑覺未萌全體現，纔分鑑照便成瑕。要知瑩徹圓明處，長短青黃總不差。

龍牙遁禪師。僧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云：須有隱身處始得。云：如何是隱身處？師云：還見儂家麼？

丹霞淳頌云：寒月依依上遠峰，平湖萬頃練光封。漁歌驚起汀洲鷺，飛出蘆花不見蹤。

洛浦安禪師。僧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云：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之恠。

保福展別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之恠。

丹霞淳頌云：巖前雖有雲千頃，戶內殊無半夜燈。極目危巒今古秀，暮天斜照碧層層。

保壽沼禪師問僧：甚麼處來？云：西山來。師云：見獼猴麼？云：見。師云：作甚麼伎倆？云：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乃打之。

古德頌云：舊人相見話中心，借問西山路境深。對眾直言呈伎倆，紅爐煅煉要真金。

玄沙備禪師因參次，聞鷰子聲，乃云：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尋後有僧請益云：某甲不會。師云：去！無人信汝。

東林顏召大眾云：玄沙恁麼道，不是苦心人不知。

古德頌云：紫鷰飛來遶畫梁，深談實相響琅琅。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雲門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觜鳥說禪麼？僧云：不聞。師拈拄杖云：禪。

古德云：鴉鳴鴉，鵲鳴鵲，天然自會，不從人學。跛脚阿師，放過一著，拈起拄杖口邊吹，[口*官][口*官]猶勝鷓鴣啼，三月提壺沽美酒，杜鵑相勉不如歸。

投子溫禪師與僧遊山次，僧見蟬殼，遂問：殼在這裏，蟬向甚麼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搖三五下，作蟬鳴聲。其僧有省。(或作同禪師)

南堂靜頌云：輕薄寒蟬殼，枯乾敗葉形。拈來臨耳畔，連噪兩三聲。

興陽剖禪師。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靜，覿面相呈事若何？師云：妙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云：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云：似鶻捉鳩君不覺，御樓前驗始知真。云：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師云：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教點額痕。

天童覺頌云：絲綸降，號令分。寰中天子，塞外將軍。不待雷驚出蟄，那知風遏行雲。機底聯綿兮，自有金針玉線；印前恢廓

兮，元無鳥篆蟲文。

投子青禪師云：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跡；羚羊掛角，那覓其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路外搖頭；問答言陳，乃玄路傍提為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

丹霞淳頌云：水澄月滿道人愁，妙盡無依類莫收。劫外正偏兼到路，不萌枝上辨春秋。

雲居舜禪師。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云：蝦蟇趕鷂子。云：全因此問。師云：老鼠弄猴猻。

天衣懷禪師示眾云：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沈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孿孿拳拳。用之，則敢與君王鬬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

古德頌云：寒鴻高貼冷雲飛，影落寒江不自知。江水無情鴈無意，行於異類亦如斯。

正堂辯禪師室中問僧：蚯蚓為甚麼化為百合？乃自頌云：住山身已老，世事任乖張，年來無侍者，客到自燒香。

隱靜岑頌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禪林類聚卷第二十(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